

弘道錄

經名：弘道錄。明邵經邦撰。五十六卷。底本出處：《續道藏》。

目 錄

卷一 仁

君臣之仁

卷二 仁

君臣之仁

卷三 仁

君臣之仁

卷四 仁

父子之仁

卷五 仁

父子之仁

智

昆弟之智

卷六 仁

父子之仁

卷七 仁

夫婦之仁

卷八 仁

昆弟之仁

卷九 仁

朋友之仁

卷十 仁

朋友之仁

卷十一 義

君臣之義

卷十二 義

君臣之義

卷十三 義

君臣之義

卷十四 義

君臣之義

卷十五 義

君臣之義
卷十六 義
君臣之義
卷十七 義
君臣之義
卷十八 義
父子之義
卷十九 義
父子之義
卷二十 義
父子之義
卷二十一 義
夫婦之義
卷二十二 義
夫婦之義
卷二十三 義
昆弟之義
卷二十四 義
昆弟之義
卷二十五 義
朋友之義
卷二十六 義
朋友之義
卷二十七 義
朋友之義
卷二十八 禮
君臣之禮
卷二十九 禮
君臣之禮
卷三十 禮
君臣之禮
卷三十一 禮
父子之禮
卷三十二 禮

父子之禮
卷三十三 禮
夫婦之禮
卷三十四 禮
昆弟之禮
卷三十五 禮
朋友之禮
卷三十六 禮
朋友之禮
卷三十七 智
君臣之智
卷三十八 智
君臣之智
卷三十九 智
君臣之智
卷四十 智
君臣之智
卷四十一 智
父子之智
卷四十二 智
父子之智
卷四十三 智
夫婦之智
卷四十四 智
昆弟之智
卷四十五 信
君臣之信
卷四十六 智
朋友之智
卷四十七 智
朋友之智
卷四十八 信
君臣之信
卷四十九 信

君臣之信

卷五十一 信

君臣之信

卷五十一 信

父子之信

卷五十二 信

父子之信

卷五十三 信

夫婦之信

卷五十四 信

昆弟之信

卷五十五 信

朋友之信

卷五十六 信

朋友之信

弘道錄

經名：弘道錄。明邵經邦撰。五十六卷。底本出處：《續道藏》。

弘道錄卷之一

仁

君臣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錄曰：堯之為君，千古綱常之主。夫子之論，萬世稱迷之宗也。大哉者，至極而無以加之名也，亦至變而不可窮之旨也。天者，仁覆憫下之謂也。王者，體仁長人之謂也。仁道至大，與天同體，而聖人以天為體。夫苟以天為體，迺人人而悅之，物物而周之，是或可以言語形容也。或可以言語形容，則鈴有所止息，鈴有所窒礙，非所謂之大也。是故天惟大，則全體不息，而所以位乎上者，人莫得以知其高深。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堯惟大，則德合無疆，而所以配乎天者，人莫得以窺其限量。蓋曰：堯之所以為堯也。夫子峻發其言，以見君人者，鈴有包含廣覆，無不周徧之心，而後有博厚高明，悠久無疆之業。斯無負於天，無愧於堯，且無忝於夫子之論矣。故錄，首發明之。

《外記》：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錄曰：此所謂堯仁如天也。今夫天斯巍巍乎耳，苟求其故，而一物罔于真，大空而已，天烏用哉。今夫堯斯蕩蕩乎耳，苟求其故，而一夫不被，亦虛名而已，堯烏用哉。錄恐忽於實務，徒事高遠，而曰：堯在是焉。嗚呼，邈矣。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錄曰：夫子之贊堯曰巍巍，史臣之贊堯曰峻德，皆至極而無以加者也。然不越以親九族，平章百姓。非有神運于上，甚高難行之事。而所以謂之放勳者，正此之謂也。觀者詳之。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迺游於康衢，聞童兒歌曰：立我需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錄曰：此可見黎民於變時雍也。夫童子無知，老人耄矣，安知所謂帝則耶。蓋上古盛時，雖愚夫愚婦，不啻家人父子，其德漸於飢膚，淪於骨髓，不自知其言之若是乎。三代由此遂採里巷歌謠之詞，著為定制，列於樂官，被於管弦，觀於風化。周《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正此意也。至秦而後，槩以黔首為愚，於是杆格以至於今也。可恨哉。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錄曰：孔子以大哉贊堯，以無為稱舜，其意何居。天，一而已，以其全體無疆而言，謂之大；以其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人但見日而為晝，月而為夜，寒而為冬，燠而為春，何莫非天之運動也，而安能窺其形乎。舒而為恩，慘而為威，賞而為予，刑而為奪，何莫非君之設施也，而安能見其跡乎。堯與舜，名雖有二，實則一也。夫苟紛紛然曰：堯之成功巍然如是，堯之文章煥然如是，我何為而不可，則見其勞而不見其逸，見其大而不見其泰，烏能恭己南面耶。而不知舜之時，未能外堯以為治。未能外堯以為治，亦未能外堯以為心矣。心豈可一物加之哉。惟不能以一物加之于心，故不見其一毫措之于外。此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之盛，非若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再言夫何為哉，所以深致其贊美也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錄曰：舜之為舜，始終本末具見於此。蓋居上以寬為本，待人以厚為本，臨民以恩為本，矜死以哀為本。苟無其本，則以何者而恭己南面乎。後世惟漢之文帝，宋之仁宗，庶幾近之。然而功效未臻于唐虞者，無皋陶之邁種與之共理，何以責其身脩思永，庶明勵翼哉。此又不可不知。

《家語》：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布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庶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

錄曰：夫子之贊舜至矣，又曰：無他也，好生故也。其意何居。蓋王者廣昊昊之德，篤生生之恩者也。天有四時，主於生物，而不主於戕物，所以肅殺於秋，閉塞於冬者，正欲以翕聚發散於無窮也。君有八柄，主於養民，而不主於殘民，所以除惡務嚴，禁暴務威者，正欲以保全愛護於無已也。是故常誅四凶矣，雖天下咸服其辜，而舜之心油然如不得已也。皋陶執之，士師識之，雖未嘗不出於舜，而實非其本心也。故曰：天下殺之也，非舜得而殺之也。如此則何害於好生之德哉。設使舜之心，或主於一，皋陶曰可殺，吾迺生之，生之似仁已，如民害何，害民非天也。士師曰不可殺，吾迺殺之，殺之似威已，如心害何，害心非德也。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錄曰：堯之時，浩蕩渾涵，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禱。故帝力何由而知。舜之時，薰蒸洋溢，若風之鼓物吹噓，棄籥無不周徧。故亦知有慍可解，有財可阜。然皆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有不期然而然者。以是播於《韶樂》，夫安得而不盡善盡美耶。

夏后氏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

錄曰：堯、舜、禹，皆大聖人也。《家語》稱各不同。蓋堯素履君位，萬古特尊；舜、禹嘗起側微，親民之事不可與如天等也。吾夫子立言之意，固自有在。

《虞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錄曰：禹何以敏給克齊哉。夫洪水滔天，下民塗炭，正由五行不能相克，水火不能既濟，天迺錫禹洪範九疇，使禹不能敏以從事，損其有餘，益其不及，務俾齊給。則彝倫何由叔哉。所謂六府三事，即洪範皇極。而其仁可親，莫過於此。

《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錄曰：此所謂極，即大學之至善也。蓋天以生物為心，其陰陽二氣，乾道坤道，何所不用其極乎。苟有一毫之未至，一息之未仁，則不足以生物，而不得謂之天矣。聖人以養民為心，其互之租狂，互之糜芑，何所不要其至乎。苟有一物之不徧，一土之不宜，則不足以養民，而不得謂之稷矣。此仁之至極

，非周公莫能知之，而尊祖配天之祭，所由以義而興起也。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錄曰：夫魚鼈不可以為命，木石不能以厚生，禽獸不足以興治，胥於陷溺者也。故民不食則飢，營窟則勞，然而良心之天固自若也。苟無教，則人心貿貿焉，人欲肆而天理窒。舉天下含齒戴髮之流而反，不如角者、鬣者、瓜而牙者之無以難也。何也。彼角者止於觸而已，鬣者止於逸而已，爪而牙者止於噬而已。若人而無天理以為之制，人欲以為之防，則其反覆狙詐，殘民害物，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後知玄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但曰小補云爾，其祀殷配天不亦宜乎。

《虞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錄曰：夫皋陶之德，何以謂之邁種耶。蓋刑者，民之心也，大則軀命關焉，小則康恥係焉。其加于民至切，而入人至深，民之畏之甚於水火也。夫苟雖知其重，而或攝嫌避疑，適巡畏縮，則不可謂之邁。亦有雖得其情，不能哀矜勿喜，期于無刑，則不可謂之種。一毫無所壅之，謂邁；一毫無所技之，謂種。此民協於中無以異於三聖，為粵若稽古不嫌同辭也歟。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蚘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錄曰：禹何以有是征乎。地平天成，遐邇一體，不可使一夫不被堯舜之澤也。益何以有是贊乎。成允成功，不曰滿假，不可以一事而存矜伐之心也。此至仁之澤，垂之萬世，尚有餘馥焉。今之君子，不可不知。

《商書》曰：克寬克仁。

錄曰：寬者以言乎其量也。寬可以加于仁乎。邵子曰：三王之世如秋。如秋，凌如也，不免于肅殺之威矣。故以二字贊湯，所謂代虐者歟。

《史記》：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迺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錄曰：此可見其克寬也。夫湯伐夏，救民者也。今觀其言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嗚呼。於物且然，蚘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為之乎。後世亦有禁捕鳥雀，立放生之碑者，何以不能服人耶。孟

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湯以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故因其及物之仁，遂致人歸之眾。倘為仁之功未至，偶有一念之施，而遽期其效甚者，役心于慈悲，殉志於清冷，專以不殺為德，好道為七，則亦徒然而已。此錄之意也。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

錄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仁至難言，可以淺近求之乎。肇端於念慮之萌，至微而不可見也。及其至也，天下莫能載焉，至褊而不可窮也。智周乎萬物，而不出於本心之中；道濟乎天下，而不外于一腔之內，此為人君者止于仁也。抑《詩》以穆穆，稱文王也。章又表而出之曰：天子穆穆。其與諸侯皇皇，何不伴也。天子者，如天運于上，天惟深遠而不可測，故能神其鼓舞，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機。君惟深遠而不可測，故能極其慘舒，有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之妙。設使一鼓而雷，一潤而雨，皆能知之，則人將不貴之矣。一指而怒，一激而喜，皆能識之，

人亦何畏之有哉。此詩人之深意，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錄曰：此止于仁之心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心也，其視民如傷之心乎哉。曰：文王之時，未有瘡庖者也，亦未有呻吟者也。

蚘惠鮮懷保，不啻其至，何至如傷乎。而不知大聖人，未嘗自以為然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春祈寒小，夏暑雨小，民亦惟曰怨咨。不特此耳，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然則文王之心安得而不切切哉。此漸民以仁，至於淪肌浹髓，非可以一朝一夕求之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普以富人，一及此勞獨。

錄曰：此止于仁之事也。所以謂文王以百里，非爻為天子也。方百里之岐，而八百年之施為氣象，舉在其中，此非為政於天下乎。乾稱父，坤稱母，民則吾同胞也。雖有榮獨鰥寡之殊，而聖人視之，若身之有疼癢焉，己之有疾痛焉。雖欲釋之，誰得而釋之；雖欲後之，誰得而後之。人惟不能肖天地之德，帥天地之性，是以賊虐無辜，播棄黎老，以自絕于天而不自知也，豈不哀哉。

《周南》：紡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錄曰：此止于仁之效也。紂居天位為天子。天子作民父母，勢可以生殺，權可以廢置，而其向背之情乃如此。苟求其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故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心也。然則文王豈能招而來之，推而去之哉。

。觀乎人心，則見天心；觀乎民命，則見天命而已矣。

《周頌》：綏萬邦，屢豐年。

錄曰：此聖人以仁事天之實，天心感應之至，非或者文飾之辭也。然則周饑克殷而年豐，果何所由乎。紂為天下道進主，所任用非，剖剋聚斂，則疆禦暴虐。天心之厭惡，不啻雷電之威，豈又擇人而施其擊搏乎。是故周之饑，商之烈也。及夫婦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黎民復業，良善得生，以稷之耕稼，教商之遺民。是故殷之安，周之福也。此錄外意也。

《通鑑》：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曰：道路遙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郊廟。

錄曰：此書契以來所僅見者，不知當時何以致此乎。《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聖神，功化之極。故有此應也。夫周家積功累仁，干有餘年，以至文武成康之際，真元會合。天地於此而交，萬物於此而泰，上而三光日月明，風雨時，下而九州山不童，川不竭；進而在疆，嘉禾生，岐麥至，退而在郊，鳳凰鳴，麒麟出，則遠而八荒，寧無重譯來王之事乎。此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不然白狼白雉，何益於浸衰稽一首呼。韓何補於不振，至莽加之以褒頌，祇為篡竊之媒爾，可同日語哉。

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茨。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錄曰：愚觀甘棠之詠，而知政教之入人與。夫恩澤之及物，譬之和風焉，播於春煦之時，而人不以隆冬之閉塞少之也；譬之甘雨焉，沛於長養之曰，而人不以大旱之枯槁忘之也。今去風公之時，不知其幾何，而誦其書，讀其詩，宛然遺恩之在目。不知生於其世者，又將何如。此君子所以油然於不忍人之政歟。

南國諸侯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能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詩人美之虞：彼茁者葭，一發五肥，于嗟乎縟。彼茁者蓬，一發五縱，于嗟乎縟虞。

錄曰：以愚觀於二南之世，其君則麟也，臣則驕虞也，士則羔羊也，民則公侯也，胡其和氣之充塞乎。夫和者，天地之心，而神明之德也。

主和德於上，百僚和集於下，則萬物之和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君暴虐，則臣鷹鷂矣。君松棘，則臣梟境矣。而國有蠻髦，野有兕虎，安在其草木之茂

，禽獸之多乎。明永樂二年，周王獻驕虞，儒臣作頌亦如此。

《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錄曰：從古以來，言仁者多矣。吾夫子始密察之。乾稱父，坤稱母，非有聖人成位乎。中則天地何由而位，萬物何由而育。故德不可以徒而視也。又能體仁，然後足以長人。故位不可以虛而拘也。財者，民之心，得其民，斯得天下。故仁不可以汎而施也。蓋絮矩則曰仁，放利則曰怨，一言以蔽之，只在公私之間而已矣。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展公曰：夫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功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曰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

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錄曰：為政在人，而不由於學問，可乎。此其所以首出百王卓冠群倫者。抑吾夫子之論政，達道達德，九經也。後世之論政，約法律令，條章也。以為《論語》四字，終身未盡。亦有《貞觀》一編，千古冠越者，於此可以鑒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錄曰：夫所謂之忍者，以刃加於心而曰忍。心非可刃也，有形之鋒可避，無形之鏑難當也。是故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至毀人宗廟，遷人重器，繫人旄倪，孰可忍哉。梁惠王不忍其民之饑，至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又可忍哉。蓋孟子之時，去古又遠，天下紛紛大亂，其於休惕惻隱之心蕩然鮮矣。雖爭以千言萬語，皆為是心所奪。若非吃緊以其良心真切之處，人人可得而驗者觀之，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赤子入井之論，發前聖所未發，不可以不錄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予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公室之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泰#4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錄曰：孟子告文公以七一之法，猶有子告哀公以盍徹也。而文公遂能使畢戰問井地，則其天資之美，較之哀公，可謂天淵矣。自書契以來、論仁政者，莫詳於此。然而君子未嘗不憮然嘆惜者。嗟乎。非言之艱，行之惟艱。三代之於後世，何以異哉。聖賢之法言，猶匠氏之繩墨，醫師之方衍也。不欲為方圓，則亦已矣。如具欲為方圓也，而曰：我般輪其可哉。不欲為緘砭，則亦已矣。如其欲為緘砭也，而曰：我盧如其可哉。故曰：有王者起，鈴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聖賢之究心，如是而已，豈若後世刻意於成功，期效於旦暮者同曰語哉。

《禮記口月令》：立春之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以教道民。乃脩祭典，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恐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母卯，毋聚大眾，毋置藏槨，掩骼埋賫。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錄曰：以月令終焉者，世降凌夷，仁道荒蕪，君德頹敗。惟聖人上奉天道，下盡人事，而在我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衍也。

弘道錄卷之一竟

1 『人』據文義疑作『入』。

2 『反』原作『女』，據文義改。

3 『公』據文義疑作『出』。

4 『泰』據文義疑作『養』。

弘道錄卷之二

仁

君臣之仁

《漢記》：孝文皇帝元年春，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咄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錄曰：以元年之詔繼月令者，漢承秦後。人君之恩希闊寥落，譬則天地閉塞而成冬也。讀是若枯者復生，絕者復蘇，此何等氣象也。益可以見生生之恩，又無泯滅，窮盡其淵哉，為世慮乎。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

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錄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帝可謂能舉斯心矣。雖然西伯善養老，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導其妻子，教之樹畜。帝知賜民老，而使長史閱視丞，若尉與嗇夫、令史、二千石，各遣吏巡行，不稱者督之。嗚呼。何不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使長吏各屬分任其責乎。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舉。朕甚不取，其除收學相坐律令。

錄曰：孟子之稱文王，鈴曰：罪人不學。帝雖未能究竟擴充，然而漢之元氣勃勃然矣。賈山所以謂山東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者如此。

二年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耕以勸之，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賈誼之言也。夫誼通達國體者也，豈不知背本趨末之故歟。任民所耕，不限多寡，遂致豪右兼並，貧民逐末，此探本之論也。末技遊食之民，非不欲歸耕也，無立錫之地，則何所措乎足耶。有國者可不務變通乎。誼嘗勸立漢制，更秦法，言而無益，故就帝之所及語之。而帝愛民之性出於天也，其親耕以率天下，而賜民田租之半，豈非千古之美談歟。然不知自識者觀之，祇以為豪右勸耳，而小民亦不過為有力者所使，非三代勸農之道也。

十二年春，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憂，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晁錯之言也。夫錯刻薄寡恩之人也，猶能知務農貴粟之道。其募民入粟拜爵，曾未甕何，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再賜民田租之半。後世募民入粟二頻歲履行，未能若是。何也。蓋文帝之募民以為民也。復世之募民以為己也。彼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而此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用。此其所以異也。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塵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錄曰：自是年為始，不收民租者，十有餘歲，豈非千古之罕儔歟。蓋上躬脩玄默，而將相少文多質，是以史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寢息。然則帝之富庶皆自己，損之於民，無所益也。夫豪強占田瑜多，算收太半，官

除田租不賦，而私家鈐取贏焉。雖堯舜不能‘有所益也。故君恩重於三代，而民間酷於亡秦。皆當時君臣不能深本，而祇以資富（碩口強也。可惜哉。

十六年春三月，詔曰：問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寧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饗，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會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嚶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間焉者眾與。細大之意，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

錄曰：文帝之為民，無以加諸也。何以曰：愚而未明乎。夫相，人君所以備顧問，指迷解惑也。有如張蒼者，水土之不辨，何以責其率意遠思哉。夫一言以蔽之，曰：不息寡而息不均。苟有均民之心，以度田則給，以計。則益，何息古有餘而今不足哉。徒知反躬，而不知所以反；徒首過咎，而不知所以過；徒與丞相列侯史二千石博士議，而不知所以議。孟子不云乎：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讀是而後下詔，爰有達其咎者。

孝景皇帝元年五月，復收民田租三十而稅一。

錄曰：責文帝者，春秋之義也。錄景帝者，善善之心也。景之於文，不自嫌矣。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可謂孝乎。東漢光武六年詔，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制者，元年之制也。文景之澤，其長矣乎。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集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臧大官，省縣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錄曰：以文景之時，而乃有詐偽之吏，貨賂漁奪，無以異於為盜者，何不責之輔相，而獨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乎。蓋自蕭曹畫一之後，陳平問錢穀不對，反加稱善；丙吉不問道傍死人，以為知體；王陵一以正對，則謝罷之；亞夫奉帝如約，則又罷之；而陶青、劉舍、衛綰皆碌碌庸人，何以責其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哉。故終漢之世，無一相業可稱。為君者恣己之所施，如摘植冥行，亦安敢望其縣丞長吏之皆得其人哉。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問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

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

錄曰：景帝不作雕文刻鏤，錦繡纂組。及禁探黃金珠玉，與文帝之敦朴無以異也。二帝之所以致殷富之本，正在於此。夫弛于民者有限，而費于上者無窮。苟弛其一而用其二，雖有弛之之名，其獎正如景帝之所戒者，故鈐有坐贓為盜之令，而後有帶牛佩犢之風。為人上者，不可以不察也。

《漢書食貨志》：漢興，自天子不得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后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爭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凜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乘犢牝者櫛而不可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1，

#2也；雖然有高明光大之董子、無以易好大喜功之世宗，而少年才美之賈生，安能勝多質少文之絳灌乎。此伊周遇主，湯文共濟，咸有一德之難再也。

《西漢循吏傳》：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千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子弟，為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倪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縣是大化，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後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錄曰：翁之力行，有由然哉，有由然哉。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乃王政之本也。文景之鴻業，惜乎獨少此耳。天迺篤生此翁，雖不當路於漢，繼世因之，郡國皆立學官，以至于今。不但為王者師，亦可為後世法矣。立祠而祀之，非偶然也。

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入，盜命邊備，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智，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僭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魄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思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之俊

而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錄曰：詳讀二贊，未嘗不撫然嘆息，見先王之遺恩焉。故備錄之。或曰：然則可比於三代之君否。《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曰：其次致曲。性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剛柔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其次則又自其發見之偏者而克之，以極于天命之本然。《洪範》所謂建用皇極，又用三德是已。是以古之聖王撫世酬物，因時制真，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故能納天下於皇極。帝之天資，回進於是，乃不能窮致事物之理，推極本體之性，博求元聖與之同，內以朝夕納誨，啟心天心。故其功用止於一待，固無以進于三伐。

黃霸明察內敏，溫良有讓。自武帝用法深，昭帝遵之，以刑罰痛繩群下俗吏。上嚴酷，而霸獨寬和為名。宣帝垂意，恩澤詔數下，吏不奉宣，霸為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之意。及務耕桑，養，去食穀馬米靈靡密，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察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居，所問毫座不敢有所隱。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宅郡，盜賊曰少，鄉化孝子弟弟，以贍，置父老師，勸以為善防姦節用殖財，種樹畜初若煩碎，然紐閣次尋，以霸具知其起鰥寡孤獨霸具為區某亭堵子可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以是得吏民心，歲增，治為天下第一下詔曰：潁川太守霸真婦順孫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天子以其治行宣布詔令，百姓，曰以眾多，養視鰥寡貧窮。或八年亡重罪囚戶口，贍助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

錄曰：孔子告哀公：以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悻憚雞豚狗競之畜，鰥寡孤獨之養。諸君皆莫能行。至漢而後，黃霸力能任之。可見聖賢之言，有同日月；人心之天，無問古今。政本蒲盧之易，民無秦越之分。惜乎限於潁川，不能徧于天下，蚓獨長於治民，劣於輔相。此治非三代，效非聖賢，所由分也。

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宣帝在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為渤海太守，時年七十餘。宣帝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弄兵於演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因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

切使宜從事。上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姐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漱海又多劫掠，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欽組。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凜，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鱷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氈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蘆，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錄曰：龔遂之對，古今之名言也。帝稱信賞鈴罰，吏稱民安，乃此之類矣。有如一實百虛，何以言中興伴德商周乎。嗚呼。龔遂往矣，鉤鈕刀劍，競牛雞犢，不與俱往，惟吾善懷而已。有如戶雞家競，帶牛佩犢，猶息不治，而口刀舌劍，揮戈露刃，遂使良民胥為寇仇，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視民如子，所居見稱。遷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關，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放，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杜詩少有才能，建武中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拜成皋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錄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至是而始見焉。豈非千古之一快乎。

東漢張堪志美行厲，年十六受業長安，諸儒號曰：聖童。世祖時，徵拜騎都尉，後領票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當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分年，匈奴不敢犯塞。帝聞，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大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之曰，乘拆轅之車，布波囊而已。

錄曰：漢文帝有言曰：吾得廉頗、李牧而以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古之漁陽，今京兆近郊之地也。嘉靖中，數產瑞麥。如堪之所歌，已有之矣，如堪之所志，世豈無其人乎。行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然則金寶山積，何如麥穗兩枝耶。君子可以自助矣。

卓茂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曰：竊聞賢朋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蔽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問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初訪求茂，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錄曰：曄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曰，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武武間表位何以異哉。然則雖以茂之醇德，實上之至仁。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橡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邇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堅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平。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錄曰：自漢至今，千五百有餘年，龔黃早魯之名，未常泯滅，不但生榮死哀，而實超今邁古也。乎選矣。唐、不以後，難乎遠矣。

弘道錄卷之二竟

1 後文有缺。查《漢書口食貨志》載後文為『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塊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並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借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2 前文有缺。

弘道錄卷之三

仁

君臣之仁

《唐書口食貨志》曰：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

錄曰：唐之太宗，未可班於古之帝王也。而錄之以賢者，不能無遺憾也。董仲舒常建議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苦。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時武帝方興功利，竟不能用。哀帝時，師丹復言，累世承平，豪富史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時貴近未便，亦不行也。乃俾王莽假王田之名，增亂長禍，則何益哉。普武平吳之後，雖有占田七十畝之制，未幾五胡之亂，至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齊周隋因之。嗚呼。孰憶大漢四百餘年之

問，大賢建議屢言而不足；而區區六朝之際，李安世一言而有餘，逮於有唐毅然行之，愚安能已於躍然之喜耶。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下六為中，一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鄉田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

錄曰：此唐授田之法也。蓋自五胡雲擾之後，民之耕農者無幾。後魏因之，各以露田授民。露田者，荒田無主，不栽樹者也。諸桑田不在所授之限。桑田者，民之永業，所常治者也。唐世因之，遂有世業口分之分。意者其初亦非公收在官，而授無田之民。祇因桑田不在所授之限者，而名為世業；因露田原授於民者，而限為口分。不然，若世業既官為，樹以桑棗所宜之木，何以仍得買賣分。既隨其老幼之差殊，口力之眾寡，鄉田之寬狹，而官為收授之。然則但令食其所出，不令擅其所有，何以又得並賣之乎。古之立法最禁徙常。《王制》曰：井里不常。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今令庶人各地遷移，自狹鄉徙寬鄉，又得並賣其口分田，惟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如此則民安得不徙之，又安得不亡之，又安得所收之田而以授人乎。此皆施行矛盾，不知作史者之誤耶

，抑為政之誤耶。夫自秦而下千四百有餘年之間，而能行授田之法者，自唐伊始，固足以見其難矣。而其制不能無可疑。至永徽以後，始禁民不得買賣，買者還地而罰之。抑後矣。無惑乎，魚并之如故也。

凡授田者，丁歲輸絹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拖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曰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錄曰：此唐徵科之數也。所以謂租庸調者，以人丁為本。而調之云者，猶其曰；調停之調。蓋以土產各有所宜，如絹綾施，隨宜賦其一丈，非謂各二丈為六丈也，布麻亦然。今志歲輸絹二疋，縵紗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桑鄉則輸銀十四兩，疑此反重於常算矣。觀者要當以《通典》，及《會要》所載為正。《會要》：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以為調。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博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稅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陋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眾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亡者諸役皆免。

錄曰：此唐蠲復之政也。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皆有品節限量，使其子孫能世守之，何以不能久致太平乎。奈何，不旋踵而失之也。故愚嘗謂，

漢子孫能守三十稅一之法，而其祖宗不能創什一中正之規，唐祖宗能設科條禁令之目，而其子孫不能存節用愛民之心。均之無能及於三代也。

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道者，以臧戶論配。

錄曰：此唐殿最之法也。使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守令一人，是重之於始也。考課以鰥寡少者進，失勸導者退，是重之於終也。究其著實舉行，莫者諸州刺史。奈何自貞觀以來，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帝雖銳意於治，其能身率天下乎。此唐之良史所以不若漢世之多也。

租以斂獲早晚險易遠近為差用，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狗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錄曰：此唐轉輸之政也。至兩稅，而後夏輸六月，秋輸十一月。此政廢矣。是時太宗方銳意於民，絕嗜禁慾，黜所玩好，且未舉封禪征伐之事，故州府歲市所貢，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有加配，則以代租賦。此何等氣象也。貞觀以後，漸不如矣。

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徒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杭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貨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錄曰：此唐救荒之政也。太宗方重守令之選，刺史縣令皆得其人。故以社倉則足以賑，以義倉則足以給，以常平倉則足以儲。無守令之賢，欲自王公以下計墾田而斂之，則增一禁厲矣。此又為上者所當知也。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歲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責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上之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不以為然，上卒從徵言。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東至于海，南至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責糧，取給于道路焉。帝謂君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錄曰：《易》之《大過》曰：棟撓，利有攸往，亨。九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夫太宗真有大過人之資，而鮮天德王道以為之本。棟之撓也。楊之枯也。幸而貞觀之治，又得房杜王魏諸賢以為之輔，老夫得其女妻也。故雖有棟撓枯楊之象，而亦有亨道焉，有利道焉。君子故不之拒也。

《宋紀》：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天性仁孝寬裕，喜慍不形於色。初封壽春郡王，講學于資善堂。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為皇太子。

錄曰：自史冊以來數千百年，未有直鎡為仁者，帝可謂僅見矣。故以徽號存其大略，將以為君人者致意焉。夫蒙以養正聖功也。方是時，帝之至性渾然，正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時，開資善堂以講學養之，於正不以私冒干之，乃作聖之功用，而宋朝家法過漢唐者也。

以參知政事李迪為太子賓客。

遵堯錄曰：李迪等常侍燕束官，見帝容止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曰因奏事言之，真宗曰：平時居內中，亦未嘗妄言笑也。錄曰：迪之風烈頗聞，而辭太傅不已過乎。夫公孤以輔佐天子，師保以儲養束官，亙古以來之成法。初不因太宗之時，立而有，不立而無也。自宋專任宰相，天子無公孤以詔左右，則太子無師保以相前後矣。此其立法不如成周者也。

四年詔太傅監國，五曰一開資善堂，太子秉質南面立，輔臣參庠諸司事，聽其議論，謂之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錄曰：帝之於己也不妄言笑，於人也務盡公道。此何等粹白也。《蒙》之九五曰：童蒙，吉。其斯帝之謂乎。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遺詔太子即皇帝位。

錄曰：是時帝年十三，如龍之方蛻未就雲雨也，如麟之方趾未就踐履也。故《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豈非以其施之未

達，性之未固哉。苟有如伊尹周公以輔之於外，太姒邑姜以成之於內，則太甲成王尚有暫德不足媿矣。惜乎。劉后專制于內，丁謂之徒交結于外，苟不得王曾正色立朝倚以為重，烏能成九二志應之功哉。觀聖人作《易》之意，則知仁宗初政之所以分矣。

明道元年詔曰：朕猥以眇躬，纂於洪緒，既絕畋遊之好，又無臺榭之營，十載于茲，未嘗暇敢。不意掖庭之內，火禁非嚴，一夕延燔，徧於八殿。緬思降做，逸息省循。其今內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毋有所隱，副朕意焉。

錄曰：帝時春秋房盛，未有失德，而所稱絕遊畋之好，乏臺榭之營，又非空言，則天災何由政乎。夫掖庭房闈之地，八殿老陰之數，章獻之稱制將謝矣。此其除舊布新之先見者歟。

一年三月，帝始親政，罷脩創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

錄曰：仁之親政，與哲之親政，大不倖也。仁之親政，罷脩寺觀；哲之親政，創脩新法。仁之親政，裁抑僥倖；哲之親政，召用凶邪。故一則中外大悅，一則忠良喪氣，得失之分較然見矣。

先是皇太后劉氏稱制，晚年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

錄曰：以母后臨朝，而宦官竊勢，此何等時也。范祖禹所謂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帝之盛德可少訾哉。嗚呼。一黜羅崇勳，而中外拭目，咸瞻盛德；一召劉綬等，而人情汕汕，已蹈覆亡。萬世之下，初政之君不可以不察也。

帝見章聖束封西祀，及脩玉清昭、應景靈，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為奢侈，謂輔臣曰：此雖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不得不任其責，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者，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

錄曰：此帝之所以罷脩建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釋之者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於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先儒恐其失旨，而以有過之舉，既往之愆為咎，故剖折而言。夫束封西祀，土木興作，不過廢天下之財。若乃青苗免役，剖剋斂怨，將以失天下之心。諉於安石，猶可言也，篤於君親，不可言也。其知者以為繼還，不知者以為擅改。然不知祇皆彰親之過，而與克蓋前愆者大不伴矣。嗚呼。此宣仁祀飯之頃，異於章獻撒簾之曰也歟。

初太平日久，仕進者皆依托權要，以希進用，奔競成風。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其欲進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七人食兼，繫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錄曰：此帝之所以抑僥倖也。夫僥倖之人，行險者也。其始也，依阿取容，讒諂面談，無所不為，其終也，吮癰舐痔，逢君之惡，同所不至。故人君又深惡而痛絕之。然非至公以存心，至明以燭物，未有不以小康信其大節，而假以欲退之意，遂其躁進之心。故曰：清心知人。又曰：知人則哲。闕一不可。

景祐二年，王曾同平章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十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常問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徐應之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曰就，太后亦全令名。

錄曰：自此以後，可以見當時君臣之氣象矣。夫曾褒然稱許為大臣者也，則其於士不猶造化之於物乎，其心又欲人人而盡其才。然亦有或不能盡者，惟反之。至公至誠，在我無愧而已。若孜孜以效用為恩，舍置為怨，則大臣者日益不足哉。故曰：斷斷兮，無他技。若呂許公未免有慊於此。此其收恩避怨與危言正色之所以不同也。

慶曆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大赦，自西方用師，帝為肝食。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大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錄曰：蒙正亟稱夷簡有宰相之材，其此之謂乎。夫仁者鈴有勇，此西事之當競也。然而君子不之競者，豈徒廣人自新之路哉。出則無敵國外息，國恒亡，其諸引咎示信之微意歟。

時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時執政，歐陽脩

、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夏練既罷，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門闕，大聲諷颯，震播六合，如乾之動，如雷

之發。初聞皇帝蹙然言曰：子祖予父，付予大業，子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為予司諫，正予門闡，為予京兆，壁子纔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筐。契丹忘義，敢侮大國，弼將予命，不畏不怯，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惟仲淹、弼，一夔一契，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不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其人渾樸，可屬大事，敦厚如鼓，以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轍轍，言論磔磔，忠誠特達。萬里歸來，剛氣不折。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疋。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魅。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錄曰：當時有傳《慶曆盛德詩》於蜀中者，其人欲識之。雖然豈惟當時，今人誰不欲識之哉。執政諫官，國之元氣，朝之命脉也。帝有包荒之德，而諸賢又能奮其剛斷之勇。此正泰之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者，宜乎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矣。然所謂朋亡者，何也。夫君子之同道美矣。小人豈能志情。既已交章論罷，而又形之詩，章亦已甚矣。故有石介之頌，而又有女奴之書；有如茅之作，而鈴有似葉之嘆。此介禍之所由始，亦黨論之所由興也。聖人之垂戒深哉。

五月戊子，兩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於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稿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己，徹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文，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錄曰：夫析禱，古人之所不廢，至有以身代犧牲者，以蝗吞口中者，何以藥乎未之錄也。曰：此崇飾虛文之謂也。古者一德格天，而後有六事自責，苟無其實，而下詔罪己，徹樂減膳，則亦徒然而已。此帝所以不若精心密禱之為佳也。

范仲淹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禮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

錄曰：文正之立心，以老成忠厚為主，先憂後樂為事。此其人品之高，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仁宗之銳意，以得賢安民為寶，禎祥朕兆為末。此其治化之盛，如日升月恒，不可量也。夫漢文一問，天下錢穀決獄幾何，平勃不能答而遂已，而況開天章閣以延之入，給筆劇以誘之言乎。如此而不惶恐者鮮矣。然而不如古者。皋陶曰：允迪厥德，模明弼諧。帝之延問有餘，而言蹈不足，是以謨雖訐而命未定，意雖銳而功未成，比後世之怛患，而堯舜終不可及也。

時二府合班奏事，韓琦為樞密副使，雖事屬中書，亦必盡言。或指其過失，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充食。帝嘉納之。又陳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洛都，密定討伐之計。

錄曰：傳稱惟仁者能受盡言，琦不遇帝，安能獨識之哉。是故治平之末，琦嘗盡言矣，神宗漫然不應。熙寧之初，亦嘗盡言矣，非惟終以為疑，至條折其不然，刊石訟之天下。嗚呼，同是一琦也，前無侵官賣直之名，後有彰播流傳之責，豈其陳力之不同哉，受與不受之間而已矣。故觀神宗之過，可以知仁宗之仁也。

皇祐二年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保足尚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

錄曰：漢文帝、宋仁宗未可以優劣也，何以進坦平，免孝標之不同也。孔子謂：善人雖不叉踐舊途，而自不為惡，然皆未能入聖人之室者。是故漢文帝卻之，卻之留於他岐，然而不為也，非不能也。宋仁宗思之，思之殆于不勉，然而不能也，非不為也。此君之所以分也。

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猶未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於帝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詔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逆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過其下者稽首流涕。

錄曰：化宗之世所以事祕可稱者，以德意存乎其間也。故一聞人之議，始

而驚，中而悟，終乃立罷而後已焉。視彼說而不繹，從不改者，相去何天淵乎。此其德足以感動人心，而報之者無所不用其極也。

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爾。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人民，財非所惜也。拱辰曰：財非出於民邪。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曰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何。仁宗憫然色動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邪。拱辰言塞遽曰：臣不知陛下屈己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去。

錄曰：愚觀王拱辰之言，即欽若孤注之說也。非惟漫濶之不行，且雖屈己而無憾。帝至是真如天之無不覆也，地之無不載也。以為堯舜之主，誠哉是言矣。

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克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與彥博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而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峴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錄曰：本朝置相，豈盡殉於宦官宮妾哉。然而仁宗之世，紛紛皆君子，而李迪、王曾、范仲淹、文彥博、富弼、韓琦尤所著聞。推原其故，正以公天下之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豈惟賢於夢卜，實可傳於後世。故錄漢文之仁者存其言，錄宋帝之仁者存其相。嗚呼，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凜，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嘔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凜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每五日趣遣人持酒肉飯馥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千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

又益利路飢，韓琦為體量安撫使，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束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耀錢十六萬餘歸於常平。琦曰：是錢

乃賑濟之餘，非官縉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能冗役七百六十人為誼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復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使，賑活飢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

錄曰：以帝之憂民，而弼與琦盡心荒政，譬則萬華之國而值製錦者，體裁之工也，良玉之肆而遇善冶者，追琢之美也。天非不欲常煦也，流行之度，難保其無寒，恃吾有以禦之，則但溫矣。民非不欲常飽也，適逢之數，未又其無飢，賴吾有以處之，則無息矣。雖然弼所活五千餘萬人，而琦所活亦數百萬，苟非真心實意，視民之溺猶己溺之，視民之飢猶己飢之，至誠感動於上下公私之間焉，能人人盡如己哉。嗚呼。法可

傳，而心不可傳，能盡心於無我，則能盡心於二公之政矣。

嘉祐八年春三月辛未，帝崩，遺制下曰，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錄曰：《中庸》中曰：故大德，又德其位，鈴德其祿，又得其名，又德其壽。帝真難得者矣。蓋位人可得也，又若幼冲踐祚，易盛當乾，以至於四十二年之久，此不可又也。祿人可得也，又若浮泆爾游，優爾游休，以至於歌舞太平之盛，此不可鈴也。名人可得也，鈴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至於康定慶曆之際，此不可又也。壽人可得也，又若深山窮谷，如喪考妣，以至於奔走悲號之極，此不可又也。斯帝之所以為仁宗也。

史臣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朧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漸濯，惟帘裊綯，多用繪拖，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識，歲嘗活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曰：朕未嘗譽人以死，昆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蠅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馳而庾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璧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新安胡氏曰：當仁宗時，或有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帝曰：一下筋費千錢，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煉欲加兵，帝曰：此只王子罪，今加兵且屠戮百姓。卒復兵。京師疫，出通天犀療治，或請留供服御，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蘇轍對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值斯道，尤為盛矣。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噫。若帝者存心致治，粹乎無以議矣。

錄曰：或問曰：帝誠無愧於為君矣。然於古之帝王，可以匹休乎。曰：未也。獨不觀孔子之告哀公乎，曰：果能此道矣，雖愚鈴明，雖柔鈴強。帝之天資粹矣，而郭后之暫德，實聖學之不純。雖以諸賢在朝，無能改於其德，則以仁柔有餘，剛斷不足，未免趙宋之主而已。故曰：惟精惟一。又曰：惟幾惟康。此從古辟王之要法。

《五倫書》：仁宗昭皇帝天稟純明，孝友之行，出於天性。在儲位二十年，深明人君之道。暨嗣位，勵精圖治，推誠任人。每曰：為人君止於仁耳。故弘施霖澤，悉罷科買，已通責，詢民隱，急農事，褒舊勞、舉墜典，屢勗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曰以恤人為務。

錄曰：自宋至今，又五百餘年之間，直鑑仁宗者一再見焉。鴻名懿號，由百世之後孝子、神孫視之豈不美哉。

《皇明名臣言行錄》：孝宗敬皇帝登大

寶一十八載，每存心於天下，嘗召問尚書劉大夏曰：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大夏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都御史戴珊懇辭老病，今諭旨曰：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

錄曰：《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風夜基命，宥密鳴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斯言若為我孝皇頌也。明興百五十餘年，天之成命，列聖既受之矣。孝皇繼之，實能不敢康寧，至於基命宥密，緝熙單心，尤為親切。蓋孝皇之德，深沉而不露，淵靜而有本，風夜積累，以承籍天命而身望太平，是真能繼續光明二祖四宗之鴻業，而盡其心。故至今天下安靖，而保億萬年之休也。使天假之以年，何古之

帝王不可及哉。

時戶部郎中李夢陽嘗建言，以指斥政事之非，孝皇怒下之獄。比具詞以識，有旨令復職。他日，劉大夏奏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懼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李夢陽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復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嘗因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寇為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斃于獄，孝皇大怒，親鞠于廷，欲置一貫重辟。時刑部尚書閔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既性旨，猶力諍，曰：法如是足也。遂問劉大夏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

對曰：臣幼讀《孟子》，見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惟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亦如是。上頷之。明日旨下一貫罪，止免官。又一日，召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才。孝皇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曰可大用。對曰：誠如聖諭。後大夏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錄曰：凡比皆我孝皇誠心密意，迥出近代帝王萬萬者。恨微臣跼路海隅，無由博觀國史，盡天高地厚之仁，而區區見于諸臣言行錄者如此，故並錄以終焉。

弘道錄卷之三竟

1 原缺字，《新唐書口食貨志》作『餘』。該句作『凡鄉田有餘以給比鄉』。

弘道錄卷之四

仁

父子之仁

《堯典》曰：虞舜，父頑，母罵，象傲，克諧以孝。

錄曰：此稽古史臣弟一義也。夫孝為萬善之原，仁之本務也。以堯舜之大聖，行禪授之大事，不過曰克諧以孝而已。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1}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2}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錄曰：豈惟舜哉。今我皇上之孝，真有如大舜者。觀其屢所諭輔臣，不以身為天子，當有四海為樂，至咨嗟涕泣。若有不能一曰安於其上者，其詞具見明倫大典，亦可謂終身慕者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樞歌者，不樞歌益而樞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

錄曰：此家天下之始，萬世共由而莫之變易者也。蓋盡心知性而後可以言天，窮理盡性而後可以言命。斯二者苟一毫之未盡，未有不為子之趙普者。彼子之趙普，曷常不言天與命哉。其所建，非天下之至公，則無以易天性之至愛；所授，非祖宗之至意，則無以見統承之至恩。是故朱與均，堯舜曷嘗不愛之哉。為天下得人難，故不為強避也。至於益，又曷常不薦之於天，暴之於人哉。不之益而之啟，故不為強奪也。此豈人之所能與哉。孟子發明為相久遠之故，其了賢不肖之殊於天命，益為詳盡，錄者不可不察。

《太甲》曰：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錄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斯言何為而發哉。豈非以中人之性不見所可憂而憂心不生，不見所可懼而懼心不生，於是乎浸淫於風愆而不自知也，拂戾於訓誨而不自覺也。寧不思所以警動之者。平夫桐官，奄夕之所在也，衣冠之所藏也。雖以常人視之，亦莫不望松楸而興慨，至是而太甲之心油油如矣，勃勃如矣。其密邇先王之訓，賢於師保之訓遠矣。是故不邇聲色常接乎目也，不吝改過每警乎心也。此其所以顛覆之進，變而為克終之德，豈非惻隱使之然哉。

《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錄曰：商之尚質，猶夫太古之風也。太子，天下之本，不以卑瑜尊也，而乃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共事乎。可以見小乙之愛其子，非若後世姑息之態，而有真實無妄之誠。朝廷，萬幾之本，不以恩掩義也，而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乎，可以見高宗之愛其父，非若後世虛禮之文，而有天性自然之愛。此三代人主高致盛節，非但以崇高富貴言也。

《大雅》云：絲絲瓜颺，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直父，陶復陶兀，未有家室。

錄曰：夫《詩》稱綿綿瓜颺，何也。蓋太王筆基王進。進者，軌之轍也。那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豈非王者之軌轍歟。厥後武王鑽太王之緒，即綿綿之緒耳。不然以陶復陶兀之風，而圖王剪商之志，何由起耶。善觀者又能辯之。

又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妊有身，生此文王。

錄曰：愚觀成周之際，父祖子孫若是其盛，而堯時反不能及，何也。意者，天地初闢，氣未全純，至周真元會合，匪但家之積慶，而天下積誠，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不然以洽陽渭淚，與釐降偽訥，何以不相若乎。

《列女傳》曰：太妊之性，端一誠莊。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

聲，口不出傲古。。生文王而明聖，太妊教之以一而識百，率為周宗君子。謂太妊為能胎教。

錄曰：愚觀胎教之言，未嘗不嘆其至理之所寓也。夫天命之性，無形者也；男女之感，有氣者也。無形者，不可以善惡言，性善故也；有感者，則其邪正善惡自此分矣。匪但是也，而貴賤壽夭，無不茲焉。是判所牘氣質之稟，與生俱生，一定而不可易者。其卒為周宗，不亦宜乎。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錄曰；孔子曰：仁者不憂。釋之者曰：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文王以王季為父，苟若私慾勝，則又逞其欲速之心，而陷父於不義有之矣。以武王為子，若苟私慾勝，則又預為不技之業，而陷子於不臣有之矣。以是為訓，後世尚有欲為周文王者。嗚呼，是何文王之多乎。

后妃不拓忌，而子孫眾多。故眾妾以蠡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眾多，比之曰：蠡斯羽銑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蠡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蠡斯羽揖揖兮，宜爾塾塾兮。

錄曰：何以謂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蓋前乎此者多及王世不可宗，虬可繼乎；後乎此者多陰禍燎不可遏，虬可長乎。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可以觀孝矣；言不離於其眾妾、內子之口，可以觀德矣。和，非婦子嘻嘻也，貫魚以官人寵，無不利其周之世恩乎。進，非枯楊生梯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其文之家法乎，此而論德則德廣，此而言福則福大。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皆化於善。故詩人美之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若錄曰：愚觀王者之端，未有若是之真實而無偽；而頌美之詞，亦未有若此之親切而有味也。是故麟有在郊藪矣，然而未見也。虬四靈之物，無形而群；公之子有象，固不若振振者之克肖也。此聖人之徒深有得於觀感興起，非但誦說嵐慕而已也。抑商有外丙何壬之夭，漢有隱王少帝之辜死，有建成光吉之難，宋有光美德昭之議，更孰有如周之文武成康繼體者哉。以為王者之瑞，誠非誣矣。

虬記：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問。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齒為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錄曰：武何有陝是夢也。愛親之心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文何以有是應也，愛子之心篤，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且弗違，而人何疑議之哉。文之

與武體，雖有二，而誠之所通，初無間然也。其一飯、再飯以至旬有二日之間，純乎為親之意。舉天下物物，何以加之乎。木石豚魚尚云可格，蚘神明之至理耶。其曰：九十七、九十三者，乃實理之應，適會其數，雖不益以文王之三齡，安知武王之有縮乎。要之人生以百歲為期，初不屑屑拘之。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周頌口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娛環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陸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錄曰：所以謂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蓋天地之大化曰仁，聖人之至德曰孝。凡所以媚茲一人而應侯順德者，莫非以是為之張本也。是故太甲之祖桐居憂，高宗之宅憂亮陰，成王之榮榮在疚，三王所以底於嗣守之賢者，同一道也。皇王之孝，非有他求也，其端出於天，乃良心之真切也；其思閔於祖，乃憂劬之通微也，其質要於鬼神，乃百順之游衍也。此所以思繼其序而不忘者也。厥後大漢之興，其審尚不異乎此。元成以後，此道微矣。無怪乎經生之切切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愧，王不擇。甲子，王乃洮類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爽、茵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恫，敬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錄曰：此成王之所以正其終，與康王之所以正其始，可以為萬世之法也。夫托孤寄命，夫有若周之得人者也，以王室之懿親，當太保之重任。雖曰有君臣之分，而其休戚之所關，若同舟而颺於中流，並轡而馳於康莊，亦安得而不業業哉。彼成王者，始也，予其懲而排後息，苟非周公何以能保明其身乎；終也，宣重光而達大命，苟非召公何以能敬保元子乎。此艱難之意，成王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非若安劉叉勃之徒取僥倖也。

又曰：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予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錄曰：成王至是無以異於古之聖賢矣。蓋幾者虞廷之要訣也，非至明疇能察之，非至健疇能決之。此其所得於緝熙仔肩之所致，而非泛泛然之臆說也。夫動而泛應，則紹庭上下，陸降厥家，可須臾忽忘乎；靜而慎獨，則一曰二曰萬幾，可瞬息不善乎。然而嗣君尤切焉者，以其心之未純，守之未固。一旦出居人表，易致驕泰之失，入邇近習冒進不善之幾，則所以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皆失其具矣。此暝眩之深慮，死生之永訣，盈成之至計，保傅之全功。

彼佳兒佳婦之言，徒見其所為親，而不詳於理道者，非同曰語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錄曰：此周公之家法。夫子所謂魯一變至於道是也。厥後魯公之為治，先內而後外，先仁而後義，所得於訓戒者至切也。故曰：魯之澤及十世。魯有王者之跡者，仁厚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然愚嘗過曲阜而觀周公之廟，迺無一人配饗之者。愚意大聖人之德，生能配天，死無以配食，且以魯公之賢，無忝周公之教，以之配饗，夫豈不宜。他日或能舉錯，執此以往可也。

《檀兮》：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矣，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錄曰：立庶以是不以愛，愛既斃矣。重耳之長，無能易也。彼惠公者，上不顧兄，下不顧弟，外路內求，僥倖苟得。重耳方且榮榮在疚，稽顙哭泣，其氣象判然不伴。故《春秋》惠公不書入，里克不書罪，而《大學》亦引舅犯之言，皆與人為善之心也。孰謂穆公之主納不定於子顯之致命乎。使文公者每事如此，又何以久假而不歸哉。惜乎，心之不純，巧於用詭，雖皆不學之過，而子犯之致君無衛，亦不得而辭其責也。

《左傳》：鄧舒問於賈季子犯之子曰：趙衰之與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曰也。趙盾，夏日之曰也。

錄曰：冬日之曰，可愛者也。夏日之曰，可畏者也。衰以壺漿從經，餒而弗食，其愛至矣。至盾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通進，由質要畏而愛矣。此季所以亟稱也。

《家語》：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殷帝乙之元子，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為殷後，與國于宋。弟號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潛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鄉，勝生正考，甫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皋夷父，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子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

錄曰：遷知世孔子矣。而顧遺其先系何耶。微子統承先王，孔子實紹商

#3後，三代更起迭運，可謂至仁矣。夫契敷五教，明人倫，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也。湯繼夏后以有天下，其立本發源，實肇於此。以至於微子，又生有聖德，后與帝乙皆欲立之，則微子固當命世為天子矣。及其抱祭器奔周，天心棄紂，而實未厭商也。周亦不敢臣之，而使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數世而後，周德亦衰，天乃篤生元聖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雖不繼周而王，實以代商為治。觀夫子嘗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其隱然自任之心可見。是可遺而弗論乎。《通志》救馬遷之失，亦略而不書，非其至矣。此錄之不可無也。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既，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錄曰：商自契以來而至於湯，又自湯以降而封於宋，歷千有餘年，而後孔氏興。又自正考父佐戴武宣歷數世，而後孔子出。孔子復娶于宋之開官氏，而生伯魚，伯魚復生伋，而後道統之傳得其宗。天為萬世之計，將以繼往開來，非但光前裕後。其所關係非小補也，乃可略而不書乎。錄之以補《史記》、《古史》、《通志》諸書之缺。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忠於事君念爾祖，聿脩厥德。

錄曰：夫所謂至德要道何也。曰：心也。心何以至而要也。此對天下與民與上下言，故為至而要也。何以天下與民與上下之，非至而要也。天下至廣也，聖人以為病焉，博施是也。兆民至煩也，聖人以為病焉，濟眾是也。上下至不齊也，聖人以為病焉，絮矩是也。豈其遂已哉。天下雖廣，親則一也；兆民雖煩，愛則愛一也也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大雅》云：無；上下雖舛，順則一也。親也，，順也，先王之心休休乎以為美也，綽綽乎以為裕也。視之弗可見而能加。于百姓，聽之弗可聞而能刑于四海。故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之發端，此通一經之本非止始於事親，始明五孝忠於事君終於立身而已。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未之有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錄曰：孝弟，為仁之本。本猶根也。物之有根，便有許多柯幹枝葉，所以務培其根者，以生意在此，而不在彼也。設有人焉，接人一團和氣，而家庭有未善焉，可謂仁乎。又有人焉，惟孝友于兄弟，迺加人以橫逆焉，有是理乎。故曰：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然此

，乃曰用常行之道，無甚高難行之事，君子何乃專用力於此乎。正以本立而道生，則將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各得其所矣。豈非仁之本乎。門人以有子言行氣象似聖人，故並記於開卷之首。然則，務本者豈非時習之第一義歟。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錄曰：夫所謂遺親者，即如世俗不孝有五之類。惟不仁，則徇于人欲之私，而有此等事。七則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乎父母。故嘗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豈有惰其四肢乎。居則致其敬，養則政其樂，豈有博奕好飲酒乎。父母之所愛者，子亦愛之，豈有好貨財私妻子乎。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豈有從耳目之欲乎。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豈有好勇鬥狠乎。凡此皆人倫莫大之幸，家道無窮之益，三書開卷之首，不可以不察也。

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錄曰：此實字，非對華而言，亦非如巢核之實，乃是本然歸宿處。故謂之實也。蓋仁之所以為仁，非泛然之謂也，乃天生父子，其性之至愛，本然歸宿之處，在於事親。故謂之仁也。下面義智禮樂，莫不皆然。至於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則仁之全體逞露大用，顯行極至，則手舞足蹈，然皆出於五者。本然歸宿之處，非有所外求，非有所假借，乃直示人以吃緊活潑之道。大抵聖賢之言，譬之化工生意俱包在內，人視之有層層葉葉，只是一箇骨朵，內發出來的便是仁之實也。讀者其致思乎。

《小雅》：寥寥者表，匪表伊蒿，一反哀父母，生我劬勞。寥寥者義，匪義伊蔚，哀一辰父母，生我勞瘁。鉞之罄矣，維壘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御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批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錄曰：治世之言宣，以達其詞平；季世之言矯，以激其詞切。故將母來諸者，非不知劬勞顧復也。君探其情而伐之言，則鈴無私憾恨矣。陸咭陸妃者，亦非不知瓶聲壘恥也，而能尚慎游哉，猶可以盡其情矣。今既不得終養，以盡人子之情，又無所勞憫，以見君父之義，無所歸咎，而歸之于己，曰：匪我伊蒿也，曰：昊天罔極也。其呼天怨慕之情，豈得已哉。至於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則所謂不盡。繼之以血，極其哀怨，而不自知者。孟子曰：舜其大孝矣。五十而慕。若此詩者，其曲盡愛慕者歟。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之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錄曰：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孔子教之曰：色難。其義何居。舜號泣于昊天，曰：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則色之與力自當有辨也。蓋父子主恩者也，親非親也，所以為我者也；我非我也，所以為親者也。色發，氣之所動也。不可以矯揉而為，勉強而致。其心和，則氣和；氣和，則發氣滿容，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子夏非直義者也，但以謹守之故，恐其以竭力為足以盡仁，故夫子啟而發之。不然以商之長於文學，記禮者多出其門，豈不知嚴威儼恪之非所以事親哉。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復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屍於人乎。

錄曰：夫所謂忠養者，盡己之心為忠，則與能竭其力異矣。孟子曰：曾子養曾皙，鈴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鈴曰有。然豈特此哉。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何莫而非盡吾之心哉。此事親若曾子者，庶幾盡仁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錄曰：所謂盡其歡者，責人以三牲五異，則儒者無善養；勉人以壘醞桓楹，則貧者無善葬。啜菽非旨也，靡靡者為之砥也。飲水非甘也，皆醉者為之醒也。孰謂一言之問而非至教哉。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違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多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違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獮有獮，在河之淚。浚波赴汨，筮紡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劬增爾虔，以介丕祉。

錄曰：以補詩終焉者，周道衰，仁孝薄，於是有不父其父者矣，有證父攘羊者矣。甚者母喪而歌，以薄為道，曾不知報本之義，反哺之恩焉。哀哉乎。夫物之不若歟。此詩雖無詞，而著于鄉，飲酒合樂之用。君子因聲以遙義，得義以綴恩，庶幾仁孝之不廢也。

弘道錄卷之四竟

1 『畎』原作『畝』，據《十三經注疏》改。

2 『悅』原作『脫』，據《十三經注疏》改。

3 『商』原作『商』，據文意改。下同。

弘道錄卷之五

仁

父子之仁

《漢書》：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錄曰：自秦廢扶蘇，立胡亥，天下紛紛大亂，兵革不息，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分，可不預定乎。漢高皇目睹其弊，乃亦有營營之惑，雖以期期之言，未能遽止，以是復召呂氏之亂，卒致庶孽亂真，漢之不秦無幾哉。迎代之謀，一大幾也。元年之詔，又一幾也。西漢二百年之垂統，人心天命於是乎在。亦以見父子之分，既絕而復續；其道，既墜而復振。嗚呼，可謂仁哉。

文帝居代邸，薄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故爰盎謂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

錄曰：人之脩行於親，果殊貴賤乎，分難易乎。孝弟之道，天性也。自天子至於布衣，其分雖有異，其性無以異也。率其性，則難者易耳，背其性，則易者難耳。參乎，帝乎，其誰以是為輕重乎。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擊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縣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詔除肉刑。

錄曰：漢文帝不猶愈於齊宣王乎。以天地之貴，重於角者之牛，而大賢之論，多於少女之說。帝之屈法伸恩，又非以小易大之可比也。而紛紛以為病，何哉。蓋不曰是心足以王乎。既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不免過於愛，過於厚矣。

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曾孫，置問燥。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

錄曰：傳有云：人眾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哉。史稱戾太子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有類己。又曰：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誠，無負於漢也。及上春秋既耄，后寵益衰，於是巫蠱之禍紛然而

起，擾亂之害卒然而動，蓋人眾勝天，是以若彼岌岌也。至於帝心既悟，天下益悲，於是太山之石不扶而立，上林之樹不召而起，蓋天定勝人，是以若合符節也。戾之身，雖不有天下，而其後亦鈴為之。於此可見父祖子孫，終無泯滅乏絕，特人與天悖，時與事違，以致病已無親，而弗陵無後也。豈不哀哉。

《東漢書》：世祖光武，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也。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中、秀。秀隆準曰角，性勤稼穡。秀姨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襪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後即位，是為世祖光武皇帝。

《三國志》：蜀先主玄德，亦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真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醉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蓆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後累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即位于蜀，曰：昭烈皇帝。

錄曰：愚觀世祖昭烈之際，未嘗不喟然而嘆也。夫秦廢封建，漢興懲其孤立，大封同姓，德藹然至矣。不旋踵間，誅夷殆盡，非惟不足以為藩屏之衛，且并其血肉之軀而亡之。此其故何耶。上古開國以來，惟漢起於匹夫，一時父兄子姪乘奮起之運，無有毫髮功德於民，帝亦不過泗上一亭長耳。其斷蛇之劍尚腥，飛揚之勢猶在，烏在其能澤而長乎。逮至文景五六十載之間，海內殷富，興於禮義，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漢之元氣已固，命豚已全。然後庶孽之萌頓然默除，忠厚之澤脩然遠引。於是發封於長沙，而後有世祖靖封於中山，而後有昭烈光啟

於式微之際，承運於既絕之餘。而惠武昭宣之裔，皆所不逮。向使無文景之澤，漢之天下未可又然。故知父子之間，與夫傳世之際，仁暴頓殊，而綿斬亦異，君子其可忽哉，其可忽哉。

東漢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之女。幼時相者見之曰：法當大貴。然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當瑜於所生。及為貴人時，后前母弟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明帝以后無子，命撫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心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輒增隆遇。

錄曰：漢成帝時，史曹官嘗生子矣。上與昭儀天怒，以藥飲官棄其兌。許

美人亦生子矣，昭儀涕泣不肯食，竟死兒筐中埋屏處。及其'他飲藥自傷墮者，不可勝數，史悉書之，以貽千萬古之恨。愚嘗反覆嘆曰：是誠何心哉。夫親生愛，愛生恩。帝雖至暗極愚，獨不念恩自己流，愛自己生，安忍若是其悖戾耶。意者，天厭淫德，至后與昭儀已極，不如是則其嗣不絕，他曰鈴無以子殺父之理。而福善禍淫之道，竟不著矣。故感焉后之事，追論之，以戒萬世。

肅宗孝章皇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央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苟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寵曾祖咸，咸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慎，無與人重比。祖欽皆在位，父躬建武初為廷尉，左監家世法律。寵明習家業，性復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寵子忠能承父風，益務寬詳，損益有程，為次事比，以省請識之敝焉。

錄曰：寵之言，固有所受之也。夫漢之元氣，至此將殊矣。苟非上有章順之君，下慎之臣，承之以寬大，濟之以慈仁。天地生生之德，子孫繩繩之美，不其息乎。厥後和帝寡嗣，孫祐繼立，孝沖夭亡，玄曾疊運，皆出章帝之裔，寵亦數世相承不絕，豈非長道。

智

昆弟之智

《晉書》：謝玄者，安弟子也。安乃心王室，戒約諸子，嘗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之。時符堅強盛，邊境數侵，朝廷震動，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部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玄自廣陵西討，進據白馬，與戰大破之。堅自率兵次于項城，眾號百萬，先遣符融、慕容暉等至穎口，詔以玄為前鋒都督，率眾八萬距之。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何不稍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阻肥水，令莫得上。堅曰：但卻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逼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卻陣，眾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以精銳八千渡肥水庾戰。堅眾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風聲鶴淚，皆為王師，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既而安奏宜乘其釁，略定舊都。玄復率眾次于彭城，三魏皆降。以兗、青、豫、徐、冀、幽、并都督十州軍事，封康樂縣公。

錄曰：或問曰：謝安溉水之戰，與周瑜赤壁之師，何以能又勝耶。先儒有言曰：巧於取齊，拙於取楚。然則遲早工拙之間，進退疾徐之際，正君子好謀而成之時也。夫以吳魏之不敵，猶秦晉之相懸久矣。故在當時，一則以迎敵為言，一則以根本為憂。苟非計定於中，能保其鈴勝乎。是故曹操百萬之師，符堅斷河之舉，秦計之拙也。周郎一葦之便，謝公半渡之情，齊計之巧也。善乎。為敵謀者，以為與出迭入，誰能當之乎。雖然，六朝之不能混一者，天也。惟天，故多效順，而天風烏聲，山雲草木，皆所不斯然而然者。是雖謝昆之智，而識者之鑒，亦莫能進矣。

《南史》：謝瞻者，晦之兄，晦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遇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靖退不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勢傾朝野，豈門戶之福。即乃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時乞降，默以保衰門。及晦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及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歸骨山。

錄曰：愚觀伯起前後之言，足以破後世責得之惑，震可謂無負關西夫子之稱者矣。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與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皆孔門之要旨也。其所謂清白吏，亦豈尋常好名者比乎，信乎。清德相踵，慶善遠流，比之袁世，尤為過之，後世鮮能及也。史稱中常侍袁敞魄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魄世，相家推崇，以之外援。故袁氏貴寵數世，富奢甚於他公族，亦不同。

當塗長荀淑，有子八人，儉、錕、靖、燾、汪、爽、肅、專，垆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渤海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以比上古。爽字慈明，幼好學，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可為人師，耽思經書，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又太丘長陳皇有子六人，紀字元方，以至德稱。諶字季方，齊德同行，故時稱：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或時詣荀淑，雅無僕役，乃陳紀御車，陳諶從後，陳群尚少載車中。既至荀，乃淑慈應門，慈明行酒，文若年幼坐著膝前，諸子相與討論。于時德星聚現，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相聚會也。

錄曰：愚觀東漢一代，始也，客星現而興，終也，德星現而衰。然則懸象果不可信乎。君者一時之表，賢者眾人之心也。天不以霧霧混茫而喊德星之曜，猶時不以慧孛往亡而絕賢聖之生。故誦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詩，則知姬德之所由昌，觀掩涕反袂吾已矣。夫之言，則知周道之所以亡，不獨漢之末世而

已然也。

《晉書》：嵇紹，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啟武帝，以紹賢俾郁缺，宜加旌命，乃徵之。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僕射裴頠亦器之。時侍中賈謐以外戚年少居位，潘岳、杜賦等皆附焉。謐求友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詔以不阿，封戈陽子，遷散騎常侍。初反正，上疏：願陛下無忘金塘，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兆矣。及河間王顯、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於城東。又宣言於眾曰：今日西討，誰為都督。六軍皆曰：願嵇侍中。紹以天子蒙塵，承詔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院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有佳馬否。紹正色曰：若使王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嘆息。

錄曰：按《晉史》，侍中忠真之首，而錄於父子之仁，何也。《易》曰：幹父之蠱，厲終吉。中散者，萬世名教之罪人也；侍中者，一代忠貞之巨擘也。昔之死不惟輕於鴻毛，而且穢於青史；今之死不惟重於泰山，而且光於日月。昔之稱揚，不過曰：賢伴那缺。今之褒顯，將必曰：世篤忠貞。嵇乃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出於天性乎。放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君臣父子同一道也。

卞壺勤於吏事，榦實當官，欲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明帝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其恆無閑泰，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時庾亮將徵蘇峻，壺固爭，謂亮曰：峻擁疆兵，多藏無賴，且逼京邑，一日一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慮，未可倉卒。亮不納，峻果稱兵。詔壺都督軍事，與峻戰於陵西，力疾厲眾苦戰，遂死。二子眇、吁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尚書弘誦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儉難，存亡以之，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僮，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上準許穆，下同嵇紹。於是改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胎散騎侍郎，吁奉車都尉。妻裴氏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亦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錄曰：愚觀兩晉之間，而有卞壺之父子，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夫峻之亂，亮召之，亮死之，可也。壺的然知其不可，而猶死之，何耶。蓋務名之與任真二者去相懸絕。王謝之踵，尚名也，望之之自負，具也。務名者，矜其威儀，脩其談論，言合則舛蟒焉，事至則莫須焉，以清虛為高致，人亦不異其常而已，安於其可也。務實者，執性堅剛，持論篤實，遇事而坐視有如仇偉，臨難而苟免若將晚已，以鈴蹈為素志，人以是推之，而彼莫知其不可以，故不至於死亡不已也。然能殺身成仁，益彰完節，子復求仁得仁，忠孝全名，將與天地同其久，日月並其明。其視風流人物，何啻千百。嗚呼。可謂仁矣。

陶潛《與儼等疏》曰：告儼、俟、份、俟摻：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性。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儷倖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暫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憐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外，遇凍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暫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妒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逐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昆同。父之人哉。潁州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錄曰：夫人之道，三綱為首，靖節一身，舉無塊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幾於同道者矣。或疑此老規規遺訓，似過為身後慮者，是大不然。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斯一自書契以來，性衷真切，千古之下可以想見其慈愛周密，仁道篤厚，非但榮辱之遠，苦樂之甘而已。視彼素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可同曰語哉。

哭隱之弱冠介立，有清操。年十餘父喪，每號泣涕，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嘗之誠值，以其味旨，攘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苦居。康伯母，殷浩之妹，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錄曰：夫所以酌責泉而不易其心者，固將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而非謂一己之身也。苟非自少介立，哀慕其親，安能卓然不變乎。其毀傷過禮，有由然也。而康伯之秉鑑，韓母之知人，不寧同心且同里，閉古人卜鄰之美，有如是哉。錄之以貽後世之尚德也。

《魏書》：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仁恕簡靜，處雖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乎。誨人以善，徇徇不倦，篤新念故，無所遺棄。任鎮東將將軍、懷州刺史，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召縣見召公廟廢毀不立，曰：召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聞脩葺之。於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後正光中，中書舍人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為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記德焉。顯祖平青齊，徒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中多姻媾，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允母高年謂人曰：吾兒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饗百年矣。卒時果年九十八。

錄曰：死生亦大矣。高伯恭以無貳無惑，而母子卒獲壽考。知命者奚必營營然哉。雖然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爻有所濟，蚓中書之地乎。其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又非長樂老之比，君子所以不之拒也。

《唐書》：貞觀二十年十二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曰吾生曰，世俗皆為樂，在勝數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一展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曰，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錄曰：太宗斯言達者之見也。夫萬壽無疆，雖古今頌禱之詞，然行之臣子自盡之情，可也。若以己處之，豈以虛文之樂，而且之情之悲乎。此可見太宗天資之美，苟充之以聖賢之學，何一堯舜之不可及哉。

狄仁傑從容言于天后曰：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柑姑於廟者也。太后意稍寤，召還廬陵王詣行在。九月立廬陵王為皇太子。

錄曰：梁公之倫，肫肫乎天理人倫之極。至又非，但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而已。夫子之於父，天性之一本也。姑之與姪，異姓之懸絕也。虎狼獰矣，猶能知父子之親者，淫未極也。人惟縱慾之性，而後本心閉塞。本心閉塞，而後異性乘之。雖然后亦若人爾，敦無利害之心哉。此村姑于廟之說，真有以感動其未厭之仁心，而論事有回天之力，其斯公之謂乎。

初梁公為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梁公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左右為之感動。

錄曰：公之賢範，人知之也，而其賢孝，人不知之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是知人臣不息諫之不行，惟息行之不立；不息事之難成，惟患

誠之未至。李敬業乃以厥父搃殺之軀，徒以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爭之幾何。其不迷茫已乎。

李晨數歲而孤，事母孝謹，雄烈有才，每戰必衣錦裘繡帽，前行指導，以示異。朱泚據京師，李懷光圖為反噬。晨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車駕西幸，關中無主，子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死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戮力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何如。三軍泣曰：唯公所使。及引軍抵通化門，圖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問以居人，賊設伏格鬥，百姓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皆在苑中，若自苑繫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率騎步，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分道並入，鼓譟雷動，乘勝驅蹙，至于白華，朱泚、姚令言相率遁走。晨軍入京城，屯於含元殿前，號令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吊民之義。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士庶無不感悅，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露布至。上曰：古之樹勳，力復都邑，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天生李晨為社稷兆人，不為朕也。及子怨復為帥，嘗乘雪夜破吳元濟，止其外宅，蔡吏告城陷矣，元濟不信，俄聞怨軍號令，將士乃曰：何常侍得至此。遂驅率左右承子城拒捍，元濟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不戮一人，其執事帳不廚廢之問者，皆復其職。屯兵鞠場，以待裴度。與晨曩曰同聲並美，父子大勳，無以比論。

錄曰：成湯之征葛，以無敵之師行王者之政，其民不知兵者，順而易也。晨父子之於唐，以鉢漏之功遏滔天之陷，其市不易肆者，逆而難也。使風而聽諸將之議，徒擾市里，未鈴能成廓清之功。態復信軍史之言，徒殺李祐，鈴無以效坎慵之績。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父子之問，其利溥哉。

史臣贊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驚有守，遭世變，拔任兵柄，策敵制勝，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事繼母至孝，異夫庸人武夫者。又世稱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秀實為人殉拘，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問乃肯食，時號孝童。又李遜弟建與兄俱客荊州，母憐其孝，每曰：建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廖。鄉人化之，有爭鬥不詣府而詣建。德宗擢右拾遺翰林學士，至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

錄曰：薛放有言：人能孝慈，則氣感和樂。故以外則戎虜之緒，以末則武夫之品，以賤則羈旅之裔，而立功，立節、立名莫不根抵於此。何況貴如王公

，尊如中國，賢如士大夫，豈待論說而後知哉。此作史有功，世教不可以無錄也。

弘道錄卷之五竟

1 『家』原作『宋』，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六

仁

父子之仁

《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一曰太子生，後宮李氏所出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起曰：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合為司復。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為仁宗。

錄曰：有宋一代，其垂統立命，實係於此。夫取天下於倉卒之際，當時雖無異詞，後世未鈴與也。三業而有仁宗傳之四十二年之久，深仁厚德，漬肌淪骨，祖宗之大業愈光，帝王之正統斯定。君子於仁人之生，雖隔百世，而其慶幸喜樂之私已溢然矣。又曰：宸妃，杭州人，實生仁宗。今我壽安皇太后，亦杭州人，實生興獻皇帝。其龍飛鳳舞，山川效靈，誠非無證。而五百年又有王者興，益可驗矣。

仁宗景祐二年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于官中。允讓，太宗之孫，父商王元份也。帝未有嗣，取，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錄曰：時帝即位十三年，壽方二十六也，而皇后曹氏之立，亦僅逾年耳。遽取他人之子育於官中，何也。曰：此百代之下，帝所以稱仁，而后所以稱賢也。夫古人至正大公之舉，莫過於繼嗣。今人苟有千金之產，尚勉強覬覦，爰不得已，猶不肯顯育同胞之子，況乎天下之大祖宗之重，神器之托，曆數之歸。苟非帝之胸中純然，有見於大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孰能無所繫累耶。後之人君能以仁宗、曹后為法則，雖不出於己嗣，而萬世稱聖，百代稱宗，祚胤永綿而不絕。苟有一毫私意雜於其間，不以祖宗天下為公，而以繼嗣統緒為諱，萬一倉卒之際，爰不能光明正大如宋之仁宗者。或又曰：以帝之仁而不能有其後，何也。曰：易盥而不薦，有乎顯若。夫能齋心滌慮，以臨天下，而感應之理未著焉。然天下萬世固以信其德之尊矣。如此則何害於薦與不薦耶。是故君子可勉於為善之可繼，而不能又於後嗣之能繼，可力於脩德之相傳，而不能定於世澤之必傳。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能者，天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夫此之謂也。

建炎元年夏五月庚寅朔，康王即皇帝位。先是元祐后皇親降手書，播告中

外。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壯轅之覺，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會宗澤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遂決意趨應天府，命築壇于府門之左，王登壇受命。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簾。

錄曰：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皆自立者也。而元祐太后之詔顯然明白，天迺慰遺一老，較之二帝庶幾無愧統緒之仁矣。當是時，三綱盡覆，兩儀將塞，不惟一祖八宗之大業淪喪。而從古以來，中華之正統胥亡，不可一曰後焉者也。胡明仲上疏之言，竊謂過矣。

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繪，令繪生傳，是為秀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於秀州青杉繙之官舍。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密為高宗言之，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上虞丞婁仁亮上疏極言。高宗大悟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饗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紹興二年五月育于禁中。三十二年立為皇太子，乙亥即皇帝位，是為孝宗。至理宗皇帝，亦太祖十世孫，父希鑪追封榮王，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帝于紹興虹橋里第。寧宗嘉定十三年，景獻太子薨，無嗣，選太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乃與濟王汰並育禁中。帝性凝重寡言，潔靜好學，每朝參待漏，或多笑語，帝獨儼然，見者欽容。會濟王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屬意於帝。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違豫，冊為皇太子，丁酉嗣皇帝位，是為理宗。

錄曰：愚觀南宋之事，未嘗不嘆天意之有在也。蓋自高宗立而忘父兄之仇人，孰不恨之，孰不痛之。而不知天意固有所在，若為太祖歐除之耳。夫以徽宗有子三十一人，而一旦俱亡，天豈無意哉。設使二帝或自漠北^{#1}而歸，則徽宗未老，欽宗方壯，孕育未可量也。高與寧縱無嗣，孝與理何由立耶。卒之傳位六帝，百五十年，與北^{#2}宋媲美，天道之好還於此驗矣。或者不務觀理，詭以牯沒，喝太祖後身。嗚呼。遽可信哉，遽可信哉。

曹武惠王，父芸生彬，始眸以百玩之具，羅於席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當時異之。及長為大將，伐江南，每緩師，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及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問候。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曰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唐主遂率臣僚請降，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自出師至凱旋，不

戮一人，江南賴以保全。子七人，璨璋大將顯名，琠娶秦王女具平郡主，至昭宣使，琡左藏庫副使，圯尚書虞部員外郎，詢束上閣門使，綜西上閣門副使，領鎮海軍節度使，圯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後累贈芸魏王、彬韓王、圯吳王，諸孫並通顯，莫有艾焉。

錄曰：《牧誓》之六代七代，聖人用武之事也。《泰誓》之一德一心，聖人居功之本也。兵非得已也，事苟可濟，而又毒民以逞，非惟逆天之道，而人事之報不可鑒乎。遠者秦項之徒，近乃瀚與全賦之輩。人非鬼，責及於目前，現子絕孫，不遺後代，安在父祖子孫滿門全盛乎。抑江南無罪，祇以外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則亦異乎正正之師矣。苟非以不殺為心，是尚踵其魔，襲其夢。彬之立心悠乎遠矣，非區區計其後效而後為之者也。

王文正公，父枯，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入宋，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柱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曰一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曰一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為遠大之器。帝素賢旦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錄曰：愚觀司馬公冥冥之訓，而知所謂陰德矣。夫天理，昭昭者也。人惟著之于心，累之于躬，而視之無見，聽之無聞，所謂冥也。然豈一朝一夕之所積哉。自今言之，寬心之量也，不寬則急迫狹隘，吾寧斯須否乎。故寬可以積陰德也。仁心之德也，不仁則殘忌刻薄，吾寧須臾離乎。故仁可以積陰德也。公心之平也，不公則偏私邪枉，吾寧一息背乎。故公可以積陰德也。恕心之則也，不恕則吹毛洗垢，吾寧一念存乎。故恕可以積陰德也。非若釋氏之杳冥寂滅也。

范文正公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蔭守將作主簿，以非所好，即解去，從父之鄧。純仁登進士，亦以親遠不赴，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仲淹沒始出仕，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立立朝事石，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如父哉。

錄曰：語稱仁者有後人，豈可自棄乎哉。文正榮榮孤子，介然一貧士也。及其後也，身為將相，子皆聞人。非其心之所主，大有異乎，人其能然哉。去

憂樂，一人之情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王者且然，蚘輔相乎。忠恕切己之要也。盡己之心與物無忤，聖人且然，蚘學者乎。此所以或得其忠，或得其靜，或得其略。嗚呼。觀其所得，則知其所至不偶然矣。

韓忠獻公八子綱、綜、鋒、繹、維、縝、緯、緬。鋒、維、縝位公府，而行各有適，鋒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錐燕居未嘗有惰容，每見諸路奏牘有擠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澤，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及維為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綯上，官均語泄說巖叟分折，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之，懼於國事無益也。迺罷。

錄曰：愚觀韓忠獻之言，與袁邵公異世而同一軌也。君子其可忽諸。雖然若不為臺諫，及當銓衡之任，亦可辭其責也。苟當斯任，而能以是存之於心，非惟長國之元氣，抑亦增己之胤祚，豈不美哉。借曰：在己之心，於無過中求有過，無事中求有事，無意中求有意，益不深思之。曰：鋒同、維正、縝嚴、億方，一父數子且不能盡同，何啻四海之廣乎。將不但掄母之易，而顯世之德，可以無愧矣。

節孝徐先生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讀《孝經》輒淚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休然傷心，不忍加足其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苦枕塊，一辰經不去體，常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學士呂俸過其廬適聞，為之泣下。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口# 3。既終喪，不報筵几，起居績獻如平生。州以行聞，說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方。乃以為楚州教授。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己口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維敬聽。

錄曰：愚觀聖宋重熙累洽，而知節孝之所由也。夫一人之孝出於天性，或不能通於天下也。惟人皆勉於為善，則凡生之膝下何所不賴乎。

以是達之天下，何息人人無君子之行哉。推積之心，於斯為盛。若乃終身不用屈器，衰經不去，身體可以勉而能也。

岳飛天性至孝父和母。姚氏生時，有大禽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

，河庾，內黃水暴至，母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咸異之。及長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渡河。河北淪陷，音問隔絕，曰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言謝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為念也。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後有疝疾，雖身服王事，嘗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語效，行履未嘗有聲。每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眷。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毀幾滅性，與男雲銑足扶葬。既葬廬于墓所，刻木為像，行溫清定省之禮如生時。五子雲、雷、霖、震、霆。蕾買年十二從戰，數立奇功，軍中呼曰：贏官人。死時才二十三。一女未及昇，痛父兄之冤，抱銀瓶墜井而亡。孝宗立，追復元官，父子女褒贈有差。

錄曰：飛之一門而可少哉。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飛於此言，誠非講習討論之也，而能身體力行。若此所謂，雖曰未學，吾又謂之學者，豈真故說哉。雖然飛尚可得有如雲者，且為養子，非有嚴師賢父之益，女亦弱而無識，焉知殺身成仁之美語。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愚於岳氏父兄子女見之乎。

咸淳末，徐應鑣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弟有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教。琦亦賦詩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醉外，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生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其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君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為具棺斂殯之。益王立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脩撰。後同舍生劉汶鈞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錄曰：自宋德不綱，而士風玷瘁。過之者傷於急迫，若陳東、歐陽徹，囂然而靡寧；不及者淪於汗賤，若三太學生，靡然而可耿，何意巨翁父子出於其間耶。夫殺身成仁，君子之美節也。以鑣之素養，琦與崧之素聞，尚曰休戚未關，而肉食之可諉也。其女元娘何為者哉。以其質則弱，非有慷慨之量也；以其犀則幼，非有歲寒之操也。而國破君亡，甘心共斃，可以見秉葬之良，不以幼弱而可忽也。不知當時賣國降虜之徒，問之能不自唾為大競乎。抑鑣之死告於岳飛，其精神所契有素，而一門忠孝，寧無感發興起乎哉。岳女之風，將不徒然。嗚呼，可謂仁矣。

《元史》：史天澤八子格、樟、棣、杠、杞、梓、楷、彬，皆顯官。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平居未嘗自矜，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曰，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因以謝之，言慚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為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郎不殺，而送至真定，署為參謀。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於郭子儀、曹武惠云。

錄曰：愚觀元運始以蹶興復之中國，若天澤兄弟父子以身拜將相，視富貴權勢，斂達退避，若將晚焉。及觀臨終，預以殺掠為形，卒攻江南歸服，伯顏不足專其美矣。錄之。

《五倫書》：元英宗為皇太子時，仁宗不豫，憂形於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宴。今天降大厲，不如罰趣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及仁宗崩，一辰毀過禮，素服復千地，曰歡一粥。即位，詔太常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集議其禮，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行之。

錄曰：史稱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衍，愛養民力，孜孜為治，為大元盛德守文之主。繼之以英宗仁孝敦篤。元季以來，所僅見者二君而已。

《皇明名臣錄》：章溢性至孝，弱冠從鄉先生，聞金華文獻之邦，問遊以咨叩其統，至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心所感。喪未舉而兵發里閉，室廬被焚。溢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及喪母悲戚過度，營宅兆，親負土石，感疾益深。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溢曰：吾已知之。與二兄別居久，創第龍擱，請兄同居，怡怡之情藹如也。時天下亂，乃避地入閩中。太祖皇帝遣使召溢興劉基、葉深、宋濂同至建業入見，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

錄曰：魏無知以尾生孝己之行，無益勝敗之數，其然乎。溢以可顯可晦之身，正心脩身之學。觀其感親驚悸，喪母悲戚，若將終身。及其光輔烈祖乃著，取建入閩之功，營田調兵之策，無不克效，可謂體用俱全，顯晦無間。夫豈頑鈍不逞者哉，明與漢之用人亦略可見矣。

陳獻章早喪父，母材氏事之甚謹，以難遠離膝下。嘗一試禮部，即不赴。後屢膺聘召並辭。至是敦促來京，上疏略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曰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以臣病軀加憂母老，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憲宗皇帝親閱再三，明曰特受翰林院檢討，准令還鄉養親云。

錄曰：憲章此疏，光于陳情表乎。夫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聖朝之孝治，非若令伯之時可化也。而卒以家居充養曰深，天下傾慕，何如出為溫令，僧疾從事者乎。而特旨勁授，不赴部試，又非若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者矣。錄之。

陳茂烈為御史時，以劾尚書倡、侍郎崔，乃厥母年老，告乞終養。吏部以其家貧，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三石，以資孝養。具疏辭免。略曰：陛下降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過人之廉，律己之孝也。古人行庸負米，臣今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因貧且寡，艱苦百倍。臣雖竭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年已八十有六，來曰恐亦無多。返哺私情，固欲自盡資養。月俸，心竊不安。制以朝廷孝治天下。陳茂烈清苦可嘉，不准辭。母卒，號哭復地，竟以不起。至今表其里曰：孝廉。

錄曰：《宋史》稱節孝徐先生，人謂茂烈之行非耶，以省克脩於家，以靜思著于友，以直道聞於朝，而領悟充養，隱衷粹行，奈何乎無後耶。愚嘗過式其門，而為列之如此。

耿清惠公九疇，子文恪公裕，父子歷事宣、英、憲、孝四朝。清惠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廉德重望，播在天下，登華陸要，不魄為儒。文恪復任吏部尚書，號青壓，中為史官，祭酒禮部，世守清白，儒流冠元。御史汪宣奏其胸中坦夷，洞然無物，以比王忠肅，王端毅焉。周莊懿公誼，予文瑞公經。父子皆為名臣。莊懿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德性寬宏，氣度詳雅，平生事上以恭謹為尤，出入兩京法司幾四十年，無傷人害物之吉，至於領賑貸，督京庾活民利圖之功尤大，禮登八座，壽幾八裏。子孫官清要。文端是公科甲，徊翔翰苑春坊者幾三十年。孝皇在青宮，公為講官，猶多啟沃之功，常講《文華》大訓。孝皇每起立拱聽，其執禮如此。及為禮部侍郎，每議政，必傳經義。若朝廷盛德事，力贊成之。改吏部，請早朝勤政；拜戶部尚書，以身任事，不顧利害，簡任屬吏，親為裁庾，剿繁應變，略無稽滯，而秉政執法不為外戚及權勢所撓，有古大臣之風焉。

許襄毅公進，八子詔，誥、讚、記、詩、詞、論、誌，天性孝謹。嘗被庭訓，撻指出血，後每舉示人，輒感不已。虜犯西陲，命為會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仇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公與都督劉寧調赤斤罕束諸夷為聲援，雪夜入城中破之。有從亂者八百，或欲盡屠之，公不可。論者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其有後也，宜哉。後子誥復為戶部尚書，讚吏、戶、刑三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論都御史巡撫順天，至今猶未艾云。

林文安公瀚，九子庭桂、庭楊、庭楷、庭杓、庭樟、庭偷、庭扮、庭枝、

庭機。公居國子嚴而有恩疏，請開科貢，以廣人材，無淹滯之患。正德間，上疏論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啟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復因災異，陳十二事，大略謂：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改乎先帝之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乎先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先帝之親賢遠佞，不假貴戚而力行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飭邊儲常若先帝之不忘乎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之不忘乎生靈。士論題之布政，姚鏡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滌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後庭櫛復任工部尚書、太子太保，庭杓知府，庭機翰林院檢討，棍子炫、機子煉皆能世其家云。

錄曰：愚觀慮氏太原靈寶，皆一代名卿，而泉山原德，亦未可少。觀其父子之問，不啻如此。然則君子可勉於為善矣。錄之。

《明倫大典》：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上辭興獻王復墓成拜，慟哭伏地，左右扶而起，仍周旋瞻顧，不忍舍去，再拜慟哭。從者莫不感泣。癸未車駕發安陸，上不忍遽離聖母，嗚咽涕泣。聖母曰：吾兒此行，負荷重任，慎無輕言。上對曰：謹受教。

錄曰：首以大舜之克孝者，明禪授之統，署萬善之原也。終以今上之哀慕者，成王者之孚，為下土之式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弘道錄卷之六竟

1 『北』原作『非』，今據文意改。

2 此處一字不清。

弘道錄卷之七

仁

夫婦之仁

孟子曰：舜之為天子也，被衫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錄曰：愚觀大舜雍雍在官，其氣象有如此。當時好事者創為二嫂，使治朕棲之言，何其悖哉。故不鈴辯其不然，而直以不如無書之為愈也。又曰：《詩》有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蓋不但天子為然，雖區夫匹婦，閨門之內，亦莫不然。至漢亦有房中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其後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而李夫人之輩相去天淵，何怪其不古若耶。

又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直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浩，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錄曰：天之好色不當如是耶。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聖人未嘗斷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色亦未嘗禍人也。此乃

所謂性，而非所謂疾。人惟昧此，往往艷色冶容，驕坏淫逸，徒見其禍，未見其德，遂使天然之性，反為人欲之叢，以至傾國傾城，其禍慘矣。非先王好色之意也。

《詩。大明》：將言文王之聖，而推本言之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錄曰：《傳》云國家將興，鈴有禎祥；國家將亡，又有妖孽。夫災見於天，變生於地。雖有妖，未為草也。惟夫人之妖，乃不可追。是時殷之適嗣，方主天位，未見危亡之形，乃一姐已生乎。其問罰不得不重，刑不得不淫，而天立厥配，周姜太任，太姒邑姜，聚於一門，天之所興，未有若斯之盛也。然則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又豈敢又哉。亦惟曰：明明在下而已。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作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伴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錄曰：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面立也。與吾天子於關雎之詩，何悻悻若是耶。誠以聖賢之道篤於近，帝王之治本諸身，其盡善全美，內外咸備，未有若文王、太姒者也。是故堯二女聖矣，不告而娶，則雖有輾轉反側之情，無由而見。禹塗山賢矣。辛壬癸甲，至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雖有琴瑟鼓鍾之樂，何自而伸，以至測成。帝納趙飛燕，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謂之禍水，曰滅火又矣，則雖有憂思之深，迫切之意，將無所用其情焉。匡衡之說，有自來矣。而吾夫子大聖之阻，亦有出妾之憾焉。寧不重感於伯魚也夫，重感於伯魚也夫。

后妃能逮不而無嫉妬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析願之，曰：南有樛木，葛萬囊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萬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萬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錄曰：愚觀葛萬之詠，而有得於作者之不費話也。夫葛之覃兮，后九之事

也。以后妃之所事，而為眾妾之所稱，豈待思而後得耶。瓜木栗薪。周公之所不廢，則樛木葛藟，官人安得而忘之哉。於此可見古人之學，非待如求。雖婦人女子與大聖大賢同一軌也。豈非自得者歟。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費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蔡蔡，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錄曰：孟子之稱太王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人之詠之王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豈非以王者之道造端乎夫婦耶。夫及時而美盛者，莫如桃夭，其新而孔嘉者，莫如男女。于此可以見對時之懋焉，可以見牧育之情焉，可以見萬民之恩焉，可以見和氣之充焉。欲盡詩之善矣者，於此可以觀矣。

化行俗羨，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如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采采芣苢，薄言桔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

錄曰：婦人安所而無事乎。遵彼汝墳，勤王事也；紡魚類尾，事亂邦也；厭浥行露，防授陵也；雀角鼠牙，懼強暴也。頃匡堅之時，不可失

也，使尤也。吠戶不可警言。然川化行俗羨，家謹和平，不於采采芣苢見之乎。

《大雅》：韓侯之妻，蹶父之子也。《詩》云：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紡腴甫甫，麇鹿嘒嘒，有熊有熊，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錄曰：韓侯之事，無可考。然觀君子偕老，副并六珈，可以為燕矣。而中算之言，不可以為譽。大夫風退，無使君勞，可以為慶矣。而終夙且暴，未足以為令。此慶既令居，韓姑燕譽，君子以是歸德焉。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媽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錄曰：《成》《恒》之象曰：咸者，感也。恒者，久也。夫婦之道，惟感而後有恒。此即和順鏘鏘，五世其昌者乎。若乃婆娑鼓舞，無春無夏，以至於株林夏南極矣。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陳國之所以亡，而故仲之所由具與。蓋不恃懿氏之占，而後可知也。

趙成子居晉時，娶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摟嬰。及從文公在狄，狄人伐膚咎，如獲其二女叔院、季院，而納諸文公。文公取季院，而以叔院妻成子，生盾。文公反國，趙姬請盾與母。成子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通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院為內子，而已下之。

錄曰：趙姬賢於人數等矣。有容人之度，有下人之德，有知人之明。姑則不容，驕則不下，愛則不明，婦人之常情也。況以公女之貴，狄妻之賤，嫡子之眾，庶孽之微乎。其曰：得寵忘舊，何以使人。真能知糟糠之誼，不但井菲之求而已也。又以盾為才，固請為嫡，真能割肌膚之愛，不但涇渭之辯而已也。卒之繼成秉政，脾美公族，孰謂婦人而能不避親乎，噫嘻，可謂仁矣。

《列女傳》：衛宗二順者，衛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靈王死，夫人無子，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祖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紕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我甚暫，願出居外，以陸梧見，甚便之。傅妾泣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事君不終，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妻有子，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反居內，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並道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遂欲自殺，天人聞之懼，許留終養欲。君子曰：二女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錄曰：夫人無子，而傅妾有子，固無害於其嫡也。而何有於分別，又何有於內外乎。若是則子固不可無，而嫡或可損乎。秦俗尊華陽，廢羊后，若敝草管，豈其時固然耶。抑孝成廢許后，立飛燕，班姬求外，共養長信官，向故為此諷言耶。不然祇恣，後世奪嫡立愛之厲階，雖不傳可也。錄以存疑義云。

《西漢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為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乎亦魄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子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負曰：固有美如陳平，當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負，迺假貸幣帛為聘，予酒肉之資，使以內婦。仍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敬。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平既取張氏女，而後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錄曰：以澆俗偷薄之餘，而有富人張負之見，可以驗易代之萌矣。夫以一鈕極而尚吝，何況有女如玉乎。一箕第而尚誇，何況有幣如泉乎。大漢隆興，既有呂公之女童美於前，又有張負之孫揚聲於後。且能不以富盛驕人，卒之婦道益脩，夫德益進，所謂中績貞吉者矣。不可以為仁乎。

宣帝初為皇曾孫，遭巫蠱事，養于掖庭。許廣漢書曰：皇嗇天因，與同寺居。時掖處命張賀本衛太子，奏皇右舊息甚厚。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卜當大貴，賀請適曾皇孫，一歲生元帝。後即皇帝位，立許氏為捷好。當立后，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在廷公卿議者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敢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捷好為皇后。

錄曰：霍氏之禍，其諸萌於此歟。夫機之所動甚微，而所關甚大，蚓人皆心擬，而霍氏不竊擬歟。光不之知，而帝或友知之歟。帝之指有定然矣。及乎少夫之進，帝將思之已熟，其不言指，非不言也。向之指可露，今之指難明也。光弗署，衍帝可恕光乎。史氏不察，以為萌於驗乘縱然，薄乎爾矣。

《東漢書》：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立為后。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綠。帝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靈霧為戒，辭意欽備，多見詳擇，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眾。后慮其濫，乘間言之，意甚惻然。帝感悟，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降宥。及肅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王論議經書，述叔平生，雍如終日，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曰夜惕勵，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以不負先帝。

錄曰：后之鑑為明德也，不亦宜哉。夫女，陰之體也，柔之質也。故多尚侈務得，好樂喜施，厭肥飽梁，安居宴逸，此其常也。而況貴為母后，富有四海，乃益務動儉，如衣大練，親蠶織，卻遊娛，諫楚獄，絕外恩，拒禱祀，皆非虛名貌飾，而真德實意流布於二十三年之間，不可覃迷。推緣其故，后蓋不以陰體自居，柔質自累，而所慕在於竹帛，所志在於聖賢。斯言也，其張本歟，謂之德貫後官。信乎。兩漢之間無能及矣。

宋弘為大司空時，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計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錄曰：此郭后將廢之漸也。夫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帝之初志，所謂貴易交，富易妻也。弘父尚以不附董賢抵罪，其聞於家庭有素矣。況能止繁聲，卻好色，著於朝廷者，帝獨不聞乎。何為其發之謬也。雖然帝不足論為湖陽者，竟忍聞於鄰國乎，竟忍聞於鄰國乎。

《唐書》：文德皇后長孫氏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帝從容商量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榷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限。嘗采自古婦事得失，為《女則》三十卷，上覽之，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今崩，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及葬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

錄曰：九人治外邑，姜治內陰，教之益，誠非細也。惜唐之太宗，非武王之比，豈其巢刺。王。妃未立，曹王子明未封，惟恐規諫之言不聞，故昭陵之望怛切乎。至才人武氏入官之後，將不如是之悻悻矣。

太宗又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誠不學，聞古人不以富貴而易其妻。此臣願也。上善之，乃止。

錄曰：敬德，慄悍之將也，豈其於風人之旨有所聞乎。縞衣茶巾，似非奪稍之快，而幅昇六咖，益表委質之親，虬若杜荷、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紛紛尚主，安所不可而反部之。部之何意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非但思息預防而已。此加於房、杜數等，卒以晚節益循，優游自得，獨全思禮。君臣之間，善始令終，無一毫之猜忌，豈不美哉。嗚呼。閨門之際，可謂仁矣。

《臨安誌》：吳越恭懿太夫人吳氏，名漢月，錢塘人，性婉淑慈惠，奉文穆王元鑑而性淑，居常節儉，惟衣布練。每聞庾重刑，常顰蹙以仁恕為言。諸吳有遷授者；皆峻阻之入見，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終夫人之世，無驕恣者。

忠懿王妃孫氏，名太真，亦錢塘人，性端重聰慧。每延接姻親，泊諸宗屬，皆盡思禮。好學讀書，通《毛詩》《魯論》，義尚儉約，非受參謁，宴會未嘗盛飭。淑之征毗陵也，孫居國城，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中外凜畏，如奉王焉。

錄曰：史稱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于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而其子孫繁衍迄今，綿綿不絕，較之五代之君，何止霄壤。鈴有闔門伉儷之賢，為之張本也。錄之。

《宋史》：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明道二年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為皇后，熙寧元年尊為太皇太后。性慈愛天至，每神宗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宸候矚問，親持膳飲以食帝。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鏡伏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辨之。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獄，人以為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裙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錄曰：后之鑑為光獻也，不亦宜哉。其明達國體，真帝王之度；而燕薊之論，尤可以為萬世法。厥後，王韶熙河之役，矜誇夏國之議，紛紛兵革，塗毒

生靈。王安石、李憲之罪上通于天，而慈聖長老仙逝于地，卒不免如所慮。此可見大有關於天下國家治亂安危者。至於憐才一事，猶不能不為之於邑浩嘆。軾也，何其幸哉。他曰哭之，不覺告聲，亦為晚矣。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父遵甫，母曹氏，光獻太后姊也，故少往來內禁。英宗時育宮中，與后年同。仁宗謂光獻異曰必以為配。既長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治平二年冊為皇后，神宗尊為皇太后，哲宗立，尊為太皇太后，臨朝聽政，首先驛召司馬光、呂公著，尚未至，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常十舊式改青苗，以嘉佑差役參募侵除市易之法，這茶鹽之禁，舉邊訾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戒其邊吏勿復生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改矣。及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后曰：毋。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屍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分之一以為官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內降，並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其世不取。朝野尊你，以為女中堯舜。

錄曰：堯舜，聖人之至，可以加之女后乎。蓋堯舜之道，中而已矣。以當時之君，太過者刻於精勵，不及者靡於紹迷，孰不以堯舜自期然而未敢許也。以一母后實能惠養元元，仁而不失之柔，力行故事，斷而不過乎剛。至於新法之罷，閭閻小民若去塗炭，而就衽席群小之黜，朝廷舊臣若披雲霧而露青天。設使繼體之君，世世由之，則堯舜之澤垂於無窮，宋之元氣為不衰矣。惜乎，社飯未終，國事全改，群凶得志，而堯舜亦無如之向矣。豈非世不常有者耶。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治平三年歸于穎邸，穎王即皇帝位，立為皇后，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讀上下之分。族黨有援例，以恩換閣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撓公，一不與。及哲宗倉卒晏駕，獨央大策，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聽政，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凡紹聖元符以還，信所斥逐賢士大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老，寬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

錄曰：宋之一代而有四后媲美，增光簡冊。觀其懿德之最，莫不以賓召故老，褒錄賢士為首務，而抑奪私恩，損己愛民為常法。迄今鮮有其儷。嗚呼，可謂仁矣。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宣仁太后選入宮，位以為后。後宣仁崩，章惇誣謗

宣仁與后，又陰附劉賢妃，請更立為后，遂與郝隨構獄，歷崇寧、靖康。金人陷京城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尊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垂簾聽政。及聞康王在濟，后遣尚書左右丞馮滌、李回及兒子忠厚持書奉迎，命都指揮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王至南京，復遣宗室士倆及內侍邵而車賁圭寶乘輿服御，奉康王即皇帝位，遵受為元祐太后，迎歸行在，終老而崩。初后受之曰，宣仁嘆曰：斯人賢淑，惜福厚耳。異曰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錄曰：愚觀光獻、宣仁、欽聖之為后也，若春風和氣，優游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昭慈孟后，有如秋霜露，曰濯而復光，晦而復明，然皆不失坤慈之則，陰教之禮，固可以見祖宗積德之慶。然亦豈非群后率德之宜也乎。

孫明復隱居泰山之陽，年已四十，獨室而居。故相李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獨居無偶，誰事左右。不幸風雨侵尋，曰一暮飲食，疾病不時，奈何。吾弟之女可以奉箕箒。明復固辭。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遂娶之。李氏亦甘淡薄，事其夫曲盡。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錄曰：愚觀孫明復之事，而嘆李文定之不可及也。夫相之事業，雖不可知，至於觀化一方亢，當以士行為最，習俗為先。其妻復也，不但以貴下賤，成一入之美，而實懲人無後，崇大化之源。且以正薄俗之澆漓，全處士之高蹈。厥後明復出而用世，不負所舉，李氏安貧富禮，無忝所天，皆可為後世法也。

劉庭式未第時，議取鄉人之女。及登進士，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妻死，庭式通判密州，逾年不復娶。時蘇軾為守，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綠色而生愛，綠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亡，則凡揚挾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耶。軾深善其言。

錄曰：夫妻者，齊也。孔子曰：戒之在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聖人之意，正恐緣色生愛，流於淫僻，將以防禍亂，節逸慾也。《詩》不云乎：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茶巾，聊樂我員。若庭式者，可謂能好德而不為物欲所移矣。進於孔門，乃所深許，又豈但軾之深善而已哉。

周行己，字恭叔，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非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錄曰：儼川之嘆美恭叔，有反己自克之意，與人為善之以。若眉山者，永免狗乎情矣。此洛蜀之所由分。又豈但哭則不歌，歌則不哭而已哉。

呂賁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賁曰：君不為欺，又何辭焉。遂娶之。生六子，其五登科，一人即丞相大防也。賁官至此部郎中。

錄曰：愚觀七出之條，無所謂盲者，則固無害枚可妻也。至論惡疾無子，亦有所不忍焉。何也。蓋閨門之中，恩勝于義。其人故無疾，一宣有之，雖聖莫能保矣。其情為伉儷，孤而棄之，雖愚莫能問矣。先王之權制，豈誠不思哉。竊意如今之牝牡不成，診所謂實女者，其為惡疾無子，斷然鈴去，無疑矣。

《皇明頒行列傳》：太祖高皇帝文德馬皇后自少貞靜端一，聰明出人意表。既嬪，值戚大歎，嘗忍肌懷模餌脯脩供帝，未嘗乏絕。帝嘗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倉卒，忍飢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情。朕數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患，又難於長孫后者。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能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既不忍忘妾於貧賤，願無忘君群百姓於艱難。且妾定敢比長孫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及疾亟，帝問之。后曰：陛下當求賢納諫，明政教以致雍熙，教育諸子使進德業。帝曰：吾已知之，但老身何以為懷。后復曰：死生，命也。願陛下慎終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妾雖死，如生也。遂崩。帝慟哭，終身不復立后。

錄曰：三代之後有漢，唐宋之後有明，其應運也相類。而漢高皇后，與孝慈昭憲皇后，其輔運也亦略相同。及其未也，乃若冰炭之相反。漢之高后，何敢望明之高后之萬一哉。及我太祖以義斷息，終身不復立后，又與戚姬之事相天淵矣。此其統天大孝，及承天順聖，皆可為萬世法也。

弘道錄卷之七竟

弘道錄卷之八

仁

昆弟之仁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

錄曰：《通鑑前編》云，謂之氏者，猶言朝代也。謂此二朝，有此十六人。又謂之十六族，而非一母四乳，如周有八士之類也。或者不知以為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之八子，豈皆堯之庶弟。與觀者詳之。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錄曰：鄭莊之於叔段，所謂藏怒者也。晉獻之於桓莊，所謂宿怨者也。不惟藏怒也，而且誓母于城穎焉。不惟宿怨也，而且詛無畜群公子焉。《中庸》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又曰：父母其順矣乎。然則不能親於傲弟，鈴不能格于頑單之心矣。

《詩口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錄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釋之者曰：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進可見也。今觀詩人之詞曰：王季之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不由於勉強。然則太伯之所以讓其弟者，又非因其心之自然，而有待於勉強乎。如此人何得而見，亦何得而稱，無俟隱微之一言而自明也。

《小雅》：寥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合德壽豈。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錄曰：二詩措詞切中漢七國之弊。觀於淮南好客，楚元設醴，何莫非孔燕也。然無豈弟之德，故終鮮樂壽之休。厥後鑄山煮海，招亡納叛，所謀紛紜疊出，祇以速其亂亡而已。又豈但繼世而立，猜忌之間而已哉。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錄曰：或問曰：夷齊之讓國，後世何以皆不及乎。愚應之曰：事之無始於前者，理則從天而出，從地而生，未有不善也。有始於前者，後鈴

以人問之，以心圖之，萬有不齊也。是故夷齊之於父命，因事以制義，而無心以收後世之效。後人之於兄弟，假養以興事，而有意以取古人之名。此其所以異，而召亂亦在乎其中矣。

《周書》：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禱。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公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曰乃廖。武王既喪，管叔得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公乃為詩以貽王曰：鷓鴣鴉鵲，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齋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調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鋸，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店。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偷修，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錄曰：王與叔雖有君臣之分，公以手足視之，則皆同也。王死，則代叔誅，則忍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暝眩之與悖亂，雖有親疏遠近之殊，其動搖王室則一也。是故丕子豫，則民罔不祇，幫子通，則民罔不侮。然則植璧秉珪，與破斧缺戣，聖人寧有異心哉。其哀我人斯易地，則皆然也。

又曰：貽者流傳，致達之稱，流言之起，茫昧無根。夫苟默而不言，王室忽然有難，誰其知之。又誰其使之。仁者固如是乎。若但苟且而言，懿親忽然無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仁者，不如是也。今觀其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設使五尺之童聽之，豈不知鴉鵲之惡不可追，而拮鋸之苦為可信哉。此其感人之切，奚翅忠誠懇。至其於屬詞比事之間，真如風之動物。然則天之雷電以風，豈無由而致之乎。

《左傳》：晉以驪姬之難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立，乃宦鄉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至是。趙宣子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宣子為旃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錄曰：趙宣子之請族，其感於姬之請嫡乎。雖然宣嫡而趙族世括，族而趙嫡亡。然則旃車安在哉。公族安在哉。是以君子貴於有子。

韓獻子告老，將立公族穆子。穆子有廢疾，辭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請立起也。起與田蘇游，而稱好仁。《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為公族大夫。

錄曰：韓與趙，三晉之巨臂也，故獻子不背趙孟以為知義。起與盾，巨室

之大木也，故無忌不先韓起以為伏仁。雖然義立而後仁，顯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感悼公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其斯三晉之所由盛，而曲沃之所由分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錄曰：宋宣之致國於穆公，左氏以為知人，公羊以為首禍，將何所拆衷乎。夫堯薦舜，舜薦禹，既聽命於天矣，而朝覲、訟獄、樞歌未嘗不取信於民，以至益之。與啟則又不然，朝覲、訟獄、樞歌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蓋堯舜禹益之事，由於自然之命，天理之公耳；此所以萬世而無弊。穆宣夷馮之事，出於好樂之情，爾我之私耳；此所以再傳而不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於趙普之再悅；而子馮之居鄭，愈於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其初心矣。

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錄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父子之分紊矣，所以卒致篡弑之禍。目夷固請以立茲父，兄弟之倫正矣，所以獲成宋治之美。然則何鈴晞讓以為

義。好名以相高乎，要之父死子繼者，萬世之常也。兄終弟及者，一時之變也。非常非變，亂而已矣。

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姊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盡室奔莒以從己氏也。魯人立其長子穀，是為文伯。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錄曰：魯文之世，殺嫡立庶，而乃有穀與難之讓。君子可以愧襄仲矣，而卒不免於底埋之難者。《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慶父之殺般及閔，襄仲之殺惡及視；一也。然則雖欲不死，烏得而不死。

《漢書》：河間王德，武帝兄也。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以金帛縣。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世舊藏多奉以奏。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悉皆先秦古文，若《周官》、《尚書》、《禮》

、《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

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衛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獻王。

錄曰：自西漢溺冠罵儒之俗興，世傳諸侯王或數百，率多驕淫失道，悖亂凶慝，無所不至，豈天之降才爾殊哉。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彼儒者，誠何負於天下乎。二帝三王所為以標準後世者，具載于書。此其身端行，治溫仁恭儉。視彼安於鳩毒，利於危亡者，何其懸絕哉。史稱大雅卓爾不群，河間近之。可謂仁矣。

《後漢書》：東海恭王疆，郭后子，明帝兄也。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疆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以奉養母氏。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至。十九年六月，詔以皇太子疆崇執謙退，父子之情重違久之，其以疆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

袁宏論曰：東海稱藩，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然也。

錄曰：愚觀承運迭興之主，每事鑒于已然。其易太子，正以推時之艱也。有如明帝之賢，而不預定於先漢，將復不震乎。厥後永平元年，疆果以病薨，帝已暗於將然矣。而能卒全因心，友于之愛，殆詩所謂篤慶者歟。

東平憲王蒼，明帝弟也。明帝甚親愛之。永平十一年，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曰者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趁拜者，皆令帶之。

錄曰：東平之樂善，千古之美談也。夫諸侯皇皇。皇皇者，美也。美者，善信充實之謂也。彼以招政游士，聲名聞望昭著顯明者，皆非善信充實之謂也。蚘作金龜玉鶴刻符造瑞者乎。帝之大其言，良有以也。或曰：為善最樂者，蓋無所為而為。無所為而為，則亦何用而不得哉。

姜阮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家世名族，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外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復，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甚眾，諸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侍人慕之。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貌以聞。肱匿於幽間處，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錄曰：肱之篤行而若是哉。《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肱可謂能慰母心者矣。夫聖善令人者，廢之乎辭也；祥撻覽代者，徵之乎色也。隱哀原急者，釁之乎招也；瓶罄疊恥者，痛之乎往也。是故母子異室，兄弟同復，不廢辭矣。母慈弟愛，因心著聞，不徵色矣。徵聘無聞，黨禍無與，不釁招矣。色養而終，全體浩然，不痛往矣。質諸孔門，豈非所稱貧而樂者哉。按謝承書：肱繼母年少性嚴。肱感凱風之誼，兄弟同復，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晉書》：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趁而共之。祥喪父之後，漸有時沓，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賜祥僕，覽輒先嘗，朱懼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先是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苟非其人，刀或為害虔。謂祥有公輔之量，特以與之。祥臨薨以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後果奕世多賢，興於江左。覽六子：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侍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璋，國子祭酒。裁子導為名宰相。

錄曰：祥之事親無所進，覽之事兄有可委。父之失愛有所為，母之殘虐無所因。卒能使孝子悌弟萃於一門，禎祥和氣興於後世。此乃天假之以成二子之名，且以延東晉數葉之祚也。特以呂虔之事，未能盡信。然亦豈非牛金之祥乎。元雖膺命，導實啟之，其兆已先見矣，豈非順德之所感哉。

《舊唐書》：宋王成器，申王成義，玄宗兄也。岐王範，薛王業，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近古無比。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譴。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宋王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故上尤愛重之，嘗與書曰：魏文帝有詩云：西山一向高，高處常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昔陳思有起代之才，堪經綸之務，文帝乃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耶。虞舜至聖，舍象傲之愆。此為帝王之軌則，朕未嘗不廢復忘食欽嘆者也。頃因餘暇得此神方，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錄曰：《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玄宗功大德尊，而五王虛中順應，合

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手足相孚，心氣相應，友于之意，油然而生。當是之時，社稷永安，蒼生悅豫，大善而吉，不問可知矣。夫既至誠懷吾之德，是以展布謀猷，恢張治道，大君之志，暢然得伸。此開元之政並美於貞觀也。夫何問然之有哉。

《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比齊，隋唐以來皆旌表其門閭。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行，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錄曰：忍者，其不忍之心乎。不忍之心，天心也。九世之族，天性也。以不忍之心，加於不可易之姓，其視九族猶一人，九世猶一曰也。何不可共之有哉。若徒以強制為義，而無測怛慈愛施行於其間，則斯忍也，其刃心之刃乎，張公之意，殆不如是也。

元德秀字紫芝，為人質厚，少綠餽。以不及親在而娶，遂不肯好。人謂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及兄子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酣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會集。德秀遣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篇。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居之。不為牆垣肩鑰，家無僕妾。歲飢曰，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尤善文辭。房琯每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大夫皆無之。生六十年，不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深貪佞綺執梁肉之徒耳。

錄曰：愚觀會山之為人，俠然若太虛，無一塵之翳，浩然若澄淵，無一沙之滓。其躬自乳其兄之子，尤曠古罕所聞見。要不可繼，故亦不錄。然《晉史》稱弟子綏服攸喪三年，而《唐史》不著魯山兄子之名，亦無制服之義，乃特迷次山之慟。要之慟者，情也，服者，義也。以慈養兼無後二義律之，其當制服明矣。史果闕文也哉。

《宋史》：太祖皇帝性仁孝，質任自然。弟晉王光義嘗病亟，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

錄曰：陳橋之變，晉王與諸將先發，後聞所謂實始剪商也。然則龍行虎步已著于曰光相盪之曰。而約艾分痛，又驗其太平福德之語。至於斧聲燭影，僧文瑩輕信以俟李壽，李壽傳疑，以恨胡陳。二子故丘瓊山，特據正史以明其

誣。愚以為後世所以證成太宗之惡者，祇以後曰處弟之薄。故先疑其待兄之心，斃姪之情，故傳致其弑君之罪。其實太祖仁孝自然，縱有不肖，何忍遽至此乎。此錄據理為正，故因為之辯。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受，而吾親其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也。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曰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盡以餘俸置附郭嘗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云。

錄曰：此文正未達之所志，與已達之所施。自書契以來，惟此公能擅其美。愚嘗推其所以然者，其說有四，一曰存心之公，二曰奕世之賢，三曰「風俗之厚，四曰君德之隆。蓋自其為秀才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此識見，而後能、有此度量；此其存心之公一也。以純七等為之子，其繼志迷事，有不能以公之心為心者乎；此其奕世之賢二也。今置附郭嘗稔之田千畝，不惟忌毀曰招，且恐多事，未免；指以勢豪，混以債負，限以搖役，擾以道負，何所不有，豈能安枕高外而饗高義乎，此其風俗之厚三也。況公之立朝，剛毅正直，旅進旅退，未嘗依阿取容。若非遭過至聖之主，安能始終自保以瞻族人乎，此其君德之隆四也。後世不幸，或宗族爭長競短，或甲是乙非，或逢時縮首浩嘆，或遭變甘陸沉，區區企仰，古人安能及哉。此其存心公私之所攸分，子孫賢愚之所攸別，風俗美惡之所攸殊，世道升降之所攸係，不但周急之一端而已也。

司馬旦弟光友愛篤至。旦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居洛，旦居夏縣，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亦問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曰一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曰一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乃幡然就道。六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言，皆欣然稱曰百：長者之言也。

錄曰：《同人》之卦，二以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其光之謂乎。五以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其曰一之謂乎。故一則離明致主為天下之快睹，一則中誠格物伸天下之大誼，百世之下可以觀矣。

伊川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

。測其蘊，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明於派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

錄曰：《大畜》之為卦也。剛健篤實，光輝宣著。故以伯淳之至德不為徒說，以正叔之至文不為溢美。譬如慶曰祥雲，瞻之則見其光被四表；和風甘雨，沐之亦可以澤潤四方。立德立言，無以瑜此。

《四明誌》：國朝楊文懿公兄弟由六，父棲芸，生三子自懲、自念、自息。自懲，號梅讀，子即守陳，官至吏部侍郎，守陸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自念，號見素，子守隨官至工部尚書。自息，號韋庵，子守隅官至廣西右布政，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又皆文懿公子也。棲芸通《易》書《詩》二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晚年進德彌篤，更號思誠。文懿號鏡川，弟號碧川，天性孝，友待諸弟，怡怡相師友。遠有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四明自楊慈湖師象山黃東發師，考亭皆卓然，知體立用，行顯微不二之義，學者尊之而柄。芸實嗣其傳，至文懿益充大之。其始，則抱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而不以訓詁詞章為能。故其持己律家，居官接物，視老壯如一曰，而不少肆。其子弟皆謹守禮法，不屈子不義，而以古人為必可期也。公嘗力辭部事，曰：吏部進退，百官眾怨所集。聞望如王恕，尚招人言。況臣迂疏，豈勝此任。又言：君可變，史不可滅。前時史臣不記建文君事，遂使革除，數年朝廷一切政事，及忠於所事者，皆湮沒無聞。及今來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泰已復位，號實錄，猶書瑯戾王是宜改正；反舊例群臣章疏留中者皆不得書，乞悉付史館，皆名言也。

錄曰：宋潛漢之不肯任輔相，楊鏡川之不肯任史部，皆吾浙道學之儒。庶喪克己自盡者，于今罕見其儔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八竟

弘道錄卷之九

仁

朋友之仁

《通書》：周子曰：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錄曰：此萬世賓師之分，與堯舜同其尊榮。故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嘗直擬之以太極也。果有說乎。夫《易》更三聖圖，始濂漢發先天後天之蘊奧者，孔子也。發孔子太極之蘊奧者，周子也

。是故太極之未判也，混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極乎無聲無臭之妙。而其已判也，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氣已具之內，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孔子何以為太極乎。方其未發也，仁義禮智之性混然在中，無所不有。及其已發也，中正和樂之德隨感而應，無乎不宜，實一誠之權輿萬化之崇鑰也。就其光輝發越而言，天以陽生萬物，其道顯矣；而聖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有所窮盡乎。自其靜深有本而言，地以陰成萬物，其德微矣；而聖人肫肫，其仁淵淵，其淵何有所止極乎。四時行焉者，春夏秋冬也。于以四教者，文行忠信也。其所以因村而篤，物各付物，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是故合而言之，全具乎夫子之身，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曲成於物物之由，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而所以賢於堯舜者，正以其教化之無窮也。所以自生民來未有者，亦以其道德之高厚也。言雖殊而理合轍，三子者一而已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此孔門言仁之始，所謂徹上徹下故也。夫天下歸仁，堯舜之事業也。無一人不得其所，無一物不在性分之內，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也。克己復禮者，聖賢之全功也。無一念不合于天，無一事不中乎禮，所謂卷之則退藏于密也。此仁道之極致，心學之淵微，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何有待於外哉。夫子之告顏淵，無復有餘蘊矣。苟使好高者遑遑於四靈九有，卑近者規規於未純未盡。哲哉，顏氏之子乎，而能請問其目焉。夫允恭者，堯；允塞者，舜。克其類，自視聽言動始也。故先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夫子之答，有自來矣。不徒問仁而鈴請其目，不徒請目而能事斯語，顏氏之子其以上聖為己任乎。不然何以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曰月至焉而已矣。

錄曰：愚觀孔門勸勵之實，萬世敦篤之誨。今去聖人千八百年，猶可以自最也。夫三月不違者，非以天道小變之節過此而不由也；日月至焉者，亦非今日進而至明日退而不及也。蓋以顏子之深潛純粹，終日不違，既竭吾才，卓爾所立，至於三月之久，純乎天理之全，如之何，其可及也。其餘或穎悟幾于顏子，而擇善未精，德行同於一科，而美大未至；或一曰之間，清明純粹，天聖昭融；或一月之間，不遠而復，無所祇悔。雖未能中心安仁，次非君子而不仁者矣。此聖人之深意，非有所貶損於其問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錄曰：此可見三月不違仁也。夫草食非旦夕之移，陋巷匪一時之事。人維不堪其憂，故不能久而安焉。回也，天理昭融，私欲靜盡，方且心廣體胖而忘其貧，見大心泰而無不足。故曰：不改其樂也。此與未若貧而樂之樂字同意，善學者合而觀之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錄曰：此孔顏之分別，未達一問者也。夫所謂不改其樂，有時或未然矣。樂亦在其中，則混然天理不可為窮盡，不可為方體，其實無太相懸也。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曰益親。

錄曰：所謂曰益親者，非相觀而善，相率景從之謂也。蓋語之不惰，則罄咳不為費辭；無所不悅，則切憶不為虛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安得不為之。暢然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安得不為之豫悅。所謂不亦樂乎者，如此。此循循善誘，不得不為之曲盡，而視予猶父，亦有所不能目己者矣。豈不日益親乎。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錄曰：顏淵死，天不愛道也。魯西狩獲麟，地不愛寶也。皆足以致夫子之慟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錄曰：聖人之身，斯道之所係也。道在不言身，身在不言道。今道無傳，是已無予也。然則，聖人亦豈遽然自謂萬世又尊從之哉。天喪予者，愛道之至也。萬世尊崇者，慕道之真也。道在於萬世，聖人猶不死也。此可見顏子繫道之重，師友關仁之切，以為五倫之末蓋不究乎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錄曰：此可見曾子之確也。夫請事斯語，優為之者也。仁以為己任，固執之者也，上智之資。故曰：明睿學智之資。故曰：弘毅其致一而已矣。

仲兮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兮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夫子常稱雍也，可使南面。故告以出門使民，皆南面之事也。今因此言以想仲兮之形容，尚可見其為人之楷範，況親炙其寬洪簡重之度者乎。聖門若回，若雍，皆居德行之科者，以此言始聞而心解，力可到而踐行，雖欲不請事不可得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

仁，焉用佞？

錄曰：夫仁者，佞之反。佞者，仁之病。以雍之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內外，以無怨矣。故或人之言如此，蓋當時之人亦知仁是好事。若兼有口才，便不可及，非是惜之也。又世俗以佞為才，而不知其不可。若如有德者又有言，則非佞矣。故夫子再言焉用佞，以深曉或人，其曰不知其仁。即如孟武伯問由求所對之語，亦非不許其仁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認。其言也認，斯謂之仁矣乎。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認乎。

錄曰：牛之再問，非無為也。彼方見顏冉所告，皆切己敦篤之論。而已之所告，乃言語辭氣之間，然不知非禮勿言，克復之條目為仁之切要乎。非但為多言而躁，故發此也。苟能謹於言而不放，以達於耳目，周身之間念念不已，克己復禮端在是矣。惜乎，不聞請事之言，不達為難之旨，徒以多憂多懼，未知為仁由己。此顏冉之學所以為難也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錄曰：此於學者最為切近。蓋未能如見大賓，又先自處以恭；未能如承大祭，又先執事以敬；未能不欲勿施，又先與人以忠。而夷狄者，深言之也。以遲之粗鄙於門牆，或可勉，於夷狄不可勉也。此夫子深箴其病，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異矣。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錄曰：愚觀孔門問仁之屢者，莫如樊遲而卒未能傳道，何也。蓋聖門之學，無所為而為之也。聞謀道，不謀食矣；未聞請學稼也，聞耕也，餒在其中矣。未聞請學為圃也，以親游聖門，猶尚如此。而漢儒董子迺能知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然則可以尋常視之歟。學者詳之。

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錄曰：愚觀子夏之言，非但發夫子所未發，千古之下真不能違也。夫有天下者，所以又於舉直錯枉，何哉。蓋是非邪正，每每相反。邪者進，則正者變而為邪；正者進，則邪者化而為正，其幾不容髮也。唐有天下，舉魏徵，而隋俗盡革；宋有天下，舉司馬光，而熙豐頓改。及其後也，用一林甫而立仗斥遠，用一章惇而狎小充廷。夫子之言，其傷魯之無錯乎。不然，何倦倦復以告哀公也。但其旨意宏深而不露，含蓄而不盡。而門牆之英交相論難，卒以發明。厥後，商也曰益，遲也無聞。然則達與未達之間可以次，進與不進之幾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錄曰：子貢之質，幾於上智而不能優入聖域者，從事高遠也。曾子之資，限於才魯而能卒傳道繞者，能近取譬也。當時問者多矣。舉其事，設其詞，似於中有所得也，而不知文可博，施不可博；愛可汎，仁不可汎。子貢之學，蓋有得於博而無及於約，宜乎泛而不切也。夫欲立者，卓爾之謂也；欲達者，躍如之謂也。二者，皆所以約之於禮也。以是為防，後世猶有博愛言仁者。然則非原道之失也，因文見道之失也。因

文見道，謂之不能約禮也。亦宜。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錄曰：賜於是時，蓋已覺今是而昨非矣。故又問為仁。若所謂請事語也。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非率爾之謂也。有大夫之賢，誘掖獎勸之於其上；有士之仁，薰陶漸染之於其下；則不覺卓然而立，豁然而達矣。不然獨立無助焉。能率人孤陌寡聞，何以表物。此，余小子今日之深懼，求其事與友而不得者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錄曰：武伯，懿子之子，魯大夫之從政者也。其所謂仁，又已有所見，如博施苟難之類。當時子路、冉有、公西、赤仕於其家，觀其氣相，皆足與有為。故以仁為問，亦知夫子之門以仁為首稱也。夫子據實而言，可使治賦，可使為宰，可使儻相，而不可謂仁。蓋仁者，本心之全德，聖門不易言也。才者三家之所需，諸子不易得也。既不損三子之真，亦不輕為仁之體。聖人之問對，端可為萬世法哉。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錄曰：子路之衣敝縊袍與車馬輕裘，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彼之不恥者，迺克己之志。此之無憾者。為弘物之仁。人鈴先存不恥之志，而後能措無憾之心。故夫揚揚過閭里，有識者之所共鄙；而楚楚若蚌鱗，有志者之所不為，曾足為由也多乎。此，其所以敝之而無憾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錄曰：此仁字，是渾然全體，乃天道之本然也。與平曰門人問答，一言一事者不同。夫子不敢當，亦是不自滿之意。非但因人之稱，亦非特謙己之詞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股股乎純，亦不已之天矣。若遽以為己聖與仁，不惟滋學者之惑。其實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惟全體不息者能之，豈門人弟子之所可學哉。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錄曰：張之請問，非淵之請目也。故以所不足而言。夫恭與泰反，寬與虐反，信與違反，敏與怠反，惠與賊反。以張之務外好高，未又不以堂堂為恭，以無拒為寬，以色取為信，以卒遽為敏，以慢令為惠，則五者之效茫茫然矣。此造就之深意，因病之良藥，與他章五美四惡同是一意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錄曰：聖門之教，以求仁為的；而七十子之所學，鈴以仁道為歸。以曾子之吾曰三省，與子游之學道愛人，其視子張不啻陪展之相去矣。若以後世交友觀之，不非毀則仗剋，孰肯箴其病而藥之哉。此可見以友輔仁之實，不虛美，不隱惡，責其所難，救其所失。其為道至重，而為人至親。故終焉。

《西漢書》：董仲舒少修，奮志勤學。下帷講誦，弟子傳道者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景帝時為博士，後為江都相，事易正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粵王勾踐與大夫泄浦種蠡謀，伐吳滅之，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此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摩縣，此言之奧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錄曰：先儒謂仲舒有儒者氣象。愚竊謂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何也。樊遲，聖門高第，尚麓鄙近利。夫子告以先難後獲，終未能達。如仲舒三策《明君》、《兩相》、《驕主》，難不如獲，未嘗有慍見之色。設以賈誼比之，便見有海吝之意。此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討其功，非無當之虛言，乃踐履之實事，管晏羞與為伍矣。其下帷講讀，庶幾時習之悅，學士師尊，無忝朋來之

樂。然則豈非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乎。雖坐杏牆之側，與諸子並驅亦無愧矣。

《東漢書》：黃憲年十四，荀叔遇於逆旅，煉然異之，揖與語，移曰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至袁閔所，曰：子國有顏子，盍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現稅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因難得而測矣。

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很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曰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抱。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天下號曰：徵君。

錄曰：范□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問，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毗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績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於孔門，其殆庶媽。此，愚於東京之士獨於憲之乎。取之也。

弘道錄卷之九竟

弘道錄卷之十

仁

朋友之仁

宋濂溪先生周敦頤聞道甚早，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娉’婪，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嘗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伊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見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胸中生意勃勃如也。作《太極圖》《易通》諸書，妙契千百年以來不傳之遺旨，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統之緒。河南程昞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于此。故顥之言曰：自吾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字於伊川未悟，訪濂溪，留對榻夜談三曰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取其善，開發人類如此。

錄曰：孔顏之所樂，龍德而正中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其胸次悠然，直與萬物上下同流，可得而測度之乎。茂叔之所希龍德而隱者也。君子以成德為行，藹然如和風，皓然如皎月，可得而矯揉之乎。是殆天之所授，以開萬世道學之傳。其所得於觀感者，不但吟風弄月；他曰傍花隨柳，均是一道。此，聖人所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妙，非泛然言語文字比也。

明道先生程顥自十五六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反求六經而自得之，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動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有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蔡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錄曰：孔門之徒，顏子居四科之首。當時稱為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也。是數者，非伯淳之優為也。歟觀其終曰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一團和氣，固未嘗遷怒貳過也。充養有道，見於聲容，望之崇深，弗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測之誠欽，弗敢措也。何嘗妄言妄動乎！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又豈非若無若虛耶。此共於諸儒之中，獨得其粹而無以異也。

伊川先生程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安定先生，問以顏子所好何學著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一辰、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栓亡。然學者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行，以求至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顛沛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安定得其文大驚，處以學，職呂希哲師事之，力行好古，安貧守節。此書無所不讀，其學必本於誠，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不至於聖人不止也。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嘗言為士者，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宴然為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

錄曰：濂漢之所尋者，仲尼、顏子所樂何事也。安定之所問者，顏子所好何學也。可見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一以道德性命大聖大賢為之依歸。此有宋一代道學之傳度越前古，而世道之隆，風俗之美所由關也。

橫渠先生張載學有本原，好古力行，為關中學者宗師。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飽；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悍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過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伊川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一人而已。

錄曰：二程天資明備，故一見濂溪、安定，聞孔顏樂處，如目斯睹，如手斯指，無伺念慮思索。此其明睿所照，渾然而無達也。橫渠大藥，有苦心極力之效，無優游不迫之意，命意措詞不能渾然無進。故觀其言者如若未能暢然，見後方始無惑。此二程張子所由分也。觀諸龜山反覆辯難於前，朱子又為委曲著論於後，《西銘》至今盛行，可見當時豈惟以文會友，而以友輔仁，於此益可見矣。

康節先生邵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堅若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聞其好學，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玄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頤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遂衍玄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康節為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號安樂先生。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嚮慕。每相飭曰：母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堯夫人之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揚不設防吵，群然燕笑，終曰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共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于天下。

錄曰：愚觀古人德器成就，或得之於天資之純，或充之於學力之富，或運之於風俗之美。先生三者具備，此所以挺然問出千載之下一人而已。

龜山先生楊時天資夷曠，造詣深遠。自幼穎異，德器夙成，積於中者純粹而淵宏，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曰，咯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寬大能容物，初不見其涯埃。又不為崖異絕俗之行，極蓄益廣，不敢輕自肆也。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

龜卜也。

豫章先生羅從彥性明而脩，行完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詣其極，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聞龜山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焉。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潛思力行，以身任重。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充然自得，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皆此類也。

延平先生李侗姿稟勁特，氣象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徇徇，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者，以為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千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心中節。當時學者亟稱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也。

錄曰：三先生者，程朱之正傳，後學之矜式。其言論氣象，表表師法，不獨當時為然，百世之下，同此良心，則同此至德，是宜拳拳服膺而弗失也。

晦庵先生朱熹，自少厲志聖賢之學。父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推明聖賢遺意，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不遠數百里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息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終日儼然端坐，討論典則。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道之正統在於是矣。

錄曰：此，文公學問之淵源也。以韋齋為之父，所以成之者遠；籍溪白水屏山延平為之師，所以助之者深。若乃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言者，先生之所自得，始終造道不越乎。此自秦漢以來千數百餘年所

僅見也。

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道，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其存之也，虛而誠；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有方；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而沈潛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學不待講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嫌然有不足之意。

錄曰：此，文公道德之成就也。觀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惟閤然而曰章，或庶幾乎斯語而孟子。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而取之，左右逢其源。大哉。先生斯其至矣。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集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統，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央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統系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張而不素。

錄曰：此文公有功於繼往聖也。蓋自漢以來，儒者穿鑿附會支離，彷彿未有真知的見。若易傳詩序，無慮數千百家，而註疏專門，又皆浩博無要，求其確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無以臉於今之傳註。且一字一義，莫不理明詞順，百千萬世學者指南，與天地同其悠久者也。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埃，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有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學者利其簡便，側僻固陋，自以為悟其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功利之私，先生力排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錄曰：此文公有功於開來學也。自夫子集群聖之大成，以為賢於堯舜。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其功豈下孟子乎。萬世學者玩其辭，求其義，終身受用，無有窮已，而不知當時極深研幾，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月不息，惟曰孳孳而不已者，當何如也。此其至弁盛德，無問賢愚大小少長貴賤，周徧懇至而莫與之為伍也。

南軒先生張拭生有異質，穎悟夙成。父忠獻公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遊胡仁仲之門。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深切之旨告之，退而思之，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胡公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自警策。所造既深，猶未敢自足，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然後昔之所，造愈精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庾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凡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役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問，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常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至哉！言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錄曰：自義利之說不明，而人心之害孔棘，其禍至於夷狄其人，丘陵其墟，係縲其君臣，蕩覆其社稷，不但戰國其時而已也。至其末也，以便安為上策，和議為得計，甘心事仇，降志左衽，又不但管商其君而已也。當時朝廷之上，君臣之問，豈皆喪心病狂之徒。而敬夫父子爭之益力，為之愈奮。苟非真有見於天理之當然，而非人欲之私偽，安在其勇往而不顧哉。此其義利之辯，身體而力察之，初非托諸空言，以欺於世而已矣。

真西山先生德秀，時學禁益嚴，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修《讀書記》，以性命者義理之源，故以為首。性之發為情，而心則統乎性情，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仁義禮智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率性之道也。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於己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繼之曰中，曰一，曰極，曰誠，皆道也。而異其名。故又繼之士之求道，將何所始。敬者，學之本根。故列于首次曰師道，曰教法，曰聖人。而辯君子小人之分，與吾道異端之別，皆大學之事。故又次之陰陽造化之理，其略已見性命篇，未備者復以終焉。其《衍義》一書，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君臣之法。此書所陳，實百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近世大儒嘗為章句，或問以折其義，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邇，以待方來之事，斷然以為君天

下之律令格例也。故以明道術，辯人才，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崇敬，畏戒，逸欲為誠意正心之要；謹言行，正威儀為修身之要；重配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為齊家之要。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錄曰：愚觀二書之義，而私竊比之以著斯錄也。其引用先聖先賢，迄於當今作者嘉言善行，一准《大學衍義》而以錄，曰起例，參之已見至不主，故常不膠訓詁。此又不題之愚意也。夫當道學大明之時，家誦人習，而主於故常不如無錄乎。蚓義理無窮，人心有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膠於訓詁，自畫其進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後生敢不電倪，思以企及乎哉。就有道而正，竊於真文公三嘆。

鶴山先生魏了翁自少英悟絕出，人稱神童。時方諱言道學，既登進士，值韓仇胄史彌遠相繼柄用，遂力辭詔命，築室白鶴山，以所聞於輔廉李燾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其為學也，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衛藝之細，以推乎興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至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以為聖賢之書，由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顛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子祖述發明。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成語，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矧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放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偽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先生蓋有憂之，故加意於《儀禮》、《周官口大小載》之記，及取九經佳疏正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錄曰：愚觀鶴山之論而嘆今之學者，蓋尤不忍言焉。攻口耳之荃蹄，則傳註有所弗視，取仕進之捷徑，則名物若罔，聞知其失不知抵於何所而後已也。前此尚有存心講學，一時聚而非之。迄今廖廖無聞，卒莫之怪，而惟曰趨於淺近卑陋。其陷溺人心，虧損治道，非淺淺也。魏氏之憂，孰能惕然悚懼乎。此錄之所以孳孳而不息也。

元許魯齋先生衡弘毅出於天性，自得河洛之學於雪齋姚樞之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時南北未。一世祖得聞帝王之道，實先生啟之，儒道賴以不墜。故世祖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士，力辭執政任胄監其教也。始於小學，以及四書，而後進于《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人皆化之，父以是訓其子，兄以是勗其弟。且不止各因其材，又隨其所至而漸進之，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施張之，慎其萌蘖

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化也。以是凡及門者，恩同父子，能自立為世用矣。又言：為學，治生為先。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防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錄曰：昔人有比仲平於子雲介甫者，豈其然哉。彼時與事，皆非若二人者，何也。子雲之時，天無二日，而莽之匿情可測也。如是而為逢萌譙玄，亦云可矣。神宗之世，民無二王，而安石之私意可略也。如是而曰內華外夷，斯其嚴矣。衡生四海分裂之時，目擊奸邪誤國之事，正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而可責以悖春秋之義，蹈劇秦之轍乎。觀其自建元以來，十被召旨，卒不肯枉尺直尋，力辭中書，以就大學，未嘗干以僭王猾夏之議，而惟孳孳，與人為善之心蓋可識矣。若衡者，其亦辛中之不幸，而非行險以僥倖之謂也。

國朝薛文清公誼，自幼講明周程張朱之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專心於是，至忘復食。及長剛方正大，處已接物不詭隨屈撓。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櫃而還珠也。拳拳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孟子之後，道不成，只是性不明。故其學心印濂洛，神會洙泗，自、一心一身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蓋已至於樂之之境矣。若夫風靈之樂，鳶魚之詠，獨知自詣，舉目可見，真可與點爾同遊吟弄同適也。及乎辭受取與，仕止久速，光明峻潔，魯齋之後，未見其倫。其飄然脫灑，無所顧慮，雖劉靜脩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

錄曰：國朝理學之儒，自汪環谷、趙考古、宋潛溪、方正學，而後有薛文清、吳康齋、楊文懿、丘文莊。至成化間，彬彬輩出，若羅一峰、章楓山、黃未軒、莊定山、賀醫閒，又有胡敬齊，鄒立齋、陳白沙、陳布衣、周翠渠、張東白，其時可謂盛矣。然皆未有以見其淵源所自，道統所歸。其沒也，亦未見其傳授所指，派業所分。若周、程、張、朱、何、王、金、許意者，道學大明，人自分朱陸，家自為游楊，抑滅以其天資近似者為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乎。今觀敬軒惓惓以復性為要，自一心一身推之萬事萬物，而復約之以歸於一，可謂得聖學之本矣。故特錄之，俾有志者循是而入，不惟程朱之事業易見，而孔顏之傳授亦不外是矣。

弘道錄卷之十竟

弘道錄卷之十一

義

君臣之義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錄曰：中之一字，自堯始發，迺道統之淵源也。蓋君臣之義，匪但尊卑相屬，各分相臨而已。天之所不能清，地之所不能寧，鬼神所不能信，

日月所不能明，莫匪賴之。故爻有參乎三極之道，以作配乾坤，而通貫會同，充塞洋溢乎其間，然非私智穿鑿而為之也。自吾央之乎性善，而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理，迺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惟至聖斯允執之，如天運於上，而天之曆數無能外矣。苟無是，則與天地之廣，兆民之眾漠然不相干攝，安保四海之不困窮，天祿之不永終。此其提綱挈領，繼天立極而開萬古君臣第一義也。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錄曰：此中之一義，折之愈精而不亂，探之愈深而不窮，求之愈親而不費，參之愈約而不繁者，與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非有所加也。未至於欽明文思與濬哲文明，未免天理人欲混為一塗。相去之間，所爭毫末，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其憂道之主，用功之切，後世明君賢臣所當熟察也。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錄曰：此陳謨第一言，舜禹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舜自側微至於徵庸，歷試至於居攝，歸格至於陸方，其問若七政之齊，百揆之總，九官之命，四凶之誅，何自而易易乎。至禹尤有甚焉。水土之勤痛於匪父，胼胝之勞成於弗子，八年之動鰥於靡室，四乘之苦甚於匪躬。苟以易心乘之，何救於覆轍耶。是故旨酒之惡，慾克也；分陰之惜，時克也；聲律身度，己克也；左繩右矩，治克也；一鏡十起，勤克也，一沐三握，慎克也。自勞心焦思，以至於吾無問然者，何莫非難事耶。嗚呼。艱則治，不艱則亂；艱則安，不艱則危。他日夫子吃緊而言曰：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吁，可不慮哉。

皋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曰二曰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錄曰：皋陶之意，盡其愈勤而愈密耶。未克艱者，心也，而所以盡之其萬幾乎。今夫天一晝夜之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日月之旋轉，星辰之運動，陰陽之交錯，五行之聚散，何啻其萬分耶。猶之於君也。一曰二曰之間，由復興灑掃以至車馬戎兵，由常伯褻御以至夷狄蠻貊，其朝廷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天下之盛衰，何啻其萬殊耶。然皆係于一念。心思之微，動於善則無有不善，而萬緒皆

理矣；動於不善則無有於善，而萬事皆非矣。是故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爻使幾之。在我者無一髮之私，無毫釐之差。是雖紛紜繆鶻，萬有不齊

，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此天工人代之意，合內外而一之也。

益稷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錄曰：有天則有地，地附乎天者也。有君則有臣，臣依乎君者也。天一氣而已，至於生生之所以著，物物之所以繁。天者，喬者，飛者，潛者。峙而載者，振而流者，周徧廣闊，磅礪深厚，無乎不至，皆地之功也。君一人而已，至於朝廷之所以正，萬國之所以匡。用人行政，安上治民，上而三光，下而群生，外而四夷，遠而八荒，莫不咸宜，皆臣之功也。此君臣之義，無所進於天地之間，而虞廷陳謨首發臣哉。鄰哉之旨，且反覆申重，極其、味嘆，為人上者所當涵泳而弗失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齡敝煇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錄曰：自股肱耳目之義著而後，元首腹心益見其可親。非但理之當然，亦勢之必然也。今夫手足痿痺，謂之不仁；耳目不明，則不成人。人之一身可缺一乎。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外有耳目之德，內有聰明之實，而後能戴天履地而為人。苟無是，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惟君也，亦然。是故有股肱，然後能翼，然後能為有耳目，然後能明，然後能聽，而周身之用全。故治天下可運之掌也。然其義在於自明其德。《詩》不云乎，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嗚呼。其知慎哉！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錄曰：面從豈為臣之得已哉。設若刀鋸在前，異擄在後，猶之可也。然且決衛於立談之頃，逢君於指顧之間，惟知其言而莫予違，而不顧理之可否，事之得失，吁，一至此也。後言豈人君之樂從哉。或者因人轉移，隨事納約，猶之可也。然且要結於私交之際，指釁於庭論之間，甚者拾已往之緒餘，證在己之曲說，吁，一至此也。蓋由為君者不尊弼直之義，為臣者不敬臣鄰之職，而爾汝之間偏聽獨任，豈知朝廷者眾人之朝廷，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奚以一人之向背而次萬事之是非乎。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徇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息無荒，四夷來王。

錄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者，大廷之上，百官之前，批逆鱗，犯忌諱，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既滅也。戒哉，傲戒無虞者，廣廈之下，細游之上，明君在前，拂士在後，所以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四夷之來王

，不曰兵堅甲利，而曰任賢去邪，一志齊慮。益之志可以見矣。其來有苗之格而動天心之屆，豈偶然之故哉。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錄曰：堯、舜、禹但言執中，而不言立賢。蓋唐虞之際，有八元八愷，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克滿于廷。湯之時，聿求元聖，而且五就湯，五就桀，苟非三使往聘，烏能幡然而起。此，推位讓國，與推亡固存之所由異。而反之以至於聖，與精一以致其中者，同是一軌也歟。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同力。又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錄曰：此可見相道之隆重，而湯之自任亦不可誣也。不徒曰聖，而曰元聖；不徒曰德，而曰一德。蓋與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曰：與之同力，俾作神主。豈若後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於君道亦尋常卑近而已。無怪乎其自聖也。

萬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之乎。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擊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錄曰：四岳之舉而猶歷試諸艱者，堯非得已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舜可禪乎。吾茲試矣。三聘之及而猶囂罵自得者，尹非不恭也。故將大有為之君，又有所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此三聘之禮，誠哉人主之高致，帝主之盛節。如是，而猶有割烹，要湯之譏，出處之際可不慎哉。

又曰：尹何以樂堯舜之道耶。堯舜之道，性分所固有，奚吾而存，奚人而亡。人惟不自重也，於貧賤戚戚焉。貧賤而已，耳飯箸茹草何物乎。於富貴汲汲焉。富貴而已，耳木石鹿豕何事乎。是故莫大於精一執中，而非義非道辦之何精；莫難於有天下而不與，而一介千駟守之何固；莫急於存心天下，而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視之何親；莫先於加志窮民，而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任之何切。是豈虛談假設以欺世盜名哉。厥後孟夫子庶幾任之，其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單罵，即三辭往聘之心也；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即天下弗視之

心也；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非予而誰之心也；曰得志澤加于民，達則兼善天下，即自任之重之心也。奈何戰國之不三代，惠宣之不成湯，祇見三宿出晝，而未聞三聘入疆也。可慨夫。

《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錄曰：礪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舟者，濟險舉難，利涉大川也；霖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也。是三者，相之道也。然亦有若金而變革者，有若丹而胥溺者，有若旱而共焚者，故人君苟得其相，則何事不濟；苟不得其相，則豈惟暝眩厥疾終膏盲吾憂矣，豈惟自傷厥足終袒裼吾懼矣。此錄之深意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錄曰：木從繩者，規矩方圓之至也；后從諫者，聖人人倫之至也。三代守成之主克即負荷，不墜厥緒，端賴於此。唐之太宗嘗舉以訓太子，庶幾可與言者。他曰又曰：木心不正，脈理皆邪。嗚呼，斯木也，其諸異乎從繩之木也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錄曰：孔子之稱文王，蓋有見於贊易也。乾，為天，為君，為上，為冠，為首；坤，為地，為臣，為下，為履，為足。臣之不可加於君，猶地之不可加於天，下之不可加於上，履之不可加于冠，足之不可加於首，皆聖人贊易之義也。雖曰：天與之，人歸之，吾寧含章焉，吾寧履霜焉。此其立心之含弘，處己之光大，御物之貞順，德福之無疆，果何所紀極，何所限量乎。故不惟曰德，而曰至德。史稱西伯陰行善者，可不待難而自釋矣。

《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錄曰：愚觀夷齊之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然卒不能已。於伐紂之師，則義士之言果安用乎。曰：非也。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皆以人之一言立於天地之間也。夫苟興周矣，苟勝殷矣，不期而會矣，上帝臨汝矣。然而天尊地卑之誼，實在也，於此而無片言及之。乾之策，不幾於息；君之分，不幾於亡乎。故不得已而爭之。爭非能止殷之亡，所以存殷之心；亦非能遏周之興，所以扶周之理也。豈非天地間不可泯沒，不可斯盡之元氣歟。或以為匹夫不可奪志，其君之所許，夷齊之所不許，則其道狹矣。

《武成》：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錄曰：《泰誓》既以作民父母陣於前，武成復以作之君師陳於後，言何復

歟。曰：非也。天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由前之言，仁則能盡夫義；由後之言，義所以行夫仁也。是故非天子不敦典庸禮，不命德討罪。受既為天子矣，乃反而力行，無度昏棄厥祀，則典禮何在。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則命討何在。於此而不得克相者，以寵綏之，則天地之聰息，而萬物之靈蔑矣。此天地之大義，待君師而後行世。微武王，則一日不可治，一事不可理，一步不可安，一夫不可能。苟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則厥罪惟均，又安能保其無越志乎。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問，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責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錄曰：此勝殷之始。其施為氣象，於湯而有光也。夫商政之舊，即周政之新者也。箕子傳道所在不可一日無，商容禮法所存不可一日廢，比干直道所係不可一日掘，百姓天心所向不可一日疏。散財非私恩也，所以富天下也。大責非博施也，所以富善人也。此所以萬姓而悅服也。

列爵惟五，分士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錄曰：此造周之終。其施為氣象，視古為無忝也。夫皇極之敷言，即此篇之本末也。既富方穀，則爵土不可玩，近天子之光，則賢能不可虛，錫厥庶民，則五教不可輕；入政厚生，則民食不可後。敦明信義，王道蕩蕩也；崇德報功，王道平平也。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成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令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二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錄曰：此成王所得於周公之論道，而為萬世不刊之令典也。夫《周官》之書，三公六卿，而一言蔽之曰：官不祕備，惟其人。周禮之建，各屬三百有六十，而一言蔽之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公之意可以見矣，而何以學周禮者之紛紜而不一也。夫公之所建者，制也，所周者，意也。玩其制，師其意，斯可矣。按其駿，索其斑，非善學者之意。此錄止及於周官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佐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曰休，作偽心勞曰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錄曰：此所謂不惟其官，惟其人。夫官，虛器也；人，實用也。所謂惟其人者，則必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此造士之標準也。其進于是，則鈴功崇業廣，不驕不侈。作德曰休，居寵思危，此大臣之體段也。至於推賢讓能，舉能其官，則是官之職治，永永而無教矣。是道也，惟周公信能任之，惟成王信能行之。後世有作不可尚矣。

《周禮口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誅，以馭其過；六曰生，以馭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

錄曰：謂之柄者，所秉執以起事，王者御九有而齊之於手也。謂之馭者，所操縱以致遠，王者驅一世而內之於善也。天無福善禍淫不能使人畏，君無賞善罰惡不能使人服。其畏者，非其所愛者也；其報者，非其所私者也。王，天王也；官，天官也。天無私覆，聖人豈有私好哉。無私好亦無私惡，是故爵又稱其德，祿祕稱其功，置必當其賢，生鈴當其勞。隨物付之，非我所由也。予又當其善，奪鈴當其罪，廢鈴稱其辜，誅又切其過，人自求之，非己所干也。故能不勞餘力而振起九有，不廢精神而馳驅一世。若乃爵之祿之隨其所好，當廢當奪私其所憎，則是亂本而非操柄也，朽索而非六馱也。本以詔王，而反以速禍，將安所用於天官乎。此宰天下之第一義，不可以不知也。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淵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錄曰：八刑而又及於造言、亂民者。夫言爰及義，非所謂之造也。惟夫讒佞邪慝之徒，人所公是也而非之，人所公非也而是之，而人之好為不義者入之而難解，則天下被其害矣。《詩》所謂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者也。行而有常，非所謂亂也。惟夫行險僥倖之輩蔑棄綱常，以圖非望之，及悖亂物，則以速稱心之謀，而民之善為虺蜴者，從之而莫痊，則率土罹其禍矣。《詩》所謂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者也，此上世之所鈴誅也。

《檀兮》：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錄曰：君何以又有犯乎。蓋君之一心，萬幾攸萃，恩可以造人之命，威可以制人之生，進可以措天下於安，退可以置天下於危。不得已而有言，乃死生安危所係。故謂之犯也。臣何以爰有方乎。蓋臣之從君死生，所以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事雖至廣而力則難干。故大不可以侵小，下不可以侵上。不得已各

司其事，乃吉凶榮辱所關。故謂之方也。夫左右者，職也；無隱者，爻也。以有方對無隱，職雖各異，而犯則相同。然則自諉無官守，無言責，與繩人以出位，皆非也。豈服勤之道哉。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饗國，五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饗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禱張為幻，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晉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錄曰：此，周公告成王第一義也。夫天下至鄙者，莫如稼穡；至勞亦莫如之；而至益于民，亦莫如之。及其至也，躬稼而有天下，則至仁亦莫如之。此天命去留之本，人心向背之源，壽命脩短之根，德福廣狹之驗。自祖宗來積功累仁，千有餘年未始一日忽忘之也。然或不知小民之情，則亦非迪哲之道。蓋好逸者，民之常情也。又爻胥訓告，胥教誨，略其怨晉詛祝之愚，而惟反己自責，則無逸之德通乎上下，豈惟成王所當監哉，後賢後王莫不然也；豈惟後賢後王，萬世君臣亦莫不然。故各以嗚呼發之，所以深致其嘆息興起之意云。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詠以教之。其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婚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謐彼南畝，田峻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藥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崔嵬。蠶月條桑，取彼斧新，以伐遠楊，琦彼女桑。七月鳴賜，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萎，五月鳴颯。八月其穫，十月隕墜，一之日

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鑽武功，言私其縱，獻研于公。五月斯蠡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林下，六吁室黛鼠，塞向僅戶。嗟我歸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莫，七月一學癸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直，采荼薪樯，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淘。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錄曰：此詩與《無逸》相表裏。觀其一字一義，小民知之，君子亦知之。及其至也，聖人有所未盡，真經天緯地之文，徹上徹下之語。且不以直陳於前，而使人諷詠於其側，賢於法語之言矣。夫歌詠所以養其性情。以王之幼沖，血氣尚未定也，而瞽矇奉之，則官人私侍遠矣。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而朝夕陳之，則盤樂怠傲蔑矣。此古之詔王者不鈴遠其聲色而聲色自遠，不必絕其遊畋而遊畋自絕，不鈴輟洗止筆而自不覺其入之深，不叉犯顏諫諍而自不覺其聽之熟。三伐守成之令主，豈易得哉。

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畝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網，鳳凰于飛，翩韶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韶都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芾芾萋萋，雕雕階階。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錄曰：尚論古人倦倦忠愛其君，至于周成蔑以加矣。然觀其所以為戒者，一則卷阿可樂之地，飄風可樂之景，二則因歌為戒，非有絕切之意，

矢詩不多，非有急迫之言。先之以敵動之私，終之以太平之瑞。此古之聖賢言不廢而道相成，使其君聽之，自然優游厭飲而不覺其心契之深者。嗚呼。心契而言可忘矣，其於儆戒乎何有。

弘道卷之十一

1 『惟』原作『推』，據《十三經注疏》改。

2 『婦』原作『歸』，據《十三經注疏》改。

3 『殆』原作『治』，據《十三經注疏》改。

4 『其』原作『以』，據《十三經注疏》改。

弘道錄卷之十二

義

君臣之義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茵伯咸進，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陸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命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久王家。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既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錄曰：先儒以張皇六師似導王尚武者。又曰：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皆非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康王受顧命之時，太保奉同三祭三吃。此時出厥門以俟，非有異曰也。而首及於張皇六師，正以見國之大事。此今文合於顧命，良以此也。其答拜稱名，皆是未瑜年之事。故曰：義嗣德，非謂預見先憂於未然，說之過矣。

《君臣》：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久。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恭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錄曰：愚觀周公居東三年，非親自監殷也。其束人懷之也，則曰：我覲之子，哀衣繡裳。又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商民於此蓋已知明德惟馨。親見聖哲之人，不啻其感興也。正以君陳孝友恭敬，能法聖人。故命以從政而啟其見賢思齊之心。成王所以待君陳至矣，非謂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夫而屢之孝友之。君陳，審如是，君臣之道狹矣。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祖于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忍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

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禍。

錄曰：愚觀成王之詔君陳而實以詔萬世也。夫明德孝友為治之本也，忠順寬和效治之用也。苟於威福刑辟之間，舉措忿疾之際，或失則迎合，或失則偏倚，責人以所不能，率人以所不由，取人以所不備，凡此皆非盡善之道。故悉舉而歷陳之，而終歸於容忍大德焉。是時成王春秋鼎盛，所息不能忍不能容耳，而能舉以詔人，則又能自勉矣。不然，予曰辟，奚伺爾勿辟；子曰宥，奚伺爾勿宥，而反以止辟耶。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腦。越三曰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矮定厥家，瑟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勤。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瘴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珍，公其念哉。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於小子永膺多福。

錄曰：愚觀保釐之命，非止為殷之頑民也。蓋成王之制，中分天下，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代之者，君陳也；又代之者，畢公也。故即位之時，常率東方諸侯入應門。若矣，其命之者，非始往也。王新即位鈴有告命之詞，而召公為西伯獨無者，豈以留相天子。或史闕之歟，未可知也。其曰瑟殷頑民者，原其始也。曰商俗殷士者，周人每事監殷，豈但告命之詞哉。其作詩皆曰：殷士膚敏，有商孫子，是也。其曰：旌別淑慝，彰善瘴惡，乃為國本務，非孜孜於殷；亦非謂周公鑿殷為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至是，始可以旌別淑慝。皆註者不達經文大旨，徒以鑿殷頑民洛邑一方為主意，遂使保釐之大意皆為化殷之偏詞，非康王垂拱仰成之遺則也。惟泥於一偏，故凡註四方無虞，以康四海，澤潤生民，四夷咸賴處，殊增窒礙，讀者所當政思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估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干何其訓。

錄曰：愚觀成王之戒殷士何其切切哉。夫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鄭子臧之譎冠，楚得臣之纓玉，皆以惡終也。不特此爾。甘食之性

，妖艷之風，沉湎之慾，黷貨之情，勢所又至。弟以詞命之重，不得以狎昵參之，故祇以服美為言耳。嗚呼，三代且然，況後世乎。此不恢不求，所以難乎其選也。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鑽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錄曰：此穆王也。夫子豈與之歟曰非也。臣觀先朝之時，非無車轍馬跡也。而公私之途，嘗分為二道。是故綱紀法度，刑政禮樂，大公之選也。盤樂遊觀，聲色貨利，己私之奉也。公固不得以廢私，私亦不得以害公，二者常並行而不悖，故不至於亂也。夫子不云乎，仲步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向，使穆王逞其私智，不以君牙為司徒而以造父為心膂，五教五典混為一途，君子小人並於樞要，則小民之怨咨孰與之圖，文武之謨訓孰與之紹哉。聖人列之於經，正以見典常之不可紊，綱紀之不可缺，其旨深矣。

《同命》：王若曰：伯同，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成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早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凜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錄曰：此僕正也。見於《周禮》，皆士人之職，王所與，朝夕遊宴，左右進退之不離也。其屬有祭，僕所與供祀隸，僕所與寢興戎，僕所與御戎齊，僕所與掌轄，得其人，則薰陶漸染，納於善而不知。不得其人，則邪媚瞽，惑入於惡而罔覺。自後世專用宦寺，溺近親幸而無官守言責，故惟務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獻談啟寵，崇貨納路。此於三代之時，史臣逆知其端，雖以命伯同，實以訓萬世也。豈待亂本已成，而後其弊方彰乎。

又曰：二篇之書，先儒謂當時仁人君子修詞立誠，以勸勵其臣，正所以感動王也。今觀一則曰厥后自聖，二則曰惟貨其吉。茲二言者，受病之根也。夫

穆王豈嘖積於人下者哉。其馳騁放肆鈴以堯舜陸方自居，拒諫飾非又以禹湯賢聖自任，不遑寢處鈴以文武憂勤自解，然後悉意行之而無所忌憚矣。侈心既生，國誰與足。此《呂刑》一書始終以贖罪為言，當時之重貨可知矣。而倦倦以繩愆糾繆望其僕臣，便辟側媚戒其耳目，可謂善諷其君者矣，不知伯問聽之可以為解乎。其將自任乎。吾不得而知，則亦無得而辜矣。

《國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曰祭月祀，時饗歲貢，終王先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饗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饗，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以是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饗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吾聞夫大戎樹惇，能師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錄曰：此幽王與弑之漸也。夫履霜堅冰，由非一曰，穆之於康一再世耳。文武之澤方隆，太平之基不墜，蕞爾大戎何足畏哉，而不知蜂蕾之毒，釀成滔天之禍。宗周淪陷，實肇於此。《國語》之托始，亦猶夫子之意也。以是為防，猶有無故而主圖燕之議，遂致靖康之禍者；有漫然而興北伐之師，率貽壓山之憂者。孟子不云乎：國又自伐，而後人伐之。其諸耀德不觀兵之謂歟。

厲王說榮夷公，茵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休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饗，王流于蠡。

錄曰：夫利何以能畢王室乎。周之興也，一則曰散鹿臺之財，二則曰發鉅橋之粟，而海內向風，幾政刑措，民到于今稱之。及其衰也，曰惟貨其吉，曰惟訖于富，而王人漸微幾於列國。至此下堂見諸侯矣。苒伯之言切近之殷鑒歟。雖然後之大聖大賢，若子罕言利，曾子以義為利，孟子何又曰利。其意合，其旨同，以世降道，陵人懷私欲，乃有良夫，其人信哉。文武之道未墜于地

，所以雖有夷厲幽平之難，未若頭會箕歛之竟亡也。

《詩》：凡伯刺厲王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直。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囁囁。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諺諺。老夫灌灌，小子跼跼。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熄綯，不可救藥。天之方儕，無為夸毗。威

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堦如簾，如璋如圭，如取如獲。攬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份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淪，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錄曰：夫所謂之反者，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常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瘁者反也。方難也，方蹶也，方虐也，方儕也，天之怒未久也。憲憲也，泄泄也，雒雒也，踏踏也，始之意怠玩悅從也。蓋人之常情，無深長之見遠大之謀，其心自以無復，聖人未見可畏，方且安於苟且而不自知。使能輔之以嚴憚，匡之以正直，則又有以格其妄誕之心、輕躁之習，辭輯而怪，庶幾有廖爾。惟夫小人不以大言欺之，則以談言毗之。夫是，其心始放，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然後詭隨無良之人入，而寇虐無畏之行作，善人不得有所為，而民之愁苦極矣。此原其始而言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需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1，曾是疆禦，曾是桔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陷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慧，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焦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蠲如蟾，如沸如美。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壘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寬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錄曰：此要其終而言也。夫仁暴之相去遠矣。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而末流遂至於無焦內燹，蠲塘沸美。孔子不云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是時法度世臣，自周召而下，茅與几，苒與祭，皆與國同休戚者也。其號不得不深，痛不得不切

。故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千古之下，寧不再三嗟嘆。

周宣王內有撥亂之志，過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仍叔作詩美之曰：悼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珍裡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教下土，寧丁我躬。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早既大甚，則不可汨。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早寇為虐，如啖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黛。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遊。早既大甚，甩勉畏去。胡寧疽我以旱，僭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家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仰昊天，有嗜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本也。夫視民如傷，文祖之實心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之實事也。以實心求實事，安得不兢兢業業，如恢如焚乎。此見先王不以常數為解，不以冥漠為辭，而鈴以身當之，然後鞠哉庶正，疚哉家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一有懈怠之心，吾見三事大夫莫肯風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安能以定眾正乎。然則漢武帝水旱常數之言，宋神宗天變不足畏之說，皆其自恨，非人恨之也。嗚呼。執熱而不濯者無已時也，遇災而知懼者不旋踵也。此蹶然顛撥與勃然中興不可同語也矣。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流，民喜之而作詩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一辰此鰥寡。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一展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政也。夫有憂勤惕厲之心，而後有勞來安集之政。《小雅》之先，六月功之首也。斯錄之。及鴻碼義之最也，與民亦勞止蝸蟾沸美者異矣。

大夫刺幽王曰：王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癢。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悍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為罔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誰號斯言，有倫有眷。一晨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莞其特。天之桃我，如不我克。被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盒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兩。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瑜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以有嘉般。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怳怳彼有屋，簌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標。奇矣富人，一及此悍獨。

錄曰：《板》、《蕩》之所謂憂，譴告之時也，此詩之所謂憂，忘予之時也。《桑柔》之所謂滅，亂生之曰也；此詩之所謂滅，傾城之曰也。蓋厲惟貴暴，至幽復以淫德極之，此所以局天路地而若無所容乎。抑此詩既以褒姒犯其人，又以臣僕犯其諱，尚不以誹謗妖言罪之，使無骨肉之變犬戎之禍，未可爰也。奈何輻敗輪折，竟莫之止。天之仁愛卒無以勝人之昏惑也，豈不哀哉。

十月之交，朔曰辛卯，曰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曰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衰。曰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曰而食，于何不臧。爆爆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家幸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艷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菜。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直侯多藏。不怨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眼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囁囁。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導杳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疼。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錄曰：按周禮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未有所謂相臣也。幽王、於斗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非相臣。而何以皇父一人而變亂成法，遂致曰食之變且於純陽之月焉。蓋幽王昏德不振，加災於小民，致土木私興而不息，韋臣朋比以相從，國之危亡能幾何哉。嗚呼。厲王之時，典刑未廢；幽王之世，一老不遺。厲王之時，專利在己；幽王之世，封殖自人。此王身致亂雖同，而王室存亡各異歟。

周室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憫宗社之傾覆，徬徨不忍去，作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錄曰：夫子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與《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東遷之變，非小變也。以天王則被弑，以臣子則被辱，以社稷則被殘，以宗廟則被毀，自開闢以來未始有之大變也。而當時付之不問，君安於事仇，臣安於忍恥，天地閉而不知闢，人心亡而不知啟。彼豈不睹黍離之離離，而謂我何求哉。蓋以傷王政之不綱，懼天討之遂廢，是以欲進而不能前也。其知我者，謂我見黍離而感嘆，暗官廟而興悲；不知我者，謂我以一大夫而冒膺存亡之運，過計宗社之規，思欲為其所難為，效其所難效。故曰：謂我何求。然其實不可頃刻而忘於懷也。故復呼天而嘆，其其嘆非為己求非出位。吾夫子刪《詩》之時，深契其意，故亦云然，以見《春秋》之不可已，亦大夫行邁之不可遏也。其七曰深哉。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錄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作《春秋》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而義何自而托始乎。是時王者不作，諸侯放恣，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是故諸侯各紀其年，不奉天子之正朔矣。列國各書其事，不遵王者之無外矣。此何等時也。邵子曰：五霸之時如冬。如冬者，地氣不升，天氣不降，閉塞而成，抑何以望其復春耶。雖以子貢之賢智，尚欲去告朔之饑羊。夫子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禮也，中國所以不類於夷狄，不道所以不同於禽獸。何也。夷狄不知有君，禽獸不知有春，可以人而不如之哉。正次王，王次春，凜乎大一統之旨。犯之者不赦之誅也，僭之者不題之罪也。綱常正而體統尊，人紀立而禮義出，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存而不失矣。

弘道錄卷之十二竟

1 『商』原作『商』，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十三

義

君臣之義

《史記》：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錄曰：此有漢四百二十年之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星者端在此舉。惜乎，元功之次不及錄之，遂使新城之名泯泯以至於今也。惜哉。又曰：漢昭烈之

不能混一也，宜哉。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比萬世之大計，天下之大幾也。項之與曹聲勢後先相望，邦之與備當時俱為不敵也。邦能名羽為賊，而備不能聲操之罪，何耶。夫君與后義相等倫。方操弑伏后之時，備果能倡明大義，傳檄天下，發喪制服，正其大逆之罪，明其無赦之誅，然後興兵討伐，天下之不響應，曹氏之不斂手者幾希矣。此祖孫之一轍也。不知出此，而董承者區區以帝衣帶中密詔，與備謀誅曹操為言。嗚呼，密之云，然豈為人上之語哉。然則三國之董異於新城之董，明矣。雖然承無足責，當時法正號為能正練，孔明號為知大體，顧乃昧於機會，徒以漢賊之言表於散關之疏，亦無益矣。至朱子之修綱目，明書殺后，其義始明。豈非千古之遺恨哉！

《漢書》：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曰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錄曰：夫所謂規摹弘遠者，蓋鑒于秦與新之失得也。夫寬於簡，天之道也。秦之興禁密若不容，新之興更制若不及。至於衡石程書，不遑暇寐，此於天下之事無復漏網之虞矣，而不知天之道不若是之鎖鎖也。今夫天洪者，纖者，高者，下者，無乎不容，然而未嘗爽其則也。人君法天以為道操者，縱者，予者，奪者，亦無乎不有，然而未嘗枉其度也。秦罷封建，新限王田，計較於錙銖毫釐之間，而不知土崩瓦解無伺寸寸而解也。太史公亦以承敵易變，使人不倦，善觀人者矣。

文帝二年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錄曰：此直言極練之始。於是賈山上疏，名曰至言。然而不錄者，山之言。謂之直可也，謂之至則未也。其借秦為喻，彼以為殷鑒，而不知帝之敬天動民，愛人惜費，廣言路，崇譙讓，杜興作，卻貢獻，其本心也。即位未幾已可栗見山之所喻，皆非帝之所短也。何又孳孳以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為言哉。又何又以周養千八百國之民，秦受千八百國之養為言哉。當時廷臣溺於秦之忌諱，一旦睹此，遂為之瞽名曰至言。以愚觀之，帝之所短在於不能止至善，乃安於卑近，忽於賢聖。此非小失也。《傳》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所以興起天下萬世至深切矣。惑於黃老清淨，而不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何怪乎馳騁射獵以為娛，擊兔伐狐以為樂哉。苟得伊傳問召之徒，與之坐而論道，吾見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筮毫，安在修之于家而壞於天子之廷乎。凡所以為此者，皆鄙夫之事而非聖賢之闕也。雖然上之所求、者賢

也，下之所應者騎也。山不能為醇儒而欲其知王道哉。

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褊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以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錄曰：文帝一時而有二賈。洛陽之賈，非潁川之賈比也。不惟其言皆當時之切要，其摭摘秦事中漢之膏肓。故詳錄之。雖然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猶且哂之。大廷甫臨，遽為痛哭流涕、長太息，未免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錄曰：厥後晁錯、主父偃之議皆本於此，特以景帝不善而致亂，武帝善用而致效，其實生之論也。夫文帝可為之時也，去分封未遠，大國之王老者已耄，弱者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誠以此時潛分七國之勢，默奪諸侯之權，此不勞餘力也。失此不為，卒致破斧缺折之勞。然則芒刀臄脾之瑜，豈年少而迂哉。大抵漢之草創，未有若封建之倉卒者。《周禮》有大小宗之議，有祖彌廟之別，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別子百世為大夫，然則眾建諸侯斯其常分也。安有身為王者，支庶為匹夫，富者五十城，或七十城，貧者無立錐之地。此非但勢不通，亦理之所又無也。以帝之明孝博愛不能講求其故，幸而生者開其端不竟其說，絳灌又從而非之。然則士之不遇，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問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而曰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擾組，慮有德色。母取箕篇，立而辭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爾。今而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相廉耿，曰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問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爾。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錄曰：此愚所謂中漢膏肓之病不可救藥者也。夫以古之人所以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鈴彰善瘴惡樹之風聲，又殊厥井疆俾克畏慕者，豈好為是紛紜哉。

誠以商俗靡靡，餘風未珍，雖當重熙累洽之後，不忘敝化奢麗之非。一則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二則曰驕淫矜停，將由惡終。而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克成厥終。更三聖賢保釐一方，然後知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之難也。漢之興也，始以馬上得，終以力筆治，襲秦雜霸無乎不有。甚者牽於黃老，安得不動生之痛又哉。苟有成康之心，求態德克勤之老，以資其垂拱，仰成之功，猶恐夜以繼日，坐而待二之無及，而紛紛以年少初學目之，幾行而不長太息乎。

莞子曰：禮義廉恥，是謂曰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莞子愚人也，則可覺子；而少知治體，則豈可不為寒心哉。奏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錄曰：此為國之切務，萬制之下所當深思也。夫莞子，五徒所羞稱也，尚知禮義康恥國之四維，何以堂堂聖人之徒反不知國乃滅亡之道乎。夫姦人之幾幸，自古而已然也。寵利之所在，威權之所歸，若蠅之無釁而趨，蟻之不約而赴，而況人君號招附翼之乎。由是蕩然無復界限羞惡之心，而萬物之靈反蚊納之不若矣。其所以又至於滅亡者，蓋以國之所以為國者人，而其兩以為人者心。古之聖人所以又於政貴有恒，辭尚體要，正欲人心，截然歸之乎正，曉然齊之乎一，而後道洽政治，膏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苟使無執守維持之道，天下貿貿焉莫知所從，人欲肆而天理滅，國之喪亡無曰矣。此西都經制不立，鈴政王莽之禍，而後誼之言始驗。然則管子豈真愚人也哉。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豈故不用哉。然而曰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曰遷善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騎耶。

錄曰：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亟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亟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衛不可不慎也。此所謂衍，即取舍之謂也。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者，惟恐傷人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者，惟恐不傷人也。原其初，豈誠性惡哉。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此為治者汲汲於審所尚也。夫以好惡形於中

，而後取舍定於內。聖人所以心溥萬物而無心，情順萬物而無情者，誠以好惡之不可殉也。所好或私于一，天下靡然趨之；所惡或陷於偏，天下忽然向之。帝非不知仁義法令之美惡，特以惑於他岐，無自固之志，誼非無見而云然也。使帝誠有所釋，以改制則善，以立法則順，亦何所憚而不為哉。雖然讓者其事也，老者其心也心，不在於作為，則祇見吾之多事矣。

武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勉疆而已。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縣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役，而子孫長久，安盒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縣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柴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錄曰：此天人首策也。其曰勉疆去者，即《中庸》其次致曲通大賢以下而言也。自漢以來，學者鮮能知之，以舒之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所得於勉疆者甚多也。故大廷之際首以為對，非若後世摭拾陳言不切於實學者比也。而帝方且天縱椎略，思欲為誇古邁今之務，區區勉疆行道，彼豈甘心效之哉。抑以賈董而遇漢之文武，董之勉強可行於柔克之君，而生之通達宜施於大略之主。奈何天不曲成，投非所入，徒使百世之下誦其言，思其人，論其世，惜其主，吁嗟慨乎！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祀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錄曰：自秦而後，心學漸滅殆盡。仲舒舉以為言，誠漢庭之指南也。惜乎君以多慾，臣以正心投之，猶轅之北而望其車之南，夫是而莫之省也。有宋隆興，藝祖方知此論，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斯人也，可與之論正心，以正朝廷也。而有宋一代之治，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物殖。仲舒之言孰謂果無驗耶。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

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團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錄曰：此二策也。夫以人主之尊至屋再問，則其意可知矣。舒不能變易其說，益以尊所聞，行所知，為言白黑，薰猶何相若哉。此其所以悠然可想，非若杜欽谷永之徒挾其私智，遲其詐說。然則一言而可知，何待再屋而後變耶。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棊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授而守一道，亡棊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縣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政用夏之忠。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錄曰：此三策也。夫舒之所陳，堯舜三代相傳之道也。帝之所好，權衛功利文辭之言也。而丞相所奏罷，則又申商韓非蘇張之說也。斯三者豈啻風馬牛之不相及哉。又欲棄百家尊孔氏，盍不用仲舒之策乎。勉強學問，行其所知，則異端邪辟之害曰遠，而高明光大之效曰臻矣。舍真儒而遠之，而莊助、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之徒並居左右，安在其崇此抑彼耶，然則帝之所謂儒可知矣。

時帝方招致大學儒者，常曰吾欲云云。而汲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態也。時公卿皆為黯懼，至有數黯者。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諱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錄曰：武帝能容黯而不能容顏異者，以名利之交勝也。夫嘉唐虞，樂殷周者，豈正言之可諱哉，非樂而取之不得已也。穹奢侈，極嗜慾者，豈交征之可辭哉，非刑而威之不可得也。是故多慾之言，雖存于其心，而反唇之譏，實害于其政。此或誅或否之所以異也。

征和四年#2，皇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曰奏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令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民也。

錄曰：輸臺罪己之詔與奉天罪己之詔，同乎。曰：不同也。武帝之悔發于本心，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3。故能一洗舊染之汙，以就維新之化也。德宗之悟賴於陸贄，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鈴偃，故亦能反亂而為治，易危而為安也。自古言之動物，聲之感人，未有若斯之速者，信乎。風雲霜露，變化莫測，日月交蝕，光輝難掩。後之王者，其可忽哉。

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勵精為治，五曰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錄曰：有商賢聖之君，所以六七作者以其舊勞于外也。有周盈成之主，所以善繼迷者亦以所其無逸也。蓋中人之情，不見可欲，則不能動所好，不見可憎，則不能逗所惡，帝雖高村好學，使不興於閭閻，安能知民事艱難，吏治得失，而中興伴德商周乎。此非但生於憂息而玉汝于成，天心益可見矣。

時丙吉、魏相並為丞相。相好觀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祿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吉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為之語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後之相者，莫能及焉。

錄曰：漢自蕭曹以後，所置丞相多舊故功臣及村官。武夫目不及文藝，口不談詩書，而去孫弘之徒，又反曲學阿世。獨魏相起自賢良高弟，以嚴毅稱，遭際孝宣，遂能白去副封，諫止征伐，收霍氏之權，遏淫天之勢。向使賈董之徒遭際如此，豈負於漢哉。惜乎。我躬不問我後，反行其儀。是以君子怛息言之不立，不息德之無鄰。非特丙魏之有聲，抑亦賈董之吐氣乎。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書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陵侯，姓霍氏。其次帳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錄曰：麒麟閣之次，蓋以擁立之功為最。而所以圖繪之意，則以四夷賓服。而思股肱之美，初不以蘇武之節操為之優劣也。若以為誇示中國人才之盛，則武帝之時禪心竭慮，往往求泛駕之馬、訖跑之士，其所以為使絕域之計至矣。而李陵、衛律紛紛降虜，求其一九年而不變節者，獨一子卿而已，固足以嘆中國人才之衰也。使武生還於世宗之朝，又特以不次之位，奈何白碼書遲，黑頭變早。此武之吃會，非漢之得策，蚓又呼韓邪之方難耶。經生舉業之論

，類非聞道之言，不可以為訓。

成帝為太子，幸酒樂燕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不哀，元帝大恨，附馬都尉史丹免冠謝，上意乃解。及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問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上意感悟，因謂丹曰：吾病浸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及即位。元延中，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故，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錄曰：史丹之青蒲，朱雲之折檻，皆一時盛事，而不知果孰為得失也。夫漢世之禍始于成帝，王氏之篡成于張禹。苟無史丹之練，又將易無斷之君，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果行朱雲之言，又將斬佞人之首，王之為王亦未可知也。惜乎！丹也練行，雲也折檻。其行者，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其折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也，此則得失之所以分也。

《東漢書》：南陽鄧禹杖策追光武，及於鄴，光武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盍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姑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齋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完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

錄曰：夫人誰不願垂功名於竹帛哉。么几旱為災，則神龍困涪；網罟不除，則瑞麟罹殃；文叔不舉，則南陽草莽爾，何以能效其尺寸耶。今觀鄧禹之齡甫瑜弱冠，乃能洞曉大計，直欲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非草草一介之夫可比。至於在德厚薄之言，又默契仁者無敵之旨。然則生之遠來，豈真欲仕乎。將益信龍興而雲從，麟至而瑞應矣。其為元功不亦宜乎。

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雍兵眾。光武乃遣偏將軍今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彭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

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鬥，然好功掠，鄉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錄曰：帝之敕馮異也，不曰戒。鄧禹之大而一意平定安集，此可見為民父母之心也。夫以仁暴之不敵，而馮鄧之一體，禹之不微之運其矯枉。蓋有時而當然，且能不失其真，正是可為人主之嘉尚矣。若北宋本以安石、童惇、蔡卞之徒而致亂，高宗中興，復任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不以為過。此則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如是而不足責矣。

明帝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彞、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那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蓋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焉。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錄曰：愚觀雲臺諸將，其謀模氣象，似不及西京元功，而能成蓋世之名，何也。蓋高帝善將將，光武善將兵。豁達大用者，將將之衍也；才明勇略者，將兵之本也。是故背水之陣，雖高帝不能知，而昆陽之戰，光武所由取勝。借著之謀，非張良不能次，而聚米之畫，光武見於目中。使高帝而逢，寇鄧未又遽收桑榆之功。光武而御，韓彭未鈴能成垓下之績。此兩漢之將，逢時遇主各有不同，而其成功則一者也。

弘道錄卷之十三竟

1 『不』原缺，據文義補。

2 『年』原缺，據文義補。

3 『善』原作『喜』，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十四

義

君臣之義

諸葛亮《出師表》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1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1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陸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3郭攸之、費攄、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4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5先帝稱之曰能，#6眾議舉

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7，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8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9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復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右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10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樟、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11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課善道，察納雅言，探追先帝遺詔。#12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錄曰：亮之忠貞而可少哉。夫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此昭烈臨終之命，未免殉之於時也。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陛下，此武侯卓絕之見，斷然殉之以義也。以董、袁、曹、馬之徒接跡於前，而有二表之自誓。譬則妖拾枉矢之交流而景星瞠乎其貫出也，頑冥淫毒之騰作而日月煥然其大明也。其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不但家人骨肉之相語，而實後主存亡之所關也。曰親賢臣，遠小人，亦不但切近殷鑒之當慮，而實萬世治亂之所由也。曰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課善道，察納雅言，又不但生前至計之所望，而實死後漢業之所終也。故曰：孔明三代人物，管仲、樂毅不足論矣。

《後出師表》#13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曰，復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陸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所未解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14，然喪趙雲、陽群等。皆數十年之內，所斜合四#15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當何以圖敵。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乎。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批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秣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錄曰：亮以操之用兵髡實孫吳，而二表所陳無一奇謀秘策，獨以兵法乘勞

為今之計。亮豈未之思耶。夫有不自滿假之成湯而後鳴條之師可措，有無貳爾心之武王而後膺揚之勇可施。以禪為君而亮為輔，以歡為敵而懿為臣，譬則仰而引之者堯也，羊而牧之者狼也，豈可以為理哉。然而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堂堂大義不可不聞於天下也。故一則曰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二則曰復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亮之心已知其無能為矣。此其堂堂侃侃，又非狐媚狗趨僥倖成功者比也。

唐張蘊古上《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曰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眾棄而後如刑，眾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什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情，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奸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間；勿察，察而明。雖冕施蔽目而視於無形，雖艱績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也，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錄曰：自漢以後，中更六朝，南北又歷兩晉。而隋君臣大義視之如繫匏瀆落，而諍臣司直杜口削進久矣。有唐龍興，闢乾揭日始知為君不易，而大寶一箴復見敷陳，亦可謂難得矣。雖然偃與蘊古同時事主，謝以頌諛，張以諷切。雖一時賞責相同，而他曰威刑竟異。此大明無私、天下為公之難，而使人以應言、以行之不可得歟。

《通鑑》：太宗益親魏徵，徵自以為不世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邊，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邇。他曰徵入見，言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邇，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嬰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

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饗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

錄曰：魏公之學，出于河汾者也；而其言無一於身心，何歟。稷契皋陶，豈徒君臣協心，俱饗尊榮而已哉。上而父父子子，下而兄兄弟弟，

內而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故、能安饗榮名，萬古不替。太宗之世，父子易常，兄弟違序，夫婦亂倫。祇於賞罰進退之間，科條號令之設，天資英敏偶不能紊。故徵得而叔論之。此正張蘊古所謂民畏其威，未懷其德者也。何足以語唐虞三代乎。其所謂忠良之道，亦君臣徒取美名。觀者當辨其真可也。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今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姓之任哉。

錄曰：徵之說善矣。惜乎無以及於聖功之本也。心之官則思，心何啻十思耶。蚓乎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數限之哉。惟於不睹不聞之前，幽獨隱微之際，一以守之，靜以持之。蓋一則無始，無始則物不能；間靜則無擾，無擾則心但有。主雖千慮鈴得，而又何暇於十耶。夫見可欲者，耳目之官也，思知足者，心之官也。既見可欲，則已交於物矣。物交物而後措之於思，能不為所引者幾何哉。此古人格心之業易，而徵十思之效難。

徵曰：臣奉侍帷幄，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頃年以來，容不克終。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並訪珍怪，此一漸也。貞觀初護民之勞，吻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二漸也。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此君子恭而遠之，小人狎而近之，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眾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而棄，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

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遠裔，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卒無亡去；比者疲於楛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為屏幃，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錄曰：何謂始敬勝怠也。義勝慾也。何謂漸怠勝敬也。慾勝義也。夫周武、唐宗其初何以異耶，而卒不同者漸也。雖然徵之說切中萬世君人之病，帝既錄付史館以彰君臣大義，而旋復違之屏幃几席，不殊於昔時黃金庇馬，失笑於他曰。然則不但漸不克，終亦已頓忘其初矣。

上思佐命功，乃命工圖畫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瑒，忠勝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那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邦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譙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凡二十四人。

錄曰：凌煙之圖繪而不及裴寂、劉文靖，何也。季布漢之仇也而反赦之，丁公漢之恩也而反誅之。英主之所見，夫豈殊哉。是故王魏仇也，忠於主，則雲龍並美，裴劉恩也，背於義，則圖繪為羞。觀此寧不知所向乎。

玄宗初年，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知帝大度銳於為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堅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罷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山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伐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

錄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玄宗初政之時，其鋒銳矣，其心未可知也。崇能先事以格其心，使不正者率由于正，庶幾無鮮終之悔。今觀其十事，如政先仁恕，不倖邊功，法行自，近宦戚與政等，皆一時用人行政之失，而格心之要曾無片言及之。且要說者約，其又可施行而後言之，亦異乎責難於君者矣。厥後尊倖邊臣，專寵女艷，恣權宦戚，縱意奢侈，至於亡國，鮮不蹈崇之言果何益哉。以是知大賢一言似迂其實

切，崇進十事似切而實迂。

刑部尚書宋璟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世為中國患，朝廷吁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時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時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此焉。

錄曰：愚觀宋廣平，可謂大臣也已矣。敬憚於二張，降心於思最，痛哭於靈荃，難致於毛仲數者，皆大臣之事也。使其遇三代之主，其得為伊周之匹乎。曰：未也。伊尹曰咸有一德，周公曰思兼三王，其所期何如也。璟之設施，止於復貞觀之舊而已。是故立仗之馬未幾復斥，而優人之語旋踵輒行，功業不終，其以比與。若乃擇人任官，犯顏正諫，皆彼相之可為，以是栗璟淺乎末矣。

韓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守正不阿。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未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以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錄曰：玄宗左右以相韓休為瘦，則鈴以相林甫為肥可知矣。夫帝之瘦，非以天下也。以艷色不足視于目，聲音不足聽于耳，便佞不足使令于前也。一旦而得太真之豐艷，祿山之傾巧，霓裳羽衣之妖淫，則悠然適意，能不心廣體胖乎。卒之流蕩忘返，劫遷播越，當不喊而自瘁矣。然則臨鏡之嘆，所以兆聞鈴之悲乎。故君子曰：貌瘦天下肥者，虛名也。與貌肥天下瘦者，實禍也。

帝千秋節，君臣皆獻寶鏡，張九齡曰：先帝有言：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興邦建業第一，選文備武第二，報國復興第三，盡命報國第四，去古樸，進新美第五。以此五卷備患，名為《千秋金鑑錄》。願陛下莫以色姿為樂。後當亡國喪邦可宜正己而治，思古證今可也。錄，上賜書褒美。

錄曰：按《金鑑錄》，九齡就中書，焚藥不傳于世，付于韓宋二婿。之後，此錄一千年之外方布人問。今得而讀之，淵哉。斯言皎如日月。蓋不但識一祿山，而當時共禍之人，齡皆識之。豈徒鑒於興亡，而實精於物理。所謂別物如鑑者，真如是，非泛然謂之錄也。其曰：安祿山者，野豬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鶴烏之精，脅生兩羽。楊貴妃者，白鵬之精，指爪純赤，復有木子

雙木，木易行金。又曰：匪兕匪虎，束傾西舉，妖舞精語，官室禾黍。又曰：陛下治國，曰久仁心漸希，忠諫為仇，餽佞相守，羊鯉浮游。羊謂國忠，鯉謂林甫。椰檢並進，國破家亡，悔當思舊。又曰：主上淚灑巴山，艱行蜀道，恩已變仇，方慕愚。直時開元極盛，天寶未終，齡何以預知蜀道之難，靈武之易耶。乃不特照人之形而實照人之心，不但一時得失而實兩世興亡乎。雖然以齡而觀後世，所謂妖舞精語亦屢矣。安得齡之先見而與之論興亡乎哉。

平原太守顏真卿知安祿山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凜。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拒之，乃遣平原司兵李平問道聞奏。朝廷知祿山反，惟聞河北郡縣皆望風而靡。上囂然嘆息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上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嚮應者。

錄曰：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聖人之為此言以風示天下，但恐其隨風而靡也。明皇之世，好談悅色，禮義信掃地盡矣。如是而嘆，無一人義士，豈不謬哉。以是知三綱之大，四維之重，不可一日無之，而唐虞之風動，豈無當之臆談哉。

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杲卿告於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瞑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祿山大怒，並履謙骨之，比死罵不虛口。

錄曰：愚觀顏氏二公，夫豈但次死生于危迫之際哉。蓋以立有唐三百年，君臣之綱也。夫自晉陽啟釁，劉裴反隋，天授興周唐，臣從談，有國百餘年來，曾不知伏節死義為何物也。聞二公之舉事，若從天降，若從地出。故曰：吾不知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此。雖以身銜舌誅，而芬芳暢達，光輝宣著，跨敝隋而挽虐周也。豈不盛哉。

張巡起兵拒祿山，令狐潮圍之於雍丘四十餘日。時聞玄宗已幸蜀，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勵。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漸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錄曰：巡之舍生取義而豈徒哉。夫識見定，而後中有主。中有主，而後事

可濟，功可成。人倫盡時，天理自見。是故聞大唐之光復，未聞賊運之克昌；聞張許之若生，未聞令狐之不死。孰謂倉卒造次之際，而非從容中道之時乎！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錄曰：愚觀厲鬼之言，果可信乎。夫彭生伯有一人之辜也，睢陽完節萬世之事也。其力可屈，其志不可屈；其身可隕，其氣不可隕。忠魂義魄雖不可以視聽，而褚兄之反刃朝，義之操戈若鬼神使之者，安知其非厲耶。唐能復其故物耳，固不能加戮於安史之軀也，然則厲鬼之言果不可信耶。

德宗建申二年，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四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辯，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城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趁走於前。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始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錄曰：夫汾陽之出處，將以係天下之安危也。胡為乎不以媚嫉，則以讒間。朝恩牽之於前，元振引之於後，而子儀曾無芥蒂，何耶。《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小往大來，吉亨。夫以肅代之世，君子所不利也。尚賴一人之命兼萬方之威，得以成其濟否之志，小往大來也。出則有命，無咎不出，則包畜承順。是以欲閑則閑，俾散則散，安往而不自得哉。是故安史之亂，則一出也，吐蕃之寇，則再出也；懷恩之難，則又再出；回紇之危，則又再出。向使忽於苞桑之戒，牽於邪濫之羞，知安而不知危，知利而不知害，則身殆而國隨以亡，豈大人之吉亨乎。興元元年改元，赦令既具，帝以藥付陸贄，使商討。贄知帝執德不固，乃上疏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睹朗曜。迺下制曰：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土通，事既壅隔，人

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資居送，眾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怒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叔，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需庶，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赦下，人心大悅。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錄曰：《泆》之六四曰：泆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曰：泆汙其大號。誠以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嘗之紛者，不可以常語喻。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極，則益不臻，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德宗徒知天生李晨以為社稷，而不知人心感動，賊不足平。危難則思進忠言，禍平則追仇讜論。此所以雖能奔其桃而得所願，終不能泆其群而就光大也。惜哉。

陸贄極論裴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忘為嘉謀，以捨克斂怨為匪躬，以靖潛服讒為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書奏，上不悅。贄每以上知待之，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銳，答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錄曰：夫人豈忍負天子哉。上驕則下諸，君忌則臣佞。斯天子之自負也，亦豈願負所學哉。以剖剋為上策，以聚斂為得計，斯所學之自恨也。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所學，所以學，為聖與賢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其所責難也；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其所期待也。君苛刻而已以忠愛，君猜忌而已以欽誠，豈故為是柄鑿耶。在我者誠如是也。孟子不云乎，吾君不能，謂之賊。然則負所學者，真穿審之不若矣，而為天子者，亦豈可誨人以負之耶。

李晨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軍中有言及家者，晨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及朱泚使親近以家書遺晨，曰：公家無恙。晨怒曰：爾敢為賊問。立斬之。

錄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顧之何益哉。《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時朱泚盜京師，懷光反咸陽，險而又儉，苟不堅一其心，則方寸亂矣，安能往有功乎。非惟不能顧家併與，其國亡之矣。厥後賜第供帳，迎導列懸，何啻疇昔之家乎哉。蚘有若憲若態者在賊，雖欲不善遇之，曷得而傾之哉。

憲宗元和三年，裴地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細務皆自央之。上在藩邸，心知其非，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怕亦竭誠輔佐。嘗問地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穆宗即位，嘗見愛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為右拾遺。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

則筆正。上默然為之改容，蓋知其以筆諫也。

錄曰：唐自太宗以來諫者多矣，未有深探其本，若裴珀之先正其心，公權之心正筆正者。然而憲宗卒不能正其終，穆宗亦不能正其始，何也。曰：心者，理而已矣。器雖具于人，而理實出于天，非學無以明之也。是以大學之道始於格物致知，及於意誠心正。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裴柳能開其端而不能竟其說，憲穆徒聞其論而莫能覺其非。無惑乎。仙而不人，荒而不蠱。心何為哉。長太息而已。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二年，昌平劉賁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其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社篡弑之漸，則君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梗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狎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簫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閤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能正其終，致陛下莫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臉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考官馮宿等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錄曰：以文宗之世而有黃之直言，譬如曰食而鼓而馳而走，雖與天懸絕，亦見其不能已而已焉。以志唐祚之告終也。

弘道錄卷之十四竟

1 『之士』原作『我土』，據通行本改。

2 『殊』原缺，據通行本補。

3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侍中』後，尚有『侍郎』兩字。

4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先帝』二字前，尚有『是以』二字

5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該句之前尚有『試用於昔日，』一句。

6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該句首尚有『是以』兩字。

7 『人』原缺，據通行本改。

8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面還有一段：『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痕於恆、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降，可計日而待也。』

9 『臣』原作『望』，據通行本改。

10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面還有：『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與復漢室，還都于舊都，』一段。

11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面還有：『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樟、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12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面還有一句：『臣不勝受恩感激。』

1 3 本《後出師表》是為摘錄本，與通行本相比，有省略。

1 4 『耳』原作『可』，據通行本改。

1 5 『四』原作『日』，據通行本改。

弘道錄卷之十五

義

君臣之義

《宋史》：太祖即位之初，交廣、劍南、太原、荆湖、江表、遼夏皆敵國。因注意將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瑋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晉州，李謙溥守隄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賦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莞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復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亡命以為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為問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繫，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

錄曰：愚觀宋祖之大略有五：知人，一也；善任，二也；推誠，三也；厚撫，四也；至於莞榷之利悉委諸將，恣其貿易，皆得便宜，五也。今北有韃虜之擾，南有交趾之通，諸司莞榷之利，入經制者非所當論，而東南番舶所計不貲，特議國者以為導利而不言，明法者以為開邊而不講，殊不知人情，利一而害十，尚猶不顧。今海不揚波，不但已三年矣。一往一來，如趨熟路，故閩諺以為海熟，此非虛語也。番夷資其貨利，中國反無所處，愚竊以為未之思也。夫利盡東海者，鹽也。鹽之外復有千章之木，萬斛之辛。兩廣軍門見資其用具有舊規，盍不量移閩浙之間，置封樁之庫以易安南之首，可也。收羨餘之利，以據西北之憂，亦可也。何獨以為忌諱而不言哉。舍此不務而區區於告奸抑奪之間，以增攘臂穿寄之餌，非所謂之大計也。

太宗謂宋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嘉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呂蒙正：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亦當簽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錄曰：人王之用在於賞罰，人臣之用在於獻替。太宗可謂達於治矣。然以所行之事觀之，豈盡然耶。夫多遜之於趙普，不並立者也。帝苟愛普則先去多遜，縱使責戀賞罰一出於己，夫誰曰不然。乃使交構以傾廷美，由帝之心在於廷美也。然則不但飾喜怒之具無，乃次得失之幾乎。自柴禹湯告變之後，今日賞告隸之功，明日議堂史之獄，大小臣工豈無達當世之務者，而太師王溥等七

十四人阿談曲從，陷君不義。曾是以為協於道乎，又不但以崇高自恃而已也。

李沆為人自少器度宏遠，父丙嘗語人曰：此兒異曰必至公輔。嘗侍曲宴，太宗曰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錄曰：愚觀引燭焚詔之事，未嘗不嘆文靖之風烈也。夫封還猶美事，補綴亦盛典，而況於焚之乎。非其存心之廓然，太公所見之確然不易，未有不以利害動于中者也。且劉氏何為者，以其族則至微也，以其藝則至卑也，以其姓則至遠也。扁扁之石履之卑兮，帝益不思耶。而賦性警敏通曉書翰，于政之漸肇基于此。沆之先見，豈惟陰卻履霜之微，而且明拒如綸之旨。他曰李迪之不肯從談，楊億之不從草制，是皆聞風而起者。熟謂一時之舉措不足，以關一伐之得失耶。

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錄曰：自萋斐之風熾，而交亂之禍成，更未有如密啟之為害也。夫善欺者莫如指鹿為馬，善佞者莫如指烏為鸞。然尚有鹿之可指，烏之可

稽，情雖罔上，理或可通。至於密封之進，其始也，潛蹤秘跡，既無人知；其竟也，出此入彼，憑何執証。奚翅以薰為猶，變白為黑乎。虬乎真宗之世，王欽若丁謂之徒接踵于朝。其一。所以論沆者，正以謂若待之爾。不知由君子觀之，所處者光天化日之下，猶恐一毫之暗昧，肯自居於阿私之地耶。惟夫小人之心則不然一，其處己非便則利，其待人非怨則剋。利，非佞莫進；忌，非讒莫入。讒與佞，人之所深惡也。於是假托隱密之名，以售其奸深之術。然又脅人主有不可辨之微怒，而窺其心有不可白之隱情。君臣之間，自謂投膠於漆，無瑜此者。至乃加之以封識，表之以函章，竣腸虎翼，隨其所指，而欺天罔人，無乎不至，復何所忌憚乎。由是聽不得不偏，信不得不獨，豈惟人暗罹其禍，而朝廷明被其撓矣。此李沆之論，萬代所瞻仰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為志，嘗從容為真宗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

錄曰：《大雅》稱：無然畔援，真宗殆未之思乎。夫皇王者；堯舜禹湯文武之謂也。其道允執厥中，惟精惟一之傳也。是故存于心而為天德，達于政而為王道。若書傳所陳敬天勤民，與夫治人事神，皆其實事，何得為無跡歟。其曰非有跡者，迺茫昧無根之言，荒唐不經之語。惜乎。齊賢開端不竟，徒以為非常之報，而不知典模訓誥萬世經常之理，非有索隱，行怪希世絕儉，祇在曰用常行之問而已。厥後神道設教之言，果符此論。遂至矯誣飾詐，無所不至

，而道之津岸邈乎，遠矣。

韓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庾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報不為哉。

聞者愧服。其所建請，唯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稻賢相者者。必曰富韓。

錄曰：琦之知無不為。孟子曰：先得之。其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釋一者曰：大臣之計安社稷，亦如小臣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豈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哉。若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則不足與有為矣。

包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錄曰：愚觀閻羅包老之論，由古及今未之有見，亦未之前聞也。然又本於人心，合乎天理。枉者吾所鈐錯，直者猶能伸之；實者吾所必究，

誣者猶能訐之。未有不論是非，罔分曲直，任意肆志而為通進之淵藪也。設若陰府果有閻羅見存，必使善者超昇，惡者墜墮。不然，天亦得而罪之，況人乎哉。近世有以風力自居，迺悍然不顧，冥然罔覺，傍視己側，若瞽無人，不旋踵隨，亦云亡然，則不但上帝之譴責，難避閻羅之誅耳。其於關節不到，何盡之有。

趙抃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詮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一時名臣賴以安焉。移梓州路轉運使，尋改益州。西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身先帥之匹馬入蜀，一琴一鶴以自隨，為政簡易，稱是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其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郡守，必以抃為言，要參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子帆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云。

錄曰：趙清默之得道也，豈刀圭鉛汞之力哉。乃寡慾養心之助，清操絕俗之徵。夫人不可以不知也。今夫煉形如稿木，脫展若飄風，孰不曰

得道也，而不知無益於人倫世教，徒取偷生苟免。故君子不由也。曷若遺恩在人，蓄德在物，朝野同聲，內外無間。若清獻者，天地有盡而英爽無窮，宜乎以為不可及也。

魯宗道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及入中書，屢有獻替。時明肅太后臨朝，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兮請立劉氏七廟，后以問，輔臣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伺。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乘輿。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后遽命輦後。輔政七年，剛正疾惡，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煙也。及薛奎繼參政事，性亦剛介，不苟合，遇事敢言。后謁太廟欲被服一表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及臨崩，帝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一表冕乎。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

錄曰：史魚之秉直，既投而後聞；宗道之骨經，生前而顯著。蚘執政之與，練官不相為謀，孰有稱魚頭參政者耶。然則明肅之過武臺，蓋萬萬矣。雖然二公之諫不費辭說而引義切當，幽冥死生實共賴之。豈本朝之家法有以開之乎，不然何以言之俱危也。

傅堯俞十歲能文，石介晏殊皆奇之，曰：子精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材也。王安石復與之善甫新法，不便皆極論之。及蔡確之貶，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臺府為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願陛下於此聽之如蚊蠃過耳，無使纖微之作以奸太和之氣。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後由諫官補郡，法令有未安者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之守法而已。復拜中書侍郎。神宗與太皇太后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

錄曰：夫所謂金玉君子者，蓋本衛風淇澳，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釋之者曰：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衛武公不得專美於前矣。自是而後，矜而或爭，群而或黨，豹虎荊棘之場，魑魅蠻髦之俗，君子祇為之砥礪錯石，又安能追琢其童，金玉其相乎哉。蓋不但可觀成德，其於世之升降，道之汗隆果乎盡矣。

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割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臣切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在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

，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進罪。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寬。帝深納之。

錄曰：先正朱熹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嗚呼。觀熹所言，則諫院所陳，乃其自得之歟。夫三，達德聖人入道之門也。至於不憂不惑不懼，未嘗不倦倦焉。光之所得於天可以為不厚乎哉，肆力於學可以為不篤乎哉。若夫三事五規，施行之次第耳，而君德為之根本。《中庸》不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然則光之存誠有自也已。

及哲宗立，以光為尚書左僕射，時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宗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曰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時兩官虛己以德，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無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食少事多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錄曰：呂獻可之將卒也，手書屬司馬公，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司馬公之將卒也，折簡與呂公著，曰：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二公之正終略相同者，由其所存之合一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至是鞠躬盡瘁而後已矣。一息尚存，殉國之心不容少懈，安得不諄諄如夢中語耶！

熙寧時，帝以災變避正殿，臧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儉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性喜動作生事，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

錄曰：以帝之搖奪而有弼之正言，譬則聾者而尚提其耳，瞽者而尚責其明。然猶不廢錄者，時有不同，理無竟息。天不足畏，而天之理可畏。人不足恤，而人之心當恤。一人之喜怒不可憑，而百官萬民之喜怒可憑。一時之用舍不可信，而天下後世之用舍可信。若以為無益而遂棄之，則萬古如長夜矣。

王安石執政，皆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內

適。司馬光亦詣經筵，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此人雖有時名，然好一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迺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騫慢上，陰賊害物。今略數十餘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辯，大姦得路，辟陰彙進，賢者盡去，則亂由是生。臣竊憂之。恨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錄曰：君子之立言也，而可忽哉。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騫慢上，陰賊害物。斯四言者曲盡安石之底蘊，天下萬世莫能掩矣。然則安計其聽與不聽，行與不行哉。若祇稱其先見，則李師中亦預識之，不但獻可而已然也。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鄞縣令。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孰，他曰亂天下又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蓋又先於呂誨矣。

范純仁奏：安石拮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探究而力行之。及行均稅法於六路，復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拮克，生靈斂怨生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衛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上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不聽。純仁每上疏激切，帝悉不付外，至是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

錄曰：新法言多矣，未有若純仁之親切也。且以牧之之言何為而發乎。蓋秦之用鞅，即帝之用石也；石之致用，即鞅之學衍也。其曰：論至德者不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即石之執拗不通也。又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見聞，即石之違眾自異也。孳孳為利，至於剝民之膏，盡民之力，民之怨之奚啻若自其口出乎。故以牧之之論秦者而論石，卒以蠹國叛道，民不樂生，而夷狄之禍亦不旋踵，其與亡秦之轍相去無幾噫。可恨哉。

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疾愁苦，每風沙霾，瞪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珮麥麩合米為糜，加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值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監安上門，乃繪為圖奏言：陛下南征北伐，皆有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曰：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

不兩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久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聞之，灌呼相賀。俠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邊，在位之臣。暗合林甫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為書獻之。臺史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帳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

錄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俠可謂出位矣。夫言有好惡之異，圖據見聞之真。俠也，其人寧辭檢討之任而就監門之官，其志蓋可知而言非孟浪也。死者在於斯須，故不吝百方以助效；焚者在於目睫，又何惜一死以就。安帝已寢不能寐，猶迷而不復，何耶。卒使英州之芳流於後世，汴州之禍慘於當時。君子要不可以微職拒之也。

徽宗時，陳禾為右正言，童貫與黃經臣、盧航表裏為姦。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吾任言責，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估寵弄權之罪。論表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請畢其說，衣倨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

錄曰：聞補哀闕矣，未聞落帝裾也。落帝裾可錄歟。宋之禍始於安石、惠卿，終於童貫、王齡衰職，至是滅裂破碎，雖有仲山甫之臣莫之能措矣。

李若水為吏部侍郎，欽宗再如。金師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其人為狗葷，金人曳出繫之仆于地。枯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嘆曰：天無二日，吾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但親老恐驚徐言之可也。及議立，張邦昌復召若水計事，因歷數罵之，監軍搥破其唇，至裂頸斷舌而死，時年三十五。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劉幹為資政殿學士，金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呵金人益知其名，必欲之。及京師陷，給至金營。金以其國僕射韓正館給于城南壽聖院，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給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尚書。僕射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給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歸書片紙言其事，使親情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一更衣，酌卮酒而鎔。金人嘆其忠，瘞之寺南岡上，凡八十日乃就飲，顏色如生。

錄曰：南朝李侍郎，真定劉資政，民到于今稱之。下視邦昌、劉豫不啻唾

去之矣，何足言幾。

弘道錄卷之十五竟

1 『也』 原作『地』，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十六

義

君臣之義

高宗紹興元年，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問。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錄曰：綱之言英哲也，豈無所見哉。就帝之初服觀之，寇戎方將，奮然請往，可以為英矣；次機倉卒，定昇式微，可以為哲矣。惜乎中人之性溺於宴安，逢君之徒志於苟且，有綱之賢而不能竟其用，有張韓劉岳之將而莫能畢其功，以至於汪黃、秦檜小人之徒匿意恣情，無所不至，而不知高光數主椰榆於地下久矣。孰謂綱非先見乎哉。

及綱至行在，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穀，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偽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本政，九曰議久任，十曰議脩德。翌日班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

錄曰：宋高宗之不足與有為也。夫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固，漢高之大略；而誅韋斬關以謀匡復，亦唐玄之英武也一。宋室之仇，一時縱未可復，盍不曰邦昌桃上向乎。夫邦昌之罪上通於天，其汙戚我斧，康腥穢我朝，寧跡其惡，逆犬競且猶不堪，何吝吾之一刃耶。十事之中，此為最要，乃上下名分所關，生民綱紀所賴。帝秘而不發，將何待耶。可以見畏懦不君之甚。雖以綱之爭執，亦不過止於投篡，固未能聲其罪於天下也。不旋踵間，劉豫蹈其故轍，偃然南面坐，命其子以伐宋國，異於誅韋滅項者矣。此南宋之所以終於無震也。

李綱又言曰：今國勢不違靖康問，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草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賊盜，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

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失者，恆代、太原、澤滌、汾晉，餘郡猶存；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謹使以恩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朝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以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

錄曰：愚觀兩河之議而經制招討之建，宋之興復在於目中矣。以綱南人而堂堂大義出於風氣之外，豈非一大機會乎。曾未幾何黃潛善、汪伯彥力排綱去，而招撫經制司遂廢，車駕益東幸，而兩河郡縣相繼淪沒。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蜂起，而國始不可為矣。

宗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以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明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議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於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並河鱗次為連珠營，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營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得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

錄曰：澤之二疏大意與綱同。蓋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警亦可復，恥亦可雪。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終非我有。不惟河南終非我有，而淮甸亦復騷然。退而渡江，退而航海，所又至矣。此澤之憂憤，不至於死不己也。嗚呼。汪黃之罪可勝誅乎。此高宗之始恨一也。

建炎四年冬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世忠得命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親提騎兵以當敵，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正行間，會朝廷遣魏良臣使金軍。世忠給良臣云詔，乃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陳，設伏二十餘所。良臣至金師，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移屯對。聶兒孛董聞之大喜，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束，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鬼軍各持長斧上堪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淳。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映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鴉口橋。解元至高郵北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曰合戰十三，相距未庾。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捷聞，草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舉武功第一。

及帝自將禦金師，次於平江府，金齊之師曰迫。草臣勸帝他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暴侵凌。朕當親總么六師，臨江次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謀報國。及張浚視師鎮江，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知樞密院事，浚受命即曰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木擁兵十萬，約曰渡江次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岳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可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

錄曰：愚觀岳飛之言，乃其效用之實，初非大言以欺人也。其破楊么，水寇攻水寇，既以成功之速，則今之以叛將攻叛臣，寧不易為力耶。苟使如帝之言，中興之事一以委之，其燭計見效鈴不遠矣。乃阻於奸檜。請詣都督，檜豈不知浚之忌乎。而卒以件問，亦以憂沮，是後復請則無及矣。雖則帽嫉之可厭抑，豈天敗之無成與。此高宗之再恨一也。

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眾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滌晉汾陽衛之境，皆期曰興，兵與官軍會其所

，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糶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會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鈕。金將王鎮、崔慶、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吃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眾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曰奉十二金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錄曰：愚觀高宗之世，可與有為之時三。建炎之初，河朔未叛，人心未離，李綱在內，宗澤在外。當是時也，以守則可固，以攻則可取，可以光復舊物也。甫其中也，諸將立功，帝親視師江上，趙鼎、張浚為政，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多，一時人望，號為小元祐。及其末也，金人敗鄆城，敗朱仙，敗順昌，自燕以南號令不行。兀朮乃嘆曰：自我起兵未有如今日者。飛亦大喜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此何等氣象也。奈何帝之本心不欲二帝之還，恐奸大位，託為權奸之誤。於是不待狡兔高鳥之盡，而先為烹狗藏弓之謀，天下之大事，從此去矣。愚故備錄諸將於前，總而論之於後，以為萬世之犬戒云。

岳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擒滅警虜為念，自奉甚薄。少時飲酒能至數斗，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願與交，玠乃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玠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營第，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一縷束芻者，立斬以徇。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號凍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眾。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碎遇敵不動，敵人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要，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徇徇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錄曰：愚觀岳武穆以為罕見其儔。何也。蓋古之名將，自孫、吳、韓、彭、英、衛、李、郭而下，可數也。然孫乃賣友，吳乃殺妻，韓乃假王，英乃背主，儀乃窮奢，牠無足論。近代若張魏公有富平之敗，韓郡王有江上之奔，張伯英心術全殊，劉平叔馭軍無法，惟武穆不忘。周同張所是為信友，卻吳珍之

妹是為遠色，母有瘤疾，藥餌又躬是為悅親，旗賜精忠，膚存報國是為獲上，大倫根於天性，每事不忘忠孝是為誠身。其馭軍也，五事克全，百戰無敵，而且悻悻於民力，無秋毫之犯。方之於古，殆方叔吉甫之儔而未能舉宣王之功者，天不祚宋，無徒多怨於時君季輔也。

胡銓上疏曰：臣按王倫本一押邪小人，市井無賴，墳綠宰相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就今虜決可和，天下後世將謂陛下何如主也。屍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庾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央不可歸，中原次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尚不肯北面臣虜。屍今國勢稍張，只如頃者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較之前曰萬萬不伴。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此魯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天下之虛名，誠以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辭皆欲食倫之肉。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君為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几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切謂檜與近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此曹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稿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爾，安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錄曰：此疏如嚴霜烈曰，乃天地之正氣。百世之下時誦一翻，凜然猶澹菴之在目。況當其時，奸邪醜虜寧不奪其氣而折其心，然後知立言。君子與日月同光，乾坤同久，其功豈小補哉。卻金人百萬之師，增中國有人之嘆，雖百挫辱之，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可泯滅也。豈非南朝二百年一大快耶！

理宗隆興七年，起復劉洪宣撫荊襄，不拜，疏曰：刻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荊襄利害可以漸圖。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臣謂今日有其形而未盡其實。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蕊一昭王、漢諸葛，此有實無形者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不能忘敵，所以數年之問邊警不聞，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議力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曰深，備我曰嚴，是誨之也。臣竊痛之。何謂實脩己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周宣王任賢使能

，哀矜鰥寡。采芑之任，將車攻之簡，徒政事之大，無過四者。夫治平之本，不在於慶賞號令之間，而在於人君一身。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一念之積湛然於方寸之中，則見善必明，是非判然於前。陛下即位于今九年，事有昔是而今非，人有始賢而後否。願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去一己之智而以眾人之智為智，如欲來一世之真賢，當先蒙正臣之直氣，若邪佞不盡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不得而用之矣。至於士風澆薄，尤可嘆息。誕饅大言，迎合主意，大者蒙非常之眷，小者亦復竊寵，甚至倚托幽陰，排斥異己，使忠直氣阻，利害罔聞，此求賢之實未盡也。今曰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財賦之所驅，上司之所迫，苟進譴罰，不過巧名色以科斂，給文引以追呼。至於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人，此卹民之實未盡也。將有捨克豐己腔下媚上者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擢多膏粱子弟，平生不經戰陣緩急，恐難應敵，此用將之實未盡也。古之養士有推車醜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故勇於公，戰聞敵，則奮其主。將有投嚆之惠，吮疽之恩，愛之如子弟，抒之如手足。今則不然，刻剝之，勞役之，故傾來招兵無一應募。近聞馬軍移屯建康，道路愁嘆，語流四方，生亡卒怨議之心，沮三軍勇說之氣，此養兵之實未盡也。如此民窮財乏，兵怨將驕，必有盜賊將竊發於邦域之中，而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諭也。

錄曰：愚觀忠肅之言，乃季宋之通，息中主之頹風，六陵之積弊，匪直以警孝宗也。異時元氣不固，四肢隨沒，大命亦旋以去矣。至於金革之例，往往師相大臣假託以奸大位戀大權，自非伏羲之臣、神明之胄，孰能七詔七辭者哉。故錄，以終覆馨之義，討賊之心。外此皆浩嘆之日矣。哀哉。

文天祥自為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又、胡銓皆鑑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息，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一揮而成。帝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諸蠻有眾萬人，其友止之。天祥曰：吾亦知其然。第國家養育臣庶二百餘年，一曰一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益王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衛王繼立加少保信國公。壓山破，天祥至京。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死足矣。臨刑從容曰：吾事畢矣。其

妻歐陽氏收其屍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史》筆斷曰：宋亡節義之臣，自文天祥而下，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昂發、揚州都統姜才、真州太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太守趙良淳、無為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刺史趙孟量常州太守姚告、察訪趙與巽、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曰中、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與張世傑、陸秀夫、陳文龍，皆其章著者，其餘尚多有之。

錄曰：豫章有言：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峽經衍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晁董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異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今觀有宋王安石次壞六經，廉恥道喪，而北宋之亡，伏節者鮮。周程張朱講明道，學義理，而南宋之滅死義者多，明效彰然著矣。然則愚之立志孳孳不息者，豈真好辯哉，不得已也。觀者詳之。

張世傑少由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時方危急，徵勤王，多不赴，獨世傑提所部兵入衛。上下嘆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許。宋既納款，世傑痛忿，率所部兵去臨安，次於定海。元使都統卞彪說降，世傑斷彪舌礫之，以死自誓，遂從二王入福州。端宗立，以為樞密副使。帝昀立，復拜少傅，封越國公。以碭州不可居，徙居新會之壓山。張弘範襲壓山，或謂世傑曰：元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次勝負。乃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訾，為死守計。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俄而颶風大作，舟人欲儀向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覆，遂溺死焉。

陸秀夫三歲從其鄉人孟先生學，獨指以為非凡兒，長登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辟至幕中，擢參議官。時邊事急，諸多亡者，惟秀夫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元入，宋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遂相與立益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悉心贊之，無不曲盡。時君臣播越，庶事煉略，每朝會儼然正質，如治朝儀。或時在行中，賡然泣下，以朝衣拭淚，盡浥左右，無不悲動。端宗崩

，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豈不可以為國耶。乃與眾復立衛王。以秀夫為左丞相秉政。時世傑駐兵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所興作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曰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不輟。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仗劍驅妻子入海，遂以身負王赴海死。

錄曰：愚觀世傑之自溺與秀夫之負帝俱溺，未嘗不浩然而嘆也。嗟乎！乘桴之嘆，傷時之悲也，而今果見其人乎哉。時全蜀破壞，刑襄失守，四海無措躬之地，獨仗區區二三君子懷忠負義，不至於此不已也。卒斃而得其正，其亦異乎汨羅鴉革者歟。

陳文龍，俊卿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咸淳五年，廷對第一。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拜監察御史。襄陽被圍，似道曰恣淫樂，陽請督師而陰使留己，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諫。時王燿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曰坐朝堂爭私意，文龍復疏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邊相疑，譬猶拯溺楸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二人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為矣。是冬累遷至參知政事。益王立為閩廣宣撫使。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責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曰：諸君特畏死，且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迎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納款，執文龍至軍中，欲降之，不屈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乃械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餓至杭而死。

錄曰：天祥、文龍皆廷對第一者也，豈其節義之獨聞歟。是時執政者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幸而一二君子乃心許國，文章氣節表率一世。當是時也，內則有死之心，外亦無生之樂，此其所以殺身成仁而不悔也。蚬夫少成天性，壯學自然，故一則自少時志於俎豆，未至者非夫；一則笑諸君畏而欲生，未知生能不死。二者同是一道，則同是一命矣。

弘道錄卷之十六竟

弘道錄卷之十七

義

君臣之義

《御製文集》：大明論中原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每有冠履倒置之嘆。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

，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予本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安食足。控弦執矢，目視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草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不知，反為我警，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之哉。

錄曰：此我皇祖繼天立極，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或者及以同符漢祖為言。夫秦誠暴矣，分封三代千有餘年，猶吾中國也。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猶吾人民也。豈若元之腥擅污穢、侏離左衽者哉。雖曰威滅六國法制，黔首其視，次壞禮義，瀆亂人倫，又有問矣。自吾夫子內華外夷，撥亂反正之後，二千有餘年而大義復伸。讀斯文而不祇肅仰嘆者，嗚呼鮮矣。

《名臣錄》：明祖初起淮右，舉湯武吊伐之事，有識之士雲附景從。於時股肱心膂之臣皆英武傑特超邁之才，若純誠厚德顛顛焉。尊主庇民為心者，中山武寧王徐達其首也，次開平忠武王常遇春，次岐陽武靖王李文忠，次寧河武順王鄧愈，次東歐襄武王湯和，次黔寧昭靖王沐英。尚書彭韶述贊曰：天眷聖明，篤生賢輔。削平草寇，翼我洪武。反狄陰山，雪恥千古。攻城弗屠，手完藏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土。奠彼朔野，莫敢予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常遇春贊曰：長材偉貌，猛如彪虎。手提椎埋，早歸真主。強漢偽吳，席捲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砮疇封，以開鄂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於通，血食千古。李文忠贊曰：勳威之曹，一世人豪。淹貫草籍，曾是六韜。甲裳盡赤，家有戰袍。宋元故都，兼舉並包。宣威萬里，實為爾勞。庸建上公，以國於曹。追王廟食，沒膺寵褒。鄧愈贊曰：惟我順王，泔泔大夫。功參佐命，義旗之初。氣蓋六軍，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鋤。吊民禮士，慰彼來蘇。節鎮八州，恩信以敷。稽古凌姻，褒鄂為徒。湯和贊曰：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東，奄舉甌閩。摧堅撫順，吊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元勳。釋兵以老，情寄彌親。功當兀首，李鄧其倫。沐英贊曰：於惟昭靖，早育潛宮。智勇自奮，克叔戎功。戰守方隅，闡寄攸崇，西南底定。元室遺宗，負固有年，拒命弗通。一鼓平之，莫不率從。即彼開府，以錫世封。

錄曰：先之下中原之檄者，華夷之大限，天人之順理，所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也。繼之以六王之贊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所謂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也。孟子曰：五百年又有王者興。其間鈴有名世者，此天地閉而復闢，日月晦而復明，中華屯而復泰，人類雜而復分。唐虞三代以來，未嘗有之大亂，亦未嘗有之大治也。故以終君臣之義焉。至於嘉言善行可以範世者，列於其左右。

王文端公直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屢典春，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息。及位冢宰，益加謹慎。時罷廷臣，薦舉人才，專屬吏部。公留意拔擢，委任部屬。及御史出巡，必令慎選。自是振肅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頓息。劉文安公嘗謂：公始焉，歷文章之任，至學士；中焉，膺政事之寄，至冢宰；終焉，履道德之選，至師傅。此三地位，公論皆以為堪之而無異辭。且當其時，雄辭大冊之鼓動於聽聞，甄賢拔俗之各伸其績效，雍容調堂、儀範草辟之仰配乎古昔，至於今猶可追羨遐思，不容泯也。

王忠肅公翱端方強毅，清白儉約，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事無巨細，一經陸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第宅不改於舊，公餘退食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直不敢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虞，於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之地耶。李文達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劉文安又曰：公出而撫治於名方岳，窮邊塞。南若江廣，摧沮豪俠，寧帖蠻僚。西若關陝，羌戎服其令。東若遼碣，夷酋懾其義。獵抗滔天猾夏，而公所在屹若鉅防，召正銓衡，閱景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任遇無改，不惟服其經略之大，而處事亦無滲漏故也。

王端毅公恕歷事五朝，正色危言，辯別邪正。嘗知揚州，民為立石頌德。撫鄭陽，會襄陽盜起，召公勦殺。劉千金等大師欲縱兵搜山，公不可，榜諭流民復業，為建生祠繪像事之。巡撫雲南時，鎮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凡九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於天下。及撫南畿，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懼，公具言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召災珍。詔收捕下獄，中外稱快，謂有回天之力。轉南京兵部，尚書，時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公為論救，有旨令致仕。孝宗即位，召為吏部尚書，裁仰僥倖，褒獎名節，甄波淹滯，無敢以私。于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吁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皆海內人望，引而置之當路，以弼成弘治之化。天下之人至今稱三原者猶未已也。

馬端肅公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初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陞福建按察使，遇鎮守擾民，輒繩以法

，民戴其德，歌謠載道。固原土夷滿四倡亂，公為都御史生擒之。時流賊蜂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竭兒、滿城王彪各聚眾劫掠，殺敵官軍，其鋒甚銳，悉以計除之。尋常節制三邊北虜，深入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擒斬數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遷兵部侍郎，適遼東有警，公以諳練戎務往備之，制五花營八陳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息。建州女直叛，命公復往，適都御史陳鐵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己過。太監汪直復恃寵倖功，陰主鐵議，因公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鐵遂厚賂傾公。汪還誣奏公妄啟邊隙，遂坐謫。戍直敗，詔復撫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遷兵部尚書，哈密反覆為變，公謂：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勸令肅州副總彭清統番漢兵襲殺，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寧。虜酋火篩擁眾寇大同，勢甚猖獗，京城戒嚴，上親召至內殿，咨以戰守之策，因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棚官軍，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吏黜有備，即時遠遁。轉吏部尚書。弘治年問孝皇御煖閣召公面諭，天下諸凡國務咸得稽察，仍命中官扶榻下階。是歲大考，各省官敵知去不職一千餘員，無異議。正德改元，懇求謝政。自公去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索矣乎。韓忠定公文風骨王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奮勵，充養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用勉忠益。為戶部尚書，陳革弊七事：一開中引盥之弊，二興販私盥之弊，三賤賣官盥之弊，四買補殘盥之弊，五夾帶殘盛之弊，六越境賣盥之弊，七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時宣大聲息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大婚相繼，並內外及各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及藁堅、劉瑾依、憑宿愛蒙蔽聖聰，蠱惑百出，每以夜為日，荒湛無度，因而盜弄威福，虐焰橫空，縉紳凜凜，率自顧以避。公追痛孝皇，探以宗社為憂，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露罪狀，繼之以泣，乞置諸法守正。被害，直道勁節，丕振中外。劉閣老健嘗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貫道者。

劉忠宣公大夏得君尤重。弘治中為兵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孝皇有大政，每召二人面議，曰：事有不可，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上曰：與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與前代斜封墨動相去不多。今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大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下可也。如用揭帖，曰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嘗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所謂今

之仕者為己也。特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恕不可得幸，熟思而自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為己。

戴恭簡公珊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為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竅。嘗與吏部考察京官者一，考天下官者再。弘治乙丑，與劉大夏面議事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諭曰：朕聞朝覲曰，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親知，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他大臣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及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拆，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面問，至移晷刻。其見重有如此。

張簡肅公敷華風采凝定，不妄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辯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為遷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初為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山力辭不就，後皆以政事為世名卿。故實疑清望之士，往往不樂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優贍，而冰蘖之操可通神明，溫雅不隨，果介不刻，愛憎喜怒不加之，意端慮慎，動凝然靜密，而貪殘矯偽者自革。蓋其廉能公斷根於性本，發於心源，賁之以文章學問，故抱負設施粹然不見其邊，自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也。為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識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臧，公執不可卒從，重議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悖貨累其子孫，蓋至死不亂云。

錄曰：愚觀文端公而下，其典刑風範往往相似，而祿位名壽大抵亦同。然愚嘗求之。李獻吉有云：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奏，經綸憫幅。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比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嚴，局體一變。成化問三原王公恕、河州王公汰、單縣秦公紘、封丘黃公紱、巍然輩口出，居則岳峙，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鈴拯，使見之者畏，關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大順以前則殊矣。時興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客劉公大夏、洪洞韓公文、鈞陽馬公文舟、靈寶許公進、陽曲周公經、盧氏耿公裕、金陵倪公岳、安福張公敷華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密，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跡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敵滿盛，公卿欽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睹，亦諸人甘寵歸譽，稍有嘉矣，便立祠樹碑，要歌徵一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足為傳論云。

都御史顧公佐性嚴守法，剛稜不撓，舉正嫉邪，吏民畏服。為應天府尹

，勳豪貴戚為之斂手，政聲赫然比之包孝肅。宣宗嘗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楊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任御史及按察司獨著風采。楊榮曰：嘗為京尹，政清弊革。上喜，乃陞右都御史，憲度嚴明，奏黜不肖二十餘人，下至吏卒悚惕凜凜，未嘗口毀譽人。旦暮束朝房小憩，獨處小夾室，非公事未嘗與諸司草坐。雖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摺伏彈壓之實焉。

秦襄毅公絃剛毅廉介，威望素著。為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校尉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奏公欺滅。憲皇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狀。上嘉嘆良久，詔釋公擊，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巨錨。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垣赫，他巡撫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略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後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及為左都御史，風采益峻，人謂有顧佐之風。尚書王公汰賦性正直剛毅，一毫不能詭隨於人。為給事中，值正統己巳之變，王振專權誤國，致乘輿播遷。瑯王初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罪狀，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呵：各官起去。汰遂起拉馬順首，曰：此正奸臣，當除去。監國退，百官拳歐馬順以死。及虜入寇直犯京師，命董師禦之，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卒官兵部尚書。

尚書黃公紱廉峻直執，遇事颯發正色，山立即重，性時貴弗恤也。智巧所避，毅然肩之。為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及任湖廣布政，僧繼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回鄉掃墓，實以進生耳，乃令武昌府計留之。居無幾果敗，檻車送京誅之。後為左都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廷曰：事貴得人。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所上奏議及政蹟並所著詩文，悉棄不留。至如江南食鹽殘鈔，民苦包攬，拾勒呻吟，公為戶部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便之。不容口比之，自章嘉矣。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

都御史軒公輓為監察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為按察使，布袍蔬食，同僚多不能堪。及陞都御史，清操愈厲。南京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撒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於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問，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云。

都御史楊公繼宗性資頭直，言動不凡。初為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桎梏年久，多死於臭腐，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等。王忠肅公薦知嘉興府，在任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陞浙江按察使，一時憲綱為之振舉。初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浩繁，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尋陞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寺多占民間地土

，悉奪還之，權貴斂跡。為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不苟與人合。人亦憚其方嚴，至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焉。

錄曰：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根也，慾焉得剛。釋之者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若數公者寧非其人乎哉。大明麗空邪枉屏塞，高大光明之氣充滿宇宙，豈無至大至剛直養無害者出於其間。此其所以斷然配義與道而無一毫委靡餒飲之私也。嗚呼盛哉。

李文毅公時勉，少負大志，勤於問學，窮性命道德之奧。初授刑部主事，改翰林院侍讀。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公陳十五事，皆中時病。有旨允十四事而行之。洪熙改元，復以時政違節，條上二本面奏。上怒，命武士撲以金爪十六七，臉肋之骨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尋改為御史，令曰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臉內向不相著，醫用挺柱，而斷骨忽自接，人以為忠誠所感，遂外病一月而愈。宣德元年冬，駕幸萬歲山，召問以激怒先帝之由，詢至數四，始誦言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事尚有，何以不言。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上笑曰：是第難言耳。汝之稿在否。對曰：已焚矣。遂得宥。

劉忠愍公球，正統中任翰林經筵講官，悻悻於開導啟迪，議論慷慨，不阿比權貴，平居憂時之心恆切。值北虜數來貢，公深以為慮。已而麓川不靖實，王振操柄之初，逞其私怒，大舉兵伐之。公上章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虜寇。麓川再叛，再發兵征討，公復陳十事。其一言：陛下宜親政務，權柄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欲嫁禍無由。適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得罪振，令錦衣衛指揮馬順深探其獄，謂公畫此謀，誣為朋黨。陛前拌去，卒斃於錦衣獄。

鍾恭愍公同，景泰間拜監察御史。先是正統中皇太子已立，至是建議者欲易之。同憤其議，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大略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遂大性。旨下錦衣衛獄，死焉。

錄曰：三公同心一德者也，或死或不死。死者完節於一時，遊神於八表，與日月爭光，宇宙生色。不死者，神為之呵護，鬼為之被除，掩瑕於尺璧，完玷於白圭。甫未瑜時，褒顯闡揚，又非若幽隱冥漠為厲為魁者可比，皆足為萬世之榮也。

于肅愍公謙少秉大志。弱冠登進士，授御史，正色敢言，超拜兵部侍郎，年方三十，歷河南、山西巡撫一十八年，始回理部事。正統己巳，北虜酋也仙入寇。時太監王振擅權，勸上親征。公與尚書鄺塾請留不聽，車駕幸狼山，土木倉卒不為備，虜騎奄至，王師敗績，屬車北狩，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

報大慟。聖烈皇太后知公名，進兵部尚書。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所留老弱單敝，一時搔動，事端萬緒，公運用一心，百萬生聚，九廟社稷倚為安危，擁立景皇帝，遙尊英廟為太上皇。於是天下始知有君，南北道通，朝貢畢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心乃定。太監喜寧降也，先遂為其用，盡以細大告之，因為嚮導奉駕，趨紫荊關，京師戒嚴，往往挈家南奔。又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公慟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陵寢成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凜備具，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已遂，堅持固守之議。簡親信及戚碗重臣環衛宮闕，以強幹有志節給事中等官王汰等監守九門，盡令郭外攜挈入城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誓以率先，將士躬環甲冑，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以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忠義難得，事機一失，死亡立至，眾生不如死。由是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復入關傳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我軍堅不為動，虜知有備稍自引卻。喜寧嗾也，先邀府部重臣出城議和，併邀金帛等物計以百萬，將因媒孽釁端。廷議莫能央。公曰：今日計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七日我謀益審，奉駕就寬燥地，與虜營離隔，乃砲擊其營。虜死砲下不可勝計，始大沮宵遁。

錄曰：我明景皇帝過於宋高宗遠矣。觀基施為氣象，雖出於一時運籌帷幄次勝千里之功，然能堅心定志不為少變始也。納王站之說而馬順就誅，繼乃殉林聰之謀而王振段入，繼又直葉盛之論而扈從失律者，追討無遺，較之耿南仲、黃潛善、汪伯彥，既無所與其謀。視彼罷李綱以謝金人之師，罷宗澤以褫忠義之氣，罷岳飛以快奸談之心者大有問矣。此商文毅公縷言：景皇帝大有社稷之功。為是故歟。至於于公之死，亦春秋之義，以報知主於地下。故一則曰留一腔子，二則曰留一腔子，夫豈不知也哉。向使有一毫顧戀之心，則昔之善謀皆為瓦裂，鈴不能照然明白。嗚呼。君臣之間可謂義矣。

孫忠烈公燧，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剝民，蠹政潛謀不軌。公至首舉官校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白晝殺人，啟請具獄。濠忌乃駕惡他郡，王將軍自懲以文其過。公雖知覺，然逆謀未露，且屢疏罪狀，匿不得聞，惟密與巡按御史李潤、范轄、參議陳洪謨、副使許達先後協謀，峙糧備兵，布官要害，內以防其舉動，外以戢其黨輿。會南昌人張儀備告御史蕭淮，淮乃暴上其狀，遣勳戚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懼遂反。己卯六月十四日，因生辰宴，各官入謝，濠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公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祖宗法令，誰敢有違。濠怒，卻入殿庭易戎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朝廷何負於汝而汝反。一時官屬駭愕。獨許忠節公逵反覆辯論，以為不可，且厲聲曰：我輩方面大臣，何得如此。濠怒

曰：許逵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遂喝令縛二公曳出。逵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嘗有先發後聞之謀，為人所沮。許既就縛，慷慨激烈，厲聲大罵不絕口，遂偕遇害。死之日，烈曰方熾，奄忽陰噎慘淡，軍民無大小皆泣。事聞贈官賜謚，命有司立廟並祀，額曰：旌忠。

錄曰：愚觀二公之死，上以振千古不繼之英風，下以作百代不泯之生氣；前以遏淫人不臣之顯禍，後以卻朋奸不測之隱謀。豈曰小補之哉。始公之仕也，當太平全盛之治，孰不曰保無虞害，豈期禍起內藩，變生親屏。惟公毅然當之。蓋其生也，如無生。故七疏以禱其衷，百方以剪其翼。其死也，如無死。故正言以奇其禍，餒馬以賊其行。從容慷慨之義，兼而有之。此其可重一也。武皇御極，群邪迭興矯誣，淫黷之行不可以藥，人莫不腐心疾首。自聞天無二日，臣無二君之語，凜凜乎秋霜烈日，然後思亂之心從革，激烈之氣益伸，死孝死忠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其可重二也。漢之中葉有七國之變，唐亦有漁陽之兵，皆流毒延禍。及寧庶之亂，其謀不為不深，惡不為不稔，五旬而舉之，原其所自，漢無一人死難。唐至二十四郡之後，始有顏氏之子馬賊不屈，豈如今日頸血濺其汗輪，奮聲奪其偽命，慘愴而陰雲變色，叱晉而伏雪騰空，君子已先期其叉珍矣。此其可重三也。大懸底平王國克正，天道既明而復蔽，皇路既開而復窒，忠良之慮禍亦幾矣。然卒無金甌之玷者，正以人心難易，則雖有懿羿操莽將亦徒然，而況么魔虫鼠之孽哉。此其可重四也。四者，不違天，不後幾，不失己，不憤事。故曰：非小補也。觀者不可不知。

弘道錄卷之十七竟

弘道錄卷之十八

義

父子之義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錄曰：夫所謂之定者，《孝經》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蓋以父子之間，思嘗掩義，人但知有愛而不知有敬。至是始知主敬之道，而父子之分截然矣。此秦俗慈子嗜利，不同禽獸無幾者，真後世大亂之道也。

《史記》：堯時洪水滔天，四岳舉鯀治水。無功，鯀乃趣死。舜既即位，舉禹使續父業。

錄曰：唐虞盛時，非特禪授出於至公，至於功過亦不相掩也。夫鯀，罪人也。罪人之裔同朝，且不可虵代父乎。禹，孝子也。痛父之心委質且不堪，況鑽業乎。蓋舜之拯鯀，與鯀之被拯，出於天下之至公，施者不以為怨，受者不以為仇也。及其舉禹使續父業，亦合於人心之至順，舉者不以為嫌，代者不以

為歉也。設有一毫之私心，則君臣父子之間皆有所窒礙矣。又豈得為義乎。

禹娶塗山氏女，生子啟。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

錄曰：鯀之廢以方命圯族，禹之興以敏給克勤。然則旨酒可惡，人道亦可捐乎；寸陰可惜，辛壬亦可吝乎。此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至此而無以復加也。

《禮口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錄曰：親何鈴以有隱乎。蓋父子之道天性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親雖有過，子能幹之，親之失即子之得也。是故舜之父本頑也，能左右之，而頑化為慈，何又犯哉。禹之父本凶也，能左右之，而功掩其過，何必直哉。若徒事掩藏其惡，以至於亡國敗家，非左右就養無方之義也。

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蒞昨，周公相踐昨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錄曰：愚觀抗世子法於伯禽，乃千古之至妙也。世子之立雖幼君也，師保傅之設雖尊臣也，臣可以責君乎，將徒嚴坐揖之禮而實無嚴憚之義，若乃伯禽之於魯亦世子也，師保傅所得專也。故成王不可撻，伯禽則無嫌矣。豈惟伯禽無嫌，雖成王亦莫得而嫌之也。受撻雖禽，而所撻則王，將不猛省而奮發耶。吾而不改其過，則人不已其撻。其過有限，其撻無窮，鈴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矣。及其久也，撻者免，而過者化。人但知終為令主，而不知所入之深，豈非至妙至妙乎。故仲尼曰：周公優為之。所以深許之也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澤，恭敬而溫文。

錄曰：三代以上，禮樂為實行。三代以下，禮樂為虛文。太子，天下之本。禮樂，太子之本也。太子而恭敬溫文，則君人無怠惰慘刻矣。君人無怠惰慘刻，則朝廷無乖張拂戾矣。朝廷無乖張拂戾，則天下無泮散危亡矣。其豫養而夙儲之端，乃在於是，所以優入治安之域而不覺也。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錄曰：師保傅之設，其重如此。後世乃以為兼官，或虛隆其禮，或徒存其名，或任匪其人，或職非其事，皆非周公之本意也。又安所望於教世子之法哉。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賦天下

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視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良元，萬國以貞○ 世子之謂也。

錄曰：愚觀成周立法之善，未有若世子之詳著審辯，讀者可為之踴躍也。以世子生於深官之中，出於萬人之上，孰敢與之齒，亦孰從而齒之。然而生鈴有所自，統鈴有所承，出祕有所先，世子與人同也。雖世子與人同，孰能使知其所同哉。若夫眾人徒知己之有父而不知父之道，雖尊不易；徒知己之有君而不知君之道，雖貴不移；徒知己之有長而不知長之道，雖崇高不變。一齒讓之間而纖悉鈴盡天下，其猶指諸掌乎。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極其歸美而無外也。

《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三答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煉焉，實而仰，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盍往觀之。二子往見，梓勃焉，實而俯，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曰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錄曰：此伯禽之撻，不但訓成王，亦以訓康叔也。夫家人有嚴君者，嚴主敬，君主義，敬義立，而親親之道不孤矣。家人啣啣，悔厲吉者，易子而教之也。易子而教，所以全其父子之恩也。此君子哉。商子不傷恩，不失義而能澤及十世，豈非威如終吉之明驗歟。彼秦俗之評語，漢

法之傷恩，婦子嘻嘻失家之節，何怪乎覆亂之相尋也。

《國語》：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草，人三為眾，女三為集。集，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錄曰：密康公之母何其篤於愛子，而昧於事君乎。夫堂上之與膝下，雖親疏不同，至於心之無二則一也。果若人言以謀子，則善矣。以謀王，則吾不知也。姦國之大惡，人之大戾也。如其義，則雖祁祁如雲不以為瀆；如其非義，一褒姒足以滅宗周，安在其為三女乎。顧以為柴而效之王，王之美，密之惡

乎。

《左傳》：桓公二年，取部暴於宋，納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昭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樂食不鑿，昭其儉也。衷、冕、敝、挺，帶，裳、幅、烏，衡、紱、絃、艇，昭其度也。藻、率、轉、轄，筆、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齡、敝，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旅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於是乎戒懼，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真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都鼎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錄曰：臧哀伯之有後，其諸臧僖伯之勸乎。夫觀魚以崇靡其過小，章路以誨亂其過大，羽父之視華督一問耳。宋之亂既成，魯之賊安討乎。正其詞以歸獄，桓罪蓋為之魁，而車中之禍特反乎爾已，遂致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徒紛紛無所底止。豈非作法於貴乎。嗚呼。臧氏之子可謂無負於魯矣。厥後諸臧之孫，有急病讓夷者，有逐去東門者，有號為聖人者，內史之談豈虛語哉。然後知尚德立言，雖不見用，亦不可廢也。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九月，衛使右宰醜，蒞殺州吁於濮。石蛤使其宰儒羊肩，蒞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蛤，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錄曰：蜡庶幾可與亂矣。夫僻與溺均之為戮也。公既僻矣，錯或溺焉。有王者起，其何能淑，則向之正諫果何益哉。桓立而錯老，厚死而石安，錯庶幾可與亂矣。使漢之霍光知此，明告於帝曰：顯實與聞乎弑。然後正淳于之罪，停少女之婚，霍之宗未滅也。而卒以胥溺，豈非不學之故與。故曰：為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又陷篡弑之罪。此之謂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錄曰：獻公之不慈，夫人得而誅之也。而獻公之不孝，人莫得而誅之也。

父子相繼以為世者也。故天之所與，爻先定其配偶，正其嗣續。所謂其類維何，室家之壺。何也而顧可瀆乎哉。甚哉，恭世子之不幸也。需者，禽獸之道也，天諉之聚塵焉，所以資人之庖割也。蚓為萬物之靈，而又賢其秀者乎。天下固鮮無父之國，而亦其有無母之人歟。惑於驪姬，猶可言也。需於齊姜，不可言也。世子蓋籌之矣。天所以誅不孝者以懲不祿，則我何敢愛其死哉。此無所進而待烹。申生乃所為恭，而自言己志，其在所後也夫。

公使寺人披伐浦，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狗曰：校者，吾警也。蝮垣而走，披斬其桔。遂出奔翟。

錄曰：重耳庶幾可與難矣。夫君父之命不校。校者，五警也。衛太子之傳，石德乃教以矯節，收充等繫獄，豈非警乎。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人子之道當如是也。雖跡垣而奔翟，何害其行乎息難哉。

晉襄公卒，穆嬴曰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真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錄曰：靈公之謀趙盾，蓋不待驟諫之日，而在於頓首之聞乎。夫君而頓首，其臣駝脆甚矣。為盾者盍不思所以自反乎。損私家之權，歸公室之政，昧於進退存亡之道，是以動而有悔也。或曰：晉靈公之無道也，宣子苟退，不幾於喪乎。諸葛武侯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夫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料。此義不明，顧乃紛紛藉藉，若鈕魔之觸槐提，彌明之死大桑間，靈輒之倒戟其逵，似吝其咎，又安可進乎。

周內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穀生蔑，蔑生速，速生羯，羯生馮，是為僖子。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莊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錄曰：此公子，慶父之後也，而曰能補過，以著教也。夫仁者，又有後世之道也。有子考無咎，蠱之道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正此意歟。合而觀之，可見聖人公天下之善。

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龐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不敢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心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儻不過積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子服，它之字，蔑之子也。

錄曰：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歸語王曰：季孟其嘗處魯乎，敬恪恭儉。臣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其上下無隙，何任弗堪，所以為令聞長世也。其言正與此合。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識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絃艇。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黑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其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

錄曰：觀儀休之罷紆與敬姜之效績，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男女之別在內與外，而興亡之戒在淫與責。在位以不貴為寶，居家以不淫為寶。以儀之相不可有爭利之嫌，以母之守不可懷宴安之毒。若文伯者，外無奉公之節，內有多慾之愆，亡無日矣。母不惟可聽，而又可信，家人之表表乎。謚為敬姜，有由然矣。

范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弗己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己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秀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眾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及郁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文子為政有令名，晉國賴之。

錄曰：愚觀會之訓燮，乃知諸宗之存亡有以哉。夫狐趙冀部樂范晉，所謂大宗也。族大則盈生，盈生則驕至，驕至則怨集，所謂可畏不可恃者。蚘又益之以喜怒哉。是故穿之弑君，不在於桃林之攻，而在於河曲之戰。部之亡身，不在於胥童之謀，而在於夫人之辱。武子見之熟矣。使為盾者不狗輕肆之謀，以遏其驕寵之性，下官之難未可知也。為獻者不崇怨慾之心，以抑其克伐之意，三卻之辜亦未可知也。智哉。隨武子乎，訓其子又以敬讓。敬，德之聚也；讓，禮之崇也。能敬則又不肆，能讓則又不伐。他曰郡陵之反，從容順正，而丐鞅之嗣令名周全。其視狐趙樂卻又何如哉。

魏獻子謂成轉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戊之為人，遠不忘君，近不倡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及梗陽人有獄，其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諾退朝，待於庭，續入召之，比置三嘆。既入使坐，魏子曰：吾聞諸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續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續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之。

錄曰：父子之問不責善，魏戊可謂能用諫矣。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獻子可謂能用人矣。微辭詭說，使言者無忌，聽者易入。二子可謂能用言矣。然則，何嫌之可避，而倦倦於成轉之問耶。善乎。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內既足，何假於賄乎。此其作法於貴無怪乎。從獸無厭，以取橋槲之貶，不得謂之忠也。

《論語》：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錄曰：伯魚之對有五善，而遠其子不與存焉。嘗獨立者，其時閑而適，仰不愧，俯不作也。趨者，其禮矜而莊，無狎恩，無恃愛也。詩、禮，公物也。未者，知而不欺，無怠惰，無傲慢也。無以者，寬而有容，無責善，無賊恩也。至於退而學，則彬彬矣。即其無，以異之問而大有異者存乎其中，惜乎陳亢之見無以及此也。始以私意窺，終以寸益喜，使千載之下不能不遺恨於魚得，非亢之過歟。大全以伯魚之質稟少劣，故聖人止以是教。若使天質穎悟，則顏曾所至，伯魚亦可至。此語似非然也。

《家語》：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林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而坐執燭，曰：華而院，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而呼，曰：華而院，大夫之覺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也。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錄曰：夫所謂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者，蓋以言乎。生理之本全也，則何但啟予足，啟予手而已哉。自三省以至於寢疾，自傳習以至於一貫，自避席以至於執燭而待，苟有一毫不得其正，不可為之全歸也。不然，則上帝所降之衷

顧輕於父母所遺之體乎。是故又易簣而後吾知免夫也。若徒使弟子開食而視，抑末矣。

《小學》：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錄曰：孔子之嬉戲也，常陳俎豆設禮容，本於生知。孟子之嬉戲也，亦設俎豆揖讓進退，本於學。知此大聖大賢之分。定於為兄之時者然也。

《通鑑》：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安陵君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城之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猛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刎頸而死。

錄曰：安陵之辭縮高，不愈於侯嬴之教信陵乎。夫幸其父，從君之令，以取大位，匹夫猶尚羞之。蚘教其臣叛君之命，以求勝名，侯生甘為之哉。王之為俑，姬之為慝，亥之為剽，鄙之為豚，無忌之為慧，皆嬴之賊有以啟之也。假令無忌遂以篡逆，嬴可從談，亥可加功，姬可兒戲，鄙可袖手乎。以是知王者不作其亂有如此者，而又誅無赦之刑，豈聖人之過計哉。

齊淳齒之亂，潛王出奔，王孫賈從之。已而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攻潭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

錄曰：王孫賈之母何如孟嘗君乎。平時盜一國之名，寵安危闔，闔惟己所制。蚘於國破君亡，曾是而不加之意哉。而卒殺潭齒，立襄王，保莒城，以拒燕者，皆母之義有以激之也。然則為文者可以愧死矣。或曰：潛欲去文，文奔魏，故無及也。愚曰：夫潛而有是哉。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人，而乃見文。夫潛而有是哉，則母之言若固有以啟之也。

弘道錄卷之十八竟

弘道錄卷之十九

義

父子之義

《西漢書》：文帝時，賈誼上疏：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占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以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文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探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豈惟胡亥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錄曰：誼之疏，可謂深明其未然矣。夫古者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及周之衰，教化陵夷，道之廢也久矣。不獨秦已然也。以帝之賢而不能用誼之說，君子之所深惜也。故錄以存之。厥後景帝殺戮大臣，變易太子，廢置主后，驕寵愛弟，幾乎不蹈秦之故轍。孰謂誼果少年之見乎哉。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諛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心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愉身自院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使貴人入問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及諸子入里門，趁至家。

錄曰：愚觀秦漢之際，刑家之桔，而二乃有石氏之禮法，可以見人心之天矣。使若人者以傳太子，以訓諸侯王，若伯禽抗世子之法，則漢世之俗庶幾有疹乎。奈之何徒見躬行之不費，而不知非由清靜玄妙之虛文；徒厭儒衍之紛華，而不知本乃性分固有之實用。乃以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則給事之官，錢穀之職，其於國家之益能幾何哉。誼之痛哭，良有以也。錄之。

金日禪，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母關氏教誨其子甚有法度。日禪奉母進孝

道。武帝聞而嘉之，詔圖其像於甘泉宮。日禪每過見畫像，常拜泣，然後去。及日禪長子為武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禪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禪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禪。

錄曰：以愚觀於日禪之事，乃知夷狄之有親，不如諸夏之亡也。夫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不祀者，原同平括之淫乎莊姬也。康叔之裔，祀融之墟而盡滅者，公子頑之通乎君母也。蚘於殿廷何地，官人何人可與之狎而若罔聞乎。禪與光，均之不學者也。豈其光之無衍而禪之有識哉。斷與不斷，忍與不忍而已矣。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斯言也，可以不學而識。

韋賢與子玄成俱以明經歷位丞相。故鄒魯之問曰：遺子黃金，不如一經。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號稱大儒，徵為博士，詔授帝詩。故宣帝之時，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為丞相，封扶陽侯。在位五歲，以老病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玄成尤謙遜下士。兄弘為太常丞，當嗣，及賢病篤，家以玄成，上有詔引拜，玄成辭避，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弘東海太守。初帝寵姬張捷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才，有意欲以為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拜玄成為淮陽中尉。及元帝即位，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

錄曰：漢世以經術居相位，自公孫而後韋氏父子而已。賢耄老當柄居位，五年得遂乞骸，其時以為美談。況望有所建白耶。玄成在位七年，守正持重不及其父，而文采過之。夫以家相之任，上位天地，下育萬物，如以文而已矣。乃學士之選也。此所以終漢之世相業無聞，非適巡自保，則因循故事。無惑乎，治道之止於斯也。

《史記》：太史公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闖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闕，禮樂衰，孔子脩《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

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不墮先人所言，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詩》《書》隱約，欲遂其志思。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卒術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世聖人君子。

錄曰：按遷自叔曰：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秦滅古文，明堂金匱石室玉板圖籍散亂。漢興，更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百年之間，彬彬文學稍進。《詩》《書》往往問出矣。時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相續纂其職。夫固有所受也，然猶憤發於黨禍，而成百三十篇之書。蚓於後學而敢面牆乎哉。及班氏繼作，盡用其文，至後杜預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詔許於三館惜書，尚書給筆札繕寫。而溫公通鑑，文公綱目，胡安國春秋傳，學徒暨乃子厥婿皆同纂校。嗚呼，何其盛哉。今或志可勉而力之所建已不能勉，才可強而書之所載已不可強，已可信而人之所好已不可信，則亦徒志而已。君子不可徒羨古人之才美，又不可甘蹈今人之自畫，於可勉而勉之，可備而備之，可信而信之，則亦庶幾乎一家之冗說矣。

劉向三子，伋、賜皆好學，惟歆最知名。父子俱好古，受詔領校祕書，講論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卒，故復領五經，終父前業，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受《穀梁春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故大好之。初《左傳》多古字古言，學者訓故而已。至是故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復湛靖有謀，博見疆志，過絕於人。嘗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列，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

錄曰：班固贊曰：仲尼稱村難，自後綴文之士，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之，益與觀。固所言與向前後所上封事，忠精懇篤，天胡不祐之乎

。而卒以空言，殆天所廢，非人所能也。子駿改名，應讖為師，市寵於□□□愧云。

《東漢書》：鄭玄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出為廡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一表豫之域，獲覲在位通人，處逸大儒，成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坐黨禁錮，十有四年。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彼數公懿德，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歲已七十，宿素衰落。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將隱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咨爾勞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探念邪。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錄曰：愚觀康成生前所疏，難不啻百餘萬言。臨末憤憤，徒以所好群書卒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且自嘆西方曰暮，祇以其意戒子，未嘗求知於人也。及益思赴北海之難，身隕祚微，益不足恃。而所注十三經及諸論迷，後世卒無寸遺。孔子不云：不息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其終身無絀冕之情，有讓爵之高，亦非溢旨。比之馬融羞曲士之節，終以奢樂恣性，嘗附成讖，不可同曰語也。

班彪才高，好述作，專心史籍。自司馬遷著《史記》大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譏正得失。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上書告固私作國史，詔下郡，收固擊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為郡所竅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文撰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高祖，終於孝平，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錄曰：愚觀班馬之迷作，皆有所祖。潛精研思，無足多者，獨以顯宗之峻刻，不惟赦固及身之戴，而反假以制作之柄。此千古以來未之聞也。抑孔子作《春秋》，丘明迷《國語》，皆當時之事，所當避諱，蚓所遭皆季世，若鈴以為罪，當何如哉，當何如哉。故觀於壺遂難。司馬遷之言，君子蓋不可以不慎

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若，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

錄曰：以援之謹飭而不免身後之謗，何耶。夫援以壯時欲就邊郡田牧，蓋未為得志也。故其舊志，自謂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夫誰能奪之。及其致身於人，便為分限，雖欲馬革裹尸，甘心暝目，豈能盡如所願耶。既有請行之言，又為據鞍之態，讒人從而媒孽之，此其求全之毀，尚類於刻鵠之事，向非朱勃之論，不幾於畫虎者耶。將益信，謹飭之，尚有未盡，而輕俠之安所為可乎。

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林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子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不足以供養。今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復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錄曰：范滂之母，人謂歡其義也。愚以為不得已而為是言也。苟使愛惜其死，將何益哉。盍若辭之曰：人生脩短，自有義命。顏回為善，於爾何如。有命自天，不為追己。豈不達哉。至於李、杜生與同難，死何足方。若乃名之一字始末禍端，尤不當以為言也。所竊喜者，仲博有子龍舒、克男。仁者有後，不為廢絕。不然以未發白之齡而罹短命之苦，豈惟行道出涕，其萬世痛絕也乎。

《晉書》：王裒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眾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聘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相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一辰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寥表》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

示不臣於晉。

錄曰：王祥孝矣，及其為三公也，魏置其君而視之如弁髦土便然，曾不若剖冰求鯉之堅且篤也。孟宗賢矣，及其為大夫也，吳孫琳廢亮反為告於廟而行之，曾不若泣竹感天之順且從也。然則終身不西向者，豈徒誦哀哀父母而能然哉。

兗州刺史王叔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相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錄曰：昶之命子，若預為渾設也。夫沈默渾深四者，皆謙厚不伐之旨也。是故願其如海焉，納百川而未見其盈也；願其如洞焉，涉萬里而未見其止也。以超之謹厚而後有渾與濟之洪雅，使能充之於功名之際，則為有道之士；弘之於容人之量，則成長者之風，豈不益賢乎哉。借其徇於流俗，狃於愧恨，既不免時人之譏；及居么輔，聲望曰喊，則頓失命名之義矣。嗟夫。

《唐書》：貞觀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曰一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主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集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羈。然比之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錄曰：唐太宗之教太子，可謂至矣。惜其於君之道，果乎其未之聞也。夫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上古聖人所以徹上徹下，由內以及於外，由家以至於朝廷，然後為無弊也。今觀自君體建親以至閱武脩文，莫不畢陳。又自細微過失以及事功顯邇，悉皆無隱，可謂至再至三，而未嘗一及於刑家之道。帝豈智不及此哉。武臺之禍，蓋反巢刺之刃；家事之言，速報脅父之謀耳，豈惟訓誥而有遺，兼通讖記而無奈。是以古鄴君子鈴務正心誠意，慎微謹獨，未嘗一念之或苟然，後及於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此其

帝之所獨闕，而唐之所深禍歟。

鄭善果父誠，母崔氏，嚴明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誠為周大將軍，討尉遲迥戰死，善果襲父爵。及為魯郡太守，每出廳事，母輒坐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行事不允，或妄慎怒，即還涕泣不食。善果伏於床下，曰：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殉國。汝自童子襲茅土至方伯，案可妄加慎怒，墮於公政，內墜家風，外虧天子之法，何面目見汝先君。善果由是克己，號為清吏。

崔玄暉母盧氏嘗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凡居仕宦，人有言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財貨充積，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乎凜祿，則善矣。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汝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至，以清白名。

錄曰：鄭善果之母談虎而色變，蓋有所傷之也，故其詞也烈。崔玄暉之母見賢而思齊，夫有所受之也，故其詞也溫。二子卒皆以清白聞。信乎陰教之不虛也。而玄暉遂能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較之善果晚節蓋有問矣。

韓休子七人，浩、洽、洪、肱、況、渾、洞皆有學，尚節義籍，甚於時。安祿山反，皆陷賊逼，以官不受，出奔行在，為賊所擒。浩、洪、渾皆遇害。肱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洞終國子祭酒，況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況性節儉，居嘗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敢請堂。先無挾麻，弟洞稍增補之，輒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初判度支李晨以裨將白軍事況，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晨終立大功。幼時已有美名，晚節益峻其家範，訓飾子弟甚嚴。故貞元間，言家法者曰：韓氏、穆氏云。穆寧子四人贊、質、負、賞。世以儒聞，而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盩厔尉，過平原見顏真卿。及聞祿山反，即遺真卿書以其子，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我可以從公死也。既而真卿過河見肅宗，問狀異之將，以為諫議大夫。德宗在奉天，奔詣行在，擢秘書少監、太子右庶子，及寧之老。贊為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為縉紳所仰。贊最孝謹，質強直，員工文詞，賞尚節義，俱有令譽而和粹，當時以珍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醞酬；賞為乳腐，寧平居。嘗譏家令，訓諸子。人一通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九暴，非吾養也。

錄曰：休，一代元臣，其家法峻整，有自來也。寧儒而已，何至與韓氏並

稱耶。蓋節義之在天地間，匹夫之於王公一也。是故有歲寒之澹蕩，而後有春融之敷華。休之許國以義，寧之許友以死，凜凜乎立身大節，可以為柯幹，可以為巖石。他曰和之為羹房，調之為鹽梅。無惑乎。皆以珍味目之也。然則當時之說，豈無謂哉。

弘道錄卷之十九竟

弘道錄卷之二十

義

父子之義

《宋史》：太祖母昭憲杜太后治家嚴毅有法，生五子，長太祖，次匡濟、光義、光美、匡贊。太祖即位，尊為皇太后，拜於堂上，眾皆稱賀，后獨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億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錄曰：后常目擊五代之亂，至室家母子不能相保，故有是論。雖然《大禹陳謨》首以克艱為言，后蓋不惟知母道而又知君道也。以是為訓，宋之一代所以外無呂王武韋之禍，而內有高曹向孟之賢，皆后之壺範有以啟之於前也。然則史稱昭憲垂裕之功，其可少哉。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質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遂鎖之，而使人防守，亟趨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草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草臣拜焉。

錄曰：自金匱背盟之後，甫傳真宗，即有繼恩之變，賴呂端而免。再傳仁宗，復有允恭之奸，賴王曾而免。其變者，國家危疑之運也；其免者，立國忠厚之功也。是時宋德昌隆，君子道長，故大臣得以行其志，而小人無所容其謀。苟為不然，繼恩豈不能排闥而出，而肯甘心就鎖乎。若乃平立不拜，誠非獲已，既不能如周書顧命，則不免於捲簾審視矣。

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光獻太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神宗崩，哲宗立，宣仁高太后臨朝聽政，於是散遣脩京役夫，臧皇城硯卒，止禁庭工技，罷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罷造軍器工匠，罷成都府利都買

馬，罷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任他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罷錢糧提舉保甲官，罷方田，罷鄜延團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

錄曰：愚觀光獻、宣仁之際，其婦姑之問，可謂善繼善迷者也。夫光獻有欲為之志而未為，至宣仁而成就之；光獻有已為之事而可法，至宣仁而遵迷之。設使紹熙崇寧之君皆能若是，何害於紹迷乎。惜乎，名則是而實則非也。苟有人心，將何面目見二后於地下。

及太后崩，哲宗改元紹聖。楊畏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帝深納之，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奸，報復怨仇矣。

錄曰：王安石之流禍慘矣。論者徒知歸罪於變法之端，而不知實禍於紹迷之政。夫紹迷，美政也。文武周公豈惟八百年之福祚，抑且千萬世之顯稱，人皆曰：善繼人之志，善迷人之事者也。然謂之善繼善迷，則其一字之問而有無窮之深意，不可以不察也。夫仁者之祚垂於無窮，而戾者之氣未又隨泯。設使仁考有後，而神宗嗣孤，夷狄之禍未必然也。今以一宣仁救之而不足，一章惇壞之而有餘，則以哲宗為之子也。崔鷗、陳瓘千言而不入，鄧洵武一言而快意，則又以徽宗為之子也。嗚呼。周家傳位季歷以及昌，而天命之永固，神宗傳位哲宗以至估，而國事之曰非，豈非繼志述事之相同，而創業垂統之不善歟。

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號為五龍。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逮宋建隆元年，太祖謂宰相曰：深巖之地，當以宿儒處之。竇儀清介重厚，非斯人不可。即曰拜為學士，後屢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其剛直。及卒，閔然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蓋惜其未大用也。儼尤為才俊，善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卒如其言。太祖謂侍臣曰：近朝卿士竇儼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爛語，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爾，傳有操尚可嘉也。

錄曰：愚觀竇氏之在宋初，其變面事警則有可責，其義方訓子則有可稱。雖然有五星聚奎，而後一代之人物可齊；無五代亂離，而後五子之出處可鈐。人情世道大抵而然，君子未可以厚非之也。

陳省華與妻馮氏性嚴毅，治家有法，子堯叟、堯佐、堯咨居常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比客至，兄弟常立侍父側，客不自安，多引去。堯叟偉姿貌，強力奏對，明辯多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

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及貴讀書不輟。初從種放於終南山，陳搏謂省華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一如搏言。及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於父母棲神之域矣。堯咨以氣節自任。君子謂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有宋以來，言家法者不能及云。

錄曰：愚觀陳氏，一時不惟可稱，而中子貴壽尤有可驗。雖然以自驗而電勉則可以自負，而夸毗則不可。蓋貴與壽，是人之所欲也。亦有不可又者，如顏子短命，曾參寡祿，冉閔無階，而萬世之下莫不尊之，以其德耳。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以是歸息於棲神之域，庶幾無忝於風興夜寐之心矣。

呂公著二子希哲、希純，少從樵千之孫復石介胡緩學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及長復從二程、張載遊，聞見益廣，遂絕意進取，不事科舉，學以僥倖利祿。王安石將真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及申公作相，二弟公綽公弼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申公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其母聞之，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講讀。乃除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為主，若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昆天下乎。與希純世濟其美，樂易簡儉，終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

錄曰：史稱呂申公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有愧於從祖。愚特以為無忝於正獻。何也。文穆之時，大道為公，不當以遠嫌為辭。申公之時，大道

既隱，人當以亦黨自懼，以是為防他曰。林希尚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嗚呼。孟子不云：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希哲以之回視雱與嬉輩真腐鼠之不若歟。

洪皓三子適、遵、邁。適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脩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嘆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天之報也。宜加升擢。遂除。適敕令所刪定官，遵秘書正字。後三年，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及皓歸，性秦檜，三子皆外補。皓謫英州，適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適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日，擢居相位。遵為資政殿學士，邁為端明殿學士。邁之文學尤高，其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哉。

錄曰：洪忠宣豈比於蘇長孺哉。武之時，中國全盛，匈奴恃其桀敖而已。皓之時，華夷倒置，鈴死無生。若非天之所報，又安能有其家乎。特以檜之惡甚於犬羊，其毒道於醜虜，虜能容忍於異域，檜不能得侍於同朝，帝能加擢於一時，顧不能保全於異日。惟天不可為，卒之有子以顯其世，有文以華其國。

雖不得秉政於生前，亦登相位於身後。觀於史臣，亦悻悻曰：忠義之報，有由然夫。

胡安國三子寅、宏、寧。安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見中原淪沒，黎民塗炭，常若痛切於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正安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寅號致堂本弟猶子，少桀點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志節豪邁，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宏號五峰，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拭師事之。安國之傳《春秋》也，寧脩纂檢討，盡出其手，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錄曰：人稱康侯如大冬嚴霜，其子豈歲寒能凋者乎。所上之章，凜凜如出一轍。蓋由其家學，一以《春秋》為準的也。父職總裁，子備檢討，家庭之間宛然史局。若溫公與康侯者，蓋不多見。雖不仕，猶仕也。至於父子並列儒宗，豈不美哉。

蔡元定二子淵、沈，皆躬耕不仕。始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惟以道理自相怡悅。沈年三十屏去舉子業，以聖賢為師。自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常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說，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以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牽合傳會，自然之數蝕焉。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彝倫所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故西山賈氏以為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錄曰：愚觀數公之子，惟九峰之傳獨得其宗。其所著《洪範皇極》，蓋以天地之所以筆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物之所以得失者亦

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其作書集傳也，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禮樂

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此所以卓冠群倫，而從祀夫子廟庭一，不亦宜乎。

李舜臣三子心傳、道傳、性傳。舜臣傳學力行，多所著述。父子各秉史才，遷宗正寺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事，必謹書之。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可拘常法。他所筆削，多類此。心傳為脩撰，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端平三年上書言致旱之由，曰：和耀增多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道傳明於河洛之學，嘗訪求從學朱熹之門者與之講習，盡得其遺書而讀之，篤於踐履，臥榻問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用功慎獨如此。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性傳嘗進對，有崇尚道學，未遇其實之言。帝曰：實者何。對曰：在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又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

錄曰：愚觀李氏一門，三子造詣略同，《宋史》列於儒林可無愧也。而乃分為四處，心傳、道傳總歸一卷亦可也，而乃殊於二門。若此者，可以見十羊九牧，前後不倫，欲無繁冗不可得矣。而元定之子沉從祀廟庭，不為列傳，子抗反為之，然則祇為官爵而已。故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唐璘拜監察御史臺史，且至惶駭趁避。其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憂乎。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性權貴，恐重為大人憂。母曰：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拜謝就職，首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將覆。陛下謂此何時尚。縱慾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押暱戚堅；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民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季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律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罪，蓋指賈似道也。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為統帥，起臟吏為守臣。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子方再見，皆母指教之也。

《元史》：姚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為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恤。俾吾追綜陵母，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御史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世祖嘆曰：天福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錄曰：宋唐璘與元天福，其母教戒同也，而其功業則異。璘立臺僅百日，雖曰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宋至是已無可為矣。縱使子方復出，誰能救之乎

。天福當世祖之際，練行言聽，不惟整攝臺綱，無一蛇二首之患，且能復立按察，有摺服豪右之功。然則璘非駭也，大廈將傾，有不勝其任之憂；福非烈也，元運方隆，無自貽伊戚之患。母之一喜一懼，而世道一污一隆，從可知矣。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母卻烈氏有賢操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嘗奏：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事，宰相之資也。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常直內庭，知無不言。及入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者，皆朝貢請吏。初為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適後圃閱戲，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為，豈大人事耶。遂探自克責。一日侍宴，英宗強以數卮。既歸，母戒曰：天子強汝飲，當益戒懼，無酣於酒。每事督訓。故人謂拜住之賢，母之教也。

錄曰：木華黎，元之四傑也。四世而有安童，又再世而得拜住。乃有所畏者，三祖孫奕世無忝，孰謂夷運而能若是哉。揆厥所由其母，閑之維，則收其放心，無寧沉湎之所致也。自是而後不能及矣。

《皇明名臣錄》：景泰中，禮部郎中章綸、給事中林聰、御史鍾同、大理卿廖莊因災異陳言。是時太上皇別居南宮，憲皇帝易儲為王，兩宮疏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言者。綸特陳脩德彌災十四事，內惇孝義，謂：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其冊封，恭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每月朔望及歲旦，宜率群臣朝見，以極尊崇之道。又欲復舊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知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彌矣。作旨錮禁。先是景泰三年，朝廷初請易儲，事下廷議，舉朝大小臣工持疑，未敢發，聰獨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與鍾同、廖莊前後諫議相同，雖不能阻止，而人服數臣之義，天命卒無改云。

錄曰：臣觀諸臣之義，凜凜乎《春秋》大旨，當今萬世之攸賴者也。夫劇積出奔，輒未嘗廢；隱公攝位，桓乃嗣立。

英廟初還之時，憲皇方暴盛也。何以易為哉。蚓景皇帝儲嗣況瘁，后亦荐更當是時也。正宜納鍾同、章綸之說，直林聰、廖莊之論，加禮於太上，復儲於東宮，則名正言順，異曰奪門之變，未可知也。曾未瑜時，應天順人。英廟既晦而復光，憲皇既廢而反正，傳至我皇上億萬載，無疆之休。當時諸臣之議，寧不明白正大矣乎。乃知我明大統之傳，建天地，揭日月，未可斯須違越者也。

《燕對錄》：弘治十八年五月，上不豫，司禮監宣內閣李東陽、劉健、謝遷同入乾清宮，至御榻，上著便服坐，健等叩頭。上令近前，於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上玉色發赤，火聲盛氣。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息荒。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成婚，至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若。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錄曰：臣觀孝皇垂絕之命，其從容委曲，始終詳盡，比之周書顧命，異世同揆。至若曰：朕為祖宗守法，不敢怠荒。尤萬世臣子深思痛念，至今在於人心所不能忘也。但以好逸之言，真如末命所諭，而後劉瑾、朱寧、江彬之徒紛紜瞽惑，尚賴在天之靈旋起旋滅，無能久禍，其貽謀不亦遠乎。

祭酒宋公訥稟性純誠，動以矩護，不妄言笑。會建大學成，中外貢入，學徒日夥，教泥不行，於是擢為祭酒，所以提契鏗不遺餘力，橫經發難，擊部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居常寢食恆在廂房，不宿於家。一日有疾，上遣中使問諭，召其子麟還京侍養。至是麟等懇請還家，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及病革乃歸。上親為文祭之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

錄曰：惟日孳孳，斃而後已。聖人所以勉學者，未聞不宿於家也。以為風雲氣少，兒女情多，然則又須鐵石心腸而後可耶。雖然以若人而在師保之位，不息人君一曰之問，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與宦官官妾之時多。此所以道能信主，忠可身行。闕子復為司業，豈尋常兄女子者可比耶。

《尹直瑣綴錄》：尚書何文肅公喬新，父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何文淵。昔任溫州知府，不受遺金，人為立卻金館，至今猶存。及文肅公初第進士，使淮西，巢令問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卻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答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在閩時，市舶內臣死，鎮守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不獲，則受而輸於公帑。及長汴臬，都指揮武成德嘗因薦已燼以犀帶銀器，笑曰：我知君，君不知我。武暫而退。及致仕，楊宣慰遣使致金幣為壽，並獻文梓，可為壽具者一無所納。或勸之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其廉蓋素性然也○

錄曰：昔人有言：臣之清，不如臣之父者。今亦有言：何之清，不如何之子者。愚則以清白士大夫美德，至父子奕世相傳，雖出甩勉，亦所當向若，徒以為過。情嬌激，則世無全人矣。錄之。

天順初，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佔寵擅權。監察御史楊誼劾之。既而彗

亨豐見，二勢益張。公約十三道連名，極論有私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譜下錦衣獄文，致其死。會京城大風雨雹，拔木壞屋，走下馬牌於正陽郊外，始得末減，謫戍遼東，遇赦還職。時二凶尚在，或謂宜詣謝，方可無事。公不肯，復戍廣西。及二凶誅，方始復官。子源弘治問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初，逆瑾當權，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遊，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先皇安居深宮，遠絕遊幸，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講讀詩書。復疏：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霧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又言：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豫防。意在瑾也。於是瑾怒，喚源面斥，嬌韶杖責，遣戍肅州。

錄曰：愚觀謫戍之命，一之已甚，未聞再而無悔者也。不題之言，父已罹辜，未聞子復蹈之者也。惟有父子鐵石之心，而後有前後筮龜之論。楊氏可謂不沒矣。此其大風雨雹，亦可以見天心仁愛之至也。

弘道錄卷之二十竟

弘道錄卷之二十一

義

夫婦之義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惹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錄曰：魯莊公即位二十有二年，壽三十六也，而始聘於齊，豈非告則不得娶乎。苟有明王在，上誅文姜之不慈，正莊公之不孝，則既免於任之樓，犖之牽，亦不至如般之弱，閔之幼，而子牙慶父之奸可以無作矣。奈之何桓方飭伯，血盟未載，不思無後之為大顧，憧憧於違難之間，其視妻而不告者，又何如哉。必合而觀，然後知二聖不告之為義，而孟子行權之為太。

《禮記》：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錄曰：以記禮次之者，大聖權也。大禮，經也。未合禮而正經，猶今能立而言權。於是，有娶於同姓而謂之吳孟子者，有悖於直信而涕出女吳者，有忽於辭腆而鼠牙是競者，有背於偕老而鶉鵲不若者，皆萬世之罪人也。

《詩》：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真彼周行。陸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盞，維以不永懷。陸彼高岡

，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陸彼殂矣，我馬堵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錄曰：或以此為美里拘幽之曰而作，其知道者乎。夫以紂之政，誠酷烈矣。然臣罪當誅之心，文王未之改也。后妃內切憂懼之意，外共服事之德，不真彼於周行乎。其托言於酒，非真解憂也。豈其崇侯之諧方盛，而闔夭之謀未行歟。卒之無可奈何，而付之於浩嘆，則后妃者獨不可謂之至德耶。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於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曰：嚶腰草蟲，趨耀阜蠹。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險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啜啜。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陸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錄曰：註以此詩若周南之《卷耳》者，蓋紂在上，西伯在下，諸侯雖有被化之私，而實從公家之役，其憂固不能自己也。況夫道進之藪刑人，如不克者乎。及夫既見而悅，則公私之情，上下之分，兩得之矣。此所以為召南之化也。若徒以執手之愛，契闊之情，其憂其樂所關微矣。

衛之婦人以其君子行役於外，而思念之日：雄雉於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請伊阻。雄雉於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恢不求，何用不臧。

錄曰：是詩之義，雖在聖門仲由以下而能知之者鮮矣。夫爾我相形，而後恢心生焉，有無相判，而後求心生焉。及其至也，子之於親，以婦見誅，仗莫甚矣。婦之於翁，以美見納，責莫甚矣。衛之為國，不啻其淪喪也。然而猶存康叔之祀者，徒以匹夫匹婦尚知禮義。此可見天理民彝，途人堯舜，均稟一致，而先王陳詩之道，夫子刪述之功，豈小補歟。

婦人為夫所棄，作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眼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提提其扯。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用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情，反以我為儼。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請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堅。

錄曰：愚觀棄婦之詞，古人以比忠臣孝子。其款誠之委曲，措詞之從容，非真有是事也。何也。蓋閨門之中，恩常掩義，自非負販轉徙之徒，孰有輕棄其妻者乎。且以七出有條，三不去有律，庶人無停娶之理，亦不容宴樂其

新昏也。蚓於被棄之時，心志悖戾，言語不倫，既乏代筆之工，終鮮學問之益。《谷風》，婦人何自而能是哉。豈以衛之賢者處亂國，事暗君。其曰電勉莫違者腹心之誼也；曰匍匐恐鞠者手足之情也；曰綺菲苜蓄者器使之恩也；曰涇濁渭清者反己之德也。然而新進者方效用矣，則不得不禮薄，如不遠伊邇也；不得不刑戮，如有洸有潰也。若乃君子之心，則豈處其薄乎。亦惟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已。是詩也，有悠然不迫之風，有奮然感動之意，有怨而不怒之則，有去而復顧之情，孰謂一婦人而能若是哉。凡孤臣孽子讀是，不廢詩而嘆者幾希矣。

《鄭風》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見與馬。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錄曰：士與女一家之存亡也。琴與瑟一人之理亂也。一家之存亡，係於雞鳴昧旦。夫苟淫蕩放逸，則生不殖；生不殖，家必難矣。一人之理亂，係於執手偕老。夫苟二三其德，則室不宜；室不宜，愛且離矣。此安靜和好，所關甚大；而有洸有潰，家道之所以無成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錄曰：夫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者，報施之常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者，篤厚之至也。故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然則知子之來而雜佩以問者，其於報施又何如哉。鄭以淫蕩忘返，若《靜女》《漆洧》諸篇，所樂者城之隅，洧之外耳；所贈者彤之管，芍之藥耳。固不可責其親賢友善，而門內之職併已亡之矣。此雖錚錚之金，靡靡之雅，而緇衣之感亦安可誣哉。

齊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鸚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鸚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錄曰：愚觀是詩義明詞順。蓋古者官壺之中，不但閨門淑女，如傅姆師氏，莫不有做戒之道，諷誦之詞焉。故其詩曰：雞既明矣，會朝之人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而君方以為匪雞則鳴，乃蒼蠅之聲乎。又曰：東方明矣，會朝之人既已昌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而君方以為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至於蟲飛薨薨，旦以分矣，尚未見其起而視朝也，則我豈不欲與子同寢而夢哉，但韋臣之會於朝者，候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併與子為憎乎。此於上下措詞文順理直，故常存之以備參考。

《尚書口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

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

錄曰：如是則又無，匪鷄則鳴之，愆亦遠於脫簪待罪之責矣。錄之。

《外記》：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洱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宴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錄曰：夫齊姜姓，周之世姻也。故邑姜、姜后皆出於齊，而雞鳴之詩亦係於齊。以其時考之，蓋不相遠，而義實相近，豈即姜后之所陳。故時稱賢妃傅母之所誦，故別於《大雅》歟。不然何庶予子憎方以為懼，而顛倒裳衣顧以為常歟。然不可考也。

《春秋》：魯莊公元年冬十月，王姬歸於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錄曰：此王姬也，歸於齊，則為夫人矣。而曰卒，王姬卒，何也。蓋是時天王之不君甚矣，齊侯之淫德極矣，文姜之忌憚蔑矣，魯莊之掃恥盡矣。夫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哀哉乎王姬，而與之敵體乎。天王自同於鳥獸也，而豈知匹婦之不可奪志哉。甫於歸而即謝世，僅及數月之期，豈其屯難遭回，不勝忸怩之心。而姜氏乘剛淫逼，虬當自竄之曰，有人心者不若是想，遂奄然而長逝耶。《易》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女子貞，不字。王姬有焉。然則烏中之凰，珠中之璧不得以齊襄之醜惡累之也。吾夫子表而出之，所以遏淫欲存貞行，以愧當時，勸後世之意切與。如但以我主而錄之，服而卒之，抑末矣。

莊公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鄆。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傳曰：莊公四年紀憫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都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為後世勸。

錄曰：理與勢，天下之至敵也。而亦至不敵也。理之勝，萬世而不移；勢之勝，一時而有問。何也。蓋心主理，權主勢。一國之權在人，匹婦之志在己，故以齊之勢，紀可滅，而姬之志不可滅。君可虜而婦口之殞不可虜。聖人著之於經，以見伏節守義之美，而齊、襄、魯桓之惡不攻自見矣。傳以為葬而示之恩其然，豈其然乎。

《傳》：齊侯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文，是猶加忍於人，以手撫之也。其說非是。

《左傳》：魯桓公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

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香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錄曰：愚觀鄭忽之事，未嘗不嘆世衰道微，霸者未作，君不能保其臣，而執劫於鄰國也；父不能保其子，而倚仗於強援也。夫五霸之命無易樹子，則何待於已親。無以妾為妻，則何又於更室。若俱以辭婚而失國，是又不待貴易交，富易妻也。奈之何紛紛以為病也。然則，忽者奈

何。孟子曰：仁則榮，不七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所謂自求多福者如此。忽處鄭莊之世，三綱絕矣，縱能自強於善，猶懼其亡，何況甘於交質，狙於狄勝，徒以婚齊為輕重哉。或曰：忽嘗先配後祖，而今乃能辭婚，何也。蓋忽沾沾自喜之人也。朱子譏其柔懦疏闊是已。夫沾沾自喜者，未又通無所見，惟其怠惰而不能操慮，迂闊而不近事情，是以甘為人下而不辭也。詩人譏之曰：狂童之狂也。且豈其過歟。

《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喪服畢，其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夫人不許。衛君使人怨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

錄曰：考諸禮，曾子問：有親迎女在途，而父母死之。文無至城門而君死之文。君子謂未成婦，疑無服也。而持三年之喪，不已過於厚乎。若乃未成婦之女，而請願同庖，豈禮也歟。君之弟，禽獸之行也。齊之俗淫靡之風也，宜乎女之終不聽也。

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錄曰：愚觀黃鵠之歌，其旨切，其情哀，有風人之義，而無怨怒之詞，是真能守禮義之俗。雖使異類聞之，寧不為之感動，而況於人乎。此妾婦之中正，禮道之範圍，而割鼻斷臂，截髮割耳，有所不得其正矣。

楚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獵，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嘗聽朝罷晏，姬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笑，何也。對曰：妾執巾櫛十餘年，遣人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

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知人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明日以告，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樊姬之力也。

錄曰：姬之不食禽獸肉也，可謂以身諫矣。而藉以進賢，則吾不知也。夫叔敖之賢，固非虞丘子之所知；而樊姬之名，則知者多矣。豈因諫獵之事，而遂以傳會哉。然不可考矣。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能。梁王聞之，使相聘焉，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安可不顧名節，自甘身而羞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持刀自引，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高其行，為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錄曰：古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勝之。凡君無再娶之義，恐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止，尚可近失節之婦哉。梁王驕姿不道，固不足責；而梁女書之於冊，觀者不責漢之無制，相之無衍，而徒美婦之高行。嗚呼。婦行何高，則王行何卑乎。

《漢書》：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死之女也，賢才通辯。成帝遊後宮，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左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嬃。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捷妤。每誦《詩》及窈窕淑女，女師之篇，必三復之。進見容止，輒依古禮。其後趙飛燕有寵，矯拓，讟訴云：挾邪詛祝。上考問，捷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捷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帝崩，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錄曰：愚觀捷妤之執義，而嘆孟堅之寡識也。夫坏寵恰勢，婦人之常也。明哲保身，君子之獨也。姦禍之與倖權，譬如烈火。故《詩》云：燎之方揚。又云：誰能熱熱，不可止遏，引可親炙乎。是故寧幽清龍密，托長信之末流，無寧薰耳塗目，效永巷之罪首，使固稍知此義，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豈非達者之高致，哲士之盛節哉。顧乃責會合之計，運朝夕之策，戀戀於權勢之門，濡體於危險之途，此賓戲所陳之詞，與班姬團扇之旨不可同日語也。以固之博通古今，為世良史，人物之臧否，出處之大節，籌之何許，而乃不如一女子哉。然則不免於質之勝文，君子不能不為之深惜也。

平帝王皇后者，莽之女也，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莽秉政，以女配帝。歲餘帝崩，後莽篡，后年十八，常稱疾不朝。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

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橡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錄曰：平后之拒父，豈比於元后之責莽乎。夫令妻壽母，古今稱頌，豈知亦有不然者歟。漢之元后，壽踰八十，歷元、成、哀、平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是以釀醞保護，以成其亂。及至篡國滅劉代漢，而後握璽以拒之，噫抑晚矣。固不若年少執節之為愈也。

《東漢書》：光武中元元年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為群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趙王，專主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桃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

錄曰：愚觀呂薄之際，而感理之吉凶消長係於時之進退存亡，未嘗有毫忽之差也。蓋后與帝俱起側微，方其問關百戰，求帝於藪澤之中，彼一時也。及帝擁戚姬，親如意，據軌之勢，此亦一時也。至於偃然稱制，南面以臨天下，此又一時也。極其至也，乃有人競之作焉，有鵠鳩之毒焉，有滅宗之禍焉，有易姓之謀焉。槩以《春秋》之義，所謂自絕於天不可得而禱也。當時漢廷大臣未能堅守嚙血之盟，蚘責以《春秋》之義哉。此義不明，是以不傳之呂而篡之新，宜乎帝之進薄而退呂也。

王霸少厲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值玉莽篡，棄絕交宦。建武中，徵至京，不屈。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至楚相，子為郡功曹，令之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有子方耕於野，聞賓至，釋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父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外不起，妻怪而問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遁終身。

錄曰：觀人何以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乎。蓋貧賤之交，人所難忘，而彼此相形問，亦難釋於此。而小芥焉，糟糠之義微矣甚矣。霸妻之高識也，無我，無人，無物情，而況於世態乎。鈴若而人自斯下堂，初不在山之深林之密也。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釋歸侍御併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

，歸鄉里拜姑，禮累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錄曰：柔曼之傾意，非獨損志，蓋亦有增過者焉。相如才美，琴心是務，馬融儒者，絳帳為樂。吾見其貧賤而移，富貴而淫也，又焉能威武不屈乎。故鈴有少君之行，而後有子都之節。

安定皇甫規妻者，善屬文能書。規卒，年盛而色美。董卓聞其名，娉以輜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婦人乎。妻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之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大怒，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軌上，鞭馳四交，遂死車下。後人稱頌，圖畫其像，號曰禮宗云。

錄曰：規與妻何如瑛與邕乎。規之恥不與黨，妻之奮不失身，媲美同義，可無愧矣。而邕顧懷董卓之恩，終被收戮；瑛亦於曹操之坐，叩首酸哀。此其一全與否，一生與死，不可同年語也。

獻穆曹皇后，操之中女也。建安#2十九年，進為夫人；伏后弒，立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者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錄曰：春秋之時，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然則父之所為如莽與操者，尚可重父而輕夫耶。觀於平獻二后之事，則雍姬殺夫之罪，仲母飴女之愆，皆不可追矣。

弘道錄卷之二十一竟

1 『亦』原作『赤』，據文義改。

2 『安』原作『女』，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義

夫婦之義

《晉書》：愍懷太子妃王氏，字惠風，太尉衍之女，貞婉，有志節。初太子被廢，居金塘城，衍表請離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掠之以賜其將喬屬，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我皇太子之婦，司徒公之女，而逆胡小子敢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妾名六出，魏浚儀命諷之孫女，見其主亦自奮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錄曰：愚觀晉之流俗，懵昧顛惑，動以虛名相尚，而不顧瑕釁；如二女者，乃跌中之璧，壺中之冰。衍曾不倫，方且營營三窟之計，急急離婚之謀，不

有貞行。其胡自別而卒，以玉全有。如此水較之排牆填殺，真同瓦石，安在其眾中珠玉耶。清談之禍，上不能庇其國，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有其子女。嗚呼，慘矣。此萬世所當戒也。

《唐書》：太宗二日罷朝退居宮中，嘗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時長孫后在側，問曰：為誰。上曰：魏徵言不遜，每廷辱我。后乃退，具朝服而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悅。

錄曰：帝之怒，非徵之辱也，迺心之不純也。后之賀，非心之格也，迺名之可喜也。使誠知純心要矣，則又不以是喜。知用賢急焉，亦又不以是怒。異時明母之不后，則徵有以報文德之遇；而王子之失婚，則后無以解田舍之憾矣。

徐惠妃以上束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從欲之所致乎。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

錄曰：太宗之世，一賢妃而顯名，何也。蓋唐之興者，反隋之舊也；致治之美者，從諫之功也。故人人不以為諱，親疏不以為瀆召，則骨經綱紀之臣變為脂韋唯諾之行，何況閨門之淑女哉。

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盒、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遂與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后，請妙擇天下命族，何必武氏。願留三省。又曰：臣今作陛下意，罪當死。因置質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老嫗。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他日，李勣入見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錄曰：時無忌、遂良、世勣涇渭猶未分也。明日一言，而唐之宗廟、社稷、本宗、支庶以至群臣、百官駝乎危矣。然則謂勣為上所重，當進者果何人哉。良勇於匡救，使萬世之下猶知君臣夫婦朋友之義。若勣而先入，則佳兒佳婦之言諉於不聞，天理人心不幾於息乎。言雖未能回天，而義已如皎日，君子不

能不錄之也。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陷汴，分兵略定諸縣。以城小賊銳欲過去。建中末，李希烈時侃為頃城合，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之，進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奈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廷中曰：合誠，若主也，然歲滿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者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北面奉賊乎。眾泣許諾，乃狗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率以登城。婦身自爨以饗眾報賊曰：頃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合。先是萬年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合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敵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次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伉儷知君臣大義云。

錄曰：愚觀唐史之志烈女，皆無倫春，獨此志紀迷頗有本末。且抑揚不苟，豈因以愧當世耶。侃亦殉人者，爾而能轉禍為福，使二十四郡聞之，寧不唾死乎哉。蓋不但一烈婦，而三女子將挪愉之不置矣。

武宗賢妃王氏性機悟，年十三入宮。帝為穎王，穆宗曉賜王，嗣位妃，陰為助畫，進號才人，有寵狀，纖順頗類。帝每畋苑中，妃必從，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與馳騁。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李德裕不于。帝稍惑方士，言：我取不死，後窶不豫，膚澤消稿。妃切憂之，帝曰：脫如有不諱，汝將奈何。泣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取所常貯悉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喔下。當時嬪御中，雖常拓才人者，至是皆義之，為之感動。

錄曰：殉葬非古，畋獵非懿。而錄之者以唐氏一代世無閨則，而耽溺異術，尤所當鑒，非獨為才人，幸乃以為刑于錯也。

《宋史》：包臆妻崔氏，拯之子婦也。臆早卒，遺一穉。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出涕，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役，執漸灑之事，幸奚。況敢汗家乎。生為包氏婦，死為包鬼，誓無他也。後穉亦卒。崔母呂自刑州來，欲誘崔嫁，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者非為子也，為舅姑也。今舅沒，姑老忍舍去乎。呂怒曰：我寧死，庾不獨歸。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獨還。然至判州，儻不義見迫，必終於尺組之下矣。遂偕去，母懼其義，卒不敢奪。拯嘗出其贖，在父母家生子。崔氏密撫其母，使謹視之，後取歸，名曰誕，以奉包祀。

錄曰：孝肅嘗曰：後世子孫仕宦者，犯臟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其嚴如此，而獨不為其婦慮乎哉。胡為乎，而使左右嘗之耶。夫以拯之婦而有呂之迫左右之間，然有以來之也。刑于者，可不務慎乎。崔不寧不貳其操，且能密撫其勝子，以全宗祀，豈區區匹婦之義哉。天於孝肅，亦可謂有知矣。

傅察妻趙氏，扑之女也。察，堯俞從子，自幼嗜學，恬於勢利，年十八舉進士，尚未廷試。蔡京誘以附己，遣子儻與衛士數輩踵至，將妻以女，拒不答；強邀相見，不從。後竟為清獻公婿。識者已知其器識未易量也。及為兵部員外郎，使金時，虜已渝盟，或勸無急，遽曰：啣命以出，聞難而止，如君命何。遂行。遇斡離不領兵至，使拜不肯。時白刃如林，或拌之伏地，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辯，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父母聞之，必大戚。幸記吾言，以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小紓其亡窮之悲也。遂遇害。及彥等歸，皆能道察不屈狀，犖犖狗義如此。聞者哀而壯之。

錄曰：清獻之女與孝肅之婦，其名相坪也。察辭京而婿祚，既無勉強之心，則出使而殉國，又豈偶然之故哉。知重其身，故擇配之嚴；知愛其親，故守義之篤。趙氏愈有榮矣，非崔呂逼迫之可比也。

呂祉妻吳氏。祉辟張浚府，會岳飛欲大舉伐金，檜忌之，言於以昭。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報，欲以為都統，命祉以督府參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能服眾。又曰：張俊、楊沂中如何。曰：張宣撫，飛之舊帥，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君為念哉。浚竟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以祉參謀軍事。瓊與德交訟於朝，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遣中使押賜鞍馬，祉拜賜，謂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國。與妻學對泣訣別。既至，諭瓊等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略，況小嫌乎。當力為辯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稍定，復密奏罷之，其書吏漏語，瓊令人遮所遣郵置，盡得所言，大怒。適朝廷以張浚為淮西宣撫，楊沂中制置，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曰：諸軍官有何罪，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曰。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其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一及之。

錄曰：忌之為凶德也，以上而朝廷，大而軍族，賢而忠臣烈士，愚而叛將武夫，莫有不罹其害者。苟使檜能容飛，則浚又不貽怒；浚不貽怒，則事未鈐皆左；事不皆左，則禍未又速成，而瓊之叛，祉之死，皆未可料也。然則括髮

之帛，其奸檜促命之符乎。雖然浚亦當自盡以謝社，而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尚望其能恢復耶。蓋不待符離之漬，而督府之議，君子預知其無能為矣。

陳寅妻杜氏，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以恩補官，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元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留其三子，並園門口指悉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元兵十萬攻城，寅帥忠義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會進與寅素不相協，諸將復忌其功，至是求援甚急，不應，城遂陷。顧其妻杜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耶。飲藥自殺。寅乃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以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子姓、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推官賈子坤、知文州劉銳、金州通判賽彝、黎州通判何充舉家皆死之。充之被俘也，虜設帟幄環坐，而虛其賓席使坐，充曰：吾三世食祿，為趙氏死不憾。及死，充妻陳氏束望再拜曰：臣夫婦可以對趙氏無愧矣。

錄曰：寅之父以蜀將吳曦之亂，忿不能討，乃削髮被緇，以自汙辱。而寅獨能奮勇以殺賊，雖力屈致死，亦足以為咸之光矣。虬同時，如賈如劉，如賽如何，闔門義烈，格天動人。苟舉而列於朝端，托以心膂，鈴能變弱為強，轉危為安，無難事矣。乃皆星散遠地，困守下僚孤城，既無援兵捍將，又多忌剋徒，以血膏粉蝶，何裨國事乎。故天下有道，則英雄皆登實用；天下無道，而豪傑反以無家。觀此而不痛哭流涕者，幾希矣。

趙昂發妻雍氏。昂發以上舍登第，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及元人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其迎降，昂發憤氣填胸目視，林不敢復言。已而林陰遣人納款，而陽助昂發守城，權皆歸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明曰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晨起書九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盛服同縊於從容堂。昂發初為此堂，嘗領客堂中，指所扁曰：古人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至是卒蹈之云。

錄曰：愚觀趙昂發之從容堂，江萬里之止水亭，時人皆莫諭其意也。然則，二公之方寸已定于居安之日矣。視彼董宋臣盧允昇之芙蓉閣、香蘭亭，賈似道之多寶閣、木綿庵，秦檜之一德格天，馨香汙穢，相去何萬萬乎。嗚呼。天下有道，則為斯干之頌；天下無道，則為土木之殃。曷若此堂而為青史增光也乎。

謝枋得妻李氏。枋得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不忘，自奮以忠義

。元兵東下，以沿江察訪使、江東提刑知信州。明年，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枋得以兵逆之，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遂奔信州，信州不守，乃變姓名入建寧，麻衣躡履，束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尚書留夢炎復薦之。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曰：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今吾年六十餘，所欠一死爾。豈復有他望哉。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強之，而北至京師，問謝太后鑽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得病，夢炎使醫持藥雜米，引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邪。棄之於地，不食而死。李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當枋得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恐其扇變，購捕之。李氏攜二子匿貴溪山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錄曰：史稱枋得崎嶇以全臣節，哀哉乎，完節之難也。夫既自知不可應聘者，二而力辭，數君子矣。豈復知尚有友道之責也歟。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是也。嗚呼。此可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而天下之寶自當為天下惜之也。

《元史》：余闕妻蔣氏、妾耶卜氏、耶律氏。闕守孤城六年，群盜環布，獨居其中屹然，江淮保障也。至是陳友諒、趙普勝等合兵來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力屈城陷，乃引刀自刎。蔣氏與妾率女安安竟赴井死。長子得臣年十八，慟曰：吾父死於忠，吾何以生為。溺死於後園之池。甥名福童，善戰有勇士，亦死於城濠之間。姪婿花李為義兵萬戶，全家自刎。郡守韓建方臥疾，罵賊不屈，一家被害。於時百姓壯者畢登城，自捐其階曰：寧死無降也。同死者千餘人，闕號令嚴而信，與下同辛苦，嘗戰遇矢石交下，士以盾避，必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爭用命。稍暇，率諸生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

錄曰：夫人宋傳作耶卜氏，《元史》作耶律氏，死節記作蔣氏。《安慶誌》據公孫宗烈云：公有妾耶卜氏、耶律氏，公夫人實蔣氏，妻與妾義無殊也。夫以忠臣烈婦，奇男貞女，粹於一門，固足多矣。而館甥門婿，武夫走卒，及民間丁壯，同時效死，何耶。蓋以偽漢之興，非弔伐之主，而忠宣之許，有睢陽之風。天故付公之完節，以明大義，然後明敵之焉賊，以見大統之有所歸也。以為胡運未亡者誤矣。

皇明《蘇伯衡雙節傳略》云：王氏志清與胡氏守貞者，錢塘縣民胡宗信妻并姊也。宗信甫生，值父母歿，諸兄又相繼物故，宗信方弱小，其姊恐不能樹立，私念己之嫁，或早或晚，無所加損，誠令得撫弱弟，雖後嫁庸何傷，遂留

，經紀其家政。無何宗信亦歿，有子貢纔二歲。姊曰：嗟呼，我終不可以嫁矣。且吾弟在曰，尚以其小弱也而弗忍，昆今亡乎。若委之而去，誰當恤孤者。志清亦無他志，於是兩人相向哭泣，誓死守存，臥起相依。守貞待志清如姊妹，志清則終身以其事姑之禮事之。貧無以為生，每曰開門齋書得錢，粗足薪米醞。輒闔戶治女事，寒機雙杼，一燈夜分。如此者十有九年，略無間言。及守貞年六十而卒，志清乃率貢行三年喪。

錄曰：鄧伯道之嗜義也。君子曰：絕於天也。天可絕乎。是姪不可以獨存也。魯義姑之免禍也。君子曰：檄於倖也。倖可繳乎。是子不可以獨棄也。孰若貞而不字者乎。貞而不字，則無天可絕，無倖可繳，而純於為義矣。此匹婦之志，他人莫可與奪。而里巷民俗之風，聖人曾得而棄之哉。

《闕里誌》：孔氏名媛，字德卿，宣聖五十八代孫，宿州分教誌之仲女，性姿聰，麗女紅，經史無不通。年十八嫁曲阜王綸，入其門，孝敬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無間。甫二期未有出，而綸感時疫沉綿殆危，乃謂媛曰：吾死不恨。第汝年妙無依，吾目且不瞑於地下。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毋#1我恨，我必不負君也。綸遂歿。媛一慟頓絕，甫甦即於綸所自縊。姑最愛媛，見而急救之。泣曰：吾兒之卒，痛不獲已。汝何苦獨不念我之衰老，而頓增予痛乎。媛哽咽云：妾已許之，豈可食言。姑令家人防守，媛計莫遂。且多方開慰，請以食飲，如常俟。綸葬

有曰，家人輩謂其心悔，無事於防守也。明旦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有事者各職其事。姑訝媛不在側，呼而視之，亡矣。遂與綸同殯以葬焉，時年二十，實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一日也。

錄曰：堯舜人倫之至，孔子禮法之宗，有始又有卒。錄之。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竟

1 『毋』原作『母』，今據文意改。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

義

昆弟之義

萬章問曰：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錄曰：愚觀象之不善不至，若後世之甚也。夫以管蔡監殷，曹參相齊，賈生相梁，董子相江都，天子曷嘗不使史治其國焉，而能已於暴者鮮矣。可以見象之所欲，惟在於富貴，得貢賦而遂已。後世之所欲，又主於暴，辭恣強大而益張。然則，雖有大舜之仁至義盡，亦焉得而善處之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

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俱於洛之叻。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憐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錄曰：詳玩五歌，其意切，其情哀，其詞含蓄而不露，真所謂涕泣道之也。夫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之人曰：吾君之子。此無他，啟賢能敬故也。羿距啟之子於大河之北，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此無他，弗慎厥德故也。然則，雖其自取，而實夷羿之所因。苟有殷伊尹，寧知不可為夏太甲，而何以距為哉。上有大禹與啟之業，內有五子偕母之賢，羿之謀，雖未敢遽逞，而實不可拔矣。故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嗚呼。六馬逸而邦本道，色禽荒而亡國續。千古之下而不為之浩嘆者，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毫遜於荒。今爾顛躋，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佛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警斂，召敵讐不息。罪合於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遂。

錄曰：詳味此書，其曰今爾無指，告予顛躋，若之何其者，微子欲次去就之幾也。其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者，箕子告以當去之義也。此二者一篇之綱領也。其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逐者，箕子自言在己當如是，非謂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於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於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以獻於先王，蓋箕子紂諸父，乃商之宗長，先王之所附屬也。微子，紂庶兄，乃殷之長嗣，帝乙之所倚庇也。宗國雖有禍亂在，宗長而去之，則先王何所望乎。宗子若又喪亡，在長嗣而不去，則血脈何所存乎。此箕子所以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初不顧其行與逐也。若乃比干，雖紂諸父，方之箕子，則非長。比之微子，則非嗣，可死則死耳，又何鈴謀之於先耶。《集註》疑

比干獨無所言，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嗚呼其言，豈其言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於休。若天棗^{#1}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2}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今予^{#3}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彰造邦。今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翼汝奭。其濟。嗚呼，篤業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於不息，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錄曰：愚觀君奭之書，未嘗不起而三嘆。且以召為弟也，而曰君奭。周為兄也，而曰予小子。二公雖老，而敬不衰，可以見其篤業之至矣。夫周公留相，召公告老，非有一毫之私心也。是故，以君則冲乎，弗可弗念也；以業則浮乎，弗可弗洽也；以天則冥乎，弗可弗謹也；以命則赫乎，弗可弗永也。弗有書老，尚有浮簿乎。宋哲宗之時，光公著為政大防純仁，為臣宣仁。一曰一崩棄，至召惇卞，用之大亂天下，宋業以頂，天命以去。今讀者為之流涕，則讀君奭之書而不增嘆也者幾希矣。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草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邇自身。克勤無息，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爾其戒哉。惟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錄曰：周公之封蔡仲，豈比於季友之後慶父乎。流言之辟，止於口，過而且脅於管，故囚之。囚之，其祀可絕與。不惟不念舊惡，而且錄為卿士。公之心，天地日月矣。此其所以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

《左傳》：魯莊公無適嗣，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4}之，生子般，以愛欲立，問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奈何。成季以君命命僖叔，待於緘巫氏，使緘季酹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於黨氏立開，是為閔公。一反姜與慶父謀殺閔公，立慶父。慶父使卜騎賊公於武闈。成季以閔公

兄申適鄰，魯人不欲慶父。慶父懼，如莒。季友入，立申，是為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為孟氏。

錄曰：愚觀季友之事，所謂坎有險，求小得，未能明乎大義者也。鄰定公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垮其官，而赭焉。夫鄰小國也，尚能斷斯獄，豈有大國而不聞者哉。此義不明，於是復有殺惡。及視之事，無惑乎禍亂之相踵也。故《春秋》書慶父出奔，而不明其死，聖人之意見矣。

宋公使鄰文公用鄭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疊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錄曰：《春秋》譏世卿，子魚世為左師，其可少哉。商之先也，不忍飛鳥之羅，而今乃以人代畜；大旱雲霓之望，而今乃以威脅眾。夫子責宰我使民戰慄之言，與伯益贊禹益脩文德之化，子魚之練，其諸聖賢之遺範歟。惜乎，不足以語之也。

宣公#5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6。其曰：公弟何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是以取貴乎春秋。

錄曰：叔盼豈不誠廉士哉。襄仲之弑君，宣公之篡立，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盼苟有季友之權，去牙而立閔可也，誅孟而事僖亦可也。既不能，然徒以手足之親，反為寇仇之役，亦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聖人何取焉。取非其義，而不食也。上無避兄離母之嫌，內有餘貴餘富之樂，盼之超於人數等矣。豈於陵仲子之可及哉。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庶子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公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請討之，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諸侯皆賢子臧，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進奔宋。三年

曹人請於晉，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身，而終身不仕。

錄曰：夫所謂之節者，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決也。故其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負芻之罪，上通于天，下絕于人，中棄于同盟，非若宣之弑立，而國人無異心、諸侯無異詞者比也。為時者，盍因國人之同心，諸侯之同罪，請討於天子，以報太子之辜。正在官之罰，使綱常墜而復振，天地晦而復明，寧不謂之節乎。不知此義，徒守區區之小信，以成滔滔之顯惡。於是天討幾張而復閉，人欲益肆而難收，而後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孟子不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葷食豆羹之義也。惜乎，當時無以此義責之。

季札，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國事。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於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十七年，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又欲授札，札進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光以為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即不受國，吾當立，乃使人弑僚而自立，是為闔廬。季子使晉反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一辰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錄曰：季札之不受國，豈比於曹子臧乎。樊無篡立之心，其致國者，以父命為尊也。故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此以天倫為重也，於是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夫誰曰不可，奈何王僚之不然也。啟光之篡者，僚實為之，而吳之大夫、國人亦不能無罪焉。或以札不受，讓國所致，則過矣。抑壽夢之欲傳位季札。非若周之至德也。夢始僭王欲札，而行王季文王之事。此札之所深懼，但其意隱微而不露，人皆不知，而札獨知之，寧不屢遁其跡乎。吾夫子特貴季札，其意隱而不發者，蓋為是也。

札死，夫子書墓曰：嗚呼。此延陵季子之墓。意正如此。

晉邢侯與雍子急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刑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紂也齋獄，邢侯專殺。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

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臧。其義也夫。

錄曰：昔叔向之練其母，母曰：懼生龍蛇。又曰：狼子野心，何羊舌氏之不幸。若此乎，惟狼故責，惟蛇故驚，而尚未誨其淫。至雍子之禍，三者備矣。吟雖欲喊惡乎，受其喊哉。

《前漢書》：朱虛侯劉章以諸呂擅權用事，忿劉氏不得職。嘗入待宴飲，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項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拔劍追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為益疆。

錄曰：武侯悉誅唐宗室，而呂后不殺朱虛侯者，以齊為之殿也。然則呂氏亦可謂無策矣。徒以女親人，而不知所親非以女也；以兵強呂，而不知所強非以兵也。是故軍可奪，而章之志不可奪；兵可恃，而嬰之謀不可恃。呂氏至是亦無策矣。

《後漢書》：光武與兄劉縯威名益盛，新市平林諸將陰勸更始除之。適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遂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因并執縯，即日殺之。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避而已。又不敢為縯服，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德澤。秀深納之。

錄曰：《坎》之初六曰：習坎，入於坎害，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縯好俠輕舉，當寇攘之世，習坎者也。叔雖同符高祖，柔道未立，上無應援，豈能出伯升於險，其死固有以也。然其兆本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秀既剛中之才，異為塞淵之輔，尚往有功，是以其言易入，秀之深納，亦有以也。此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卒之赤心效順，大樹褒功，豈非維心之亨乎。

劉紆者，宣帝曾孫。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後光武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顯宗徵為執金吾，兼屯騎校尉；肅宗以為長樂少府宗正。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

錄曰：是時朝廷方厲謙讓之實，友于之行干本支，達于天下；欲不為義人，其舍其視，斗粟疋帛之謠遠矣。錄之。

杜林與弟成俱好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末盜起，客居河西。院囂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欲令強起，遂

稱病篤，意雖相望，方務優容，乃出令曰：杜伯林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囹，而不屈節。後成物故，乃聽持喪束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楊賢追於路，將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之，徵拜為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後皇太子疆乞封東海王，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特受賞賜。卒為大司空，稱任職相。

趙孝、趙禮兄弟恭遜篤行。遭天下亂，人相食，禮為賊所得，將烹，孝乃自縛詣賊，推讓就烹，眾異之，遂不害。卿里服其義，州郡辟召，皆不應。永平中，顯宗聞其名，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長樂衛尉，復徵弟禮亦為御史中丞。帝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兄弟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孝後無子，拜禮兩子為郎。

錄曰：愚觀杜林始以賊亂，致命於囹，終以賊剽，遇賢於道。至趙氏二子在須臾，當是時，豈知貴為王傅。爵齒公孤，與夫人官異食耶。陽之義，疆之謙，一時聞風興起。雖曰人之所信，而實天之所助也。不然彼刺客、餓草者流，寧肯甘心效義耶。而卒以不沒，此真罕見其儔者矣。

《晉書》：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進。又遇賊，揀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一二年。

錄曰：攸之痛，千古莫不以為然也。而史稱攸預加纏繫，絕其奔走，豈慈父仁人之用心哉。勿謂天道無知，乃有知矣。愚以為皆非情實。按攸為石勒所獲，濱死者再矣。至勒過泗水，攸乃砍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進，則又有追逐之兵物色之。及以意度之，子大姪小，子之識者多，故繫之；姪之識者少，故存之。一則以緩追兵，一則以絕物色，非但義而已矣。至卒以無嗣，或然之天數，亦君子之不幸與。以是繩攸，人莫肯為義矣。此錄之意也。

庾袞，明穆呂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於外，一表獨留不去，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問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痊，袞亦無恙。一表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一表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勒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何恭之過。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妻皆宦族，及適一表，棄華麗，共安貧苦。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或斬其墓相，叩頭泣涕，謝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

樹。父老咸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鄉黨州郡交舉孝廉清白異行，皆不降志，號為異行。齊王同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於陽翟，一表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一表謀曰：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眾曰：今日之主，非君而誰。乃誓之曰：無恃險，無估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及賊至，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勿發。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時人語曰：歲寒然後知松相之後凋。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庾異行乎。

錄曰：愚觀晉之靡俗，而有袞之異行，豈惟明愧八王，幽慚裴衛，無亦生恥元規，死羞叔預者歟。夫以一疾而知歲寒之松植，與更八王而不識板蕩之忠臣者，何天淵也。眾皆貴盛，父獨守貧，與愆而無厭，責而無止者，何懸絕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輕薄造難，淺謀起釁者，又何逕庭耶。幽顯不易，執事勤恪，與懷鳩相加，凶逆自恣者，又何南北耶。是知鬼魅離離而陽德丕顯，汙穢籍籍而昭明介爾，不有叔褒，何有晉之日月乎。

《南史》：謝弘微童幼端審，叔父混見而異之，曰：此兄深中夙敏，方成佳器。年十歲出繼從叔峻，峻司空瑛弟二子也，於弘微本總親，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遺財祿秩，一不關與。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及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後混以劉毅黨誅，妻晉陵公主詔謝氏絕婚，改適琅琊王，以混家事委之。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以公主執義守節，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主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公主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

錄曰：愚觀烏衣巷之遊，真所謂芝蘭玉樹，焜耀當時。若叔源之識鑒，康樂之才美，宣遠之清悟，宣明之傑濟，然皆不得其死，獨微子無問然。其故何耶。《易》之《小過》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諸子非不才義豐辦，然皆剛躁負氣恃才，而持操不篤，違理過當，是以凶也。若微子性既嚴正，行復脩謹，其事所後瑜於所生，誠敬，內通神明，外憚言笑，不妄廉恥，寡爭正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也。安往而不得哉。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竟

1 『業』原作『樂』，據《十三經注疏》改。

- # 2 『永』原作『衣』，據《十三經注疏》改。
- # 3 『今予』原作『令子』，據《十三經注疏》改。
- # 4 『從』原作『說』，據《十三經注疏》改。
- # 5 『公』原缺，據《十三經注疏》補。
- # 6 『卒』原作『率』，據《十三經注疏》改。
- # 7 『刑侯』原缺，據《十三經注疏補》。
- # 8 『咸』原作『人』，據《晉書》改。
- # 9 『輾』原作『輒』，據《晉書》改。
- # 10 『無』原作『與』，據《晉書》改。

弘道錄卷之二十四

義

昆弟之義

《唐書》：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褥，慕僕射徐陵，陵自以為類己，由是有名。陳天嘉中，文帝知二子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議者方晉二陸。大業中，累官祕書郎。煬帝時，世基得君，貴盛，妻妾服御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不改其操。宇文化及殺世基，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入唐，為弘文館學士。時已老，屢乞骸，不聽。太宗重之，以其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悵。其懇誠乃如此。又稱其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卒年八十一。

錄曰：愚觀二虞氏，一顯於隋，一奮於唐。顯於隋者，若春花吐艷，焜耀一時，故時方二陸，非不具美也。奮於唐者，若晚菊含葩，馨香四達，故世稱五絕，莫之與京也。夫人際遇不同，而本末迥異，有如此者。然則人豈可以窮通蚤莫二其心哉。

崔鄧，字處仁，兄弟六人鄧、郾、鄒、都、鄂，同時至三品，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父無，四世總麻同爨，當時治家者咸推其法。鄧以粳亮知名，憲宗器之，為太常卿。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鄧自弟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郾子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科格，褒黜必當，寒遠時無留才。素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居家怡然，子弟化之。都左金吾衛大將軍，卒于家，不與李訓之亂，人以為積善報也。鄂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所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鄭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錄曰：柳氏嘗有言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何可一日無哉。觀於崔氏而可見矣。人可忽於範世自負，聯翩顯盛，從而淫逞於富貴哉。德星之文，將不曜矣。

小學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曰，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質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一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啟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錄曰：史稱公綽仁而有勇，仲郢方嚴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几理藩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鈴先期假貸凜，軍食鈴精豐，道租爰賞免，館傳又增餉，宴賓犒軍鈴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又盈溢於始至。此居官之法也。而脩身正家之法，史不具備錄之。

柳此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夫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鈿藥，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錄曰：柳氏世有規範，若此篇者，不論長幼，無問窮達，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未可以為小，學莫之省也。

《宋史》：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及還

，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曰可使輔汝為相也。及太宗登祚，策試進士，齊賢乃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真諸下第。帝不悅，故一榜書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錄曰：宋祖以齊賢留相太宗，乃真德實意。當時，太宗私意未起，因心尚存，故一榜盡賜及第，可謂載錫之光矣。及其私意一萌，齊賢乃在所略，趙普再薦，始得大用，觀其曰：陛下若進齊賢，他曰感恩更過於此。上遂大悅。然則秦王之謀，齊賢與聞，亦可見矣。嗚呼。齊賢其負藝祖哉。虬如王溥依違前代，取容本朝，而欲望其盡忠匡救，胡可得乎。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自陳崇以來，數世未嘗分異，為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以教誨之，詔旌為義門，免其搖役。崇子一表，一表子防，同居不畜婢妾，人無問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防弟子鴻，鴻弟競，競之世子姓益眾，嘗苦乏食。淳化中，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耀可邀若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眾，輯其乏食，貸以公凜，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嘉嘆獎。

錄曰：競之與旭，猶帝之與美也；防之於鴻，猶美之於昭也。一家之中，崇為之長，防為之繼，防弟子鴻，鴻弟競，競弟旭，數世一心，未嘗自異，奈之何國法反不如家法之善，遺命反不若遺謀之遠乎。究而論之，其本在於不競粟利始也。夫自一芥至於萬鍾，一室至於天下，古一聖賢所以兢兢業業，不敢肆然者，正以預養是心，無致見利而忘義也。是故區區一江州而有長幼七百口之陳，堂堂大天下而無一弟二姪之宋。帝之嘉嘆一人，而甘於負謗萬世，其不知類也已。

葛宮弟密奕世儒學，以道義聞。真宗時，上太平雅頌十篇，又獻寶符閣頌，為楊億所稱，知南充，以惠政聞，擢南劍州。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謂歲不登，宮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敢為功乎。卒不言，徙知秀州。秀介江湖間，吏為關涇瀆上，以征往來問；有婚喪趨期者多不克，宮命悉除之。卒官太子賓客。性敦厚恤，錄宗黨，撫孤委，賴以存者甚眾。密為光州推官，豪李新殺人，嫁禍於邑民葛華，密得其情出之，亦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己，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子書思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之，官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及父喪，一展毀骨立，盛暑不釋直麻，終擇不忍去家舍，累年乃出仕。兄書元為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己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義類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

子皆不待年，人咸高之，卒謚曰：清孝。子勝仲，儒林有傳，孫立方，曾孫郵，五世登科，三世掌辭命，郵遂相光寧二宗。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有如此。

錄曰：愚觀葛氏一門，父祖子孫及於昆弟，何其澤之遠哉。或仕而舍要投閑，或權而正己守法，或父子簪綬相高，或兄弟薦引相尚，至於清孝之鑑、儒林之稱，皆前古所未有，而五世科第，三世絲綸，亦近代所罕。何蓋不但王氏之三槐而已。

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真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兄弟皆優文學，名擅天下。寶元中，庠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為相儒雅，練習故事，遇事輒辯別是非；與呂夷簡論數不同，乃出知楊州。范仲淹去任，帝問章得象誰可代得，象薦祁。帝雅意在癢，復召為參知政事。為人天資忠厚，嘗曰：挾詐恃明，殘人矜才，吾不為也。卒謚元獻。仁宗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祁謚景元，尤能文，善議論，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咸平、天聖間，兄弟文雅，節操友愛，著聞于時，自宋以來不多見也。

蘇軾與弟轍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仁宗讀策，退而喜曰：朕今日南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幼師父洵為又，既而得之於天戰，嘗自謂：作文如行窟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此書，得吾心矣。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矣。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故論者謂其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其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王安石初議青苗，數語忤之，自是不復及，若非王廣兼傳會，則此議息矣。皆其寡言鮮慾，素有以服其心故也。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此見之。二人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尤罕見云。

錄曰：愚觀大宋以大科取士，一舉而得二宋；又一舉而得二蘇，何其盛歟。自預以異曰為相之望，非區區一資半級可以見。宋朝待士之厚，須村之篤，過於漢唐，諸君遠甚；而數子者寧詛己私而不敢背公彗，寧伴權臣而不敢欺朝廷，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可謂得以道殉身之義矣。雖或相或否，而其

體段已具，無害乎其所謂大臣也。至於成敗利銳，又何足較哉。

王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帝以安石之故，特詔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之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樂。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之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啣之。

錄曰：帝之問安國，即所以問安石也。安石探帝之情兼於二秦，故假權寵以濟其私；安國鑒兄之失，蔽於群佞，故飭正詞以明其惑。不然，王氏幾無人矣。以雩之疾戾，欲梟韓琦、富弼之首，而卒奪其魄，天之降鑒亦孔昭乎。雖不能見悅於帝，而實不自絕於天。後世不以安石病安國，則較然矣。

曾鞏少孤，弟布與肇皆受學於鞏。為文章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肇幼自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及布得政，自熙寧以來四十年，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與兄不合。布因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曰事惇、卞者。一日一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之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之，不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果得政，布與肇俱不免。

錄曰：自二宋、二蘇有名，當時若金陵之王，南豐之曾，文學行能略不相遠，君子未可以差殊觀也。一心衍之偏，寵祿之奪，遂致一邪一正，若隔天淵；一薰一蕕，若分二器，其遺臭直至於今。豈非以其誣陷正人，排斥忠義，專務引用凶邪，以為固位取寵之計哉。抑王氏昆弟之於新政，始終區別之將晚焉。徽宗既相蔡京，旋復相布，肇實為草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嗚呼，盍不於是時明其是非，以為去就乎。既以居外，乃始移書，或已晚矣。宜乎，布之不能從也。

呂祖儉、祖泰，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祖謙卒，祖儉監明州。《倉部法》半年不上為違限，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寧宗即位，除大府丞，時韓侂胄誣趙汝愚，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曾未瑜時，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悉許之去。至於李祥老誠篤，實眾聽所孚者

。今又斥逐，臣恐天下視以為戒。今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於作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莫難於論災異，然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比者左右替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安其門如市，恃權估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當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豈矯激，自取罪戾，實以士氣頹靡，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窪寡也。有旨安置韶州，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以恩禮則深於子，然坐視群少之為，不能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間，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嘗言：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祖泰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博，徧遊江湖，交當世知名士。祖儉安置遠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祖泰乃上言論佗胄有無君之心。道學者，自古所侍以為國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天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特童孺之師，蹴致宰輔；蘇師旦，平江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廝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佗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佗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挾私狂妄，杖之百發，配欽州。

錄曰：真文公嘗稱大愚有成公之風，然猶一大府丞也。至泰然韋布之末耳，無官守，無言責，而甘履危機何歟。宋轍既南，明離不復，奸邪疊興，然未有若佗胄之時者也。自偽學之說興，公然以放僻邪侈為人之真情，康潔好脩乃偽情耳。自生民以來，未有此說，是殆甚於指鹿為馬之奸，慘於焚書坑儒之禍。人人得而誅之，況世得中原文獻之傳者乎。抑呂許公、韓魏公之在仁宗朝，皆居相位，有盛名，至其子孫邪正之分不啻若此；呂雖屢竄屢逐，馨香百倍；而韓之元凶極醜，遺臭萬年，君子不能不為之長太息也。

陸九齡兄弟六人，父賀，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齡繼其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和樂，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啟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

自悟也。廣漢張敬夫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韶學亦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

錄曰：愚觀陸氏家規之切，閨範之嚴，後世鑿鑿，可以遵而行之。張公藝忍之一字，昔見其有所未盡；此則道學之益，不可徒以累世義居目之也。

史彌鞏，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未仕避謙，謂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嘗應詔上書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書川之變，非濟邸本心；濟邸之死，亦非陛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虬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時有鄧若水者，亦上言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彌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臣民，彌遠不利其立，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弑皇孫曾。未半年，竟隕於湖。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今已瑜年矣，而乾剛不庾，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者，今或疑其有；昔之謂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天白日而受此污辱乎。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者也。

錄曰：濟王之冤若水，訟之可也，彌鞏以弟而訟兄可乎。有宋盛時，呂端至鎖繼恩而立真宗，當是時也，豈不忌太子英明，如史新恩之慮乎，然而卒不能易者，金匱之盟未寒，玉葉之分匪遠，人不得以遠問親，新問舊也。理宗之世，有五國城之釁於前，有十世孫之嫌於後，天下之事譬之傳舍，寓處者不以為恩，居停者翻以為福，祇為權奸靡漫而已，而公義直道，未可謂秦無人。然而卒不能有所救藥者，彼方以攘臂為得，援立為恩，何暇徐行後長而為泰伯季子之事乎，則亦無怪乎其然也已矣。

曹友聞、友諒，武惠王十二世孫也。兄弟俱有大志，尋師取友，不遠千里。登寶慶二年進士，辟天水軍教授。天水被圍，友聞與守臣張維絆民厲戰，兵退，制置使旌之。自是弟友諒及萬各以武略知名。檄守仙人關，又捍七方關。元兵入大安，統制何進敗死，友聞與萬各率所部，問道斬其將，檄知天水軍。復與友諒往來督戰有功，換武翼大夫，御前都統制。時趙彥呐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授武德大夫，驍騎大將軍，萬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明年，元太子闊端合蕃漢軍

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鸚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以鳴鼓舉火為應。元兵果至，萬出逆戰。友聞遣統制楊大全擊後隊，總管夏用擊中隊，呂嗣德擊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疾馳至隘下。會大風雨，西軍素以綿蓑代鐵甲，經雨濡濕不能舉，元兵益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並全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之，師還過戰地，嘆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

錄曰：宋事至此，雖有智者莫能為矣。向也，自似道之開邊；釁也，元人固嘗躡階成而擾興沔，穿金房以瞰襄樊矣。尚頰仙源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當是之時，猶未以航海為意也。及乎友聞既死，全蜀長驅，長江之險，虜得其勝，順流直鑄，何所恃哉。是故，不至於天涯海角不已也。惟不能見幾於始，故無以自善於終。然則，人君豈可不以奸邪誤國為戒乎。此曹氏兄弟上不愧武惠，下無忝所生，死有重於泰山，關於宗社，不可以常戰目之也。

元王、元伯與兄宣伯，四世不異釁，家人百餘口無問言。宣伯卒，家事付姪軌，軌辭曰：叔父行也，宜主。元伯曰：姪，宗子也。相讓既久，卒以付軌。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諸婦亦各聚一室為女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至幼稚，亦相與共乳一婦；值歸寧留其子，眾婦不問孰為己兒，兄亦不知孰為己母也。

錄曰：吏# 1 書江州陳氏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亦不食。此未又然。今故削之。然則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為抱哺，自是實事也。錄之。

《闕里誌》：孔諒，字崇伯，宣聖五十七代孫。父希鳳，母王氏，生六子，諒其長也，次評、證、論、謹、診。諒撫愛之尤篤，平居一飯必共案，出入必聯轡，弗至則停筋，立馬以俟，無倦容。親朋至者，命酌呼諸弟以次酬勸。講論典墳，賡唱詩句，疊晝數百言，可聽可愛，諸弟薰而良善者多。族長屢以勗其族人曰：若等能如崇伯昆弟者，亦足矣。鄒魯士大夫之談者，咸以為孔氏良子弟。及卒，相與為位哭之，私謚曰敦

友。

錄曰：孔子曰：朋友切切憶憶，兄弟怡怡。義之所裁，各有伙'宜。若敦友者，可謂能念爾祖者矣。此錄之。終也。

弘道錄卷之二十四竟

1 『吏』疑為『史』。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義

朋友之義

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錄曰：夫所謂之泰者，非堯舜之時乎。何以為上下交也。夫爾我並立，勢相等倫，朋友之道狹矣。充其道又若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詛，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然不詳於天道，祇見用下敬上者順而易，用上敬下者逆而難，孰肯輕身以先於匹夫哉。然亦有下堂而見諸侯者，此不得謂之尊賢。而當時之所謂賢者，合孔孟，均之諸與瀆也。故孔子守拜下之禮，孟子闡尊賢之義，其意一而已矣。

《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迓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鈞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錄曰：兌之為卦也，兩澤相麗，君臣胥悅也。兩澤相麗者，交相滋潤，互有浸灌之益。君臣胥悅者，交相勸勉，共饗太平之休。故其象為朋友講習，其道為學焉。後臣然其始也，以陽爻居體而最下，故舊勞于外。至于商兌未寧，故又逐于荒野，入宅于河；及其至也，上感天象，下順人心，介然有喜，而慶澤無不流矣。此高宗之治所由成也。若使牽於和兌之吉，狃於來兌之凶；及其至也，引其邪兌之私，則陰盛傷消，小人眾而君子獨，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九五之君不可不兢兢而做懼也。聖人著於詞曰：孚于剝，有厲。吁，不可為殷鑒乎。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隱下民，相協厥居#1。我不知其彝倫攸叔。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教鯀，則趣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叔，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

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七，卜五，占用二，愆武。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叔，庶草蕃蕪，一極備凶。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錄曰：此皇極敷言之訓，箕子以告武王。得道統之傳者，在是不可以泛然目之也。彝者，至常而不可易之謂也；洪者，至大而不可窮之謂也；倫者，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理之一定也；範者，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法之大同也。此非箕子莫之能得，非武王莫之能聞，而遂以傳之天下。萬世為人君者，其可不知哉。

《禮運》：昔者仲尼於蛤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也。是謂小康。

錄曰：夫子何以有是嘆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故有是嘆也。何以鈴於偃也。蓋偃以禮樂為治者也。禮樂之治，大用之則為大同，小用之則為小康。大同者，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千萬世為一日。小康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也。吾其為東周亦可也。非偃何足與有言哉。或疑以為非夫子之言，則過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轄，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錄曰：孔子之嘆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者，豈徒誦說向慕而已哉。其所以斟酌於胸中，反覆於念慮，鈴有百王不易之大法，千古常行之大道。故他曰又語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用之者，大則為唐虞，次則為三代，非小小措置而已。此孔門切磋之義，有關於天下國家最切。萬世之下，不可以虛文視之也。故以繼四聖之後焉。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彝倫，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

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鑽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德輪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雖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一表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騷騷，八鸞階階。仲山甫祖齊，式遺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暴公為卿士而讚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曰：彼何人斯，其心孔難。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惟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遊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覺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急行，遑脂其車。一者之來，云何其吁。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一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壘，仲氏吹洗。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

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諧，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一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己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己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錄曰：樊與尹，暴與蘇，皆王朝卿士，而義則朋友也。其詩或如清風，或如飄風。蓋天下有道，人皆好德，而夙夜匪懈，譬則天高曰朗，自不覺其暢然也。天下無道，為鬼為域，而讒口交張，譬則波蕩風靡，亦不覺其異態也。二風作，周道別矣。所以謂能興觀者如此。

《通鑑》：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之而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而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錄曰：杜伯之事不可考，然以一死而爭之九復，左儒可謂篤於義矣。雖然別君而異友則廢友，友道而君逆則違君，無己歸過於己，以代之乎，將并死而無益乎。

《左傳》：士伯、士會、荀林父皆晉卿也。伯之使秦，以召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盍以疾辭。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趙盾背士伯立靈公，士伯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錄曰：荀伯之論善矣。何以不於公朝言之，而私議於蔑歟。衰與盾父子秉政，乃心晉室，立長之議既大，頰秦之心方堅。賈季一召公子樂，

使人殺之。季之出奔，正以此歟。六年，晉狐射姑殺陽處父，出奔。傅以為侵官，又以為漏言，皆非是。嗚呼。不聞葵堯之言，卒起令狐之禍，重釁疊難，晉之喪亡亦幾矣。所謂我即爾謀，聽我囁囁，正以為盾也。惜乎無以語之。

及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錄曰：此隨會所由返國，而士伯所以無宗歟。夫伯，晉之正卿，其往秦也。夫人太子猶在，既不能直言匡諫，以伸匪躬之義，及荀伯之諫，又不能見幾而作，以盡寮友之情，進退皆無所據矣。使士會拘于小節，不知自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失其正固之道，不能無成有終矣。故《易》曰：未感害也。其用意深哉。

《史記》：管夷吾、鮑叔牙者，友也。夷吾少困時為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其貧也。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為不肖，知不遭時也。三戰三敗，鮑叔不以為怯，知其有老母也。所事公子糾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無恥，知其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故夷吾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蘭相如完璧歸趙，王以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出；或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潮，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儼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請罪，遂為刎頸之交。

錄曰：自管、鮑、康、蘭之名著，古今莫不以為美談也。然觀其所論，迺在血氣用事之間，非有道德仁義之美。所謂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大抵如此。雖然世衰道微，時則有若孫、龐、范、魏、蘇、張之徒，往往折脅刎足，甘心盡命，以圖報復；時君不悟，又為之聚怨酬恩，一毫不爽。譬則閭閻之稚，爾汝相戲，而報施不稱，不免鬩然而怒，使其父母賢也。為之謝過不賢，未有不

為里閉之羞者。然則，四子之事，其賢矣乎。

魯仲連者好奇偉淑儻之策，不肯仕宦任職，以其高節遊於諸侯。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郡鄂，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使客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不願為之氓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事，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錄曰：魯連之不肯帝秦，其志則大矣，其號則不可也。曷不曰：天尊地卑乎。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爾，豈不名正而言順哉。或曰：戰國所趨者利，所避者害也。苟不為利，秦之責何由塞；不有害，諸侯之救何由至哉。曰：非然也。蓋秦嘗帝矣，稱而復否，無所措手足也。苟不畏天無二曰，民無二王之義，何至卻軍五十里乎。或曰：連之言前後不倫，豈太史之迷作乎。要之鄒魯守禮義之國，孟氏醇乎醇者也，連與兩生大醇而小疵。

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誇誇。僕請終曰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段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刑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從政也，陵蝶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罐而鯨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錄曰：以商君之威而容趙良之說，豈其未泯之良心與。虎狼暴矣，食人而號，欲生之德，無乎不有也，特不勝其慾焉耳。商君之始也，豈遽欲為虐一至此乎，亦不勝其慾之心，不如是，不足以動孝公，而饗目前之大利。至於身之大患，亦較然明矣。則雖正言而何誅哉。惜乎，良之說有未盡也。夫鞅之廢井田，開阡陌，其罪上通于天，先王之法至是而殆盡者，果誰之尤乎。雖擢髮不足以數之，豈誇誇而可盡耶。雖然良無足怪，蘇氏號為賢者，以車裂為，足以報其亡秦之罰。然則，先王之法置而不問，可乎。

東漢傳：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

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之素舊，遣使奉書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曰暮自訓語言。光不答，但投札與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曰幸其館，光外不起。帝即光外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得不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外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焉。

錄曰：愚觀嚴光所以不可留者有五，而三公不與焉。夫不觀孔子，無以見仁義之中正；不參孟子，無以達去就之權衡。光雖不效己甚之行，而有何至相迫之言。此不見諸侯之義也。蚘乃變姓名，漁澤中乎。若是著羊裘，誠有心矣。一也。及其至也，以故人招之，惟當以故人處之，亦義也。夫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然則，故人之招，招諫議，故人其可留乎。二也。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彼侯霸何為者哉。觀其曰：阿諛順旨，要領絕。與責子絕長者同義，而謂可留乎。三也。貴易交，富易妻，帝尚不難於言，而能久而敬者鮮矣。四也。博士如范升，客星如太史，一薛居州，獨能相助為理乎。五也。向使尊以三公，不過書名雲臺一世之士，而釣臺崔巍萬世之士。《易》不云乎，君子幾，不如舍。其斯子陵之謂乎。

廉范與洛陽慶鴻初為刎頸交，人稱前有管鮑，後有慶廉。時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後融為州所舉，案徵下獄，范乃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衛侍左右盡心勤勞。後又辟公府，會薛漢坐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其尸。侯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見責曰：薛漢與楚謀反。范公府椽，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帝稍解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世居邊郡，廣田地，積財粟，悉散以賑宗族朋友。值肅宗崩，范奔赴敬陵。適廬江椽嚴麟奉章弔國，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之，命從騎與之馬，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所歸。或謂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急。今奔國喪，獨當是爾。遂牽馬造門，果然，因謝而歸之。

錄曰：史稱康范以氣俠立名，觀其賑危急，赴險院，有足壯者，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明帝加怒，以發其志，始以就戮，更延其寵。古今所罕聞也。若乃五杵之事，人或能之，故不列云。

桓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縉亦委功曹，岑姪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縉但坐嘯。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伯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屐履到門。

錄曰：孟子稱伊尹管仲，學焉後臣。然則，因師獲印，何足異哉。漢自桓榮稽古，所謂學與師者不過專門章句，卒無啟心沃心之益。一旦規模楷範屬之他人，而因師獲印無足多，尚顧不知自反，而乃互相譏揣，各樹朋徒，此何謂哉。夫以帝王莫如學，學莫如務求師，至於同心同德，信任不疑。又君子之所深幸，興學育才。至於三萬，亦後世之所罕逢，不以成頌而反以成隙。蓋光武以詞說興，故亦以言旨衰。而為之謠者，雖曰出於偶然，其殆莫之為而為也歟。

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蕭、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陸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睡、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錄曰：八元八凱，身尊道高，顧廚使及，身詛道喪，何懸絕之若此乎。蓋三代以上，政出於一，而賢能為實用；季世，政出於二，而才藝為忌端。《周禮口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奚容岐而二之哉。若使彼予而此奪，彼廢而此置，彼生而此殺，雖堯舜不可一日居，況桓靈之世乎。學校者，禮義之所出，非威辟之所關也。孔門弟子記顏淵等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當時不以為異，後世不以為嫌，未聞其招禍也。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惟以禮義康恥互相維持，則顧廚使及之名豈可少哉，豈可少哉。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皇為師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匿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

，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錄曰：愚觀膺之破柱成獄，臨軒正詞，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虬一時闊豎寧不練然屏氣乎。然不知維辟作福，維辟作威。威福之柄，自上而下，吾從而執之，所威者天下之威，所福者天下之福，由朝廷達於天下，夫誰曰不然。時皇德不綱，宦濁同軌，而膺獨持風采，其所予奪廢置與朝廷曾不相及，則是威福之柄自我，而將非自上而下也。故小人得以指而為辭謂，更相技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嗚呼。彼不合者，正耶，邪耶；拔舉者，是耶，非耶。彼之非，帝初不覺，而我之是，上莫與知。於是正者反以為邪，而邪者得以害正矣。然則坐視而不救，可乎。《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象曰：有命無咎，志行也。故君子寧正辭直言以誅姦雄，討亂賊，無寧專殺擅誅以拘同儔，殃善類歟。

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及黨獄起，桓帝使中常侍王甫辯請以次。及滂，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將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

錄曰：愚觀孟博之對，未嘗不潛然流涕也。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方是時也，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充滿于廷，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清也。四凶之罪，投竄誅誅，曾不少貸，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汙也。如使善而不清，何貴於善；惡而不汙，何賤於惡。以至於春秋之時，雖曰人心不古，然而三都之墮，少正之戮，不遺餘力。故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何不幸而生於孟博之世耶。不旋踵間，外兵內亂，重疊疊禍，危亡無日，此豈天之降喪哉。人之責亂，寧為荼毒其實，蓋不可追也已。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竟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奉旨續刊印施

正一嗣教大真人臣賤國祥校

1 『居』原作『君』，據《十三經注疏》改。

2 『王』原作『三』，據《十三經注疏》改。

弘道錄卷之二十六

義

朋友之義

《晉書》：王裒家貧躬耕，諸生有為割麥者，遂至棄之，知舊致遺，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囑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囑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豉，草屠送所役生到縣。安丘令以為詣己也，整衣出迎。裒至，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北海鄺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岌遊學，鄉邑會以為鄺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

錄曰：裒之不受門人囑也，由其不受門人之獲始也。其不答安丘令也，由其不向西面之坐始也。不然，勞役不恤，人爻以為迂；整衣不答，人又以為簡。雖然以節行著聞之徒，而親為擔飯負草之舉。然則曰不囑者，是乃所以深囑之歟。

《唐書》：秦王世民以海內容平，銳情經術，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元、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最、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共一十八人並兼文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曰直宿，伺朝謁之暇，討論經典文籍，與議天下事，或至夜分。使問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錄曰：孟子之時，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萬章又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及為天子，則封之。此非有所為也。預講而宿，難之何哉。以唐之天下，皆太宗之功，欲其如舜之不與，固亦難矣。惜乎，諸賢並進，曾無一及於桃應、萬章者。公暇之所討，夜分之所論，非富貴之荃蹄，則功名之膾炙。以是知大聖大賢平曰所以處，人倫大變又有素定。初非偶得，所以預講而宿難者，非其迂濶不情，而實則鑿鑿可據。夫豈瀛州之選所能與哉。

及即位，又置弘文館，娶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曰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與討古今，道所以成敗，曰反夜艾，未嘗少息。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錄曰：湯克夏，嘗修文德矣，曰聖敬曰躋也，而未聞置弘文之館也。周克殷，亦敷文教矣，曰彝倫，攸叔也，而未聞聚四庫之書也。唐以方興之運，蚘其君有邁世之資，使能加意於聖敬，電勉於彝倫。而不為口耳見聞之學，則貞

觀之治，豈直如斯而已哉。大抵帝王之學與經生異。誇多國靡者，經生之學也；守約施博者，帝王之學也。然則兩言為有餘矣，其於二十餘萬卷乎何有。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稱之曰：先生。後隱居穎陽，肅宗立，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以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屢欲以為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

錄曰：肅宗以泌為賓友不可乎，正良娣之后，辨建寧之誣，敦太上之禮，建功臣之議，井井乎開導切磋之義。使帝未即位之先，泌苟早至，其施為氣象必不如是之草草也。惜乎，心之未純，信之未篤。衡山之還無幾，觀察之命旋出，以泌之賢，卒不免於末議。此其功名之際，不可不持無欲自得之心也。

狄仁傑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仁基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至是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仍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1人而已。

錄曰：此與以柳易播同，不錄。此何以錄。鄭之使，不得已；劉之貶，不得已也。以北斗以南一人，視元和以下，八子則固有不同矣。此其所以異也。

韓愈《爭臣論》：或問：諫大夫陽城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人薰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五年矣。在位不為不久，聞天下得失不為不熟，天子待之不為不加，而未嘗一言及於政。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愈非以為直而加於人也。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能聞而改之。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者。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慷慨，引誼累日，不止聞者寒懼，而城聲色愈厲。帝大怒，詔抵城罪，皇太子開救得免。然帝意欲遂相延齡，城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錄曰：愈之盡言，非訐直也。朋友有責善之義，麗澤有商兌之益。雖眾人所不敢言，而愈言之。《易》曰：介疾有喜。此韓子之意人固不得而測也。城之不言，亦非不言也。利害有切於朝廷，得失有關於君德，鈴舉世不敢言而後言之。《易》曰：括囊無咎。此陽子之意，人亦不得而窺也。天下之事，孰有大於置相者乎。以一盧杞顛沛危亡社稷，幾於不隕，而延齡旋復蹈之，賴城而已，其功豈止於一人之適，一事之問乎。設使朝拜官而夕奏疏，非惟忠告之義不顯，而含章之美終無成矣。此歐公之論，余無取乎爾也。

蕭穎士與李華同年相善。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華為臥〈察御史，名

聞一時。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居父喪不詣。林甫至故人舍，邀之，反哭于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弔之，乃去，怒其不下已。服闋，調廣陵參軍。裴耀卿、張均、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述，嘗薦以自代，召詣史館，而林甫方擅威福，遂不屈免官。及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亂不久矣。託疾遊太室山，卒免於難。生平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其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為知人。又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邵翰、趙驛。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默為人。楊國忠支姪所在橫猾，華劾按不撥，州縣肅然。其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擬過之。初作《含元殿賦》，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又作《吊古戰場文》，極思研摧，已成迂為故書，雜置梵書之皮。他日穎士讀之，稱工，問誰可及，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愕然而服。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寓居陽翟，為文精密，用思苦性。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守睢陽，有薄巡者言其降賊，翰序城守事邇，撰列傳以上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

錄曰：世稱蕭李齊名，豈徒文與才擅。若蕭之不屈於林甫，李之見疾於國忠，翰倦捲表暴張巡許遠之忠，班班然節義之徒也。特所擬吊《古戰場文》，及今具在，後世有目者自能品題，而雜置梵皮，以希聲譽，何視之不廣耶。

《宋史》：張忠定與寇忠愍，布衣交也。寇兄事張，常面折不少恕，不以貴而有所改。寇之入相，張時帥成都，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衛不足耳。及後知陝，張適自成都還。寇嚴供帳大為具以待，將別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張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錄曰：詠之譏準不學，果何所見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材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準之，欲人懷惠己，非無我之公，而拒人拂鬚，甚失容人之量，未免在朝則自矜其功，在外則自伐其望。功名所在，切然動情，豈惟不附孫爽之論。而且迎合朱能之謀，致使門人得而議之，朋友從而惜之，孤注之讒無足怪矣。使能讀書明理，囂然自得，平生事業，豈復有如澶淵之役者哉。功成之後，奉身而退，付是非得失於不聞，天下後世之公論不啻如斯而已也。然則能感雷陽之枯竹，不能照汗簡之遺編矣乎。

唐介為御史。當仁宗朝，張貴妃寵冠後庭，伯父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力爭之。帝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并劾彥博，帝怒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等言也。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朝中士大夫各以詩送行，獨待制李師中頗為傳誦。

詩云：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直聲動於天下，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錄曰：愚觀子房之事，師中之詩，蓋不惟直聲動於天下，而主上寬仁之德可傳後世，大臣服義之美可法縉紳。自此以後，則車蓋之怨，墊龍之誣，紛紜疊出，逐致矛盾終身。一往不返，而朋友之義，君臣之德，大臣之量，胥失之矣。

歐陽脩《朋黨論》略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寸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錄曰：脩之論千百十言，其旨歸不越乎周比和同兩詞而已。至孟子反發善與利之說，曰：鶉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鷓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夫徒同類也，人君苟能究心聖賢之學，深明義利之辯，則君子小人不待較而自明矣。仁宗天資粹美。惜無學問為之開導，是以邪正無辨。慶曆、嘉祐之間，雖君子滿朝，而小人互進迭為治，忽未能純乎元愷，絕乎共兜，以造雍熙之世。一再傳而為神宗，王章蔡呂之徒朋淫黨奸，孳孳為利，而大亂作矣。斯論也，豈惟筮龜之昭灼，其千古之明鑑歟。

司馬光與范鎮同心友善，相得甚歡。當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皆自以為莫及也。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夫既相約，而後死者又必為志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略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子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建儲，英宗時論濮議，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又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也。

錄曰：愚觀誠之一字，而人之吉凶禍福，進退存亡，靡不由之。蓋熙寧、元豐之間，天下之是非淆矣。至今百世之後，如言君實、景仁，若辨白黑者，誠也。誠則無妄矣，動而健剛，中而應，豈待謀而後同哉。彼傳法沙門，護法善神者，不誠也。不誠，則妄而匪正一，悖於人理，天道所不祐，何善終之有乎。故一則生同傳，死同誌，民到于今稱之；一則面相若，皆二公死之曰

，民無得而稱焉。

正言鄒浩士、田翟、田晝議論慷慨，以氣節相激厲。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至是論之，惇抵其罪，除名編，管新州。浩既得貶，晝迎諸途，浩見之出涕，晝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錄曰：晝之言，達者之論也。君子鈴以是存於心，而後成敗利鈍、死生榮辱無所縈於其懷。雖然非所欲也，彼光天盍宇，萬彙明熙，豈故效蚤之鳴，營之韻哉。不得已，而地道失靜，君子惟計倫理之輕重，道議之淺深，非有所為也。以真哲二朝皆崇劉后，而明肅卒以正終，崇恩斃於自盡，志完今果完矣。然則雖死猶不死，而況於真不死乎。若仁宗廢郭而立曹，猶為彼善，又不可以此時而同彼時也。

安定先生胡瑗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持祿。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劇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籌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錄曰：錄安定者，濂洛之風未廣，蘇湖之教居先。既無先傳後倦之心，兼以明體適用之學。當是之時，人村曰盛，國運曰隆，風俗曰淳，德業曰厚，未鈴不由明師賢傳有以先之勞之也。

二程先生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醉、張繹、蘇晒、呂大臨、呂大鈞、尹惇成德尤著。絢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珪步不忘。學人謂：明道平和簡易，惟質夫庶幾似之。又曰：質夫沛然。籲才器可大任，所造尤深，所得尤粹。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良佐英果明庾，強力不倦，曰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醉德宇粹然，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集然有文。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招使肆業，盡棄所學而學焉。繹與惇同時，繹以高識，惇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嘗曰：吾晚得二士者是也。大鈞強明直諒，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以孔子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

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眾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智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大臨深潛縝密，本是箇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為信子。若剛矣，能除去過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何事不可為，不剛終不能成事。

錄曰：錄程門者，有宋一代，道學大明。其上者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濂漢以來，一人而已。是後明道濬其源，伊川會其流，晦菴揚其波，股肱乎無有窮已。其所以淑人心，明道衍，敦風化之本，原厚邦國之元氣。究其用心，直欲上躋三代之盛而後已焉。此其道義顯著，後世鮮能及也。

屏山先生劉子單，忠顯公翰之子，憤父死難，隱居武夷山，與胡憲、劉勉之交歡相得，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晦菴一人而已。嘗讀《易》渙然有得，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不遠復之言告晦菴，俾佩之終身，後卒為儒宗。籍溪先生胡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平生危坐，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其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學于頤，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崇安，力田以奉其親，從遊者益眾，曰與學者訓，接以為己之學。問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晦菴嘗言：事籍溪最久，得其學為多。白水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擔然無求於世，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晦菴得道統之正，自三先生始。

錄曰：觀韋齋臨終所托以其子，不惟傳道受業之功，而實兼宗主依歸之意。蓋晦翁本新安人，始也寓居崇安，終也徙居考亭，皆依子羽以為之所，後遂為堂。堂闕里與東魯並稱，可以見古人恩義之重，師資之情，視今以為何如哉。

晦庵先生門人甚多，最著者黃榦、李燾、劉燿、劉炳、張洽、陳淳、李方子、黃擷、蔡沈、輔廣。榦夜不設榻，不解帶，志堅思苦，晦庵妻以女。及病，革以深衣，並所著書授之，訣曰：吾道之託，死無憾矣。遂沒。榦弟子曰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燾初告以曾子之旨，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故曰：燾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曰任斯道者必子也。燾又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燿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著《禮記口周易解說》、《雲莊外藥、續藥》行世。炳從學，一以講道明理為心。晦庵釋《四書》，及傳《

易》、《詩》、《通鑑綱目》、《太極圖》，皆與炳往復論辯，參訂其問，多所是正。著《四書問目》、《綱目要略》。終謚文安，學者稱陸堂先生。洽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無所不讀。朱子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子也。自少尤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淳少習舉業，林宗臣見而奇之，曰：此非聖人事業。因授以《近思錄》，淳盡棄其業而學焉。及晦庵至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晦庵曰：吾南來，喜得淳。後沒，尤追思之。為人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方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也。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于詩。○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曲彌高者，和彌寡。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楚丘先生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趁馬，逐鹿搏虎，吾即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法嫌疑，定猶豫，吾即少也，何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財蒙操畚，入曰：聞王欲為中天之臺，願效力焉。臣聞天去地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成臺址，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作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有遺鄭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謂嗜魚，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以老者智，少者決，必能治阿。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及國，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魏曰：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揚雄撰李軌弘範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晞顏之人，亦顏之徒；晞驥之馬，亦驥之乘。○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婁。若孔氏之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婁。○刀不利，筆不鈞，宜加砥削。○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孔子，束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乏間。○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

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揚雄撰虞翻注

鷹萃于林，獺入于泉。○鳴鳩在林，笑彼眾禽。○淮南王安多華少實。

○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孔子文足，老君玄足。山川藪澤，萬物歸焉。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桓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白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眾#2

弘道錄卷之二十六竟

1 『一』原缺，據《新唐書》補。

弘道錄卷之二十七

義

朋友之義

東萊先生呂祖謙，夷簡六世孫也。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益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拭、朱熹。講索益精，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適主禮部試，偶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皆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學士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蓋其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壓異，一時英偉草犖之士皆歸心焉。自少卞急一曰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乎時忿嚏之心渙然冰釋。故晦翁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

錄曰：愚觀濂洛關閩之學，各有攸起吾浙。自宋南渡後，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於其始，而後何玉、金許諸儒輩出，奮於其間，以至本朝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葉琛、龍泉章溢。太祖嘗稱四先生而不名，彬彬乎，郁郁乎。而篋實呂公倡道之邦，不可以不著也。錄之。

西山先生蔡元定生而穎悟，父發授以《程氏語錄》，並《經世正蒙》諸書，曰：此孔孟正脈也。遂深涵其義，既長，辯折益精。登西山絕頂，啖菹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俾四方來學者先從質正焉。時韓侂胄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排擊，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聞命不辭求，即往就道。熹與從游者餞，坐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

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進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曰眾，士子莫不樞趨聽講，有名士雖挾才簡傲，亦瑞服謁拜，執禮甚恭。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本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喜釋四書，及為《易經傳》、《通鑑綱目》，皆與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之起。藥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及喪，以文誅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

錄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是故陳蔡不能移，匡人不能奪，叔孫武叔不能毀，司馬桓魋不能害，而況一時之浮議，諸人之私論哉。雖然竊以比之，今時大不同也。何也。宋季人心尚在，士風尤存，其排抵承望者有限也。是以士子尚知樞衣趨席，心服謁拜。今之人心澆極，士氣薄甚，其挪檢非笑者無窮也。尚安往而非困境涸轍，可憎可畏之途哉。觀者又當辯矣。

陳同父亮才氣超邁，議論風尤存丈，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下五論，不報，退居永康，力學著書。淳熙中，詣開極言時事，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飢聞而欲見焉，亮咀之瑜垣而避，覬不悅，大臣亦惡其直，交沮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復渡江而歸，所學益博。自孟子後，惟推王通氏。嘗自謂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體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碎面盜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胸襟，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

錄曰：愚觀天下之理勢，枉不極，則伸不大。宋自光寧以來，議切道學，幾於無所容矣。以為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而戒，謹恐懼之說，祇為欺世。若陳賈林、栗京鏜、胡統、沈繼祖、劉三傑、何澹、劉德秀之徒駕言醜抵，攘臂肆志，至投竄迫逐，殆無虛日，吾道至此可謂枉之極矣。然豈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揭然特立。不旋踵間，理宗者出，崇尚道學，旌獎儒風，不獨周程張朱之表揚，而且蔡呂諸賢之作氣。然後知雲雷交發而日月倍明，蛇虎為妖而鳳麟益顯，真有以推倒二世之狂軌，開拓萬古之人心，如同父者豈但一日之長而已哉。

《元史》：草廬先生吳澄自幼穎悟，及長知用力聖賢之學，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時詔求賢，御史程鉅夫舉至京師，請置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行省揮元

明善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真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亦曰：先生，天下士也。至大元年，召為監丞。先是許文正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命諸生以次受業，晨起燃燭，堂王曰反，退燕居之至。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直至夜分，雖寒暑不易。為教法四條：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治事。為人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疊疊，使人渙然冰釋。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以下其亨也，朱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孰為今日之貞乎。其以斯文自任如此。

錄曰：愚觀元之立國，未聞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徒以魯齋、草廬二公上以帝王之道聞于其君，下以儒先之說淑諸其人，僅能延百年之命脈而已，非有繼往聖開來學之大制，作大氣運也。其著悅以元亨利貞喻今古道統，愚意邵子《皇極經世》之論更為切近。以草廬言之，其時其事殆天之冬乎，未可以為天地交也。

《皇明名臣錄》：潛溪先生宋濂幼從游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侍講學士黃公縉。洪武初，由布衣召入，授太子經奉書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進德脩業，以副天下之望。太祖覽書喜悅，賜書寵答，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未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時在朝，若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饗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責之儀，及勳臣名卿綽德耀功之文，悉皆論次紀述。至上欲俾參大政，固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願居職任也。與人交，和易任真，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內誠外恕，一出於正。常曰：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為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己也。予晚得天台方生，其為人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諸理，問發為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也。

錄曰：宋潛溪之堅辭大政也，有以哉。夫明與行，未能兼得也。以教太子淑人心，立國制，闡遺文，沛然而有餘；以參大政歉然而不足，時不同也。而遜志之相處，若陰為他日綱常倫理計者。想其平居之議論，門牆之講習，豈非抽黃對白，搞詞繪句。而凡朝政之得失，國運之否泰，儲貳之負荷，憂患之隱伏，所不能見之，行者鈴昭晰不遺。以是而後能卓然無負於聖祖之義，則當時

執政者所未能及也。

正學先生方孝孺，受學於潛溪之門，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究，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及長，褊交名士，如蘇伯衡、胡翰輩，劇切研究，鉤深致遠，淹貫經史。自脩身刑家，以至於國動可師表。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故列所當勉之目，為二十箴。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為警戒。謂：化民必自正家如故。又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謂：今之學者，習前聞之弊，竊成說為文辭。雜者佛為該博，志氣污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故嘗奮然而起曰：不以伊周之心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其所自視，直欲上接夷齊，下揖于逢，殺身取義，至死而不顧焉。

錄曰：伊周之所以事君，何也。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太甲賢，又反之管蔡。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孔孟之所以為學，何也。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故不為苟避也。先輩之講，如與今時何以異哉，而能身體力行之者鮮矣。是可遺而弗錄乎。

王忠文公撐，與宋潛溪同游柳文肅、黃文獻之門。一時交友贊之者，若胡教授翰曰：勃平山出水湧，與黃如出一律。清江胡御史行簡曰：源委雖出黃公，其深造自得過之。潛溪則曰：幼時所為幅程廣而運化宏，光焰燦燦起諸公間，譬之構廈屋者，掄材甚多，而基緒亦以廣矣。及瑜弱齡，則波浪湧而魚龍張，風霆流而雨雹集，五采競明而十曰並照，譬之臺閣已建，程礎駢列，瓢稜高騫，而氣象益以沈雄。及乎年瑜四十，其文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抱而愈探，味之而弗竭，譬之堂几嚴邃，左俎豆而右琴瑟，鴻儒鉅公，冠冕佩玉，雍容揖遜於其間，而間巷韋布之士，欲望其餘光而不可得也。故公之謀略，運于帷幄，功業顯于治民，文章用于垂憲，道學見於格君，忠義著于死事。噫是可以論公矣。比以厄於胡孽一事論之，公之全不專是云。

錄曰：愚觀明朝亦起淮右，所用多彬彬文學之士，與販繒屠狗者異。然皆吾浙之英，而不狗鄉土，與南陽近親，亦不相眸其間，乃有如華川之死節，正學之狗義。視彼隨何周昌之徒，何萬萬也。摧原其故，蓋以當道學大明之後，所興起於嬰儒，文獻之微，與漢初荻於秦習者大相懸絕。然則雖國勢搶攘之初，而師友講習之助，學問淵源之益，端不可無也。錄之。

康#2齋先生昊與弼弱冠見侯洛淵源錄，心慕道之。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曰玩經書，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居鄉動必以禮，四方朱學

者卻其束脩不受，善于啟迪，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恆勵學者四，人須以聖為志，學須以道為至，進脩不可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讀《論語》竟造博文約禮，《孟子》則求放心充四端，《中庸》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馴至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先程而鄙後學新奇之說，《書》則古文義理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之也。嘗嘆：諸書箋註之繁，無能直截上達。故不輕於著述。天順初，忠國公石亨薦于朝，命行人資勃書束帛造其廬。既至，授春坊諭德，固辭不拜。引見文華殿，懇辭以老，英宗皇帝顧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

錄曰：愚觀康齋之出處，蓋有不得已者焉。夫孔子歷聘，孟子傳食，至聞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喟然嘆息。夫豈不欲如伊如呂，俾大君有忘勢之美。在我遂三聘之樂乎，不得已也。亨，何人也。以職則掌兵，非求賢之任；以勢則柄權，非安意之誠，以時則斗几龍，非沉晦之曰；以德則耄老，非和衷之任，苟斯須不斷禍不旋踵。今觀勃論之言，始之誠意，終之恩禮，輝耀浹洽，光明俊偉。弼愈有榮，其視官職真猶弊蹤。君臣朋友之間，可謂兩全矣。

白沙先生陳獻章從吳康齋學。康齋教人多舉伊洛成語，白沙未有得也。歸築一臺，名曰陽春，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原，人罕見其面。初志勇銳，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所謂戒謹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又累年始有所得，曰：吾自此以後，此心乃如馬之有銜勤，隨動靜應事接物，參前倚衡照檢而無不在矣。其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其教，人必先靜坐，以養其善端。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不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觀破。若觀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為人耳。斯理識時，為己者信之詩文。輩末習著達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意，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自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又語門人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有內外，無有先後，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壩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見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

敬齋先生胡居仁從康齋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充廣，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心於內，以主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端莊凝重，履繩蹈矩，與人交，隱微幽獨之際

，愈嚴愈密。其詩曰：謹獨切探，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四方及門者眾，築書屋曰禮吾，曰南國監。後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得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於，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乎。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麗澤相會于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取《易》脩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

錄曰：陳胡亦公之從康齋也，一則以舉伊洛成語為未以得，一則從事於敬以得心學之正。然愚觀楊月湖答林緝熙書中云：白沙好作隱語。所云康齋多舉成語教人，白沙惟求自得。夫伊洛成語，亦伊洛所自得者。後之人鈴欲以自得教人，恐又生出一弊。又曰：白沙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然則今之學者，欲求自得，以何為主。曰：以敬為主。以何為事。曰：居業為事。見之真，求之篤，不患不居之安，資之深。既能免憚學之累，亦不致末流之失。苟取之，左右逢其源，而又何待。曰：一入商量，便作疑耶。學者不可不知。

一峰先生羅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麟鳳，惡人見之如蛇蝎；見一饑寒凍餒，則傾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初為翰林脩撰，會大學士李賢之喪，朝廷援例起復，臺諫皆不敢言，倫私告以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必欲聖朝準富弼、劉琪。故李終喪，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退居金牛山，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亦知敬仰。所交皆當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錄曰：倫之又為君子而不為小人，有由然哉。國家元氣，自列聖培養，以至於成化盛矣。是故乾德開寶在前而有不在溫飽之王曾，慶曆元祐在後而有獨不戴花之君實。惟不在溫飽也，而後正色立朝隨之；惟獨不戴花也，而後孤忠自許隨之。倫豈易得者哉。狀元魁選，何代無之。屈指之間，曾不多見。而文達一疏，尤見愛人以德，今世以姑息，豈非今古之一暢耶。此其高官顯爵固不若，青天白日之尤所難及也。

楓山先生章懋自少識趣高遠，讀書學問，與人交徇徇如也。時在朝，羅一峰、莊孔暘、黃仲昭、賀克恭、陸克深、謝元吉、鄭克脩咸好古慕義。自羅倡章和，咸相激勵，直欲致君於唐虞之盛，一時氣眾頓覺一新。未幾，因元夕張燈公與莊、黃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為本，件旨斥外，聲望赫然，京師稱三君子，與羅通號翰林四諫。公蓄德深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築於心，務伐

不出諸口，驕泰不措諸身，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倦倦斯世，不為矯飭。嘗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功夫，心纔會夫#3。又須心小。必有涵有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

錄曰：自康齋力辭儲弼之任，於是白沙不以檢職為榮，一峰不以元魁為愛，而翰林四諫、三君子之名昭著於天下矣。至於賀吉士亦聞風而起，抗疏解官，此何等時也。上有仁明之君，下多真諒之臣，然果何為而得之哉。正由平曰窮理涵養之功。故立心廣大，不以外物為意；操存精密，亦不以自足為心。然則所謂狂妄者不能電勉以副之耳，豈人能待之以薄乎。錄者詳之。

張元禎撰陳選先生墓表曰：國家承平曰久，士大夫多奄奄無氣節。問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恆，如公則何可議哉。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齋。讀書不資于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以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為者勇於為之。操履恪然，一出于誠。居此官即欲盡此職，行此事即欲盡此心。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故謂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大勇。宦轍所至，無不感動。巡江西，至今稱頌，南畿河南，提學切切感慕，廣東尤切估恃。去之曰，庶道擁留，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故公名滿天下，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曰陳某云。

錄曰：夫所謂人不能以薄待之者，陳公士賢之謂也。公致位未極，入朝無婦忌之行，而四方有公是之心，若張東白正直忠厚，恬然退處，垂三十年，出而際遇。孝皇所勸者正學，所講者正傳。祇因優寵春注，簡在帝帝心，而人遂忌之。然則康齋諸公，誠不可無也。以朋友切切憶憶，義莫有難於此，故終焉。

弘道錄卷之二十七竟

1 『八』原作『入』，據文意改。

2 『康』原缺，據後文補。

3 『夫』疑作『大』。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

禮

君臣之禮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錄曰：禮莫大于敬。堯舜繼天立極，史臣稽古正詞曰欽，乃所以奉於天

；曰恭，乃所以懋於己；曰讓，乃所以加於人。其實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終陸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錄曰：盛德大業，其果興於讓乎。觀諸堯舜之禪授，天與人歸，已有定命，而猶讓之不置。厥後舜命九官，遂致濟濟相讓。殿廷之間，揖遜稽首，若不遑舍。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果有之乎。曰：否。當時祇以舜讓于德，弗嗣之言，好事者遂創為之。今觀《典謨》固自明白，不足以傳疑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會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錄曰：舜之讓不名者，天位不可名也。禹之讓指名者，臣列則可名也。萬世之下可想見藹然之氣象，非但以禮讓為國而已。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會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錄曰：何以曰直哉。惟清乎。夫不邪之謂直，不淆之謂清。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皆一定而不可易，秩然而不可亂也。若宋真宗謬為天書，以矯誣上帝，至加玉帝尊號，紛紛不一，則回邪而不直矣。漢武帝立五帝祠，又立太乞祠，又立后土祠，雜然並興，則瀆亂而不清矣。此秩宗夙夜寅奉，不敢違焉者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錄曰：上古之時，君勁而臣颺，君庸而臣載，君拜而臣稽首，此何等氣象也。《易》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自秦以來，惟取尊君卑臣為務，而後無帝拜之文焉，無首起之風焉，無欽哉之復焉。《易》曰：天地不交，否。其流遂不能革，噫可慨哉。

《小雅》：宴饗賓客之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錄曰：頤之為卦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需之為卦也，賢者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體，宴樂以和其心。此隆古盛

時，能養能舉，悅賢之至。古今相傳，以為賓興盛典，而我明尤獨重焉。凡天下豪傑之才，命世之士，胥此焉出。然愚竊以為此篇大指在於私惠不歸德，和樂而不淫，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故願為之主司者，能以是存於心，以期望天下之士，爰如王氈司馬君實；為之士子者，亦以是存於心，以今日發軔之始，他日又如明道希文。然後知朝廷作養真德實意，非倦倦取其私恩小惠，以視人姑息而已也。

周王之勞使臣曰：四牡辟腓，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辟腓，擘憚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騷最，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誌。

錄曰：愚於四牡，且先王綱紀，四方未暇矣。夫王事靡盬，所以覺天下之忠也。不遑將父，所以覺天下之孝也。不遑啟處，所以覺天下之節也。豈不懷歸，所以覺天下之義也。將母來誌，所以覺天下之慈也。如是而燕饗以將之，所以覺天下之禮也。諷誦以發之，所以覺天下之讓也。以為上下通用之樂，天豈無意而然哉。若以為章使臣之勤，而無關於綱紀之義，則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何獨倦焉。於是耶，抑祇曼焉而已耶。

周王之遣使臣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陽，朏朏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課。我馬維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錄曰：此章之旨，乃周家之法程，臣道之矩範，上下之通義，古今之準的，不但以遣使臣也。夫堯思曰孳孳，舜曰不遑暇，區區為臣之職，而可以為及乎。是故不自滿假，禹之懷靡及也。望道而未之見，文之懷靡及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周公之懷靡及也。靡及則虛，虛則曰孜，孜而周爰咨課所由徧也。夫訪善為咨，咨才為課，咨事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五者如不及也，而猶恐失之。故曰：周曰：爰將以廣詢博，訪也；推其義，嘉言罔攸伏，咨也；野無遺賢，課也；亮采惠疇，謀也；群后德讓，度也；明明揚側陋，詢也。此豈可以易及哉。以是為訓而猶有謀臧不從，不臧復用，若小昊之所譏者；有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若苦伯之所刺者。嗚呼，安得靡盬之臣而與之言靡及之義哉。

周王以鹿鳴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戮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曰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諝，是用孝饗，擒祠需嘗，于公

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吊矣，請爾多福。民之質矣，曰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怛，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栝之茂，無不爾或承。

龜山楊氏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進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為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錄曰：愚觀龜山本之誠意之論，未嘗不正襟而嘆也。夫能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後示我周行，不為虛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後將母來誌，不為浪說，進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圓，而後周爰咨課，不為徒勞；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而後莫如兄弟，不為餽詞；請恭爾位，好是正直，而後神之聽之，不為徒設。然則臣之受賜者，其圖報有不本之誠意者哉。其曰：單厚多益，哉穀罄宜，不為蹈襲之詞；曰升曰怛，岡陵松栝，不為諛妄之語。以安定為天福，天與君分相聯也；以壽考為神福，神與君氣相屬也；以質實為民福，民與君治相關也。其

禱頌有體，其稱願有方，萬古之下，忠愛其君者無以臉此。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宴，以示慈惠，故歌曰：寥彼蕭斯，零露涓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攏一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錄曰：譽者，上交不瀆，下交不諂也。處者，安樂其心，式燕以衍也。慈者，手足腹心，相待一體也。惠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後世若飲酒，爭功拔劍擊柱，是不譽矣。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是不處矣。王僚重鐘，范增舉決，是不慈而惠矣。此有周盛時，明良相慶，君臣同樂，不於是詩見之乎。

天子燕諸侯之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淇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淇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錄曰：寥蕭之燕，示慈惠也；湛露之宴，篤親親也；所謂君之宗之。故曰：在宗載考。考者燕義，云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與國，君必報之。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厥後若陳敬仲與桓公飲而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者，上不明正道以道民，而怛舞于宮，酣歌于室。豈惟君人之過歟，其臣下方刑且墨矣。其可與之同曰語哉。

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曰：彤弓粥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粥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兮粥兮，受言囊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

即設，一朝醅之。

錄曰：束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肌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肌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昇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肌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利而不忍子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周王藥飲賓客曰：菁菁者義，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義，在彼中扯，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錄曰：《小雅》之有《菁義》，猶《大雅》之有《域樸》也。夫鹿鳴之禮，賓興盛典，故有瑟笙筐筐之設。此章之禮，晉接交歡，故多喜樂悅悍之情。采叔之錫，諸侯備物，故極車馬衰衣之盛。此章之錫，仁賢為寶，故假貨貝重多之喻。至於汎汎揚舟，猶其曰寤寐反側也。我心則休，猶其曰文王以寧也。此不可想見當時樂育人材之盛美歟。小序之言，亦或有所補也。

周王之燕諸侯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祐。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錄曰：鄭註云：胥，皆也。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下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內外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于身，則庶民樂矣。其於樂胥之義，有所發明。若但以為語詞，何不言樂，只乎沉詩中樂，只甚多而樂胥獨。此不可不致審也。

諸侯之答桑扈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錄曰：關關雎鳩興之，全取義也。鴛鴦于飛，何所取乎。皎皎白駒賦之，彰好德也。乘馬在底，何所彰乎。本之朱傳，亦無所發；參之小序，未見其然。鈴如序言，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則當如鸞飛戾天，乃物各率其性。故云：畢之羅之，非為待其長大能飛，而後畢羅取之，以為交萬物有道也。至云自奉有節，顧乃以莖之抹之起興乎，其不類亦甚矣。故不可以強通也。

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錄曰：此詩一則云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二則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觀其所言，庶幾無為，而治之氣象，與舜恭己南面之意正相同也。不然，君臣且以為戒而反以為頌乎。或曰：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王亦得以饗其樂。詩之言，即此意也。此又不可不知。

天子所以答魚藻曰：采菽采菽，筐之莛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一表及鮪。婚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旅。其旅偃況，鸞聲嗜嗜。載膠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錄曰：此武王選鎬之際，君臣慶會，萬世可想見也。何錫予之，上之情何厚也。彼交匪紆，下之敬何嚴也。若惠王以后之鞶鑑予鄭，而反為所惡，則與何錫予之者異矣。齊威獨朝于周，而反為所辱，則與彼交匪紆者異矣他。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序王策命之詞曰：釐爾圭瓚，租也一自。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錄曰：一則曰虎拜，二則曰虎拜者，周自厲王以後，王室漸微，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王室蹶然復興。聖人著之於經。然則召虎者，光於康公，顯於燕土，不可泯滅者，而史遷作燕世家，叔召公而下九世至惠侯，未見召虎之名焉。宣三十六年，釐侯卒，亦未見疆理之事焉。然猶未可據也。至詩序列諸國世次，反又蹈襲史遷。考詩則存江漢之什，稽序全無召虎之名，謂之何哉。安得夫子刪後之意以正史遷之失，不但一召虎之幸也。

《論語》：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錄曰：此孔子事君之禮，宛然虎拜之家法也。夫自周衰，覲禮不脩，王反下堂而見諸侯。至齊桓公霸，天子使宰孔賜齊侯斝曰：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此非小失也。吾夫子建萬世君臣之極，當與日月爭光，其作《春秋》一字一義，皆違眾之事，雖以游夏大賢尚不能達，況眾人乎。此履之，上天下澤，君子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非小小從違之間而已。或曰：然則，桓辭宰孔而下拜矣。茲錄不及，何也。桓蓋假之者也。其假仁假義假信，又假禮之名焉。雖以宰孔尚不能欺，而君子曾是惑之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錄曰：夫子嘗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蓋禮乃為國之大綱領，讓則吾心一念，謙遜不違的道理做出的。觀吾夫子至於是邦，鈴聞其政，而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此何等氣象也。若無謙遜不違之真心，做來做去，雖有許多設施措置，不過如宰孔所譏，當時豈不號為有禮，而大根本大節目斯須亡矣。

此虞芮之君一造西伯之境，見有許多謙讓，如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卿，此為國以禮之實事。當時二國之君安得不以小人自處，自愧自慊，感嘆不置，而又何暇於爭耶。遂至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則又不但何難之有而已。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錄曰：此事君非指魯國之君，事魯君盡禮未嘗以為諂，乃是東周之君。當時天下視為泛常，獨吾夫子違眾拜下，故嘗嘆其不如諸夏之無。至如欲存告朔之饑羊，雖以子貢之徒且猶不然，豈非人以為諂者乎。他曰，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亦非為魯也。觀者詳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躍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末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踉蹌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束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錄曰：此孔子事魯君之禮也。夫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錄此章者如度之有程，規之有範，一毫不敢越，一步不敢違也。豈非萬世之大閑乎。

《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醉既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夫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倡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曰：匹夫而熒侮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齊侯懼，有暫色。齊侯將設饗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向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枇牌。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乃不果饗。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錄曰：或問曰：使孔子而當桓文之時，則何如。曰：王與霸，毫釐之差也。故程子曰：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矣。自今觀之，裔俘之部，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侏儒之拒，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饗禮之罷，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至其誠於所事，則又以君子之道輔弼其君。誠於所謀，則鈴具文武之備周旋其事。以至盟會之詞，真心實事，凜然可畏；其始終施為氣象，無一不本於人情，合於大道

，未嘗假託。包茅不貢，伐原示信之言，其致人信服，歸所侵邑，亦皆誠意所感，非若楚之面從、晉之強入。然則此豈他人之可能哉，非聖人又不能。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竟

1 『遑』原作『是』，據《十三經注疏》改。

2 『進』原缺，據《十三經注疏》補。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

禮

君臣之禮

《史記》：韓信始歸漢，因數與丞相蕭何語，何奇之，為言之，王以為大將。至是欲召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信，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漢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受命，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錄曰：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類如此。夫以溺冠毀儒輕士善馬，不知其幾。向使薄蕭何之說，甘兒戲之事，則人人未又改觀，諸將未又皆服，而王亦未以為得信。晚也，孰與爭天下哉。此將將之衍，祇在於一時轉移之間，雖未純乎三代之禮，母亦當時之所罕也。錄之。

漢王既為天子，乃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進說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叔孫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錄曰：愚觀秦滅漢興之際，乃有魯之兩生，孰謂鳳翹麟角不見於秉禮之國乎。夫儒者之標準，莫先於周、孔。孔子曰：如有王者，又世而後仁。成周一代禮樂待周公而始定，固所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也。虬炎漢之典，不階尺土與肇基王跡者全殊，溺冠慢儒與積功累化者迥別，寬仁大度有矣，淪肌浹髓則未也；除殘去暴有矣，燕及皇天則未也。雖以文帝為之子，無惑乎其不遑；世祖為之孫，烏在乎其有具。漢家之禮樂，兩生已付之浩嘆矣。論者徒以賈生之請太息於絳灌，而文學之議不逮於魯邸，殊不知所招者，非公孫弘則倪寬、主父偃，非公孫卿則壺遂、司馬遷。設以數公副二帝之選，創一代之制，亦不過叔孫之濫觴耳，安能建禮樂之本乎。然則兩生者非但魯之表表，其漢之麟鳳不可

再見者歟。

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用叔孫新儀，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廷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盡朝置酒，無敢誰譁失禮者。高帝喜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尊也。

錄曰：帝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是。稱善叔孫通曰：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貴。觀其氣象，則便，無放勳重華之底至，亦豈如皇王需哉之齊信者乎。

高后八年九月己酉，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倉、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正后琅琊王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勿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諸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

錄曰：愚觀迎代之禮，而知大漢之氣象，猶為可觀乎。夫迎帝者勃也，讓帝者文也，故知君之不可以強也。居中者弘也，居外者代也，故知子之不可以徒也。即夕入未央官，還坐前殿，故知始之不可以不正也。奉高帝宗廟，諸侯萬民皆以為宜，故知統之不可以不大也。此春秋之義也。至霍光之時，遣宗正，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曰入未央官，封為武陽侯，後即帝位，則雖有東向之讓三，南向之讓再，將安施乎。此其文愈多而禮愈窒，氣象尤不佞矣。

帝既即位，值絳侯朝罷趨出，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錄曰：此賢君又恭儉禮下，與霍光驗乘而宣帝苦刺在背者異矣。惜其臣袁盎不能充廣允恭克讓之旨，反以驕主為言。俾其君真有堯舜之資，而未勝韓彭之俗，終不免於逮繫戮辱，未又不自袁盎之言啟之也。嗟夫，以帝之至誠馭下，勃之重厚久聞，始之莊敬如此，終之自殘如彼，尚何後世君臣欲其終始無負，不亦遠乎。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錄曰：小畜之卦也，以乾之剛健而為柔巽所畜，聖人係之。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陰陽和而後雨澤降，猶上下交而後事功成也。以帝操制作之柄而安於謙讓未遑，生秉有為之資而惑於年少生事，豈非天未欲平治天下歟。然君子以懿文德者，蓋道德經綸之業，非一朝一夕之故。孔子不云乎：不息無位，息所以立。不息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苟生安於此義，益務沉晦潛韜之行，以期於厚積遠施，則豈無大畜。尚賢之君以武去帝，殆不多也。奈何以二十方餘之年多為痛哭自傷之狀，懷沙鵬鳥之賦，無乃太促乎。此生之所短，非人之所疾也。

誼《治安策》曰：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士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昆於貴臣之近主乎。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使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擊牒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譽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眾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笮簞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耿、行禮義之所致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實，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不受刑。

錄曰：誼之言至是有驗，帝亦深納之矣。蓋不曰：吳公治行，天下第一歟。苟以前之所陳，責之吳公，不效，則罪其所舉，漢廷之禮未鈴若是之草創也。時去古未遠，周禮之作用鈴有能迷之者。厥後正朔或更，服色差辯，而官名禮樂不可復見於後世，豈非千古之至恨，而絳灌不可追之大罪歟。

甲屠嘉為相時，鄧通方愛，賞賜累鉅萬，寵幸無與比。嘉嘗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息慢之禮，嘉奏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一恐，言上，上

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錄曰：愚觀申屠嘉之事，而嘆漢廷之禮，猶可言也。夫弄臣者，人主權寵之所歸也。請託出於其門，關節在於其口，大臣苟有不振，望風俯首者多矣。蚘於蹶張之夫，非咸有一德之輔而能正朝廷之禮，遏不臣之心，帝豈終於未遑者哉。至董賢冒三公之位，絕炎統之傳，上下為之甘心，安能持節召乎。此時學校雖興，辟雍雖作，不可與言禮矣。

武帝時，大將軍青貴幸，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錄曰：此可見帝之良心，即所謂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非有所勉強安排也。推此心而充之，可以事上帝矣。惜乎，不能凡事致曲而弘之，忌湯之嫉，帝之心隨喪矣。此漢唐以下之通息，所謂允恭克讓者安得不寥寥無聞也歟。

元朔五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觀樂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錄曰：武帝之初，嘗舉趙綰、王臧矣，以太后不悅儒術而罷也。又嘗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矣，以相如辭賦車朔詼諧而止也。至是欲導民

以禮，為天下先，此正申公力行之時也。弘奈何復置博士弟子，文學掌故，雖多，亦奚以為乎。使當是時賈誼尚存，以其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之言道之，則鈴有不凡之建，非但太初之制作而已。惜乎，長沙不返，曲學斯興，徒使公孫卿壺遂之徒得行其議，而造端託始之論，顧為長說也。嗟夫。

《禮書》曰：武帝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辯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

錄曰：愚觀武帝之世，儒術之言，何其謬哉。漢興至是已及百年，黎民醇厚，幾至刑措。雖兩生復起，可與有為之時也，尚何人各為說耶。是時徐樂、

倪寬亦可謂知言矣。樂之言曰：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寬之言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王振之。帝惟多慾之故，以是咨起不就，歷十餘年。而夏時之正，秦俗之繆翻然改革，亦可見雄村大略，其與紛紛制作不可同年語也。

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斯會薄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治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

錄曰：以吉之疏終焉者，天下將治，則禮樂為實用；天下將衰，則禮樂為虛文。以帝之褒王成，賞黃霸，綜劾名實，何有於還舊禮明王制哉。而顧謝之曰：迂。至成帝之時，乃建雖辟，設庠序，陳揖讓衣冠，則何益哉○以是知曰不暇給，規模宏遠者，願治之本體；而禮文騷屑，元氣不存者，漸衰之末務。

《綱目》：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也。

錄曰：平帝元始四年，嘗起辟雍矣。不錄。此何以錄。光武有志於興復古禮，內建學校，外徵處士，皆西京未暇為者。且于干戈倥惚之際，寇盜縱橫之時，則固可嘉矣。抑帝少與嚴光同學，及物色而至，爰非常人，人亦敬信服之，何不以教太學乎。一君一師，媲美同德，宜無不可留矣。而迺拜為練議，吾不知一代師表何若人歟。以愚視之，蓋無有出於光之右者矣。

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詣嘉德門，令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劫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奏上。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一篇冠。

錄曰：漢叔孫之制禮，君子不能無遺憾也。褒復慕之，晝夜研精，寢則懷筆札，行則習文書。及其措之制作，又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然則非叔孫之文，乃時王之制也。夫禮之大原，出于天，具于人心，聖人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褒既沉吟專思，當其念至，亡心所之適，其毋不敬乎，儼若思乎，安定詞乎。讖乎讖乎，不可以為典矣。

《唐書口禮樂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

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鄉射食饗，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問田畝，吉凶一反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此也。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錄曰：愚觀歐陽子之論，萬古之至言也。夫先王制禮，以其所躬行實踐措之，以辨上下，定民志，又以其會極歸極發之，以事天地，和萬民；

本於身心性情之間，以立節文體用之，則安得不出子一而何有於不達也。自秦以下，無天德以為之本，王道以為之用，其於節文，遺則罔知，攸措甚者登降之，不知尊卑之無序；其愈趨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慚德多矣。又安能建中和之極，而使禮樂刑政不出於二哉。此古今判決之原，禮樂盛衰之始，為人上者不可以不察也。

《通鑑》：貞觀元年春正月，上宴，群臣奏，奏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錄曰：夫子嘗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夫以武之應天順人，又得周公制禮作樂，尚有未盡善之嘆。帝雖能除隋之亂，尚多慚德，改治之美，僅可小康。封德彝從而餽談，至于禮樂不及政刑，武功優於文德，是何心歟。德彝失言，折而貽笑於千古之下矣。

六年秋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之仇侖，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錄曰：愚讀《易》之《中孚》，而觀王魏之出處，未嘗不喟然嘆也。夫隱非負荷之器，而徵珪事之，所謂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一曰一幡然改圖，明

以投明，斷以資斷，所謂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安得不盡心所事乎。向使不遇英主，不過俘虜之賤而已，所謂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徵蓋不能不恣其嫵媚也，豈非君子之幸乎哉。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本名秦王破陳樂，更名曰七德舞是也。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太宗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使睹其故主，能不傷乎。瑀謝不及。時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故每侍宴，見七德舞，輒倪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錄曰：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太宗庶幾與人與眾者矣。徵不推明其意，而輒倪首不觀。○乎，孟子之導，齊王者歟。

十二年，帝還宮，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又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徵曰：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可得聞歟。□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或曰：太厚。曰：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零諫脩洛陽宮，陛下志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錄曰：觀易之吉凶消長，可以知諫詳之進退得失也。漢屈群策，高祖以大度臨之，其所用於漢者，即其所棄於楚者也。《易》曰：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掄祀，實受其福。其漢祖之謂乎。唐懲隋亂，太宗以重賞繳之，其盡忠於唐者，即其談按於隋者也。《易》曰：不遇其祖，遇其妣；不父其君，遇其臣。其太宗之謂乎。然重賜之問，不可以繼，惟以至公處之，無我臨之，庶幾無始勤終怠之弊矣。抑太宗之世，君臣宴會，不以盤樂怠傲自安，惟以用練脩文相厲，可謂能知自強者矣。此貞觀之治，所以煥然可觀也。錄之。

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中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錄曰：以生日陪勸勞者，人子愛慕之情也；因生日致頌濤者，臣子忠愛之願也。唐之此禮未為過舉，但說與乾曜未嘗發於本心之誠，特因上之宴賜，故效此以容悅耳，非若天寶祝君之懇至也。及明年二月，復令百官選勝行樂，又近於流連荒亡者矣。當今禮以義起，尊為萬壽聖節，而特罷選勝行樂，得其中矣。

肅宗即位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悍，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擊於有司，上將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錄曰：自金鎰之後，唐之宗社板蕩矣。勉以宗尚文聖，勉為氣象，當與人殊。其尊朝廷，特智時月言之問，非有範圍周旋之可使。帝因是而知承運之不可苟，幾微之不可忽，加勉以大任，時舉而抨彈之，奮其乾斷以折武夫悍將之氣，不使褊裨得凌主帥，節度廢立得由軍士，異曰藩鎮之禍不知是也。徒務姑息為恩，不知漸不可長獨，一李勉如唐室何。故觀上之特原，而知唐之不振矣。惜哉。

《舊唐書》：德宗尊郭子儀為不師，號尚父，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合兵之任，鼎定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董庶鑽，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為師增周公之位，具官汾陽郡王，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藉其驅除，安社稷何有於絳侯，定羌戎無瑜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眾，涇陽降十萬之虜。勳高今古，名聳夷狄，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

錄曰：夫有謙光之德，而後有至顯之號。尚父者，周所以尊太公也。由漢歷唐，惟子儀當之而無愧。若王行瑜、劉守光逆虜之魁耳錢鏐，雖有保障吳越之功，加于一方則可，加于天下則未也。

《綱目》：肅宗寶應元年秋七月，郭子儀入朝，以程元振忌，遂留京師。代宗大曆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囚子郭曖待罪。十二月，郭子儀入朝，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發其父塚，不較。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以元載告魚朝恩謀，不利不聽。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增朔方卒。十年春，郭子儀入朝，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十三年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至是凡七，書法曰：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愧之多矣。

錄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問，夫子書朝于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而肅代二十餘年之問，朱子書子儀入朝凡七，且目不絕書，人不絕談，莫非讓德之美，反己之實。此所以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者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子繫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其令公之謂夫。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竟

1 『下』原缺，據文義補。

弘道錄卷之三十

禮

君臣之禮

《宋記》：太祖皇帝常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法理深害，多得貸死，惟臧吏棄市，未嘗容賞。

錄曰：此宋朝家法過漢唐，後世鮮能及也。夫禮義康恥，人主所以鼓動維持。舉末世於三代之隆者，縉紳之所以異於閭閻，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君子之所以別於凡民，所繫蓋不細也。至於臧吏，尤為至切，一有所犯，率至不宥。所以終宋之世，雖臣下有罪，苟非臧犯，法當竄逐，人君自請與一善地，未聞有受杖而斃，受戮而辜者。豈非祖宗用心之厚，子孫守法之善乎。

太宗嘗召翰林學士竇儀草制。儀至苑門，見上岸積眊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錄曰：帝之室慾，非古人之多慾者。其岸情眊足，一時之偶耳，索冠斂容出于本心，非有所矯揉而為之也。儀本以厚重見推，豈肯陷其君於無禮哉。其部立不進，庶幾自重之義。嗚呼。君臣之間，兩得之矣。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錄曰：鹿鳴之宴，賓興之盛典也。瓊林之宴，使造之殊恩也。我朝名恩榮宴，特異於是，又制百官朝服，稱賀致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禮當稱賀，則又非常禮之可比也。

《言行錄》：仁宗天聖四年，侍講胡瑗當召，對例須先就閣門習儀。瑗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閣門奏，准令就舟，次習之，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錄曰：今時朝見之禮，俱赴鴻臚寺習儀，正恐草莽不知。此乃定例，著於典章。若緩之破例，又可以見人主聖德優容，無所不至，而盛時氣象，亦略可占矣。錄之。

《列傳》：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覲，許有輿至殿門。帝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苟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也，禍福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曰反乃退。

錄曰：當仁宗之相弼也，嘗有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今觀肩輿至殿，坐語毋拜，所謂禮也。諫則又行，言則又聽，所謂誠也。以帝之初，政如日方升，而弼之者，成如著方次。誠哉，對病之藥，立效之砭乎，奈何其不然也。轉沛然之勢而為默然之應，虛禮雖隆，推誠未至。觀於二帝之間，而其得失之判若霄壤矣。

哲宗元祐元年，詔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政事，時年八十一矣。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望見其人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二騰公也。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西兄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至是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太后乃有是命，特隆其禮，令班宰相。上六曰一朝，兩月一赴經筵，古今罕以為比。時公對上泰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卻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至去。及程正叔為侍講，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或謂正叔曰：君視滌公何如。正叔曰：騰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此吾所以不同也。

錄曰：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以游公而當正叔之任，鈴不肯廢坐講之禮；以正叔而居游公之位，又豈能易敬慎之常乎。

蘇軾為翰林學士，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啟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曰：何以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生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禹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尺，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矣，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錄曰：程頤之議坐講也，凜乎其正；蘇軾之見便殿也，懼乎其遇。一則宋朝家法遠過漢唐，一則太后慈仁有同堯舜。百世之下，令人起敬起慕之不置也

，豈不美哉。

綱《禮志》：太祖即位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從義上三禮圖，詔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命中丞劉溫叟、舍人李防、知制誥盧多遜、補闕賈黃中、員外郎和峴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脩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蓋一時彌文之制也。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動不就。仁宗天聖初，太常博士王喈始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動刪去重復類，以五禮之目為禮閣，新編六十卷。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初，文彥博又撰大饗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脩纂習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為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

錄曰：愚觀史之微意雖未露，而為仁宗致惜不既多乎。何也。太祖承五代之亂，雖以禪受而王，未能身任制作之實。太宗當興國之運，昆從多致暫阻，何有盡善盡美之圖。真宗彌文之制，不滿者多矣。至於仁宗當積德百年之餘，正制禮作樂之曰。且帝之所稟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所施者，以莫不愛，以莫不敬，而溥天率土，怛敬怛愛。又非他君可以彷彿其萬一也。苟有如周公者輔而相之，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金聲而玉振之，何至率吏文之舊，無著迷之體，如史之所惜哉。且仁宗篤於好學，嘗因王洙講周禮，命畫車服冠冕、篷豆蓋蓋之制，而不能詳其制作之本，以自企於三代之隆，況其他者乎。或曰：使魯兩生遭逢其時，果能制作乎。曰：不能也。夫至禮與天地同序，至樂與天地同和。苟非天下之至誠，盡己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不能及也。兩生雖能守魯之禮義，然豈能致中和，如子思所迷者哉。而況於宋興人主之學惟務博覽，如《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可以同日語哉。然則仁宗之所好，亦不過器數之末而已。無怪乎，不能副所望也。

朱熹乞脩三禮云：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未，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問，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

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乏書，自行招致舊曰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侯，結局曰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錄曰：以宋子之疏終焉者，宋自中葉，濂、洛、關、閩諸賢輩出。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曰：優柔中平，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程子曰：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存其數，祝史之事也。張子曰：禮所以持性。禮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曰：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朱子曰：禮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嗚呼。斯數言者，豈非制作之本歟。苟使群哲得其位，行其道，宋之一代禮樂又有以參於先代者，奈何徒自修之于下，未見達之在上。而王呂章蔡秦韓賈史之徒相繼居師相之位，擅制作之權，政使學士大儒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之苦。雖然尚有學徒可集，及門可托，較以今之勢利併與，學徒及門無聞焉。而甘心毛穎，自相對局，其為蜜落，又何雪什伯乎。

《皇明詔令》：洪武五年，詔曰：朕聞三皇立極，五帝遵教。蓋未備之時，宜君人示其所以。三代循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減益周，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朕蒙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祖宗之靈，百神祐護，得正帝位。朕本草芥之士，失習聖經，配推強撫順二十餘年，常無寧居，一槩粗疏。故道理未臻，民不見化，鄉市閭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詔書到後，敢有不遵者，問擬如律。

錄曰：聖祖此詔，其賢于馬上之習乎。夫商君棄禮義，捐康恥，流禍穢於千古。漢自三章之約，曾無片言及之。陸賈時時稱說，則謝曰：安事；賈生痛哭流涕，則謙曰：不遑，未見以禮義風俗措一言發一令者。此所以終漢之世，襲秦雜霸，無由變革，豈若大明麗天頹俗沒地，斯民丕變，天下大同者哉。臣幸躬逢其盛。錄之。

《聖政記》：國初時，御臣以禮，常賜參政。陶安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召集江南宿儒議禮，命為總裁。又賜學士宋濂飲親賦辭一章。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及濂致仕，贈以衣三襲，因問：卿今年幾何。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作百歲衣也。初濂

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入朝。上佇想久，及至，大喜，遣儀曹奉饗膳諸物抵寓館以賜，遂曰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咨備至，便殿侍食，曰晏始退，嘆曰：純臣哉。及甘露降，上召公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錄曰：此又賢於溺冠慢儒者。夫束園綺里，漢不能致；而浙之四儒，明祖首招致之。蚓當塗之陶，其所造濂洛關閩之學，與四先生當亦不殊。此所以光有四海，無復腥擅污穢之氣象，正由禮貌名儒遠追皇王聖帝之遺風也。嗚呼，盛哉。

永樂中，吏部尚書賽義歷少師九載，戶部尚書夏原吉陸少保，亦經三考，皆賜勃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論。既賜宴禮部，又親宴之別殿，各賜銀章一顆，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扈從巡邊。既還，上念二臣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勃嘉勞，命輾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上。備顧問謀議，而恩禮益厚。

錄曰：自示我周行之後，孰不以燕私為親昵，為優禮，為特恩，孰有繩愆糾繆者哉。唐太宗之丹霄殿、玄武門，不足多矣。夫以二公之結知，聖皇任以心膂，信如著龜，勢利不能奪，讒問不能媒，所謂淑人君子，心如結兮者。觀其不以私惠歸德，務相引翼，果於從善，又可見上下交而為泰之時矣。錄之。

《名臣錄》：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壽九十八，既已階榮祿大夫，復因御史梁防之請，憲宗皇帝親諭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勃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先是公由松江訓導，以禮自居，薦為太常博士。宣德中，陞考功員外郎，轉太常少卿。正統三年，遷吏部左侍郎，復陞是職，前後歷任有聲。雖權右王振亦禮重之，呼為先生贊禮，惟帕一方，亦不較。景泰改元，至京，時閣老陳循公主試，時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事，安能善終。

錄曰：愚觀文靖起自校職，卒登台鼎。其始也，勤於教育造就人才而已，未聞有補天浴日之才華也。其終也，清慎有聲，端重簡默而已，亦未有旋乾轉坤之功業也。蓋由祖宗列聖愛惜人才，得以長久，自效一時。雖無赫赫之名，久後常懷不盡之意，故能使巨噓致敬，內閣懇留。若斯人者，豈一朝一夕而致然哉。卒之百年上壽，元宰上卿。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其諸文靖公之謂夫。

弘治乙丑，武宗嗣位，恭上兩宮尊號，爰下優老之讓，覃恩天下。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政于家，年及九十，特隆璽書，遣行人備繒帛酒餼加賜，存問于時，儀文繁褥，寵靈煥赫，蓋異數也。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遺風

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天順勵精，暨於成化，力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佛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弘治初，特起為執法秉政，復為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殆今J敦龐碩大，著書玩易，閱天下義理不少休，且餘啖動履，強健宛如五六十歲人。諸公凋謝之餘，國家更化之後，而獨巍然以存，信乎天下之大老也。

錄曰：儲柴墟之壽，三原曰：惟魏文靖公與公名位德誼相上下。至於論功與言，則文靖似不及。愚謂：人惟名德相高而已。魏有門生如陳閣老勸之少留，毅然不變，非惟不為所染，其所料鑿鑿無爽。當今之世而有若人乎哉。然則，功與言當在第二義也。

嘉靖初，勸諭致仕大學士謝遷：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固難；而退處其鄉，壽考康寧，完名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性資端方，器識宏遠，粵自蚤年，潛心正學，遂以文章大魁天下，輩聲翰苑，譽望彌隆。逮我孝皇簡注有素，爰自宮端，擢居內閣，朝夕獻替，不激不隨，慎守彝章，護惜善類，延訪于便殿，顧問于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當時政化清美，皇惟二三大臣佐理之功。暨聞末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誓謁誠摶。武皇之初，協心匡弼其殿，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姦，橫加讒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躋七秋，體履安康，子姓蕃茂，全德盛名，求之前代，不多見焉。朕嗣承天序，圖新治理，惟卿累朝耆舊，皇幹朕懷。蚍夫公論明揚，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特遣行人責勃存問，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於天下，則非特卿一卿一邑之光而已。

錄曰：今上嗣位之初，不遑他務，首遣行人責勃存問洛陽劉公、洪洞韓公、餘姚謝公，一時元老，蓋三焉。錄止謝公者，以親手捧綸音，躬行大禮，目擊其盛，非口耳傳聞之比。故備錄之，以終百代君臣之禮之式。

弘道錄卷之三十竟

弘道錄卷之三十一

禮

父子之禮

《虞書》曰：祇載見瞽哩，夔夔齋慄瞽哩，亦允若。

錄曰：漢高帝之時，嘗賞家令矣。以太公之迎擁警也，人皆曰：父不得而子也。又嘗幸新豐矣，以太公之樂箕踞也，人皆曰：君不得而臣也。而不知乃咸丘蒙之說也。夫父子之分，本於天地自然之叔，先天地而立者也。君臣之禮，由於系屬維持之故，後天地而生者也。是故父子之分可該乎君臣之禮，君臣之禮不可易乎父子之分。彼以擁蒂為敬者，曾知所謂祇載見者乎；以箕踞為樂

者，曾見所謂夔夔齊慄者乎。所謂父不得而子者，片言之問，毫釐千里，不可以不明辯也。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錄曰：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舜既為天子矣，何不尊瞽瞍而以為帝也。又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舜雖不尊瞽瞍為帝，亦未聞稱堯而以為父也。斯二者何居。曰：追王之禮，至周始備，似未可依舜以為據。而皇伯之號，自宋始有，尤不當准濮以為法。要之，天敘天，秩不可改也。繼統承桃不可後也。其所以不可後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所以不可改者，行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並立並行，而自不相害不相悖也。苟徒以尊親為重，而不以統緒為尊，是不知舜繼堯之大也。徒以所後為重，而奪其私親之恩，是不知尊瞽瞍之至也。其失在於不善觀為君者，有父道之言，遂以為真父而不可易，而不知其不又真也。亦不善觀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言，遂以為真子而不可改，而不知其不又改也。故皆有所不達也。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錄曰：或問曰：舜未嘗尊瞽瞍也，何以曰宗廟饗之也。亦未嘗傳子也，何以曰子孫保之也。曰：此大聖人之心，人所不能窺度者也。夫瞽瞍無與於帝之統者也，尊之，則未鈴能饗矣。商均未及於薦之天者也，傳之，則未又能保矣。尊瞽瞍為天子之父，尊之至也。饗瞽瞍以天子之禮，饗之至也。故曰：宗廟饗之也。虞斯封於虞，胡公封於陳，大聖人之後，封之至也。故曰：子孫保之也。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

錄曰：劉氏註曰：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功宗德，當如鄭註之說。三王家天下，則鯀當為祖，亦不當郊耳。曰：此愚所謂並立並行，不害不悖者也。夫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此純乎統承之義，蓋以官天下言也。而為天子父，瞽瞍之尊固自若也，初未嘗併廢其所親也。至於夏之郊鯀者，禹立功本於孝，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殷薦之上帝，故不得不以鯀配，蓋以家天下言也。鯀鯀之治水多歷年所，有

鯀而後有禹，則今之東漸西被，豈敢忘所自哉。然而鯀之名，亦自若也，初未嘗推尊以為帝也。此二帝三王之禮，萬世施行而無弊者也。

高宗彤曰：越有雉雉，祖己訓于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禮無豐于昵。

錄曰：按高宗以上，祖丁傳南庚，南庚傳陽甲，乃祖丁之子。自是歷盤更

、小辛、小乙三傳，皆祖丁之子，兄終弟及。惟高宗乃小乙之子繼立，則祖己之訓有自也。彤者，繹而祭之名也。、向祭於宗，而又祭於彌，迺小乙也。於是而有雉雉之異，天所警於武丁至矣。其曰：罔非天胤，即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也。曰：典禮無豐于昵，即不得顧私親之義也。夫高宗親承嫡嗣，紹有父服，惟陽甲盤更小辛在上，一豐于昵，即有變徵。蚓於後世，可不思哉，可不思哉。

《禮》：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鸚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堅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堅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堅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錄曰：此常行之事而曰不敢有加焉者，蓋人子之心無窮，或至於太過，則反不能及矣。宋孝宗之事高宗，父子處於一室，既同寢聯榻，復截竹為筒，空其間，置金彈一九，時復往來，以通安否，則近於兄女子之態，文武之所不敢加焉者也。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恐失之可，能謂子矣。

錄曰：以公之擅制作而曰行無專制，事無由己，何也。蓋禮樂者，朝廷之事也，己可得而專也。志行者，存及之規也，非己之可專也。人惟三年無改，而後萬世不易。凡有一日之專，則非終身之慕矣。此家與國之異同，人子所當知也。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云：我將我饗，維羊維牛，維天其祐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伊緞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陳氏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錄曰：愚觀明堂之饗，不但崇以虛禮，而鈴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此嚴父配天之實也。天者尊而不可尚，故曰：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

所以法之，不一而足。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末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後世明堂郊祀，問亦能行，而紛紛聚訟，治效不古。此則崇之以虛禮，不若隆之以實事之為愈也。

又云：敢問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使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武。

錄曰：此教敬教愛，萬世人子之規範也。夫嚴父配天，莫大之典，未易稱也。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未易法也。而不知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其分至嚴而未之或違也，其道至高而莫之與問也。能循循於言行、政事、容止、進退之間，而所以儀式刑者，不外是矣。《詩》不云乎，紹庭上下，陸降厥家。有事於尊祖配天者，當以此為法。

《顧命》：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敝宸綴衣。牖問南向，敷重篋席，敝純，華玉仍几。西序束嚮，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瑰瑛，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姦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轄在賓階面，綴轄在昨階面，先轄在左塾之前，次轄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景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几，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鐵，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敷，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敝裳，由賓階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昨階臍。太史秉書，由賓階臍。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叱。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醉，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儕，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朝門俟。

錄曰：此天王之即位，天下萬世敦乎。其禮夫子法之，以作《春秋》也。夫天王承天受命，與諸侯何萬萬也。而體元居，正大一統，正五始，則諸侯至於天子一也。故《春秋》書元年公即位，其成康周召之遺法。歟後世若漢武帝、唐太宗知有顧命而不知虎賁干戈，迎自南門，示以臨君大寶之禮；周勃、狄仁傑知迎太子而不知作冊度陳寶玉，命以率循大卞之法；至於宋太祖之崩，官人私侍，皆不得聞而啟千萬古之疑，又豈所以燮和天下之人也哉。若乃納君拒父兄攝子，逐往往稱于比戈，納路招賄，較之斯禮，何啻徑庭耶。

《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冠禮，筮曰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適子冠於昨，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故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錄曰：子之於親，曰又三朝，服又三年。而親之於子，冠又三加，所以禮其子也。故冠雖有異，代士與諸侯同一昨也。季武子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乃冠于衛成公之廟，則非禮也。以為敬大國之命，則可以為嘉；魯襄之成，則不可也。

《國語》：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部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率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不濟。見若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無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錄曰：愚觀晉諸大夫之言，乃知當時之尚禮也。夫冠者，禮之始也。虬文子幼而無父，弱而未立，所以責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

，尤與其他不同，而驕侈縱決，勢所又至。諸君子既能為之請，以復其爵邑，可謂協恭之義矣。苟責善之言不聞，忠順之行未備，何以媲美於先子哉。有樂范獻子電勉於前，有成季張老申重於後，佳哉。禮之範乎。文子之有立，非偶然矣。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締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締于太廟，用致夫人。

錄曰：此春秋第一義也。夫三代之治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禮，非自天造也，非自地出也，緣乎人情而已。締者，從乎、帝者也。吉締于莊公，其義何居；用致夫人，其禮安在。所謂奚取於三家之堂，夫子之所貶深矣。哀姜借亂從談，以尊祀其夫，然後僖公背義徇情，以崇致其母，君臣不以為非，舉國莫知其是。故夫子他日又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斯言所由以發，寧獨為季氏之八佾哉。讀者鈴合而觀，然後知聖心所存之深意。而胡傳以致生者為義，蓋不察于此也。

《儀禮經傳》：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寡人願有言。孔子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脩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錄曰：此一節言父敬其子之禮，以下子敬其父之禮。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是成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可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人，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意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錄曰：此極言其禮之至也。夫鷓初鳴，咸盥漱者，几民之行也。成身成名者，君子之事也。推而至於天道不已，至誠無息。蓋父子之道，天道也。天以至善加於父，而後及於其子。是父子之性，即天性也。君子盡性與天地參，則盡父之道。盡父之道，天道不外是矣。是真能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二者

一而二，二而一也。故既曰孝子，又曰仁人，如是而後為父子之禮之至。而倡履著茶，應唯敬對，非所論矣。又曰：《中庸》論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又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其說皆本孔子對哀公之言而然。此聖神功化之極，至德淵微之妙。宜乎哀公愚冥而自失，聞言而勿罪也。可嘆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錄曰：愚觀成周之制，而有以窺見無違之旨也。夫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曰三，武王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此生事之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此死葬之禮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祭之禮也。及其衰也，大夫用禮樂，陪臣執國命，而生事不以禮矣。視桓楹而設撥，歌雍詩以徹撰，而葬祭不以禮矣。然豈下而遷之，故其言如此。又曰：其令天下吏民，今到出臨三日，皆釋服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眊經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哭臨官殿中。嗚呼。此久以薄為其道之說，而不知父母之喪，自始至終哀傷慘怛，出於自然，非有所矯得造作而為之者。帝既深明於彼，未見於此。加以景帝天資近薄，而竇后亦好黃老言，由上至下，由君至臣，皆以其說為，至當不易之道，萬世難變之法。於是斷然行之，人惟不審其故，徒歸罪於景帝，不知當時景帝於心無所不安，設有孟子者出於其時，與之深論性善之本原，而後及於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之論，則雖有遺詔在上，景帝亦鈴有所不安於心，萬一或能改之。嗚呼。是安可及哉。故愚備錄之，以見聖賢之與異端關乎世道之切。

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兩京藩臣多驕放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能脩。獻王之行母薨，喪服盡禮。一及帝下詔書褒揚之，曰：河間王良喪太后，服終三年，以為宗室儀表，增封萬戶。

錄曰：惠王，景帝之元孫也。漢至此以日易月，几四世矣。惠王獨能行之，終漢之世，所僅見也。錄之。

弘道錄卷之三十一竟

弘道錄卷之三十二

禮

父子之禮

《晉史》：文帝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踴大孝，情過乎

哀，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瑜。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入，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臣等以為陛下宜動御府易服，內者改造，大官復膳，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昆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虛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眾。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麓席稟，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以待旦，降心接下，反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惟陛下察納愚欽，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

錄曰：按文帝之喪，國內服三日者，未禫代之典也。武帝亦遵漢魏，既葬除喪者，已禫代之制也。然而不過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則帝所存者亦如心喪耳。初未嘗斬哀三年也，而孚等何倦倦若是乎。蓋方是時，清議不行，縱酒昏酣，輕蔑禮法，親死不悲，一日一有如帝者悲哀之情、痛戚之意，雖未純乎古禮，已足以傾駭國之觀瞻矣。又曰：孔子抑宰予之問，蓋禮莫大於朝廷，莫重於禫代。晉之喪，雖未除魏之禫，則已受其玄哀赤烏之輝煌，聲名文物之布置，鐘鼓玉帛之交錯。雖欲弗用，誰其舍之。鈴欲如晉武者，恪共臣節，誓死無二，然後避居倚廬，麓衣藥食，敦曾閔之風，薄宰予之行，夫誰得而奪之。不然以承運嗣興之初，詭乏食稻衣錦之事，吾誰欺，欺天乎。

中軍將軍羊枯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枯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乎愈。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

錄曰：中領軍之言，其千載之一機乎。時魏已革故，晉方鼎新，稽康、阮籍之風不可聞於末季，而況於新國乎。使以是議聞於武帝，將又聽從，著為定制，列於禮官，通於天下，雖未能盡復先王之舊，鈴不至於流俗之獎也。惜乎，傅玄之慮，無以及此。遂至王何錮俗，江左承流，非惟不能行三年之喪，且以期功不廢絲竹。此則諸臣不得以辭其責也。

泰治四年三月，晉太后王氏姐，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錄曰：后，王肅之女也。誦詩論語，尤善喪禮。故武帝云：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則帝之所習聞遠矣。與竇后、景帝崇尚黃老而薄儒行者，可以同日語乎。

《魏史》：太和十四年九月，太后馮氏姐，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一及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進一粥。

錄曰：帝之哀毀，實天性使然，非有勉強矯飭於其間也。以為欲自賢於萬代者，非是。

於是王公表請時定兆域，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髻罪。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

錄曰：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魏文之言，雖未達禮之通旨而已，暗合禮之遺意也。迫於累表，惜哉。

太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願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精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

錄曰：此即夫有所受之之意，國家舉措動輒不能如意者，專以此等議論也。苟非豪傑之主，孰能不惑哉。

魏主又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意不淪。故身襲一表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一辰慕之心，使情禮俱失，豈不深可恨耶。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請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唾嫌而已。

錄曰：此尤可見達於人情，明於大體，非草草率意競情者比。雖古之英君，何以過之。

群臣又言：春秋黑嘗，事難廢闕。魏主曰：先朝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報故杞，脫行薦饗，恐乖冥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瑜於魏晉，何耶。

錄曰：三年之喪，人子大閑，不可追而悔也。四時之禮，國家常事，可以補而及也。帝可謂不惑於緩急者矣。

祕書丞李彪又曰：今雖治安，然江南未賓，漠北不臣。臣等猶懷不虞之累耳。魏主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以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

錄曰：後世以金革之例，行於無事之時。雖儒者不能免，豈非魏文之罪人歟。

太尉丕等又曰：魏家改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魏主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

錄曰：此帝所以斷然能用夏變夷也。諸臣得無愧哉。得無愧哉。

又問尚書游明根高問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即吉，能無傷乎。對曰：瑜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也。主曰：金冊之旨，群公之請，所以然者，慮廢政事故耳。朕今不敢間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若不許，朕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傾順聖心，請從衰服。

錄曰：魏之金冊，即漢之遺詔也。冊稱瑜月而葬，葬而即吉，即詔以日易月之文也。然而或行或否者，特以至性不同，故事事各異耳。魏文幼承洪緒，早著歡聖之風，不由明師之傳，賢傅之習，而能慕人倫之高跡，行曠古之遺行。觀其屢問屢答之詞，足以盡破群臣百官之惑。如此則何喪禮之不可行哉。惜乎。馮后威非一朝之積，殃有由來之漸，有孫如此，其忍負之，而反鳩其父耶。愚竊怪帝之英達明敏不能燭父之奸，蓋魏方懲崔浩之禍，專以隱覆為容，既無董狐之書，終鮮耳提之命，至《通鑑》始考天象，微露其詞，《綱目》直書其事。嗟乎，已無及矣。是以有國有家者，不息隱而息不知，不息微而息不明。其不恤顧忌，幽艱畢達，蓋為是也。遂使恩非所恩，厚非所厚。上下數千百年，祇此一時一事，而遭遇若此，豈非達禮之至恨至恨者哉。

太和十五年九月，魏主祥祭于廟，有司上言卜曰，詔曰：筮曰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前一曰。夜宿于廟，帥群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履，侍臣易服黑介，績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履，侍臣去績易帽。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一月譚祭始服一表冕。冬至祀園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群臣，樂縣而不作，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錄曰：按十四年庚午九月，魏太后馮氏姐；十五年辛未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十一月魏主禫祭，遂服袞冕，遷新主于廟。然則凡十五月而已，非古禮中月而禫二十七月之制也。

後周高祖建德三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姐，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潛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肱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一哀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

卿固請，依權制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錄曰：胡氏曰：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著於天下之義也。愚意不然。夫所以紛紛不一，議論聚訟者，正以欲率天下之人，共為三年之喪也。夫人心不同，親疏各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其義自不同也。又欲溥天率土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上古堯舜。若漢文帝、宋仁宗未有如此者，蚓於母后之私親乎。此周高祖不廢詞，不責備，求以自盡其哀而已。君子未可以輕議之也。若乃遊幸興師之事，愚無取焉。

《唐史》：貞觀四年，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館於太僕，厚凜食之。上皇聞擒頡利，嘆曰：高祖圍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乃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錄曰：上皇以能滅突厥為付託得人，何其無人心哉。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故突厥士馬嘗資其力。其始也，蓋腹心之托，指臂之援也，一旦恃中國之強，空漠南之地。君臣父子之間，自以為永無外患，而不知蕭牆之內，其息反深於戎狄也。使上皇念其舊恩，諭帝以興滅繼絕，蓋亦還其故土，反其旒倪，如孟子置君而後去之，則夷夏之冠履既分，大唐之恩威懋著，天之祚唐，當不如是也。不知此義，一旋踵間，子孫亦頗凶殘，若將報施之間耳。然則上皇今日之喜，能不為君子異日之嘆乎。

七年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錄曰：太宗以漢祖為妄自矜大，其然乎。夫突厥，上皇嘗服事之，其分懸絕者矣。今而胡越一家，蓋不但反臣其所事，帝之矜大又何如哉。帝嘗以子路負米不及為恨，何至假胡越以為樂乎。《詩》有之：儐爾篷豆，飲酒之孺。又如是，而後可盡天倫之樂，否則皆矜大之事也。

《宋史》：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范仲淹為祕閣校理，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

及宸妃李氏薨，呂夷簡為首相，奏：禮宜從厚。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聞。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有詔鑿宮城垣以出長，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曰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後太后崩，荊王元儼為帝言：陛下，宸妃所生，妃死以非

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謚曰：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斂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錄曰：先正有言：自章獻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又曰：仲淹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曉。其故何也。蓋保護之功人所難言，而掬育之恩昊天罔極。故夷簡極言禮宜隆重，所以默定其始也。若方仲兮請立七廟，謁太廟，欲被哀冕，漸不可長。故仲淹極練禮宜從殺，所以預謹其終也。設使二公如在英宗之時，鈴有任濮廟之議者，而聚訟之事或可免矣。以為其力居多，其論難曉者，或在于此。

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距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莫敢先發，司馬光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眾以為然。珪即命吏具以光手棗為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眾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桃，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放之古今為宜稱。□□□□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敬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為濮安懿皇，稱親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稱后。

錄曰：孟懿子嘗問孝，孔子告以無違於禮。滕文公問喪，孟子告以自盡其哀。聖賢之言，本之人心而易見，原之天理而易明，不為分別太著之詞，不立矯世異俗之論。故聽之者不見其忿戾而難從，由之者不覺其阻件而難入。此其所以著之簡冊，萬世而無弊也。若宋之濮議，所以聚訟於當時，貽禍於後世者，誠以諸賢著論太分，矯枉過正，不能如聖賢含弘光大，渾厚而不露也。自今觀之，司馬光、王珪之言正矣，然喪服大紀之云不為無據，不沒父母之名不為

無典，而改稱皇伯之號無徵不信，不信難遽從也。歐陽脩、韓琦之言得矣，然萬代帝王之統誠不可忽，本宗百世之傳誠不可貳，而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灼然可信，可信難遽改也。甲是乙非，彼可此不，故其要在於自盡其心而已。苟使英宗上思藝祖萬世不拔之基，直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昨所守者一人一事，今所主者萬國九州，是知天子者莫大之尊，雖欲憚懂顧其私親不可得也。次思仁宗拔之眾庶之中，置之億兆之上，昔所從者溫清定省，今所事者郊廟社稷，是知一身者萬幾之本，雖欲切切懷其顧復，亦不可得也。今帝之本心未明，所言窒礙，爾以為光有天下先帝之德，彼以為倫序當立應得之分；爾以為高官大爵極其尊榮，彼以為親以子貴宜從極典。是故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無俟人言。而援立之策，繼統之義，感而懷之，則有餘；爭而論之，則不足。及其終也，愈爭而愈窮，愈改而愈失。誠千古不次之義，未定之疑，由不能師法大聖大賢以正人心故也。而今豈可及哉。

孝宗即位，尊高宗為太上皇帝，后為太上皇后，同居德壽宮。至日，孝宗服袍履步出祥羲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皇麾謝再三，仍令左右扶掖以還。既而顧侍臣謂曰：今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錄曰：夫所謂付託得人者，蓋上而宗廟社稷，下而土地人民，不但繼志迷事而已。唐之太宗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斯義也，其當時負託之重乎。孝宗果能銳意恢復，倚張浚如長城，料敵勢非秦檜，奮然以金為無禮，和為非計，信乎得其人矣。惜乎，外薪徒切，嘗膽難終。符離之敗奪於前，思退之奸沮於後，雖有發強之心，而無興復之效。君子所以嘆成功之難得也。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於文德殿，遂朝太上皇及太上皇后於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乾道七年，太上皇壽七十，上二聖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淳熙十二年，太上皇壽增八十，加上二聖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行大慶禮，大赦其餘。每歲從幸聚景園、玉津園、四聖觀，不一而足，極其崇奉焉。

永新劉氏曰：孝宗之奉高宗，考諸史冊，其文與情兼至，始與終無倦，可謂子道無虧矣。或謂孝宗以旁支入繼大統，於其所後者貽己以不資之業，而傳之無窮，感當奚如焉。感所以能孝也。慮其所後者以我為不親，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者英宗之為人後未盡其道，君子病之。今豈無懲焉。懲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於自然也。噫，是何言歟。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歸於善而已。如以其善為有所感而不為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感而不為善者乎；如以其善為有所勉而不為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勉而不為善者乎；如以其善為有所懲而不為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懲而不為善者乎。率天下之人而群然於不善者

，鈴此之言矣。

錄曰：愚觀高孝二朝，天倫之樂達於終始。蓋自隆興乾道以至於淳熙，中間二十有五年，不但尊尊親親，父父子子，一人承順而已，而且得萬國之歡心。想其典章文物之盛，揖讓進退之儀，為何如也。亦不但身為太上，子為天子，至尊無對而已，而且獲八十之上壽。想其駝顏鶴髮之隆鍾，黃耆台背之鄭重，又何如也。自堯舜禹揖遜之後，果見有若人否乎。意者高宗之禪受出於至公，無我之心，故天之報利，極其壽考福祿之盛。孝宗之盛德出於尋常萬萬之上，故禮之降重非比。常人窺測之心以為感而能孝，勉而能孝，懲而能孝者，非迂即忌。嗚呼。此紛紛禍亂，後世莫能免夫。

太上皇帝崩，帝號慟僻踴瑜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昔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宮中止用探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經，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降等。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二月辛丑擇祭，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帝始以素服視事于延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壽宮，几筵行禮。夏四月，附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韶俟過柑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宰臣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斐秀傅玄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曰易月之論，發於應助，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繼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經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錄曰：此孝宗篤於大統之誼，蓋不以一毫私親問易其心。故史臣贊之，以為帝之所謂孝，其無愧焉。愚嘗考之，紹興十三年，秀王常喪矣，命解官行服，此未即位之先也。乾道三年，秀王夫人張氏又喪矣，成服于後苑，此已即位之後也。然則未嘗更易其名而以為伯。至於理宗追尊其本生父希廬以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苒襲封奉祀。此又未嘗加以尊號而為帝者。彼濮議者，本朝尚不依以為定，況後世乎。徒以群英聚訟，人各自賢，固不若道學大明，人心反正之為上也。觀者不可不知。

《元史》：廉希憲至元初，官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外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所廬之地，聞號痛聲不絕，竟不忍言。

錄曰：元乃夷之風也。金革之例不當為然，蚓喪制尚未定乎，而能悉心古禮，一意終喪，蓋情可奪而夷不可以不變也。夫孝可通于神明，有不能感於僚友乎哉。若乃未學軍旅之事，而甘心金革之例，此又希憲之罪人也。

國朝胡居仁自幼至孝。父病，劇為嘗糞苦甜。時喪禮久廢，獨毅然行之。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襄事之儀并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悉遵古禮。識者知其特立獨行，而不識者每非笑之。然縉紳問知先生實，自茲始推其意。雖在屋漏之中，夫妻相對如賓，一揮極筐筍，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事兄盡友，外歸每近於門，有疾躬調藥；篤宗族，訓子姪無倦；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賽畫，人亦往往樂從之。

錄曰：曾子曰：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鈴慎其獨。有如胡之主敬，而不篤于親親者乎。以為知先生爻自茲始，蓋亦惟知其粗者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二竟

弘道錄卷之三十三

禮

夫婦之禮

《禮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共牢而食，含音而醋，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婢，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續，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昨階，以著代也。成婦禮，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錄曰：峽昏義先之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莫有先焉。故既曰君子重之，又曰聖王重之。然其微詞奧義，倦倦於一厲。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俱有馬贊，所以敬慎重正，不口一而止。而後世忽之一奠，厲親迎尚不能及，則是未配而輕祖，未交而薄婦

，憎于知時倡和，忽於再偶重匹，甚不可也。故錄以存其義焉。

《堯典》：釐降二女于媯訥，嬪于虞。

錄曰：夫《震》一索，《離》再索，皆以一陽處二陰之間。堯將使舜出震繼離，故以二女並妻，而後世天子之禮定於九女者。九，陽數也。如其義，則堯之使女亦鈴有義矣。

《易口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錄曰：帝乙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別，宜莫先於嫡妾之分也。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蓋禮以質為本，婦以德為重。惟不德，則徒以嗟毗展翟誇耀於人，而淫慝坏忌，曾莫之恥也。故觀其君之袂，不如娣之袂，則知商道之所以興；觀席寵佑侈，服美于人，則知殷俗之所以亡，不特是也。宋太祖戒永寧公主勿衣貼繡，鋪翠懦，而趙飛燕至，以金晞其履，幾何其克終也哉。

《詩大明》：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錄曰：堯之釐降，舜之懲庸也。文之嘉止，天之受命也。於是為之造舟，為之輿梁焉。此可見其威儀氣象卓乎一代之制，而遂秉天子之禮矣。厥後魯秉周禮，哀公以一冕為重，而不知造舟之為光；以千乘為尊，而不知倪天之難得。此所以勤夫子愀然之對，而卒無不顯之光也歟。

《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階階。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綿為給，服之無教。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漸我衣，害漸居，歸寧父母。

錄曰：夫所謂之天妹者，非以其崇高富貴而不可瑜也。正以其已富而能勤，已貴而能儉，以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後世若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與葛之覃兮者異矣；若鼎鑄玉石，珠塊金鑲，則與服之無數者異矣；若大夫跋珍，我心則憂，則與言告師氏者異矣；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則與歸寧父母者異矣。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詩人美之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雕，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錄曰：諸侯之女而曰百兩將之，非誇也，所以著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王姬之車而曰曷不肅雖，非譽也，所以見文王太姒內治之化也。夫冕而親迎，反不能敬以將之者，挾也；祚以著代，反不能和以承之者，戾也。婚姻之道，莫不善於有所挾，莫不祥於有所戾。泰以陰順之德，席崇高之勢，而能卑以自牧，所謂肅也。歸妹以少艾之資，屈於長男之下，而能動以相說。所謂雖也。此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所以至今嘆美而無數也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錄曰：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近皆百兩者，蓋內子之職，小君之分，以上則嗣續妣祖，以貴則敵體諸侯。婚姻之禮備，然後貞女至，而內治成。《召南》之詩，以鵲巢為首，言君夫人者，民所瞻仰，不可不謹。以是為防，猶有翟第以朝。如衛莊姜而不見答者，有大車檻檻；如王大夫而不敢奔者，其去鵲巢之風，亦何遠哉。

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詩曰：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錄曰：愚觀親迎之禮，迺齊魯之自壞，非天下之不由也。夫韓亦諸侯也，而執禮周旋若是，君子曰：猶夫古也。此外，則俟我于著矣，充耳以素矣。几以齊俗霸政之餘習也。魯守禮義之國，而容履諭之來逆，其逆與否，在紀不可以責，在我有可以辭也。以周公之裔而不若蹶父之子，此夫子之所深嘆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小雅》：問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般，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陸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媚兮。鮮我觀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辟辟，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錄曰：《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聖人所以貴於男女之感者，本以令德來教也。世恣於趨色，恣於長顏，如舜華，則思之；旨蓄御冬，則棄之。是故德音莫違，曾幾何哉。綠兮絲兮，則治之；威儀棣棣，則忽之。是故我思古人，曾若是哉。聖人以關雎行於一家，桃夭施於一國，車牽達於天下，使知以義。合者惟以德成，而高山景行，又足以徹乎上下。凡為國者未有不求賢以自輔，為道者未有不末友以輔仁也。此山澤之至益，咸亨之孔道，虛受之微意，景行之良心也。孰謂燕爾新昏，而徒為歌舞笑傲乎。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婿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故婦人無爵

，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厥明，婦盥績，舅姑卒食，婦餃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昨階，受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錄曰：以特牲終之者，天地別，剛柔錯；男女狷，禽獸作。於是有女惑男，若鄭國之詩者；於是有無章別，若聚底之風者；於是有不親御，若終風之行者；於是有不從男，若雄狐之綏者；於是有私出疆，若樊符之刺者；於是有智不帥，若車中之斃者；於是有自尊大，若稱制之為者；於是有不親績，若西內之遷者，皆禮之大悖也。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錄曰：束萊呂氏云：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至隱公獨能疑數百載之非，為眾仲者盍甲告之，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立周公也。果然歟，曰非也。夫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是故天冠地履之分，禮先樂後之文，斷斷乎不可以易也。隱以庶長而奉宗廟，考惠公配孟子者，禮也。乃狗人之好考，妾之官，冠履置矣。所謂妄說人者也。為眾仲者，宜申告以妾庶長幼之序，二本耦嫡之非，先名正言順，而後禮樂可興也。乃狗公之見，陳羽之數，先後紊矣。所謂辭費者也。雖以是羽獻於群廟，已紊周公之制，而無救於亂亡之原，況責其末流之弊乎。察總功而問齒次，君臣上下舉不知務，宜乎有讒而不見，有亂而不知也。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胡氏傳田：伯姬賢孝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勝，信其無婦忌之行。程氏傳曰：一女子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二傳皆非經義。錄曰：穆姜致女於宋，入而賦綠衣，何其德也。及其淫於宣伯，占而遇隨筮，又何慝也。《詩》云：無非無議。以○○○而勤大夫之辱，有非議矣。《書》曰：惟家之索。以君饗臣，而母出于房，牝鷄晨矣。而壞隋之逼，束官之禍，胥此焉肇。然則非以賢伯姬，以饒魯亂也。聖人之意深哉。

《列女傳》：伯姬嫁于恭公，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禮，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禮，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禮而死。遂逮於火而死。

錄曰：夫人之辭傅母也，其然豈其然乎。恭公死，夫人未亡人爾。斷鼻，既非正中自經，恐汙溝瀆。傅母不至，可辭以禮矣。死復何恨哉，復何恨哉。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公遊於琅琊，孟姬從焉。馬奔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之，姬使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曰：妾聞妃后踰閭，必乘安車輜耕；下堂，必從傅母阿保；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且結組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餅，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然後乘而歸。

錄曰：孟姬可謂知禮矣。夫禮不可斯須去身也。故女子出門，又擁蔽其面，而可受立車之載耶。雖然孝公琅琊之行，夫人從之，其春而省耕乎，夏而省斂乎，抑從獸而荒，樂酒而亡乎。姬如審此，鈴不待馬奔車碎，野處倉卒，而優游於門內之職矣。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過，其妻使使者吊之於路。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救。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其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其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吾何依哉。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殖之妻，貞而知禮。

錄曰：杞梁妻非華孟姬比也。夫往役，義也；游觀，非義也。故伯兮之執殤，與雄雉之貽阻，皆非婦人之所得為也。其崩城不為異，變俗不為多者，以皆內誠之所感也。嗚呼。從容執禮，無敢自遂，謂之貞而有禮，信乎其然歟。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俗。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錄曰：敬姜之饗，與穆姜之饗，可同曰語哉。匹配生民之始，重宗廟而謀於宗老，所以合二姓之好也。《易》曰：閑有家，悔亡。其敬姜之謂夫。是故言不及外朝，智也；室鈴及守龜，信也；饗不及宗臣，禮也；勞不忘所事，義也；言不忘舅姑，仁也。其曰：謀而不犯，曰：度於法，君子之深許哉。

《儀禮經傳》：魯師春姜曰：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故事夫有五。平旦櫛異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鎖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其妣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妣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士也，二室不亦宜乎。且婦有七去，拓正為首。吾妣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為則棄之，行可乎。遂不聽。宋公聞之，為表其廬，號曰：禮宗。

錄曰：魯與宋，禮義之國也。故若師若宗，真可為閨門之範，官間之式，後世禮教所由取則也。錄之。

《小學》曰：委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瞷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耨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異曰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錄曰：冀缺之耨與龐公之耨，有以異乎。夫冀缺以名屈者也，龐公以身屈者也。以身屈者，退而無止；以名屈者，進而可伸。此其所以異也。夫呂甥之難，誰則不聞，然而未廣也。射鈞之事，可以法矣。季一言而受上賞，缺三晉而正卿位，文公之權審乎。

《漢書》：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帝幸上林，后與夫人從，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而起，盎因前進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立后，夫人乃妾爾，孰可與同坐。階下獨不見人貪乎。上說，乃召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錄曰：愚觀漢之草創，不獨朝廷之上，君臣之間，其官闈之內，多有粗率此類可見，後代亦無此矣。

東漢和熹鄧皇后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惜。每有會，諸姬貴人相競飾麗，簪環光采，桂裳鮮明，后獨尚素質，裝服無飾，深自抑損。其衣色有與陰后同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不敢正坐，離立行，則樓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邊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

錄曰：觀此，則非但無慎夫人之事，而馬后大練之風將行於上下矣。錄之。

班昭為曹世叔妻，號大家，博學高才，動止有禮，節行法度全備，作《女訓》七篇，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典從第六

，和叔娣第七。其略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林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外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其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邇整理；正色端操，以事夫主。若此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有也。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疆為貴，女以弱為美。脩身莫若敬，避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女有四行，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院塵穢，服餽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為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絮齊酒食，以奉祭祀，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技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絮。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餽，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俠偷，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也。

錄曰：記禮之言，陰陽剛柔之大義也；女訓之言，內外周旋之曲折也。故詳錄其詞，以為門內之知禮者告焉。或曰：昭之時，權歸女主。女訓之言，不能格正，而尚與外事，豈敬慎之道，婦順之德乎。蓋常觀之《易》矣，《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大吉。此之謂也。是故兄王臣也，反挂誤而被刑，剛失位而不中也。妹妾婦也，反得時而褒，顯柔而得中也。以先幽困，而後道顯揚，小過亨也。踵兄之成書，利貞也。作訓七篇，裨諸女助勉，不宜上，宜下也。然而后方以六五稱制，在上迺能大善相遇，豈非所謂大吉者哉。眾傳之言，若有為而發也。觀者詳之。

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博賢無不通。鄉里慕其高，多欲女之，鴻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之具，及嫁以裝餽，入門七日而始行婦禮。

錄曰：珪嘗為魏王泰師矣。帝曰：事珪如事我。泰可拜，主獨可挾乎。珪不能正泰之失，而能成主之美，異乎房杜之壺則矣。

德宗建中六年，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先是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賞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娣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錄曰：自南平下嫁之後，公主已異前代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蚓世俗承襲，未易遽改。今始定之，可謂善矣。唐室世席女寵，善媒奇禍，太平安樂，紛紛覆轍，至是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則雖欲不執禮，胡可得哉。抑德宗始卻有司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及唐安之逝，又罪公輔，以其費甚微過朕。求名何其先後之不倫耶。豈其定禮之時，國家多故，造塔之日，侈心復萌乎。好禮不終良有以也。

《宋史》：哲宗孟皇后，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元之孫，閤門祇候在之女。元祐七年，宣仁太后諭宰執曰：孟氏子年十六，教以女儀，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世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策使，會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伯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后復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為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

錄曰：此有宋一代，典禮冠於百王，超於唐漢，以淑女之好述，為朝廷之正嫡。且上有至化之母主之，下命眾大之臣相之，肆今六禮之行，何其鄭重耶。曾未瑜時，一介小臣，得以讒間。至章敦主計於前，郝隨釀禍于後，帝雖知其壞德行而猶惑之，豈真前日之重內助，今日之崇外奸，每與后相反耶。抑將有夷禍，故顛倒錯亂而不自知耶。幽王廢申后而戎伐于周，襄王黜翟后而敗亡于鄭，自古殷鑒如此，君子盍觀。其始之備禮，則知其中之寡恩。中之寡恩，又安知末之免禍乎哉。成敗真不可以論人也。

荊國大長公主幼不好弄。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即位，下嫁附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曰，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遵勗每燕賓客，皆一時賢士，主必親視賽膳。及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報乃可，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後居其夫之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御華麗。

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

錄曰：按宋朝家法，仁宗以姪事姑，主獨不能以婦事舅乎。然則荆國之守禮，帝固有以先之也。以舅姑降為兄弟行者，三代以上未之前聞，惟夫人所行何如耳。觀者不可不知。

《伊川文集》：二程先公昞，母夫人侯氏事舅姑孝謹，與公相待如賓，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制，必稟而後行。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存視常均，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凡公有所怒，必為之解。惟諸子有過，則不掩，曰：子之所以不肖，由母蔽其過而不知也。其教之不少假借如此。纔數歲，行而或路，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而行，寧至路乎。飲食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故二程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譽人，教使然也。夫人七八歲時，誦詩女子不夜出，自是不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為詞章，見有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探以為非。

錄曰：伊川傳家人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之卦，大要以威如為吉。又《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常正之道。世人以蝶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斯言皆為夫人設也。故由前而觀，則哲婦賢母之令著；由後而觀，則壺範女則之懿彰。不可以無錄也。

《名臣錄》：辛次膺清脩介持，不邇聲色，與夫人敬待如賓。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晁友元司馬文正為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僕妾以下，不冠不見。鄱陽守程邁遺果真白金，卻之：崎嶇亂離，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上面諭：卿廉聲著聞，皆言閩中不受俸祿。次膺奏：臣為貧而仕，豈有辭祿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耳。太上曰：使人人如卿，何患不太平耶。

錄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此語岳飛嘗言，太上亦既知之，特不能用。若乃簡穆之起，本自書生，其動鈴以口。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

弘道錄卷之三十三竟

弘道錄卷之三十四

禮

昆弟之禮

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錄曰：所以謂之常常者，相繼之義也。彼漢景之於梁王警蹕許常，縱不驕恣不可繼矣。所以謂之源源者，不竭之義也。彼唐玄之於五王連枕共被，縱使至親有時竭矣。覲聘者，朝廷之禮也。接見者，手足之親也。不及貢則燕私之情洽，不以政，則非辟之干遠，而後得以常常而見，源源而來。孟子其善探聖人者歟。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錄曰：夫弟者，第也，出于天而自然有次叔。是故兄之齒隨行，弟之齒燕行，一定而可紊乎。彼有疾棄其長者，或以權，或以寵，或以利。大而有國之君，小而有家之子，一瑜其分，未有不滅亡者。孟子以不能不為發之，與長者折枝同意，皆所以開人心自然之天。拯季世亂忘之弊，不可以不察也。

《小雅》：燕兄弟之樂，棠棣之華，鄂不，韓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眷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需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邊豆，飲酒之妖。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學。是究是圖，直其然乎。

錄曰：《鹿鳴》、《四牡》、《皇華》之後而繼以《棠棣》者，以周召王室之所仰，人心之所賴也。聖人不以變廢不以義勝恩，不以一時之所遇而易萬世之所重，其公而愛之心皎然，青天白日不可掩也。脩然雨露霜雪，無非教也。故曰：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是故和樂且孺者，父母不可問，蚓他人乎。和樂且湛者，妻祭尚不可先，蚓外物乎。此所以雖流言之變，管蔡之辜，曾不若後世遂廢懿親之重，不信兄弟之親也。今去周公之世數千百年，為之歌棠棣，莫不因心發見，孰謂當其筵受之，几有不能感動者哉。蓋不待垂涕淚，而越人已無不化矣。

又燕兄弟親戚之詩曰：有須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般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鳶與女蘿，施于松相；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擇。有須者弁，實彼何期；爾酒既旨，爾般既時；豈伊異人，兄弟俱來；鳶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悟柄；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頗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般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錄曰：愚觀此詩一篇之中而三緯具備，真足以感人於舞窮也。夫鵲鵲小物也，而飛鳴行搖，曾是親切，而有味乎。薦蘿小草也，而纏綿依附，曾是固結，而可解乎。蓋由聖人因心體物，遇兄弟之急難，則不暇束髮。彼有秦人視越

人者，則鶴鳴乎。何有於兄弟之相依，則心誠求之。彼有教揉升木者，則薦蘿又何如哉。此學詩之大義，為禮之大本，不可以不察也。

又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醉，洗酌奠學，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般脾臄，或歌或粵。敦功既堅，四錐既鈞，含矢既鈞，序賓以賢。敦兮既句，既挾四錐，四錐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醢，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錄曰：為此詩者，其知禮之至乎。夫禮不妄說，人不辭費，不瑜節，不侵侮，不好狎。周家世德忠厚，內親九族，外事黃耆，皆由於自然，不事勉強，豈妄說人乎。筵几雖陳，不為過設；侍御雖多，不為過勞；飲食雖盛，不為過腆，豈辭費乎。獻酬而後禮交，禮交而後樂備，樂備而後射以觀德，豈瑜節乎。揖讓而升，下而飲，以賢而序賓，以爭而君子，豈侵侮乎。養耆老以相引翼，介景福而饗壽祺，邦家有光，君臣有慶，豈好狎乎。有此數者，故曰：知禮之至也。

父兄之答行葦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淑，公尸嘉告。其告維何，遵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錄曰：此其曰：兔翳既醉，至今頌太平者鈴以首稱何也。蓋《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道之所包者廣，故曰昭明有融；德之所具者身，故曰威儀類善；人之所聚者順，故曰景命百祿；義之所和者利，故曰祚胤孫子。是數者人情之至願，君德之至純。然又和氣周旋，而人心歡悅。故首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可以見王者之高致，父兄之盛節。萬世之下，固不能外之，以為頌禱也。嗚呼。至是而周家八百年之基固矣。

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曰：亮驚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般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亮驚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般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亮驚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渭，爾般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見驚在濠，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亮驚在會，公尸來止黛黛，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錄曰：鄭氏疏云：謂之公尸者，天子以卿言諸侯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

子卿，祭則為尸，故云公尸。然則非周召畢榮之徒，不能任也。此時上有守成之君，下有弼直之臣，以己則齊明盛服，以人則肅雕秉德，以儀則至治馨香，以物則玉帛交錯。公尸安則神明無不安，公尸宜則神明無不宜。是以洋洋然而愛樂，需需然而和悅，皆太平之效，至治之休也。不然，酒清殼馨，夫誰不有，而何獨稱兔驚既醉乎。

公尸之答亮驚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意。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堅。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堅也。

錄曰：泰之時，所憂者不但怠荒而已，其所最憂者作聰明而亂舊章，以辯言而亂舊政，佛其耆長而任新進，棄其芻蕘而召寵利，皆足以為顯顯令德之累，秩秩德音之蠹也。是詩一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則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夫能由舊章，則有典則之可依，成憲之可度。由群匹，則有老成之可任，孝德之可憑。如是而民人不宜，天祿不永，紀綱不垂於當時，令名不傳於後代，吾未之信也。抑公尸而為此言，信非周召畢榮之徒而能若是哉。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公。

錄曰：愚觀春秋之世，其悖亂僭差，各有所自其始也。莊公可諦，則哀姜亦可致也。哀姜可致，則僖公亦可躋也。是以古先聖王慎而重之，如不得已，一失則入于夷狄，再失則入於禽獸，可不慎歟。若夏公弗忌之論，夷狄禽獸之道也。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所來撫余一人。余雖欲於鞏伯，未有職司於王，又奸先王之禮。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一等。

錄曰：晉侯之使鞏朔，鞏朔之為齊捷，獻利也。王之使單襄，單襄之為晉侯，命義也。伐齊責利，故責晉以義。王之不見莊伯，有由然矣。而又何以宴而私賄為哉。以為若孩提焉，本欲其正，而投之乎梨栗棗柿，是未可知也。以為若戲衛焉，本與之嬉，而加以正顏作色，亦未可知也。何為而有此哉。是時，單襄公在廷，王孫滿在位定，雖欲如兒戲，其如二臣何哉。雖然王孫蘇之復難劉康公之繳，戎定之本心喪矣。欲不如兒戲，不可得也。

《後漢書》：光武以東海王疆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二十九縣，賜虎賁旒頭，官殿設鐘虛之懸，擬於乘輿。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疆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宮室，禮樂事事殊異。至永平元年，王病，明帝遣中常侍將太醫視疾，又詔沛、濟南、淮陽王詣魯，絡繹不絕。及薨，上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旒頭、鸞轄、龍旅、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宮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帝追惟王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儉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錄曰：《損》之初九曰：已事迷往，無咎。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王以豕器當陽，帝以次嫡易位，猶損賴初之益者也。既讓于尊，尤能損己，而不自以為功。帝復居尊得正，追惟王執謙約，務從儉損，深得虛中善應，與唐世稱讓皇帝者，不可同日語也。此其大善之吉，蔑以加矣。

及肅宗尊禮東平王，瑜於前世，諸王亦莫與比。建初七年來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復以王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不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之以輩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謝，帝省覽愈褒貴焉。及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帛以億萬計。

錄曰：范曄論曰：孔子稱貧而樂，富而好禮。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眩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嘆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固憲王之志哉。錄之。

《魏書》：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忠義，坐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羹一飯而聚食。廳堂問，往往幃幔隔幃，為寢息之所，各就休偃，還共談笑。年過六十，並登台鼎，嘗旦暮參問。椿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子姪羅列階下，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每出，或日斜不至，不敢先飯。還，然後共食，則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津為四州，椿在京，每四時嘉味，輒因使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問言。

錄曰：史稱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

，而言色徇徇，出于至誠，恭德慎行，為世師範。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余曰：不然。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福且貴焉，恥也。古之人所以不恃其遺慶而果於遺安者，非無意也。以播之家世，當元魏盛時，行義致身，奉公結主，夫誰曰不然。至孝文以後，君日以沖，政日以廢，女主擅權，賊臣竊柄，四海囂然，魏已不國矣。播於斯時脩然遠覽，覺積慶之不足憑，而遺危之有可痛，並辭台鼎之貴，若漢之廣受，誰能奪之乎。迨至傘朱氏興弑君沉母，扇毒萬類，蓋已不可免矣。故椿津之禍，不獨慘於世隆誣構之時，而大著於元顯入洛之日；不獨危於節閔詔下之後，而並肇於孝莊待中之前。然則，恭德慎行，徒貽楷範之名，而席權世寵，深為明哲之戒乎。

博陵崔挺三世同居，門有禮讓，與弟振推讓田宅，怡然不釋。子孝芬、孝障、孝演、孝直、孝政。兄弟孝義慈厚，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障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鸚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叔振既亡，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次。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贖，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錄曰：楊播之敦讓，然而不有其家者，以其世席權寵也。崔挺之慈厚，然而率保其宗者，以其世乏津要也。故曰：可畏不可恃也。君子何幸而遇，邦有道，士大夫有禮，則風操高亮重於朝野。若能以士大夫之禮，反正無道之邦，又何忠諒弼直之不足賴哉。觀者各適其當而已。

《隋書》：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通嘆曰：賢哉，凝也。御家以四教，文行忠信。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非禮不動，殆終身焉。聖人之書必備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毋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毋苟亂也。與人不受遺，非其力不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唐貞觀初，太宗精脩治具，房杜魏王之徒播厥師施，文中子之制作將以大行。凝嘆曰：大哉，兄之述乎。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而不利焉。

錄曰：凝之所見，其達於通之所擬乎。何以知其然也。夫龍門顯矣，太平十二策之獻，未能盡如吾意，則不若守禮，終身之為高續經賢矣。致治不世出

之，主未能悉用吾言，則不若迷而藏之。之為得此，其所以房杜諸公並尊而不足，長孫一人尼之而有餘，固不若升則雲，施則雨，港則潤，與無往不利之為達也。

《唐史》：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瓘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錄曰：陸贄有言：道合天，謂之皇；德配地，謂之帝。皆至尊之殊號，極大之美名，不可以虛拘，蚓可以餉讓乎。帝廣因心之愛，禁中拜跪如家人禮。此天叔天秩之不可亂，由之可也。至以遜位之私情，而輕無上之大號，受之者惶恐而不安，加之者悖理而可笑，非所以為重，實所以為褻，未可為後世法也。

宋傳：李柬之、肅之、承之、及之，皆丞相迪子。承之生而孤，肅之鞠育誨導，至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及遷龍圖直學士，懇辭乞以授兄，曰：一臣少鞠於兄，且其為待制十稔矣。帝曰：卿兄弟禮愛，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稱職，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為君臣龜鑑。柬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英宗即位，富弼薦其學行，帝勞之曰：卿通議耆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兼束宮侍讀，賜穎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即退。英宗諭王令留柬之食，冀其從容以禮開導。甫神宗登祚，柬之即曰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閣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善堂，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動王珪叔其事。子孝基亦位宮僚，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官。凡就閑十年，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稱美，以比漢廷二疏。弟孝達進對，神宗問起居狀，並嘆以為度越常人遠矣。

錄曰：胡明仲以二疏之去，知太子之不足恃，未可以為然也。至於柬之父子，豈非誠然乎哉。神宗殉意自好，甫臨大政，即納安石之說，恣變亂之謀，而通曉國典之君子寧無措意乎哉。厥後孝壽孝稱同一，昆季未免，為章惇起獄，京卞任權，有塊於禮愛多矣。此帝所以嘆其度越常人也。

呂大防，兄大忠，弟大鈞、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之。嘗為鄉約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謝良佐教授秦州，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大鈞居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襄事，一倣古儀所得為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於習俗，集然有文以相接，人成安而習之。大臨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攘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施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

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振起頹俗，在公之力。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獨善其身之所為，豈以望於公哉。弼深謝之。

錄曰：《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藍田之社約，至今猶有。耿光者以黃為之父也。其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者，莫過於戒淺薄也。而禮俗相交，息難相恤，可以相因而舉。苟於帷簿之間，行有所虧，則几鄉間之內，言皆罔信。雖欲正五尺之童，且猶不得，何況堂堂之元宰乎。抑關中之俗，自周以來，號為邃古，而橫渠之教，頗亦有聞。呂氏數公殆門牆之巨擘也，其於禮學乎何有。此又不可不知。

《天順日錄》：景泰辛未，值上皇回鑾，廷議迎復之禮，率以虜人變詐不測為辭，祇欲遣一車兩馬迎之。時給事中林聰上言：今者虜酋也。先畏天悔過，祇奉鑾輿。迎復之禮，當用鹵簿大駕。會禮部尚書胡漢出一簡與侍郎葉盛言，內閣高學士穀所示大率，皆懇切而言：皇上之於太上，誼則君臣，親則兄弟，迎復皆宜從厚。欲以簡進，庶知人心崇重之意，靡問朝野。吏部尚書王直亦贊曰：此禮失而求諸野者，宜以上聞。獨王文以為此匿名文書類耳。事將寢，聰毅然上奏：王直、胡漢皆腹心大臣，事關大體，當公論，不宜私言。於是以其簡進，而上皇迎復之禮率得如儀，皆聰之力云。

錄曰：周子云：天下勢而已，此重則彼輕，自然之理也。聖人治天下，鈐使彼此無偏重之勢，人已無向背之情。聰惟有此議，而後儲議隨之。向使在廷，人人若此，鈐不如南內之錮，束駕之更，於是正監國之權，明攝位之誼。既可免，他日奪門之患，亦可追異時郎戾之辜矣。其於君臣兄弟，何待禮失而求諸野哉。

弘道錄卷之三十四竟

弘道錄卷之三十五

禮

朋友之禮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為天子而友匹夫也。

錄曰：天地之氣，起于子，交會于午；帝王之運，出乎震，相見乎離。而堯之興也，以火德得天地之中數；舜之興也，以土德得天地之中氣。是乃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含，安在其論匹夫天子也。蓋雖同德齊聖，實天運氣數而然。後世安敢希其萬一耶。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錄曰：按禮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備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於是二老幡然來歸，而文王之化已不啻蹶然興矣。及武王伐紂，而二老致用，判然不同。何也。孔子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故鷹揚之發，援之以道也；采薇之食，存之以義也；貳心之勉，次之乎帝也；叩馬之練，奉之乎天也。蓋太公以天下為己任，伯夷以君臣為己責，然皆有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則何鈴較其同與異乎。然則二老跡雖迥異，實則同歸，不可能岐二分也。

《禮記》：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束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息者吉，息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錄曰：周武王既尊太公為師，而又號曰尚父，其事之也，可謂至矣。而其禮，王束面而立，師尚父西面，宛然師友之義，不獨堯與舜為然也。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敬勝息，則風夜祇懼，罔敢不迪，故吉也。息者，慢易放肆之萌也。息勝敬，則狎侮五行，厭棄三正，故滅也。義者，裁度制事之本也。義勝欲，則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故從也。慾者，人心危殆之端也。慾勝義，則沉湎冒色。力行無度，故凶也。此三皇五帝傳之乎上古，載之乎丹書。而止曰黃帝顓頊者，乃錯舉以見義，宜乎端冕致齋而後得聞也。

《詩小雅》：燕朋友之樂歌：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蜎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錄曰：《詩》云：鳥鳴嚶嚶，而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可見非困窮之比，寂寞之倫。猶其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皆所以喻于朝廷之上者也。然又安得而神聽之哉。古人動又稱神明，以見無人己私意於其間，若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而此君子者，仁義以為儷，道德以為鄰，心志之相許，建諸天地也。同心協力，以康王室，風夜匪懈，以事一人，肝膽之相照，質諸鬼神也。一言以出，天下同其利，一行以立，萬民共其休，而至和之澤傳於無窮，太平之美垂於永久。其不然者，則殘民害物，坏賢嫉能，朝廷天下亦壞亂隨之矣。此朋友之倫，關乎世道最切，非但爾汝之問聲諾相聞而已。

伐木許許，醜酒有莫。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集

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醕酒有衍。篷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酷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錄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古人敦篤之行每如此，安有人之不我顧者哉。故又曰：有酒清我，無酒酷我。極盡在我，無遺而已矣。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歌美之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鳳黿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錄曰：吉甫尊為元帥，親為世臣，且懋建征伐之功，以據獵吮之難，鈴有奇謀祕計之士人#1則參謀，出則副乘，此將相之事也。而乃歸之張仲，何哉。蓋孝友者，六行之首，八刑之先。國之命官，以此保民，家之立法，以此艾後。故君牙之有政，即張仲之令猷，而吉甫之交懼，乃詩人之樂道。嗚呼。以飲御而進賢，則無驕恣放縱之意；以無黿而為禮，安在窮奢極欲之非。一燕而三美併焉，謂之多祉，不亦宜乎。

《大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篷豆有楚，骹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遷遷。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惱惱。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篷豆，屢舞徯徯。是曰既醉，不知其捶。側弁之俄，屢舞僅僅。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減，不醉反恥。式勿從謂，舞俾太息。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段。三爵不識，蚘敢多又。

錄曰：序以此為飲酒悔過而作，以愚觀衛武公史之所載，與詩之所陳，截然不同，豈其既失而後改者歟。君子曰：秦之穆公，聖人所深許也。然則歌賓筵之詩，而不知自反者，真斯人之不若歟。

《論語》：孔子曰：晏平仲善與大交，久而敬之。

錄曰：愚聞諸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然而反稱其善。何耶。夫子之交也，道義而已矣，故惟主久而能敬。後世之交也，勢利而已矣。故一於趨以求知。然則命也者，夫子真罕言也，孰謂張子而不知耶。

璩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

錄曰：按夫子之友，衛有伯玉，齊有晏嬰，鄭有子產，皆得位得國者也。其使人於孔子，不曰通交際，達命令，乃惟以寡過為言，可以見古人之道義切磋，雖一份之使，未嘗以富貴利達而動其心，而伯玉之篤行慎德，老而不倦

，人不聞於其使者之言矣。

朋友之績，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錄曰：人須是此意存於其中。不以此意存於其中，則有績為厚，無績為薄。充此類，雖舜受堯之天下，亦上下相通之義。苟非歸格于藝祖用特，何所施其敬耶。若以百官牛羊倉凜為重，使己僕僕，爾丞拜也。斯乃子思之所不悅，而謂舜與夫子為之乎。

《孟子》：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右，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乎。

錄曰：愚觀古之聖賢，以道自重，蓋不但子思為然也。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慄乎哉。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蓋聖人道大德宏，無可不可。若賢者，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不可以不慎者，觀於此而可見矣。

孟獻子于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錄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資其勢者也。一富一貧，乃見交情，此利其有者也。故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夫是而可謂之友乎。此義不明，而後富者曰驕，貧者曰諂，勢利益盛，道義益微。孟子發為是論，所以立輔仁之範，闢諛佞之門，不可以不知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班，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錄曰：惠公之事無可考，然能辯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則亦非常人矣。抑周道衰伐木廢，國君、大夫尚能崇彼抑此，師資友益，以為美談，豈非孔門道德足以感人乎。過此，蓋寥寥矣。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錄曰：晉平公之為君也，錮樂盈，囚叔向，耽淫蠱之疾，作廬析之官，惑以喪志，無能為己。特於賢者，尚知禮貌，恭遜之間，進退疾徐之際，周旋執禮，儼然猶存。故君子亦不以人而廢之也。

《通鑑》：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則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

錄曰：古之王者，尚鈴有師子夏，聖門高第，未足為辱。若田子方段干木，則吾不知也。雖然以一僭竊之後，而能知此，亦足多矣。厥後，魏侯瑩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亦至。區區梁國之小，而致大賢之再為國者，可不務作于前耶。惜乎，矯名干寵，富貴驕人，有禮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無惑乎，終于僭竊而已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陳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思，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院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馬死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陳始，況賢於院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院改築宮，而師事之。由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錄曰：孟子之時，沈同嘗以其私問矣，未聞樂毅之名也。太史公又謂：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子罕言利，嘗防其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然則涓人馬首之說，果孰為之。是時，仁義之禍棘矣，利慾之害熾矣，孟子以其命世之才，而為超卓之論。若果二事並觀，可以見賓師之重，長老之稱，不為徒然。至於燕昭樂毅孳孳為利，仁義罔聞，其君臣之不終，端可見矣。其所謂不奪不饜，尤足垂訓。蓋其始也，出乎彼，入乎此。故其終也，出乎爾，反乎爾。然則，遺親後君，靡不然矣。此豈一魄一辛所能知乎。嗚呼，後世乃有自比之者，則其所見亦小矣哉。

《西漢書》：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以立五教之典，則至治之成法。周衰，孔子之言不用而道不行。於是應聘諸侯，以苔禮行誼。七十子之徒，散遊四方，大者為師傅，小者為隋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及秦并天下，燔詩書，殺儒士，六學於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孔甲遂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夫涉起匹夫，歐謫戍以立號，不滿歲而亡，然而縉紳先生往焉，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發憤於陳王也。漢高皇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哉。至孝武時，公孫弘起徒步，數年位宰相封侯，於是即丞

相府，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騫繼之。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賀與屈筆壞以為馬廄奴婢室焉。

錄曰：吾儒於天地間，大之則繼往聖，開來學，次之亦崇治化，興太平。此禮不可一日廢也。區區陳涉亦能知之，惜乎大漢之興，不能崇重，致使賈董之徒不能張施於其間，而公孫弘掠美於其後。史故歷數興慨太息於其間者，豈盡無意歟，其所感嘆深矣。讀者詳之。

漢初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後惠帝為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以禮聘子真，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患眾，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筮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楊雄少從游學，至仕宦，數為在位顯者稱道其德。適杜陵李疆為益州牧，喜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訕也。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錄曰：漢承秦後，始以焚書坑儒，終以輕士餽馬，幾於無士無友矣。有太子者出一卑詞求之，而峨冠博帶，彬彬都雅，復見漢廷，可見友道之不終絕與。厥後子真、君平流風餘韻，被于當時。孟子不云：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其諸若人之謂也歟。

曹參為齊相時，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諸長老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膠西有蓋公，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因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盡用其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錄曰：參不但相齊，以相天下，亦此道也。此可見漢代名臣尚然能自得師，不皆好臣其所教也，豈不賢於後世哉。

衛青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錄曰：汲黯不拜衛青，所恃者何耶。蓋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凡所以卑奉之者，慾也。黯惟無慾，故面折而不為過，犯義而不為辱。君且直之，而況於臣乎。或曰：黯常願出入禁闕，豈其無慾哉。夫質直好義者，達也；色取行違者，聞也。黯之行達矣。其在內也，奚以重，其在外也，奚以輕。

馬援與公孫述舊同里閭，相交善。後述稱帝成都，陳囂使援往觀，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蹕警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及援奉書維陽，初到，光武在宣德殿南應下但績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爾。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矣。

錄曰：帝之簡易，不當如是耶。夫王僚重鎧專諸刺行，秦法斷兵，荊軻匕見，固不在於簡與不簡也。然則帝豈故為是哉。聲音笑貌可施於庸

品之人，開心見誠自結于豪傑之士。援之觀聽，一見次矣。惜乎，說客之言，非知援者。蓋援之擇君，出于本心。專意東方，乃其素願，初非反覆傾詐之徒也。使其君可事，則雖堂陛介然，不害其委質。使其君不可事，則雖握手歡然，不見其可親。卒之滅囂虜述，不越範圍。然則援非說客，迺德客耳，其於暫諂乎何有。

弘道錄卷之三十五竟

1 『人』疑作『入』。

弘道錄卷之三十六

禮

朋友之禮

《東漢書》：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絳大袍，冠進賢冠，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咋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哽在前，祝體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圓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錄曰：光武建立辟雍，未及臨饗。至是明帝親幸，始行其禮。今觀威儀文物之盛，登降揖遜之周，三代以後鮮見其倫。嗚呼。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迷人之事者矣。惜乎，特備於王公、貴人、公卿、外戚，而鮮及於天下，是以詔令未申，庠序未設，期門羽林之士，橋門冠帶之人，不過觀聽之美。所謂人倫孝弟，無所關預。而教化亦止於如斯而已。

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以師禮。嘗幸太堂府

，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錄曰：夫邪正不並立，儒釋不同行，有天地然後有儒佛，乃何為者哉。帝知崇儒養老，而又事佛乎，何也。曰：此葉公之通患也。夫儒之貴不在於章句，猶龍之靈不在於爪牙。以二帝三王之所務，而求之三老五更之所稽，猶以神靈變化之設施，而望於蛇蜒蜥蜴之蠢動也。雖然，豈惟儒哉。佛以空虛寂滅，即心見性，自然惠覺，安在其四十二章之傳乎。然則沙門之所精，亦桓榮之所稽者，而儒與佛胥失之矣。

崔駟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少善屬文，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屐履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愛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

錄曰：愚觀肅宗之論二子，蓋不但言語文字之間，而其終身之得失利害已較然判矣。駟前奏記數十，指切長短，至憲不能容，而能潔身遠引，所謂即鹿無虞，幾不如合者，其能免禍宜矣。固不教諸子，多不遵法，至史人厭苦，畏不敢發，所謂婦子嘻嘻，失家節者，其終安得而不亡哉。

陳重、雷義少同郡，相友善，俱學《魯容》、《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及義舉茂才，亦讓於重。太守不聽！義遂陽狂。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因遂見黜，重見義去，亦以病免。故鄉里為之語曰：膠漆目謂堅，不如雷與陳。

錄曰：愚觀陳雷之事，本末未詳，史特其大較耳，遐哉邈乎。設使人人讓德，比屋相推，濟濟之俗，不興於其時乎。若乃王吉貢禹彈冠相慶，庶幾近之。至於朱博、蕭育弗能及矣。

任延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號為聖童。更始元年，以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到任靜泊無為，唯先遣續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之以師友之禮。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連辟不到橡，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

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願得先備採錄，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焉。

錄曰：史稱子陵披羊裘，變姓名而進，觀諸任延所禮，則固未嘗遁也。時大騫朋來，延方以弱冠之年而能傾心下賢，可謂不失中正之節者也。卒能使龍丘感動，願得備錄。孔子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其斯長孫之謂乎。

北海管寧少與華歆、臯原相友，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王烈等避於遼東。度虛館以候，既往與語，唯於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逐為室，越海避難者多就之，旬月而成。邑遂相與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所居屯落會井，汲者男女雜爭，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相待，而不使知來者，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讓，不復爭擾。鄰有牛暴田，為牽著凍處，自為飲食，子主大暫，若犯嚴刑，禮讓移於海表。黃初四年，詔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詔以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歆為太尉，遜位讓寧，亦辭疾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行。年八十，志無衰倦，偃息窮巷，飯齋糊口，吟味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

錄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寧澡身浴德，遭亂弗迷，臨治弗屈，可謂邦有道，不變塞焉；邦無道，至死不變者也。其與華歆，始焉不肯同席而坐，終焉不可同曰而語矣。

《三國志》：劉備見徐庶於新野，回謂備曰：此間有諸葛孔明，其人外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始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欲見，宜枉駕顧之。備曰：諾。由是親往詣亮於隆中，凡三顧乃得見。

錄曰：《賽》之上六曰：往賽來碩吉，利見大人。時權御已移，漢祚將傾，險難之極也。玄德冒險而起，息塞窮奏，又無倚賴，苟非剛明之才，碩大之輔，佐之以濟險，資之以紓難，豈能出於賽乎。故其象為大善之吉，其占為利見大人。三顧之禮，有由然哉。然則所以勸備者，雖由於庶，而所以扶劉者，先定於初矣，豈偶然之故哉。

《文中子》：王通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嘗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通於是四方之志，蓋授《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頌，問《禮》於河東關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

，上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略，上不能用，遂歸教授於河汾之間，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六經，贊易道，九年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太雅、潁川陳叔通等成北面焉。從父王珪曰：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振斯文者，非子誰歟。及卒，門人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緘曰：文中子，總麻設位，一辰以送之。

錄曰：按東皋子王績與尚書陳叔達書曰：貞觀初，王凝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凝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不用矣。及叔達撰《隋史》，淹時所撰文中子世家達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後魏徵適奏事見太尉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其後君集果誅。然則通之不幸，非有大故也，而史實

遺之，無足怪矣。至樵作《通志》，顧亦之循其舊，不為立傳，果何為哉。然則何貴於君子述作之功，而為千古斯文之幸乎。錄之。

《唐書口儒學傳》：貞觀六年，詔定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粟帛，生能通一經，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四方秀叉，挾策負素，室集京師，文治靖焉。勃興糾侈，袂曳方履，間間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錄曰：自古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太宗可謂無負君師之責矣。然豈知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也。外而高昌、百濟、新羅、吐蕃遣子入學，內而閨門之內、蕭牆之間，不能無慚德焉。此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焉者；而挾策負素，固不若鳶飛魚躍之妙矣。唐之所以不如三代也。

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禮皆前後稱名惶恐。

錄曰：太宗之尊三師，可謂至矣。以王珪為魏王師，則先拜；以玄齡為太子師，則又先拜。至是著為定式，俾其子孫世守之，奈何不旋踵而忽亡，其故何歟。彼三師之設，肇自周公，內有元聖之德，外抗伯禽之法，則師道立矣。彼李勣者，帝以朝四暮三畜之，彼亦以朝三暮四應之，則几拜揖進退之間，坐立疾徐之際，祇如登場之戲衍耳，何足貴哉。蓋不但旋踵之間，可以廷辱師傅。而五王之禍，亦且不遠矣。此錄之意也。

高士廉都督益州，為文會，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學校集然復興。有朱桃椎者，隱居不仕，沉浮人間，竇軌鎮益。聞而召見，遺以衣眼，逼為鄉

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夏則躲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苦履，置於路側，見之者曰：居士履也。為齋米置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見。議者以為焦光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每令官僚存問。以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至是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錄曰：蜀有蠻夷之風，不但文翁一人，君平一事可以相屬。而欲康頑立懦，苟非加意於至賤，不能揚其波；非抱損子至貴，不能顯其化。此褒禮下士，不得不為美談也。

會昌中，白樂天居洛，與胡吉劉鄭盧張等六人，皆多年壽，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又有二老李元爽及僧如滿，亦與斯會，皆圖名賡唱，并寫其形貌，以為勝事。至宋，社祁公衍與太原王渙、河東畢世長、沛國朱貫、始平馮平咸以耆年掛冠優游，暇曰為睢陽五老會，賦詩酬和，怡然相得，形於繪事，以紀其盛。元豐中，滌公文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繪像其中。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貽書滌公，願預其會，獨溫公年未七十，滌公素重其人，請入會，凡十三人。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滌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晌席、司徒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聖院。溫公又為真率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士庶又生祠滌公於資聖院，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於榜，曰坤瞻堂，塑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錄曰：洛陽，天下之中，兔驚既醉之風，不知幾及見矣。數老者，國家之元氣太平之楷範也。伯夷太公不得專美於前矣。錄之。

《宋名臣錄》：楊時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暝坐，時與游醉，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錄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程門之立雪，千古以為美談也歟。

《列傳》：陳師道年十六以文謁曾南峰，一見奇之，許以文著，願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性復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初游京師，未嘗及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倪顏色。伺候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為我紹介乎。又探知其貧，懷金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

敬畏不敢出。章惇將荐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辰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予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然以先生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俾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又何取焉。雖然，幸公之他曰成功，謝事幅巾束歸，師道當御款服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終不往。

錄曰：萬章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又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又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禮不明久矣。以曾南峰而史稱其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況其他者乎。此所以一見，許以文著，未敢以節稱也。而師道乃能深致禮焉。賦詩，如一瓣香之敬，不盡年之悲，篤信守義，罕見其儔。嗚呼。若人者，可謂青出於藍者矣。

明王直撰《李時勉贈行序》云：正統十二年，祭酒李先生乞骸致仕，六館諸生俛然，若無所依。先是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父母，至是無可奈何。乃言於上，取其平日行事為十題，良工繪圖諸在廷，各識以言。及行，太學師生送者，凡二千餘人，諸教坊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宣然前導。遠近觀者塞路，一時道傍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亦為之罷市，莫不嘖嘖稱美，以為榮至。有為之泣下者，以為自國朝七八十年以來，未見其比。俾後世傳之，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

錄曰：宋臣有言：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予觀祭酒李先生之去，衣冠禮樂填街塞市，何其盛也。至明年己巳之變，兵甲壯士彌山滿谷，又何其憊也。誠使正人者珍重信任，留之闕廷將，姦人可杜，邪謀可塞。奈何首木方除，乞骸遂篤，至諸生無可奈何。嗚呼。觀此一詞，則伏闕叫，閣所由以起，而訖於權奸不得不為虛禮之文，以光先生也。故當時贈者以為尚賢之美，而識者實懷憂國之嘆焉。此又不可不知。

《明臣錄》：尚書吳文定公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流輩方務舉業，獨博覽群籍，為古文詞，下筆輒有老成風格。然屢試不第，將絕意仕進，不復應舉。值天台陳選董學南畿，知非凡鳥，命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闈，遂中第三，會試第一，入試大廷，狀元及弟。先是由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華伯亦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徐武功性高邁，少許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及入翰林，凡有作，即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為匏庵先生。

錄曰：夫禮也者，起也；起者，作興之謂也。時文定久需於次，一旦得有道者資以敦遣於尋常者，蓋萬萬也。故勃然而頭角崢嶸焉。而際會異然，則禮之於士，其可少哉，其可少哉。

布衣陳真晨，漳州龍溪人，本出海濱，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流俗，專心致志以儒為業。業成，期薦有司。至福州，閩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至江西張元鎮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所也。為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遂歸。鎮海莆人雖多儒家，自布衣而學術始淳。與鄉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至今猶傳之云。

錄曰：李文毅之贈送，弟子所以崇其師也。吳文定之敦遣，師所以隆其弟子也。若夫陳剩夫之從好，非師非弟，所以自待也。三者皆朋友之禮之不可缺者也，故終焉。

弘道錄卷之三十六竟

1 『陳』原缺，據後文補。

弘道錄卷之三十七

智

君臣之智

《家語》：孔子稱堯曰：其智如神。

錄曰：《繫辭》曰：神而明之。夫萬事也，萬物也，出於天也。夫苟出於天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理無形也，未可以為神也。具眾理，宰萬事，係於人也。夫苟係於人也，疑之而可言，擬之而可動，心有覺也。此所以為神也，非所以疑擬於杳冥之鬼神也。

《中庸》：子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錄曰：堯之智曰如神，言其用之所及，不可測度也。舜之智曰用中，言其心之所存，無過不及也。若乃曲徇己見，又人以難從，則不可謂之用。傾駭聽聞，示人以難及，則不可謂之邇。拒諫飾非，以察為明，則不可謂之好。優柔不斷，讒佞不分，則不可謂之執。忠練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又安在隱惡而揚善乎。斯皆智之絀也，過與不及之故也。故聖人不由焉。

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敵，而問無齒央。此之謂不知務。

錄曰：夫所惡不知務者，若唐德宗猜忌刻剝，以剛明自任，而忘受欺於廬杞趙贊之謂也。然則何如而後能察之哉。夫虞庭之法具在也，其所以教之者，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所以察之者，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康，剛而塞，強而義。而尤致慎於巧言令色，則雖有祀贊百輩，何所容哉。此四凶不能危舜，而一祀足以亂唐。孟子之言吃緊而不可忽也。

又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錄曰：禹之智，鯀之所謂不智也。夫父子之道，天性也，一以率性而利，一以穿鑿而害。未至於聖者，可不勉哉。今天下之鑿者，非獨於鯀也，或苛察自在，或壅闔自賢，或躁急自用，或刻薄自恣，或僥倖自多，奚啻其一端乎。孟子發為行所無事之說，於世道極有益，未可以行水小事言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暫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久，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錄曰：湯何以謂之勇智乎。夫禪受以文，革命以武。然非內秉剛明之德，何以知一日之間，天命已絕，果能上應天心，下順民心乎。而猶曰：已，曰乃孚者，湯恐後世以台為口實也，然其實人心喜悅。未占有孚而猶曰：革，言三就者，仲虺作語，以解湯之惑也。不然，雖以咨嗟涕滂，如莽之金滕自陳千鬲，如操之下令，而不知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果何益哉。果何益哉。

萬章問曰：百里奚自齋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於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齋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錄曰：夫所謂之智者，乃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之謂也。然仁可勉強，智不可勉強。此三代以下，論人物者，不能純乎天理，而百里奚、管仲、晏子之徒亦在所錄也。故觀於四智二賢之論，則知當時所以為之倦倦焉者，亦鈴有其道矣。觀者詳之。

《國語》：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仲射寡人中金，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人請諸魯，比至，三爨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授之以政。

錄曰：《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傳》曰：天地不交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世之方否，又與人同力，乃能濟也。桓當否極之後，蹶然興起，思以智力服天下，苟非得先幾之士，同心之言，何由聽信之乎。牙之推賢讓能，無暱比之私；桓之諫行言聽，有剛明之德，齊國之亨，夫是之由也。

桓公與管仲坐而問曰：昔吾先君築室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戎士凍餒，戒車待優，游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為此若何。對曰：吾昔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草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縛本肇末，勸之以賞罰，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公曰：為之若何。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

錄曰：《序卦》：與人同者，物又歸焉。故受之以大有。為卦：火在天上，其明及遠，萬物之眾，無不照見。此桓公、管仲坐而論道之時也。

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問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今夫工使處就官府，審其四時，辨其攻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今夫商使處就市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檐荷，服牛轄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齋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今夫農使處就田野，察其四時，權節其用，及寒繫莫，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病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褥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是三者，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善。

錄曰：此不易之定論，豈惟一國為然，一人一家莫不然也。上失其道，民失其義，士甘於游衍，農奪於末技，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不亡，幸矣。此仲所以深慮也。

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公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錄曰：此魯作三軍所由起也，智者在於善觀而已矣。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曰：未可。國未安，脩舊法，擇其善者

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公曰：諾國安矣，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諸侯，則事可以隱，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有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為旅，鄉為人帥之。五鄉為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人帥之。春以獲振旅，秋以彌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懼圻，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錄曰：此內政而寓軍令，徒以仲之設心，外則一以欺人，內則急以彊己。倦倦焉，惟以得志為事。夫是而君子不由也。若乃先王聯屬其民，寓兵於農之法，大率類此。嗚呼。齊一國也，仲一人也，以三萬人橫行天下，誅無道，屏王室，莫之能禦，何況堂堂之天下乎。夫是而不可不措之思也。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無受其資，而重為之幣，類於諸侯，則曰鄰親我矣。四鄰大親，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西，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鄙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遂征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錄曰：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是故就其開悅君心，纖微畢照，則可見其明智而有餘；究其反覆傾險，立心措志，則又見其光大之不足。君子可不務帝王之大智，以正己而格物乎。

《左傳》：齊景公田於沛，既還，晏子侍於遺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錄曰：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與同正相反，而公私義利之所由分也。蓋同之言，利害不分，是非莫辨，惟上之言而莫予違，是故言之可聽，聽之可入。和之言，祇求無背於理，不求無背於言，誰能無叛於道

，不能無叛於進，又不肯阿談曲從，陷君不義，是故言之未又聽，聽之未鈐入。要之，進無面從，退無後言者，和也；以利害為從違，得失為進退者，同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為人上者，可不察哉。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啾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愷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二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齋踴者，故對曰：踴貴履賤。景公於是省於刑。及晏子在晉，公與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吾敢違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錄曰：智哉，晏子仲乎，那慶氏殿鄙六十弗受，一也；與季札言，納邑與政，二也；辭宅卒復其舊，三也。彼不知自保者，今雖眩美輪奐，以奸私寵，焉知他日不變革改，毀以盡公論乎。故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以齊之多難，崔慶亂於前，樂鮑踵於後，晏獨端委植立而不可變者，讓為之懿也。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蘊利生孽。君子其戒之哉。

魯饑，臧文仲言於桓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耀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耀，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心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遂以也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耀。

錄曰：葵丘之會曰：毋遏耀。遏耀者，五霸之所戒也。於是有文仲之請，齊人之與焉。何以今之世，反不然乎。彼胡越尚猶一家，以秦人而視楚人之肥瘠，不敢若是想，而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胡為乎閉之耀乎。夫常平社倉，其制遠矣。三年耕，九年積，亦云邈矣。而預備倉，今之要務。募民既曰無策，和耀亦未盡善。勸借者不得已，而一行贓罰紙喇，未能盡知無已，俾其有無，自相兼濟，何得以當官威，令參預乎其間耶。且如一府一郡，所產幾何，出自本土，非由外來，猶之可也。四通八達之道，豐年尚且資之。纔一壅閼，四路風聞，市井又從而關之，小民又從而訛之，來者阻絕，居者騰湧，安得而不坐索高價耶。惟其無阻，人各趨利，不分遠邇，不伺號招，自然遠來，民心至愚而神，索價高下，不約而同。又況我之可得而止者，皆出於其塗之人，而未出於塗者尚多也。民之所仰而耀者，多未出於塗之家而已，出於塗者尚少也。曾是而不反思之乎。此移民移果所以有限，而自謂盡心者，亦未嘗得也。

臧武仲多智，時號為聖人。鄰庶其以漆聞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武子謂紇曰：子盍詰盜。武子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招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也。是賞盜焉，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錄曰：夫子嘗告季孫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其言與紇正相合，孰謂武子之智而可少哉。夫有宣公之命莒僕，而後有季孫之賞庶其；有桓公之納郟鼎，而後有陽虎之竊寶玉。誨盜之驗，如影隨響，人可不務洗濯其心乎。以紇之智，足以服季孫外盜之言，孰不敬信，而內寵之私，孰可殉之。雖然以甲從己，則讚；犯門斬關，則誣。紇以正論，而宿以憾施，言之禍人，一至此夫。

奉穆公納晉公子，及河，舅犯以璧授公子曰：師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請由此辭。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入於曲沃，是為文公。文公元年，王室有亂，襄王出居於鄭，秦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勇，犯言於文公曰：永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公以為然，故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於周，取王弟叔帶於溫，殺之。

錄曰：《蠱》序卦曰：以喜隨人者，鈴有事。故受之以蠱。夫喜悅以隨於人者，鈴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然則授璧請亡，豈得已哉。介子推之事，可以鑒矣。象又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治蠱之初，苟能使尊卑上下，止齊安定，何事不可治，何功不可成。然則求諸侯，莫如勤王，豈無徵哉。文侯仇之事，可以法矣。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其諸亡人子犯之謂乎。

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翰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魏，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詞。公曰：可矣乎。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鬼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錄曰：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晉雖伯國，天意興之，而猶藉以先焉。其是之謂夫。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邵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篤。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公從之，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輯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又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毛卒，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

錄曰：愚觀成子志而有文，豈不信哉。夫以人事君曰忠，三讓三獲曰文，有天下者可不務哉。徒以其霸而廢其文，乃攘取高位以饗異寵。今之視之，習不若腐鼠，其視衰也，為何如哉。

成子卒，宣子將中軍，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通選，由質要，治舊垮，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錄曰：《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晉侯本以陰柔之質，詭而不正，而能任剛陽之臣，觀其立政制治，豈非大有為之才乎。故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君臣父子之間，令聞長世，所謂承以德者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倡，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乎。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弊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隕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錄曰：愚觀子產之治，鄭國乃知井田、學校。當時，皆可復也。夫鄭與魯與滕等也，其自稱國小而倡，族大寵多，初非臆說也。一旦取我田疇而伍之，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非鹵莽也。又取我衣冠而褚之，使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弊之，而非姑息也。斯二者，先王井田教化之遺風也。其始欲殺之者，習寵枯勢之為也；其終欲嗣之者，心悅誠服之公也。然則田疇之殖者，誰耶。子弟之誨者，誰耶。蓋已復復乎回心向道之俗矣。此有子、孟子未為空言，而子產能見之行事，人豈可以弱小而自畫耶。觀者詳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其傷

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襜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乎。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子皮曰：善。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今而後，請聽子而行。

錄曰：尹何之不可使，即子羔之不可仕。可見當時議論之合也。而操刃製錦之說，至今十古，膾炙人口，人可不務學乎。錄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錄曰：愚觀鄭之詞命，其膾炙人口者，若晉徵朝論幣獻，捷晉讓壞垣辭楚公子，以至爭承讓陣，立駟對苑獻子對士景伯，其詞具在也。至今讀之者，使人耳目爽快，心悲開明，而況親聆聲咳者乎。信乎，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詞可不待潤色耶。

裨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權犛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曰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或不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錄曰：校人之譏曰：孰謂子產智。然則其部裨寵，獨非智與智。故以祝史為末，自強為本。苟國無政令，安能消變於未然乎，有國有家者，可不致慎耶。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數與命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七竟

弘道錄卷之三十八

智

君臣之智

《通鑑》：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口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錄曰：五者果足以定相乎。夫乾稱父，坤稱母，大君者宗子也，大臣者家

相也。故天地之廣，兆民之眾，親之為同胞，視之為吾與，皆相之職也。若但居視其所親，所不親者尚多也。富視其所與，所不與者尚多也。以論三晉之相則可，論天下之相則不可。天下之相又如秦晉，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此方可以保子孫黎民，視彼五有之氣象，萬萬不伴矣。後之欲論相者，盍舉以為法。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言，愛一頓一笑。今袴豈詩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錄曰：昭侯於是乎，失言矣。夫彤弓、招弓受言藏之，先王所以待有功也。神雖鮮，不以加諸人，況於其弊者哉。若夫一頓一笑，所關至重，怒而故頓，喜而故笑，人主之喜怒，將國關馬，而豈弊誇之比乎。徒知舉措之不費，不察身心之遠圖，偶存愛利之私情，而競左右之臆說，未足以語智也。

《史記》：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強弱之處。反漢王入滎陽，命蕭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錄曰：此蕭何之功所以第一，漢之天下，根抵於是乎定矣。彼責其不收博士掌故之書，無案之詞也。

初項羽與諸將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至是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謠解，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然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沛公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諉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錄曰：此蕭何所以鈴用韓信，不在於追亡之日，而在於王漢之始，破秦滅項，立漢定楚，胸中已有成算，何其無忝於相國哉。

漢王問韓信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曰：今東卿故，天下豈非項羽乎。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曰：不如也。信曰：項王之為人也，暗啞叱吃，千人自廢，然不能有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歸東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斯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三十餘萬，唯蜀那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錄曰：愚觀韓信之所養，乃知赴赴武夫公侯服心，信不誣也。夫玉汝於成在天，不可得而知也。以信之窮困受辱，體膚之餓，拂亂之為，亦已多矣，焉能不動其心哉。是故惟不甘匹夫之勇，而後知三秦可破；惟不屑婦人之仁，而後知項羽可敵；惟不沒養民致賢之言，而後知丞相可事；惟不棄設壇拜將之禮，而後知漢王可臣。如是而不聽信計，則吾不知也。

張良為韓報仇，乃祖擊始皇。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十日，不能得。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從容步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彊忍，下取之。父又曰：履我。良因長跪，父以足受履，笑曰：孺子可教。與之期，後五日平明會此。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再後五日早平。鸚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再後五日復早來。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授以編書，曰：讀此為王者師。後十年見我，濟水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旦日觀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常習讀誦之。

錄曰：張良之於豫讓其始，豈相遠哉。世珍暴興，畫剽巷奪，專諸曹沫之戈聶政，荊軻之七藉聞於時，以相如之賢，猶欲五步之內，血濺秦王，其風聲氣息，所由來遠矣。天厭人夷，圯上者出，以為漢歐除。然後子房能知沉計忍辱，善藏其用，卒以智稱。是故由前而觀子房，如未鍛之鋼，未操之母，豈能免於徒割；由後而觀子房，如處女之軀，脫免之矩，不可冒於羈勒矣。

良素多病，相從沛公，入關嘗導引，不食穀。及天下已定，封為留侯，乃辭去漢，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問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錄曰：自聖賢之世遠，而後君子進退出處之間，廢情而任衍也。嗚呼。可以慨諸，可以慨諸。夫伊之訓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之爻曰：斗几龍有悔。此聖賢之學也。退而囁囁自得，與赤鳥几几，此聖賢之道也。自三顧至於反政，自居攝至於告老，何莫非斯道也。三代往矣，權謀功利之學，所志者何事。往往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故創見子房之事，以為希曠超絕，真若脫履邁世者，而不知其用智任衍，亦已多矣。何者。蓋黃石之說曰：安莫安於忍辱，吉莫吉於知足。嗚呼。斯言也，雖不全合聖人之旨要，亦不可以無道拒之。視彼韓、彭、周勃大有問乎，設使不遇其人，吾見博浪之謀，迂於謝病之策，其去姐臨將不遠矣。

帝置酒洛陽南宮，謂草臣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拓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

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庾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錄曰：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然則非無心也，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何人不可有哉。亦非無情也，以一人之情為千萬人之情。何物不可用哉。漢高雖不幾於聖人，而一時之功用，天為之以清，地為之以寧，苟非豁達大度，從善如流，肋合於廓然太公，物來順應，安能事事而周之，人人而察之乎。若乃自賊以為智而不合眾心，自用以為善而不通眾志，此乃天之所棄，非但人之所禽也。

高后崩，呂祿、呂產欲為亂，而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戾。絳侯使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錄曰：人皆謂太尉之問非是，或為之危，或為之幸。但據紙上之陳言，□□□□□尉必先為之所，而後問也。□□□□□曰：以酈寄之給說，即此而知其然也。夫陳涉一匹夫耳，其將起也，猶預使人叢祠中呼曰：陳涉王，然後人皆從之。蚘平勃之智也，所恃者六軍而已。況又未敢訟言誅之，則人安知順逆之所向哉。一左祖之問，而逆順判然，其可見矣。然後人皆知呂氏之當誅，劉氏之當正，前後左右紛紛乎其解體矣，豈非交罐相結之深計歟。

文帝即位，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王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智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錄曰：平之言，真宰相職也。帝已知之矣，獨不能責其實乎；責其實，獨不思得其人乎。惜乎帝之明智，無以及此也。嘗求其故矣。高宗恭默思道，所務者，學也。學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謂求有益於得也。文帝玄默化民，所慕者，老也。老故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謂求無益於得也。是故武夫捍將、村官蹶張之徒，而臨以質美之主，其施為氣象反拜下風而仰餘光，何以責其坐而論道乎。然則咸有一德，與夫思兼三王，非故為是，表異也。不如是，不足以佐天子正中國而撫四夷也。

陳平嘗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問，一也；以惡章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眾陽圍，三也；攝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

信，五也；解白登之圍，六也。

錄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者，一時之事也。所謂一將之智，則有餘也。代天弘仁，變理陰陽者，不世之事也。所謂萬乘之才，則不足也。此帝之論相，徒有其名而無實者也。

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飾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曰：尚不知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批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牧。故能逐北單于，破東胡，滅僂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史以法繩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尚坐首虜差六級，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錄曰：帝之思頗牧而以為將也，獨不思周召而以為相乎。頗牧之為將，逐單于，破東胡，滅僂林，匈奴不敢近塞而已。周召之為相也，越裳氏重譯而獻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則將相之功，果孰愈乎。夫股肱惟臣，良臣惟聖，三代之所以賓服四夷，用此道也。文帝不思聿求元聖，與之戮力，顧區區於趙代之所聞，雖日扮脾，果何益哉。此所以雖聞陳平之言，無異馮唐之論，未足為大智也。

武帝時，汲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瑜人。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錄曰：此武帝異日托孤，所以獨得其人也。夫知之真，而後任之篤，宵愈之愚。王陵之緣，苟非真知，孰能有濟乎。不愚不緣，見害則避，見利則趨，而又何待於招之使來，麾之使去耶。唐太宗惟不知蕭瑀李勣之真，故寄命之際，取其才智，而略其節行。然則弘式倪寬之流，莊助已易而畜之矣。其於社稷乎何有。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察群臣惟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盡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及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盡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當，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錄曰：帝之任光，蓋得於助之論黯，可以見知人之明矣。夫托六尺之孤者，光之忠厚小心，乃能辨之矣。苟無廢昌之變，立宣之權，光不為全人乎。設使汲黯而當其時，遭其事，吾知尚不能客人之過，其能容己之過乎。錯與禪之事，其所優為之者矣。蚘於淮南復謀，而妻子獨不能室其慾耶。帝有以知光，而光不能副帝，此又黯之罪人也。

上官桀之子安之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為后，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怨望，乃令人詐為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潛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

錄曰：人皆謂慧者不壽，豈壽者不慧乎。其所得於天，有厚而清者，有清而薄者。自明誠，謂之‘性’；自誠明，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得其厚而清者，故悠久無疆也。琉璃之為寶，非不瑩然白也；冰玉之為器，非不皎然明也。然得其清而薄者，故觸之即碎也。是其明雖同，而誠則異，此漢昭之所以止於是乎。

自武帝置左馮栩、右扶風京兆尹以來，吏民獨推趙廣漢，天性聰明，精於吏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問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鐵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又嘗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恩。其發奸值伏如神，皆此類也。

錄曰：愚聞諸先正，仁可過，智不可過。告訐之俗，鉤距之情，智之過也。智之過，不得謂之好問用中，隱惡而揚善矣。況加以專屬彊壯，蠢氣見事風生乎。此正自取殺身之道，非其智如神之謂也。

《東漢書》：竇融聞光武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院囂使辯士張玄說融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縱，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議，其中識者皆曰：今

皇帝名姓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而遣長史劉絢奉書詣錐陽。帝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院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為涑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錄曰：融之歸向，去幽就明也。帝之明見，料事多中也。有融之明，而後有帝之見。《屯》之初九曰：盤桓，利居貞。竇融以之。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光武以之。此所以終漢之世，令名無窮。彼魄囂者，所謂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不旋踵而亡滅也。然則不但帝之明見萬里，而聖人已明告萬世矣。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察。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語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並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瑜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

陽。

錄曰：明非，人主聖德耶。然有斤斤之明，有察察之明。斤斤者，明之盛也。是故大明當空，萬方普照，而隙光之小，覆盆之末，曾未嘗屑屑也。察察者，明之苛也，是故燃犀照渚，情狀叉露，而淵魚之細，潛伏之微，或不能舍之也。雖然犀有物也，明無物也，以照渚則或明，以映日則無光矣。此漢明之所以辨於吏牘之情，而昧於楚獄之濫也夫。

初光武在薊，屬王郎起，移檄搆之，乃令王霸募人於市，將以擊郎，遂趣駕出。時天寒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使霸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跪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因謂曰：安吾眾得濟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後謂官屬曰：霸權以濟變，殆天瑞也。

錄曰：此當與白蛇同應，不當以白魚為比，則神靈之祐庶幾稱矣。又曰

：所謂權以濟變者，非詭道也。事已屆於危迫，其幾間不容髮，正豪傑用智之時。設使踵候史之言，將不前阻水乎。前乎李陵虜不敢逼，後乎趙雲一身俱膽，皆以此也。若謂預知冰合，以央天瑞，則霸非所及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八竟

1 『王』原作『三』，今據上下文改。

2 『牛』下原有『一』字，疑衍。

弘道錄卷之三十九

智

君臣之智

《三國志》：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躬耕畝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德公常謂：孔明為臥龍，德操為冰鑑。故劉備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問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也。

錄曰：愚觀諸葛孔明，乃知東京所養，不可以易而得也。人徒見黨人戮辱，以為仁賢之禍，而不知顧廚俊及，乃長清德之風。至孔明能知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斯非龍德而隱者乎。又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終曰乾乾者乎。又曰：惱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往。年與時馳，意與歲去，又非夕惕若厲者乎。當時謂之外龍，良有以也。然則三顧之勤，乃作新久錮之氣。而時務之識，其好還標榜之稱也歟。

備詣亮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土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若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經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間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刺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刻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判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錄曰：愚觀孔明之告玄德，與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同一見也。而不能恢復帝業，何耶。蓋高祖之時，三傑並用，其禽魏取代，仆趙滕燕，東擊齊，南滅楚，皆信之功也。觀其言曰：多多益善，則與刺顏良誅文醜者，大有問矣。今發蹤指示，固斯人也；擊兔伐狐，亦斯人也，世豈能並濟哉。加以操之用兵，彷彿孫吳，而區區之蜀，終老雲喪，誰能為之巨臂，甫孔明能走仲達，或亦晚矣。此高祖所以嘆公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以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得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錄曰：古之學何為乎。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所以為誠也，為信也。今之學何為乎。事欲求可，功欲求成，學之所缺為欺也，為詐也。是故孫權未勸之前，良心未鑿，天理尚存，何能見其刮目。呂蒙既學之後，役智任數，呈功計能，非復吳下阿蒙矣。然則非子明之受益，乃雲長之當損乎。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綜之勢，張言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一快也。後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

錄曰：愚觀破虜之言，何其不情哉。公瑾之成功一葦，蜀君臣有以激之也。不以為恩，而反以為誚，如是尚可釋綜而不擊乎。來而不取，反為人借，以借者為短，則借之者何如也。甚矣，權之為漢賊也。至其巧於用詭，以襲關羽，不啻掩人之盜。以為勝於子敬，克其類於穿寄之事，猶可為之，何怪乎稱說天命，媚於瞞賊乎。

《晉書》：杜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潰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餘，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錄曰：夫智名勇功，人誰不慕，而欲識之哉。《書》曰：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名，喪厥功。人惟智量淺狹，是以不能知之也。夫平吳之役，其造謀定議，發跡指示者，預也。諸將徒能得走獸耳。故嘗身不跨馬，射不穿札，非其驕貴之靡，乃由博學多通，耽思經籍，所造益深。故有善不伐，有勞不施耳。而安不忘危之一言，足以超于眾見，豈徒濬與渾之不如，華與詭亦莫能及矣。安能終損，立功立言之本歟。嗚呼，可以法矣。

《唐書》：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千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暴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錄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其此之謂與弓工輪扁。至今猶且稱之，以其言之曲盡，而達於事理，不可以不察也。是故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君心不正，則治道皆苟。弓工之所見，殆王魏之不若歟。太宗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但能延問疾苦得失之所由，而不能加慎於寡妻兄弟之所，獨非好問用中之比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罐兜不能蔽也。二臣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偏信朱異，以取臺城之辱；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錄曰：離之為卦也，明兩作，故為文明之象。明夷之卦也，明入地中，故為幽暗之象。此兼聽偏信之所由分也。以是為訓，猶有信楊國忠，以成天寶之難；信盧杞，以啟建中之亂；信李訓鄭注，以致甘露之變者。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反。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失不任草臣。天下之廣，一日萬幾，雖後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草臣既知上意，唯物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真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錄曰：帝之言，其君人之規鑒歟。夫不明而喜察，後世之通弊也。是非不可以一人掩，而惟憑己之可否，則是非亂矣；善惡不可以一人次，

而惟恣己之好惡，則善惡惑矣；功罪不可以一人斷，而惟私己之與奪，則功罪淆矣。是故以不明自諉，而責成於人，猶可言也；以苛細自任，而動疑於物，不可言也。天下至大，而心思之所量者小，兆民無窮；而耳目之所及，有限也。故己有不便，而令百司執奏，則己無偏重之息矣；人有未知，而能選賢任能，則人無廢事之憂矣。此貞觀之治，庶幾可稱。後之人君，其諸念之哉。

房玄齡明達吏事，濟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庾。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深相得，同心殉國。故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錄曰：愚觀唐之房杜，與漢之良平不同，足未見其躡，耳未見其附，而史稱善謀。何也。曰：此善藏其用者也。夫以唐之太宗視漢之高祖，其豁達大度，有不同也。是故以帝之神采英發，舉世皆拜下風，使為房杜者畫一策，則挾為己長，運一籌，則伐為己有，如良平之自見，豈能始終其業哉。今上與玄齡謀事，鈴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君臣朋友之間，豈非善藏其用者哉。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捷，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遠，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軀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怛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瀉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錄曰：帝之始也，欲聞己過，而及群臣；其終也，遍舉群臣，而忘己過。至他日之評魏武，乃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嗚呼。合而觀之，可以見帝之失得矣。又何必曲相談說哉。

德宗詔郭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賤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卑。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康元寶難曰：君以兵請令公，朝廷必疑。此令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氏百口何負於君，而為此乎。用濟乃止。

錄曰：宋岳飛之班師，與郭令公之躍馬，其意正同。而老儒經生或責以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宜待中原克復，而後聽命。其歟用濟之謀，何以異哉。

《宋史》：太祖皇帝未嘗為學，晚好讀書，然性豁達，不事矯飾。京城新宮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如不為之，而使臣下無問言哉。

錄曰：《虞書》之人心惟危，非與慾也。《中庸》之不睹不聞，戒與慎也。帝之胸次，可與玩於千仞高明之上，夫何問然之有哉。以唐太宗能受書言，尚為僧恥，蚓於歸，非文過者乎，後世無能及矣。

太宗勤於為學，每臨朝後觀書，自己自申，然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等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

錄曰：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竊以為經生亦當體認性情，傳求理趣。至於誇多鬥靡，徒勞而無益也。若太祖之於二典，不惟能讀，而又能行，繼世之後，所當取法。乃脩《太平御覽》之書，支離破碎，無裨實用。雖日進三卷，果何益哉。宜乎田錫之不取也。

田錫耿介寡合，多智好禮。嘗奏：舊有御覽，但分門事類，無益聖心。臣請別為御覽。又集經史切要之言，為御屏風，置宸座之側，庶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其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指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邇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詞寡。非獵精義，以為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為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也。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睹，而夙夜不忘也。臣每覽經史子集，取其語要，輒用進獻。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

錄曰：愚觀漢宋二祖，皆未嘗為學，而能不失帝王之範圍；唐宋二宗，皆攻苦博學，而反不免後世之譏議。何也。豈非所務於博聞強記，而不切近於格物致知，故其所就亦止於文詞字畫，而不關於誠意正心乎。真宗徒能嘆美田錫，以為天奪之速，不能盡力章疏，以收直諫之功，何況一屏風之置哉，雖別為御覽，亦從然矣。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其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園戶啟筐，取書誦之竟曰；及次曰，臨政處次如流。既卒，家人發筐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常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李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

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錄曰：趙忠獻之讀《論語》，可謂侈然自負矣。然不知虎兕出柙，玉毀櫝中，是誰之過，所以舍曰：欲之，而又為之辭也。李文靖之讀《論語》，可謂歉然自損矣。然實能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所以夫人不言，言又有中也。嗚呼。若人也，其所先見謂各智，其所不欺謂之仁，兼以終身誦之，謂之勇。觀於聖言，豈非不憂不惑不懼者歟。

及沆為相，王旦乃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吁食，嘆曰：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不以為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

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

錄曰：自《商書》聿求元聖之後，孰有稱聖相者哉。沆之先智，洞若筮龜，終宋之世，一人而已。

沆應接賓客常寡言，外議以為無口匏，弟維乘問為言，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朝廷大小之臣，皆得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及下，有司皆得見之。若邦國大事，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勛，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未能也。

錄曰：愚觀沆之所言，莫不曲盡後生之情狀。其稱籠罩，乃外示虛文，中無實意，果於世俗之態，極為親切，乃知聖相之智無不知也。然則人豈可僥倖於市童之憐，而甘心於識者之鄙耶。

陳恕久領三司，真宗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之數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對曰：僅下富於春秋，若使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故不敢以告。帝嘉之。

錄曰：恕以心計任職，本無足列。然帝之侈心，彼窺之已熟。使恕而在，天書之詳，必不肯為，且不足以望之矣。錄之。

曹彬克江南，歸蕭然，行李惟圖籍衣衾而已。閣門進榜子云：奉勸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還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

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誥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錄曰：彬之智識，而可少哉。以馬援而有梁松之謗，以王濬而有周浚之書。君子居功之際，不可以不慎也。雖然彼拔劍擊柱，攘臂音拳，尚不能止，區區使相，曾無足介。《詩》不云乎：不恢不求，何用不臧。彬之與美，可謂交相得矣。

張詠知益州時，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一郡囂然。公訪於市肆，乃歸，明人言之，遂詠其人，即曰帖然，諭人曰：妖訛之興，沙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獻勝。又方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眾始出、忽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束望，呼萬歲，復攬轡行，眾不敢灌。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某亦莫能措也。其智略，大率類此。常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

錄曰：自孟子言：穿鑿之後，忠定之言，吃緊已乎。夫智不可鑿，亦不可窮。不順則鑿，不流則窮。循理為順，不竭為流。是故止訛之術，斷之聚也；攬轡之呼，敏之輿也；不斷不敏，智之賊也。失此三者，一人不可治，一步不可行，蚓天下大事乎。故曰：忠定之言，可謂吃緊矣。

契丹寇澶州，帝大駭，以問寇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曰耳。願帝幸澶州，同列聞之懼，有欲退者，準止之。令候駕起，帝亦難之，將還內。準懇留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聞州人，請幸成都。帝復問準，準心知二人之謀，若揚為不知者，乃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勝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庾計澶州。

錄曰：我明己巳之變，徐有貞倡議南遷，賴子肅愍之言而止，二事孰為難易耶。以愚觀之，澶淵之寇，宋之衰職，無闕廟社奠安；正統之變，乘輿越在草莽，朝野震動，從違之間，危亡反掌。然當其時，王欽若、徐有貞固自在也。以二公之智，何不亟去之，而使皆得以媒孽其後，何耶。夫智臨之君，黑白易分；甘臨之主，邪正難辨。一旦狙於安富，則驕侈生；忘其禍亂，則釁孽萌。此景德正統之時，掘於二公之正議，其事獲伸於前，而譴禍亦隨於後也。聖人係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君子其可忽哉，其可避哉。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次勝也。眾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次。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曰：大尉受國恩，今日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乃復入，瓊隨立廷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央，號令明肅，士卒畏悅。準不欲賂之以貨財，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亦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也。時帝方厭兵，乃曰：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錄曰：宋之澶州，即今之大明也。宋之都汴，與今之都燕，南北相距，未為遼遠。至契丹之侵定州，攻保州，又攻順安軍，又攻北平些，與今之入寇，亦略相當。宋既有魏能、石普敗其前，又有田敏、王超拒其後，故每與宋師戰，小卻即引去，倘佯無鬥志。而澶淵之役，又有寇準獨當其前，欲邀而擊之，使隻輪不返，而真宗一則曰許和，二則曰厭兵。至議歲幣，帝曰：鈴不得已，雖百萬亦可班之。史冊豈皆溢說哉。況漢唐和親，惟守一策，宋之誓書，兼用二議，盍不悉聞于朝，俾君相擇之乎。今年復河套，明年易總治，終歲不得寧居，而惟幸其不來，聽其自去。又有一等之說，以為志在虜掠，無防大事。嗚呼，此正吾之五餌，何不一試，而使生民肝腦塗地耶。愚故因澶淵之事而進當路之人，以為智者先務葉急於此。

弘道錄卷之三十九竟

弘道錄卷之四十

智

君臣之智

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入，與進士並試，殊神色不攝，援筆成文。帝嘉賞之。每訪以政事，率用方紙，小書已答，并藥封上。帝重其慎密有智，擢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生平善能知人。故當世知名之士，如仲淹、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亦其婿也。及為相，益務進賢。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得並用，至於臺閣，亦多一時之選。帝奮然有意，欲因草材，以興治道。至康定、慶曆之間，朝廷號稱得人，皆殊之力也。

錄曰：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宰相之職，可不務知人乎。始以神童薦，終以知人顯，非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者矣。其卒為名臣，不亦宜乎。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各邊分兵，詔總管領萬人，幹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

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至是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因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曰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錄曰：愚觀范仲淹，其起也，一書生耳；而腹中數萬甲兵，何自來哉。嗚呼。此張詠所謂大小之事，皆須用智者也。而更出番入，非其變通使然哉。故人能用智，則方寸化而不窮；不能用智，則一籌莫之能展。是皆在我而已，非有大小老少之別也。觀者不可不知。

狄青慎密寡言，深沉有智略，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初起行伍，為三班差使。寶元初，趙元昊反時，士卒畏怯，青每臨，陳被髮，帶銅面具，出入敵中，無不披靡，以是數立奇功。尹洙善之，薦曰：此良將材也。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兵法。及儂智高叛，帝以為憂，青時為樞副，上表請行，遂進宣撫，至廣南。初鈴轄陳曙失律，兵潰，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乃斬曙。於是諸將股慄，莫敢仰視。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峴者以為未即進。明日整兵，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大敗賊師。按屍有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雖貴重，面涅猶存，嘗動令除之，自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後在樞府，人有持狄梁公告身詣獻之，以為其遠祖。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贈其人而遣之。

錄曰：人言智高，今不高乎。智者發幾貴速，轉移貴捷，變無常形，施無常露。至於不責僥倖，不忘戮辱，不冒無妄，又皆達者之事。有將如此，不易得矣。而尚不免，卒之疑慮。向使數者或犯一焉，終於不免矣。君子觀人，不可不於其所忽也。

神宗熙寧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一表辭堂撰時，以為一表自知不能，當辭職，不能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之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議武帝之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衰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錄曰：昔者畢仲游受知於光，貽書曰：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

之不足。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者，事也；而欲興作，息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智哉，斯言乎。且以宋之中葉，太平全盛，天下無事，加以仁宗之恭儉，英宗之繼體，初未有所損也。而國用不足，至郊恩未敷，以初立好勝之君豈不動心乎。帝之不允，乃所以深允之也。是以古之聖君，澹然無欲，不求足，然後能無不足；不求盈，然後能無不盈。彼以豐盈為慮，求足為心者，雖百計爭之，我之說益遠，彼之論益親。然則安石非能投於帝，帝自投於安石也。其與光之意同乎何有。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陳圖，飛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息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張所，以飛克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技曳柴以敗刑，莫放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嬰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武經郎。

錄曰：愚觀宗統制、張招撫之識岳武穆也，所以靖康中，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技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澤留守東京，欲乘暑月，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分路並進，山些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而黃潛善、汪伯彥日置根本於度外。然則飛之越職，正二公之奉職也。苟有如高光者，納蕭何之說，攬鄧禹之謀，將不得為元功乎。徒負智勇之量，卒同暗投之比，君子祇當咎諸公之幸與不幸，不必責帝與諸臣之明與不明也。

趙鼎與張浚並為尚書左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相得甚驩，及命下，史館校勘喻樗門之曰：二人且宜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以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果如樗言。

錄曰：愚觀喻子村之料事，可謂多中矣。夫蕭薨而曹顯，丙先而魏後，房謀而杜斷，崇變而景法，雖曰協心同德，而實繼美踵芳。是以道義流於無窮，功業著於悠久。此後世之所瞻仰也。鼎與浚，雖曰：操心奏騫，矢志在公，觀其以飛之一言，遂致乖忤；因檜之厚貌，輟加深信，則未必忘己之義，無我之心，而自相背戾，豈能保乎。卒以他人之小嫌，而成爾汝之不協。子村之言，不為無徵矣。錄之。

韓世忠懲岳飛之事，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上表乞骸。自此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湖山，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能見其面。初得疾，勁尚醫視療，世忠曰：吾以布衣間關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得保首領。諸君尚哀其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特以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曰：今畏禍易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地下。時大將多曲徇檜，以圖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所規畫器仗，精絕過人，知人善獎，部曲繼乘。節旄臥家十年，擔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

錄曰：湖山之樂，在世忠則以為智，在君子獨以為非。何耶。夫自越王勾踐之臥薪嘗膽也，而後吳始亡；自先朝京動之恣意陳南也，而後宋始滅，皆其所耳聞目擊者也。奈之何，為君者不以雪恥除凶為心，為相者反以讎功忌能為事，遂使英雄之將翻為脂韋之臣，竊圖苟全，豈得已哉。雖以抵排和議，悉皆空言無施。然則列聖在天之靈，果知乎哉，不知乎哉。

劉錡順昌之戰，募曹成等二人，遣作間事，遇敵佯令墜馬，果被執。兀木問：錡何如人。對曰：太平邊帥，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兀木喜曰：此易破也。翌日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兀術不信，錡遂進軍。衆請先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木，精兵尚在，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木俟。其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兀木披白袍，棄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皆重留甲，戴鐵兜牟，號鐵浮圖，錡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又有拐子馬，號長勝軍，至是亦為所破。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特以智計先定，不為諸將所惑，屢勝所驕，而能以寡禦衆，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余人震恐，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錄曰：兵法曰：為將者，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而智為之首。此劉錡所以有順昌之捷，而祿者猶為之踴躍也。此時和議已成，譬則落場之文，略有可觀。外此，皆懼合之境矣，復何機會之有。

汪立信自為沿江招討大使，在江陵即上疏，請益安陸府兵，凡邊戍，不宜抽減，曰：為今之計有三：宜盡出內郡之兵，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七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叅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勢，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

二府，以蒞任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及似道喪師還，又召為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授江上諸郡。即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或有以立信二策告於伯顏，嘆息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

錄曰：孟子曰：無是非之鈴，非人也。時沿江之策，已為下計，譬之焦頭爛額，不可斯須緩者。此而為狂，無乃真喪其心乎。雖然似道非喪心者，特以迷於鴆毒，稔於貫盈，至是已非人矣。天將假鄭虎臣之手，以彰賣國之惡，故不得不至此也。

《皇明名臣錄》：誠意伯劉基慷慨多智，攻於天文。時寓杭，適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同遊者以為慶雲，分韻賦詩，公獨縱飲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公又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果遣使來聘。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鐘山有王氣，欲奔據之。公獨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無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公怒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為。不拜，陳天命所在。上感悟，乃定征伐之計。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及後，屢欲用以為相，辭曰：宰相，國之重任。譬如易柱，必得大才，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非不自知，但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上由是益重公，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之子房也。嘗著書，恐不及見，以貽天下，後世詛意，身親用之。故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重如此。

錄曰：楊文懿公有言：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辯，符檄未見。擅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愚獨以公之辭宰相不居，鑿鑿乎，則哲之智。世以為無踰於公，而公自視歉然，其過人遠矣，非挾智任術者比也。

永樂宣德間，名臣稱三楊：文貞西楊，文敏東楊，文定南楊。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每朝廷事，使中官來閣下議，必曰：東楊先生在否。或知不在，即回。然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以不可行者，已而卒斷於東楊，灼

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審錄重囚，自英國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衆皆嘆服。時主上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陽之才，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密謨至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次。東楊嘗語夏太常仲昭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大。凡事君自有體，進諫亦有方。譬若上讀千文，云：天地玄紅，未可便言。安知不以嘗我，又安知主意云何。俟其至再，或有所詢，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云：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其智大率類此。及李時勉又曰：西楊先生未仕時，與楚府教授吳由翁草逆交。由翁為余言：先生博學有智，端敏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己傲物。及居禁近，參掌機務，公平廣大，寬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一毫私己。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獨無二禹，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懾服。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才賢否，解翻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條為輕重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大臣宰相之事，於此見之。

錄曰：愚觀三楊之遭際，無異前代。以今日錄之所書，有房杜推讓之風，水東之所記，有平勃自牖之勢；文集之所序，有韓范居身之本。其所以出幽就明，建功立業，智哉若人也已。錄之。

平江伯陳誼周旋有智略。靖難，師至江北，誼知天命有歸，率舟師迎濟，封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漫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漕洲所經海島，夷人畏憚，悉避匿，公下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無敢諱，人兩便之。既建北京，罷海運，公建議造淺嗟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外河風濤之險，就管家湖築堤互十里，以便引舟。開儀真、瓜州二壩潮港之湮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內鑿渠，互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啟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又沿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導淺夫，沿堤鑿井、樹木以便行。凡慮為之周，而事為之果。

錄曰：愚觀是時，南北未通，天乃篤生異人於大江之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嗚呼，始以平江封，終以濟川顯。《書》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斯言當不誣矣。而廟祀至會，血食不廢，其亦以此也夫。

周文襄公忱初登進士，選庶吉士曾菜等二十八人，公自陳願進學其間。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入。後歷官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凡二十二年。沉

敏多智，為人謙恭，言苦不出口，而謀慮探長，善采衆論。凡所猷為，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而後決之。於己尤善記憶，有奸民以斷理數事嘗公者，曰：汝於某事某處，吾已庾之，何為復言。吏於稅糧有所欺隱，必曰：某年撥其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初蘇州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常松亦然，屢遣官催迫，未能就緒。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奏行南京，鑄送鐵斛，於是出入均平舊例，不許團局收糧。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推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各有定則，除撥運外，自羨存積在倉，號曰餘米。至次年，各照加減徵收，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聽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索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數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通負自若，人益思公焉。

錄曰：王文恪公論都御史何鑑曰：夫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為有餘；理之無法則，以有餘為不足。其張弛贏縮，一視其人。若文襄者，真其人哉。故每每舉之，以為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小公私懸罄，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時也。及當何公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據荒十二策，得兌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充物，時議濬。吳松白茅港方以費無所出，乃請以充軍諸費充焉，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息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所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與。此文襄之智，至今猶思之也。

知蘇州府况鐘，初由小吏事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禮部儀制司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鐘乃舉左春坊張宗瑄。仁廟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外郡下僚，鐘何乃舉朕宮官。士奇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不意遽為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鐘知宗漣，亦可謂賢矣。蓋已有嚮用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大郡，繁劇難治，擢為知府。至即黜屬官貪暴五人，庸懦十餘人，遂與周巡檢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儀舟船之費，羨餘皆為糧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由。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匹，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

以此買辦。上不失征科之期，下無毫髮於民。遇災旱，輒發賑之，每活輒數十萬人，其惠利及於貧困者無窮。至九載滿去，闔郡民扣闥乞留，至八萬餘人，遂遣再任。後以疾卒，民競立祠祀之。

錄曰：耗者前此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者其此類歟。時上有仁廟之君，又有文襄之臣，鐘之智惠，若鴻毛之遇順風耳。不然以小史而干，朝廷薦舉之大宰相方且後之；以一守而厘八萬扣闥之人朝議方且從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四十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一

智

父子之智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錄曰：此大聖之獨見，度越於千古。其所以傳賢而不傳子者，決於此矣。夫危微之間，所冷毫末，乃聖愚之所由分也。開明之性，近於道心，然不能純乎天理，則其發之於言，必不能已於辯訟也。可見聖人折理欲於毫芒之間，苟有毫釐之不至，未有不以開明為睿，辯訟為才者，而況於苗之碩，子之惡乎。以是為典，後世猶有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盡出於己之下者。然則，朱也，其超乎萬人之上矣。

《史記》：帝乙三子，長微子啟，次中行，季受辛。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為后賢，時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啟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於是乃立紂。

錄曰：帝乙之事，商家之不幸，抑天命之當終也。夫太史之爭，天下之正法也。是時紂母賢而子尚少，帝乙寧知其亡國而預易之耶。後世若扶蘇、楊勇之事，實人謀之不臧也。抑商以一微子不能立而棄之，而周乃更泰伯、伯邑考，皆舍長而立其次，豈非天命之有在耶。

周古公三子，長太伯，次虞仲，次季歷。季歷娶太任，乃賢德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示不可復用。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錄曰：升之為卦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也。周自古公以來，以允升居於上，而太伯仲雍以孚誠應於下，於是王季得升其虛邑無所疑阻，以至於西伯王業之興，豈偶然哉。向使太王無信順之明，太伯乏巽應之智，昌雖龍德剛中，無所用矣。可以見文王作易，得於家傳身體。其曰：王用饗於岐山

，蓋實事也，豈無徵之空言哉。

孔叢子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某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有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好。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錄曰：此大賢之言，切中夫人之病，萬世不可易也。夫堯子開明，舜子讓德，苟非至聖，孰能舍此而立彼乎，而況後世之溺愛者乎。苟無一定之限而人焉，是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卜，雖古人不廢無，亦權之不得已耳，非智之得也。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敢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惹。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錄曰：介推之棄綿上也，不智於晉之啟南陽歟。夫溫之難，天未厭周，子帶上悖不蒸，亡將無日，秦伯以為功矣。文乃攘為己有，異於乞醢一聞耳，乃若崎嶇草昧，一十九年之間，初非一朝一夕之故。介祿而弗及，王章而可求哉。雖然隱者其身也，顯者其名也。君子哉，介子歟。不然披以仇，須以竊，豈真可無言歟。言，則寺而豎矣，宜乎介子之不言也。

晉叔向之母拓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母曰：深山太澤，實生蛟龍。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汝也。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璧之，故反於難。及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其母曰：子靈之妻，役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收也。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方，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錄曰：愚觀羊舌氏之母，其智有足多，未可以其姑而少之也。夫上有聖世

，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有用世克明德端，此乎係也，而況殺天敗子，曰國亡家之人乎。禮世有刑人不娶，吟可謂不能斷矣。其博識多聞，乃其糠粃焉耳。是以君子必務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一毫不可苟，一事不可缺，嗣是而及於胤毓，未有不善者矣。

《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卿，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錄曰：愚觀祁奚之言，與今寒士之教子何以異哉。自少而壯而冠，形容曲盡，人之善為嗣令，一至此哉。今人見一子弟，若瑰瑛，若瑚漣，然夫誰不愛曰慕之，而不知其優游涵養，切磋琢磨，乃心何如其倦倦也。幸而如午至樂無紀，又幸而如奚至公無嫌，此父子之間，恩如天地，明如日月，何但一軍尉哉。抑觀晉之盛時，若趙文子孤也，而成物滋備；范文子蒙也，而敬讓聿崇。及其衰也，長如伯魯，而一詞無措；疆如智瑤，而五賢凌人，於此可驗。匪特家運是關，國祚實縣之矣。蚓今天下一統，賢才大同，而可不務預養乎。

《通鑑》：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欲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命之曰：謹識之。二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一辭，求其簡，已亡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錄曰：趙簡子豈賢於智宣子乎。宵之拾，恤之置，何其禍福之霄壤也。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則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夫以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豈不能須而得之歟。三家分晉，勢不並立，乃剛愎自用，陷於不義，亡何日乎。是故鞅之簡，三年而後問，所謂需於郊，利用怛也；恤之水，三版而後決，所謂需於血，出自穴也。古人之備難至矣，禍福之自求審矣。

秦伐趙，趙王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怒曰：復有言長安君為質者，必唾其面。左師觸龍於是願見太后盛氣而需之入，徐趨而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后曰：老婦侍輦而行。復曰：食得母衰乎。曰：恃粥耳。后不和之色稍解，乃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后笑曰：婦人共甚。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探遠。常聞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位，祭祀則祝之，必

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以為子孫相繼為主也耶。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今媼尊長安君，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有不諱，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為質於齊，齊乃出師，秦為之退。

錄曰：左師之悟后，與四皓之安劉，伊川並載程傳，果然乎。曰：不然也。夫左師之諫，從容不迫，出於愛憶之間，始終不外其良心。此所謂納約自牖，以通其一念之蔽者也。呂后以澤而劫良，故良以四皓而劫帝。此所謂濡有衣物，以濟其一時之急者也。嗚呼。安有身居大位，而使天下之人延頸願為太子死死者哉。故帝之從善若轉圓，天資之美也。泛應多謬恨，不學之過也。

《列女傳》：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兒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錄曰：甚矣，叔敖之母之聽之聰也。夫始見之詞，未必其可喜也。一變之間，氣度自不俟矣。其陰德之報，未可必然。而聖善之智，古所未有，益以信君子之立心，不可殘民害物。一蛇恐再，況於恣人行暴乎。

將馬服君奢之妻，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為將，其母言於王曰：括不可使。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帛，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曰，不問家事。今括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吾計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括既行，趙兵果敗，括死軍覆。以母先言，故卒不加誅。

錄曰：括之不可使將也，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所不知者君耳。是時六國以其游魂殘喘，自取覆亡。故先失其是非之本心，且不勝欲速，無暇反而顧之耳。此孟子所以深嘆於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

《漢書》：棠邑侯陳嬰之母。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有恩人，稱為長者。秦二世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乃請嬰。嬰謝不能，強立之，欲以為王。其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其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苟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

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項氏敗，嬰後歸漢，果以功封棠邑侯。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凡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逮封漢王，遂以兵屬之。時項羽與漢為敵，計得陵母，輒置軍中。陵使至，則束嚮坐其母，欲以招陵。既而，陵母松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畢，伏劍而死。陵後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

錄曰：范增於是乎，可愧矣。夫項羽之不可輔，婦人女子皆知之矣。悲夫七十餘年之老，其生也餒於陳母，而亡也惡於王娘乎。使增能勸羽踐入關之約，存鴻溝之界，則不絕項氏之祀；明天亡之意，迴舞劍之戈，則亦不失項伯之封。二者胥失之，豈其智弗若歟。雖然二母之見，順而易；范增之事，逆而難。君子丁艱難亢會之際，其亦幸而為二子用，成賢母之名；不幸而為范增，徒歸天下之惡哉。

《史記》：最錯為人峭直刻深。文帝時以上便宜，擢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號曰智囊，數上書，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文帝不聽，然奇其材，遷中大夫。太子善錯計策，及既位，以為內史，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不便，常以計欲誅錯，不遂，以此愈益貴，遷為御史大夫，悉求請諸侯之罪過，收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曰：上初即位，爾為疏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嗟乎，劉氏安，而最氏安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

錄曰：愚觀《史記》所稱智囊有二，然各有所蔽。穽里子蔽於胡清，晁錯蔽於袁盎，豈其好智不好學歟。雖然錯之欲削諸侯，庶幾國爾忘身之義，翻身受戮，為天下笑。疾之親重，卒能全軀以歸於渭南章臺之中，漢景帝反不及秦昭王，亦明矣。若乃錯父之見，其將晚乎。

河南太守嚴延年之母，生五男，皆至二千石，人曰：萬石嚴嫗。延年為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號曰屠任。其母常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太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十餘事，下御史案驗，遂得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錄曰：嗟嘆嚴母之不古若也。夫胎教之與三遷，乃古之賢母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衛也。嚴母果能密察延年之所存，養其不中，抑其大，過，必

使童而習之，長者之風純如也；壯而行之，哀矜之情咸若也。苟心之無忍，雖賞之不殘，烏有號稱屠伯而可全身者哉。實受除墓之慘，虛傳賢智之名，嚴母之不古若也。悲夫。

京兆尹隼不疑之母慈明善教。不疑為京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言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言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使，嚴而不殘。君子謂是母也，可謂永錫爾類者矣。

錄曰：愚觀不疑之母，異於延年之母也。夫教貴乎豫也。不疑不辯亡金，固非屠伯之比；母慈明善教，亦無除墓之憂。子善其名，母貽其慶，豈非既明且哲乎。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從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有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蒼繭興謗，王陽以衣囊徹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長，有知人之明，舉孝廉，為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財，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促歸伏罪，性暫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迂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錄曰：觀光，則趙廣漢之鈞距，與張敞之絮舜，有所不由矣。此天性之明，智不待教者也。錄之。

《晉書》：陶侃父丹，母湛氏。丹仕吳，為揚武將軍，湛為側室，生侃。而陶氏貧賤，績以資，使交結勝己。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至徹所，臥薪自剄，給其馬。甫侃監源梁於得陽，以一坩鮮遺，母封還責之曰：爾以官物遺，非惟不能益，反以增吾憂矣。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薦於廬江太守張夔，夔辟之。後以軍功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備威儀迎母，鄉里榮之。周類父浚，母李氏，字絡秀。浚為安東將軍，有人倫鑒識，嘗出獵遇雨，止李氏家，會其父兄他出，絡秀聞貴人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撰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必一女子甚美，因求為側室，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遂許之。生覬及嵩、謨三子，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無所，不謂推胤華宗，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間，如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錄曰：愚觀陶士行、周伯仁之母，可謂敏而達矣。且同出於微，為側室

，固不係於世類也。特以剪髮與治具之事，或頗疑之。夫一髮之微，寧值幾何，而能樂飲極歡，一女之弱，倉卒無幾，而兼屠宰畢備乎。豈其賢聲素聞，雖至到髮無斬，精辦素著，雖兼數人不辭，而後遂以為實事乎。若乃降精嵩嶽，著名屏翰，雖乃人謀，實天意存焉，不可得而測度之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一竟

1 『嚴』原作『顏』，據文義改。

2 『嚴』原作『顏』，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四十二

智

父子之智

《唐書》：貞觀二十三年夏四月，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但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遂以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錄曰：唐太宗之不能庇其子，若孫也宜哉。托孤之命未行，托勣之言先入，是所以教其陷一。蓋帝本挾數任術，長於任人，而不閑於觀物，故夫今日之心膂，即他日之仇憐；今日之智計，即他日之禍本。自以為得，而不知勣也者，既不難於事帝，安在其不背密乎。其始也，徒以一鬚之剪，為社稷之計，不知鷹犬之量，更思其餘物乎。其終也，乃以去鞅之故智，欲遺安劉之遠圖，悖亦甚矣。斯大有關於唐之宗廟社稷，不可以不錄也。

睿宗元年，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庾。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辭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太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饗天下之福乎。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錄曰：人皆曰：廬陵王之復辟，唐之天下一再造也。而不知造於平王隆基之為太子也。夫震，長子也。若乃建成與承乾及陳王忠，皆庸劣無似，所謂震索索，視矍矍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至於中宗昏愚尤甚，始則其心受辱而不顧，倪首廢棄而不恥，終則生於憂息而不知，制於妻祭而不恤，所謂震逐泥未光者也。以及於玄宗赫然奮怒震驚，羣枉之心發據，積陰之氣神堯。故物不失其舊，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喪魁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者也。觀於出乃見。

權臯者，唐相德輿父也。以才名表署安祿山從事虐，欲潛潛去，陰察安有異志又慮禍及老母。適祿使獻俘京師，回過福昌，尉仲謨，臯從妹婿也

，密以計約之，此至河陽，詐稱疾亟召謨，謨至，假為哀哭，祿山遂不疑，許其母歸，乃微服匿跡，俟其母於淇門，奉之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採訪使高適表為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大士夫，臯又變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士君子如李華、柳識皆仰臯之德，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德與四歲能詩，七歲已孝文，十五為文數百篇，名聲日大。韓洄辟從事，是試秘書省，後為禮部尚書平章事。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醜籍風流為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時人以為宗匠焉。

錄曰：愚觀權臯之陷虜窟，可謂無策矣，而能卒保其身，以奉其親，蓋不寧完節全名，抑且慶鍾後裔。韓洄、王定常評臯可為宰輔、師保，卒非空言。父子貞文孝德，羽儀朝行，豈非明哲之君子乎。

符令奇子璘初為盧龍神將，會幽州亂，奔昭義，田悅拒命，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較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日，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奇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醜，兒不行，吾死壘尸逆地，云何。璘與父噴臂別，時朝廷遣馬瓊討悅，璘降遂，悅怒切責罵以忘義背主，旦夕且死。身庸何悔。詔拜特進，令奇曰：吾教子以順，殺遂遇害。燧署璘為軍副，一璋常覘趙元昊，知其必叛，封義陽郡王，復表父冤，加左散騎常侍、戶部尚書。

錄曰：此事與權臯等，虬令奇真死，臯尚假耳。而史不列卓行，豈以其子不在相位耶。祿之。

《宋史》曹璨、曹瑋，皆彬之子也。璨沉毅多智，彬以為類己，特鍾愛焉，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瑋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傳》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及彬疾真宗臨視，明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优劣，對曰：璨不如瑋。後瑋有功，與彬同配饗廟廷。彬，太祖；瑋，仁宗，知子莫如父云。

錄曰：彬之右瑋也，豈預期其不附丁謂歟。是故寧為寇黨，無為謂黨。寇黨雖罪猶榮，以其無天所生也。謂黨雖貴猶戮，以其有覷面目也。蓋不惟國之禎榦，其邦之司直已乎。

瑋常覘趙元昊，知其必叛謂樞密王黼曰：在陝西日聞趙德明，常使人以馬博易，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時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得策。又從而殺之，邊人誰肯為我用者。德明從之。璋因私念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璋欲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而觀之，真英物也

，他曰必為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曰，公甚勉之，歲時未以為然，後始嘆其明識。

錄曰：此不但璨之不如璋，談亦未為得也。彬可謂始終不負所舉矣。

向敏中父璃躬親教督，不假顏色，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長，姿表瓌碩，豈弟多智，曉民政，善理繁劇，居大任三十年，人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故雖罹變故，終不得謝。嘗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真宗謂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大喜，賀客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門闌寂然，竟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懼慰。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望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其智略慎重，類如此。子五人，傳正、傳式、傳亮、傳師、傳範。傳亮子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後累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餘孫並顯。

錄曰：宋之后族，或以仁，或以智，或以勇。仁而不濫，智而不繖，勇而不亂。是故彬之清介無伐，是不濫也；敏中豈弟多智，是不繖也；瓊也。不知尚‘此，而惟色之求，幾何望有子十四人，皆教以讀書，是不亂其伉儷之益，嗣續之賢哉。

呂夷簡與子公著俱拜司空平章事，宋興以三公平章事者四人，而呂氏居其二，士艷其榮。夷簡父蒙亨，即蒙正弟也。祥符間，真宗封太山，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由是知名。公著自少即以治心養性為本，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智識探敏，遇事善決，苟利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司馬光亦曰：每聞晦叔言，便覺己語為煩。其為人所重如此。

錄曰：愚觀呂許公，不惟文穆知之，王文正亦知之。觀其一言之決，雖筮龜不如，正所謂技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者也。至止獻公，雖曰：人才不欺，如權衡稱物，然未能燭計見效，猶所謂包承包羞者。此人事關於天道，而興衰得失判然見矣。

蘇洵名二子，說曰：輪輻蓋幹，皆有職，子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內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輻，而言車之功，輻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輻。是輻者，禍福之間也。輻乎，吾知免矣。又《木假山記》曰：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

存乎其間。且其孽而不傷，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拆，不傷不腐，不破拆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而又有感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錄曰：史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斯言豈其然哉。觀老泉之所以逆料其子，終身不差毫末，而三峰之說，比喻親切，千古之下可想見一門之內，父子之間，智識非尋常可比，豈草草知其子者同日語哉。

歐陽脩幼喪父，母韓國夫人鄭氏親誨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其書字，謂之曰：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蚓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限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此語脩服之終身，凡斷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平居教他子弟，亦以此語之。

錄曰：歐陽氏之父，非有所求也，盡己之心焉耳。其母亦非有所為也，明父之志焉耳。此其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冥冥之中，所謂陰德莫過於此。故不必明其報應，而但服之終身，尤可為知者道也。

劉安世母有賢名，及安世除諫官，尚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作，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不可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錄曰：愚觀安世之事，而嘆死生有命，君子不可以不安也。以敦卞之威權，而濟之以凶虐，人為之甘心者眾矣。不惟嶺表不能死人，而指教數四，或將到而先斃，或數驛而赦原，後世聞之，祇增一哄。若有使之然者，向使母預憂禍息，則直道不顯。直道不顯，母子之賢，無由而彰。此其蓄縮退汗，固不若明目張膽之得以無怍也。

尹焞母陳氏。焞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乞一郡自效，而上惟恐其去，弗許也。仁宗嘗對左右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英宗即位，拜住為相，乃言於上，遣使求之，集以憂還。中丞趙世安乘間為請曰：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外任，以便醫。帝怒曰：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故重聽其去，有如此。

錄曰：愚觀女士讀書通大義，則有之矣。至《左傳》歐蘇文，今向學之徒尚猶難之，蚓女子乎。史傳文仲守衡，汲夫婦從，以未有子為禱於南嶽，故集生而文仲異之。嗚呼。生子者，本其氣也。以汲之知人，素本儒流，而楊之睿德，無忝士行，有匹配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不待智者可以占知其成就矣，又奚待夢卜之或然歟。

《御製文集□西平侯沐英誥》曰：功懋懋官，帝王之定制。思親戀舊，人事之常情。曩者朕於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兄女，爾沐英因兵受厄，八歲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幼，撫育如兒，夜臥同相，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有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以吾無異於爾父，特封為西平侯。爾當思幸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洪恩，知報不窮，究心利濟，永為多福吉哉。

錄曰：愚觀西平侯與漢之劉肥等耳。肥不旋踵而亡，沐至今猶存，何也。蓋不鑒於齊，無以知漢法之弊；不觀於宗，又何以見明祖之善哉。始焉，提攜撫育，無以異於繼體之愛，終焉，大公至正，卒不隱其疇昔之情。且使得以自復其姓，自彌其祖，不惟遠於稱王稱伯之僭，而曉然功懋懋官之典，真帝王之大智，天理之大公，存之萬世而無弊，又安得下與天同其久，與國同其休哉。則雖有謀臣辯士，無須措一詞。而天章綸決，不可以不錄也。

《陳沂畜德錄》：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夏原吉即日往迎之。

錄曰：愚觀此詩，賢於張良之計遠矣。夫父子，天性之親，與敵國謀臣之見不同。敵國互分彼此，參於物而有功；父子本出因心，切於情而難遏。漢祖狙於課臣之見，莫能進其範圍。明宗得乎天性之仁，故能察夫幾諫，千古之下，斯可以觀。

自#1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為，有功亦不遽徙，就秩增異。如此，則有材者爭自奮勵，緩急得其死力。時朝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動。既而三京收復，金兵新破，三閩增秩。又蹙額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城數十，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人，荊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庶幾伸縮由己，機出於心。朝廷不能用。後二十年，河南果為金守，沿邊諸郡權勢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未幾洛師亦敗，朝論始服其先見云。

錄曰：愚觀二人當光寧危險之朝，韓史用事之日，更歷黨禍，閉門著述，自少至老，未嘗去書。嘗論韓非李斯，皆有苟卿之才，以其富貴利惠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守其身，不苟希合，士可不自重哉。又曰：外之得以

室五聽雜五日擾吾天君者，以未得貞一而靜之理也。苟得之，導以聲色而不能入，投以寶貨而不能中，扇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而干之哉。由是觀之，豈不為一代明哲之士。惜乎，無及于用也。錄之。

《遼史》：義宗倍，阿保機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立為太子。及太祖崩，倍知皇太后欲安德光，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曰：大元帥功德高大，中外攸屬，宜主社稷。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命王繼遠選建南京碑，倍復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乃自忖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大伯之名。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儀衛迎，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明宗賜姓東丹，名曰慕華，改瑞州為懷化軍，拜節度使，端慎等州觀察使移鎮滑州。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陶安之使不絕。

錄曰：遼太子倍可謂能知自好矣。惜乎，慕泰伯之名而不求其志，竊季子之跡而不得其意。小山之詩，幾於怨慧；領鎮之意，切於近名；東丹之姓，忽於忘本。被明宗者，父叛子逆，安在其慕華而懷化乎，亦不過行乎夷狄而已。

弘道錄卷之四十二竟

1 本節前尚有兩節與前重複，今刪，本節疑有缺失。

弘道錄卷之四十三

智

夫婦之智

《家語》：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錄曰：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豈惟繆哉，其誕也甚矣。夫《論語》而後《家語》，亦可徵矣，何為狎侮若是哉。徵在之賢聖自任，上古未之聞也。乃謂之野合而生，至云疑其父墓處，母諱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或曰：遷之時，《家語》未嘗出。然則《鄭氏通志》、《家語》出矣。雖知正馬遷之失，而未能及徵在之事，則猶夫故也。錄之。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錄曰：愚觀孔門女，女何倦倦於縲紲刑戮乎。蓋婦道從人者也。其吉凶榮辱，終身以之，所仰望於良人至切也。故惟願執手偕老，而深懼中道有乖，雖

聖人不得不為之動慮也。以是為訓，魯猶有殺妻求將者，有戲婦受金者，孰謂二子之事，不可為後世之法哉。

《列女傳》：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何與。惠曰：滔滔之民，將陷於害，吾安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雖祖楊裸程，安能汙我。故油油然與之處。惠既死，門人將諫之，妻曰：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誅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耿救民德彌大兮，雖遇能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謚宜為惠，門人從之，莫能竄一字。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囊，緘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義，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魯君嘗欲授先生政，以為相國，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賞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听听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錄曰：愚觀刑於之化，不獨文王已然，大夫之家亦然也。柳下之謚，雖門人莫能移；黔婁之樂，雖曾子有未達。彼博學大儒，曾不如匹夫匹婦之見乎。其所觀感者，深矣，智乎哉，二婦乎。其令德求教者乎，雖有富貴不足多也。

陶大夫答子妻也。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敬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為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共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截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軍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暮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卒終天年。

錄曰：愚觀答子之妻，其有道者乎。夫唯聖人，而後能知盜。非聖人，則雖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尚不能知，而況於匹夫匹婦乎。夫盜，非必人伐之也，夫人而自伐也。今天下能薄而官大，無功而家富者，幾何人哉。竊恐齊人猶尚羞之，何況答子乎。故君子不可以不之戒也。

樂羊子之妻者。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恥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曰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錄曰：樂羊子之學，不見經傳。若以為聖賢之學，鈴造誠篤之地，若以為世俗之學，鈴成精確之風，古人孳孳不息，其動勵有如此。然則今人玩棄日月，自甘面牆者，真匹婦之不若歟。

《左傳》：楚屈瑕伐羅，國伯比送之，曰：莫敖必敗，舉敗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子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莫敖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狗于楚曰：諫者有刑。及郟，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構木之下。

錄曰：愚觀鄧曼之言，蓋不以私廢公，不以恩掩義，且能知社稷為重，君為輕。夫是而言，必有中也。夫禎祥妖孽，動乎四體，善必先知，不善鈴先知。莫敖之舉趾，楚武之心蕩，其禍鈴矣。奈何楚子之弗察也。羅之伐，隨之盟，祇以自速其亡耳。善乎，宋光獻太后曰：得之，則南面受賀；不諧，則萬里生靈所係。嗚呼。苟有先事之諫，或將緩於滅鄧之禍矣。曾謂鄧曼之智，而弗及乎此。

晉文公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僖負羈之妻謂其夫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公子反晉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公子壺饗，而加璧焉。文公受饗返璧。三年晉師伐曹，克之三月，丙午入，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日獻狀令無入僖負覆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

錄曰：愚觀蚌蟻之詠，而知曹國之亡，豈非以其玩細娛，而忘遠慮乎。饋饗置璧，所謂遠慮也。薄觀駢脅，所謂細娛也。時小人道長，氣燄繁盛，而君子道消，夫婦食貧。外之威儀服美，雖楚楚而可愛，而內之羞惡是非，實則亡之已久。此其匹夫匹婦殷勤繾綣而不舍也。後之鑒焉者，慎無以國之大計，而為人私報焉，則得矣。

《漢書》：高祖有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餘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氏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錄曰：帝之興劉，悉資于羣策之力，而其安劉，乃出於獨見之明，帝豈不能預料而先事圖之歟。惠帝之懦弱，而吳楚之衆大，韓彭之捐謝，而大漢之孤，不有雋后，其何能淑，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乃若北軍之典，不難于子弟之親；平勃之智，多見於股肱之日，后亦豈不能曲防，而每事從之歟。國難之方張，而王室之新定，婆嚙之解禍，而產祿之盛強，若匪元功，必生他變。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皆帝后之智也。

昌邑王賀即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世安謀，欲廢賀，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錄曰：愚觀敞妻之言，而嘆昌邑狂諄無謀之甚也。夫廢立，何事也，丞相，何官也。大將軍可使人傳道其言，敞夫人可與人參互其語。且當國助危疑之際，敞身居相位，不居政府，而居相家，設有如宋昌、張武者，在昌邑之側，則光之計又不得行；光之計不行，敞延年無譙類矣。然則敞夫人幸而中，夏侯勝不幸而不中耳。其於智也，何有。

馮昭儀者，右將軍奉世之女也。建昭中，上幸虎圈鬥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昭儀皆驚走，而馮捷好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捷好，人情皆驚懼，何故獨當熊而立。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大嗟，以此益重重焉。

錄曰：此炎祚當微之兆，漢嗣將絕之徵，不足為昭儀重，實可為當時惜也。夫垂堂之訓，千金之子尚然夢熊之祥，斯干之詩可驗，未聞狎猛獸以為樂，當熊立而無懼者也。夫熊可夢也，不可見也，無故而逸出，枉其兆矣。不旋踵問，趙昭儀者出，雖毓育不殊，而禎祥屢闕，豈非熊逸之明驗歟。

《東漢書》：明帝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因大旱，言者歸咎寡恩之故。有司復奏宜依舊典，太后不許，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取媚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曰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嘆息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報曰：吾

反覆念之，恩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外，而欲先管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毋違逆也。帝乃止。

錄曰：愚觀明德之固遜，蓋以深懲既往之事也。夫明珠蒼苗虛名之累耳，先帝豈真不明耶。懲於匿情求名，故不得以疑似忘之。襲爵列王，實事之驗耳，當時豈誠不思耶。戒於黃霧四塞，故不得以常事忽之。厥後明帝守此，遂於雲臺之繪，亦省椒房之親，夫婦母子之間，一體而無違矣。

和熹鄧皇后年五歲，祖母太夫人愛之，親為剪髮，年高目暝，誤傷其額，流血不言，左右怪之，曰：非不痛也，難傷老人之意，故忍之耳。十二通《論語》諸書，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家人號曰：諸生。及長選入宮，姿顏妹麗，絕異於眾。嘗有疾，帝令母兄入親醫藥，后言官禁至重不願。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汝反以為憂乎。是時方國貢獻兢求珍異之物，自后正位中宮，悉令禁絕。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故兄隱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及為太后，有幸人吉成枉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后以先帝待之有恩，呼見竅實，果御者所為，莫不嘆服，以為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悉罷諸祠官。又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四十餘人，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教學經書，躬自監誡，如永平故事，以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備束脩，不觸憲綱也。

錄曰：人謂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至使嗣主側目斂椎，直士懷慙逢戮。然而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亦可謂明矣。至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佞黨進。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惟國。君子固不可一青而絕天下之母也。錄之。

《三國志》：破虜將軍吳氏，孫堅妻也。堅少輕校，吳氏親戚將拒焉。夫人曰：何愛一女而以取禍乎。遂許為婚，生男，即策與權也。策嘗以功曹魏騰作意，將殺之。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方當優賢士，拾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曰殺之，則明曰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釋騰。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裨益。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將遣之。周瑜詣夫人曰：今吳承父兄之資，統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子乎。夫人曰：公瑾議是，遂不敢乎。尊稱太后，薨復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從此處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妻徐氏明慧，兼曉卜筮。時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吏媽覽欲為報條，栩左右亦欲為逆。適諸縣令長會遇，爛將為束道生，語徐氏卜之，徐言卦不能嘉，可須異曰，爛不聽，乃大會賓客，因被酒，遂為左右逆者所殺。覽入居

府中，悉取嬪妾，復欲逼徐，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潛使親信語舊將孫高、傅嬰，復密呼侍養二十餘人，潛伏併謀。至期祭畢，除服薰衣，別施帷帳，以伺覽，遣人請之，無復疑慮，遂盛飾而入，徐出迎覽，纔下拜即呼，高嬰等出，執殺覽。徐返績經，奉覽首以祭爛墓，舉軍驚駭以為神異。

錄曰：策之欲殺魏騰，即權之忌殺盛憲也。徐之卜止其夫，即吳之苦諫其男也。策幸而聽於未禍之先，栩不幸而忽於將傾之際，政使母之智略獲伸，哀榮終始，而妻之明慧徒切，卒以喪亡悲夫。雖然以一女流而機變權譎，不屈不撓，非惟報夫之讎，且能全婦之節，正《易》所謂怛其德，貞，婦人告，夫子凶者也。徐氏之筮，蓋明乎此。

《晉書》：華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與陳思王不協，及立為太子，抱毗頭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英，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禮宜憂戚，今反喜，何以能久。及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殆不爾，此舉不過以誅爽耳。然則敞無出乎。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汝從眾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英謂從子祐曰：鐘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將行，請其子瑪為參軍，英憂曰：難至吾家矣。瑪固請於文帝，不許。英謂瑪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乎。會至蜀，果反。瑪竟以全歸，其明智如此。

錄曰：愚觀辛氏之婦，非但料事多中而已。其所言魏立之立，得失之大權也；曹爽之誅，禪代之大幾也；鍾會之亂，治忽之大務也。君臣上下，內外親練之間，若燭炤而分其黑白，權衡而察其輕重，當世之所謂大人君子，反有所不逮焉。嗚呼。是可以閨門之彥求之乎。

王渾妻鍾氏，字琰，魏太傅縣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味，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嘗夫婦並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渾弟淪女，亦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瑛，瑛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旱小雜處，瑛自幃中察之，謂濟曰：誹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也。瑛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瑛明鑒遠識，皆此類也。

錄曰：以艇之淵識而有渾，以瑛之鑒裁而有濟。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可謂盛矣。王氏之興，不亦宜乎。渾弟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攻，瑛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貞淑有識量。夫早亡，一子植、女韓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子女，教以禮度，植遂顯名，韓亦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故人莫肯與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為憂，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憲曰：爾知其一，未知其二。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後果為宣帝所誅。植任至南安太守。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寓書戒之，俾含垢忍辱，當至三公，預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成，年六歲隨其繼母省憲，憲謂成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後亦有名海內。其人知之鑒如此。

錄曰：愚觀嚴氏之母，其德慧術智，豈尋常所可及哉。其料何鄧之敗，匪但專門管轄常言：鄧之筋不束骨，此為鬼躁；何之血不華色，此為鬼幽是也。而器長虞之才，豈伊文士穎川庚純常嘆傳咸之文，近乎詩人之作是已。一則斷之以理，一則察之以行。然果何以得此哉。正以在己者存之乎疾疾，故在天者玉之乎成人。蓋不但孤臣孽子，而寡妻貞婦，亦莫不然矣。

劉殷妻張氏。殷博通經史，惆儻有濟持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鄉黨親族莫不稱之。司空齊王攸僻為椽，征南將軍羊枯召參軍事，皆以疾辭。時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耶。殷有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此子輿所以辭齊大夫也。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遂以女妻之。始宣子並州豪族，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甫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生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十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錄曰：古以孝康舉人，故感革錫粟之事見本傳，今不錄。紛紛簡冊不足勤也。而宣子之達識，至正婚姻於交談之間。此真聽言觀行之美，愛女者取以為法可也。至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

一門之內，七業俱興，此尤所當法云。《宋史》：章獻明肅劉皇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宮中

，事多庾於后。真宗崩，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帝與太后同御承明殿，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未嘗妄有改作，內外賜與有節。舊賜大臣茶，有龍鳳。太后曰：豈此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鈿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

錄曰：宋母后臨朝稱制始此，而錄之何也。《易》之《家人》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是時以帝則疾矣，以太子則沖矣，苟無后之明智，天下孰從而理乎。帝之深重，良有以也。始出臨朝，向無故事，苟效漢唐覆轍，宋室何由而政乎。后之所為，不可誣也。今居正而不失為下之體，承天而不違時行之道。方仲弓請立劉氏廟，則拒之；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則絕之。他如劫漕臣之羨餘，易上方之器用，從宰執之深慮，加官殯之恩禮，皆國家大事故，亦不得而外之也。

仁宗曹皇后性明智，頗涉經史，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時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曰，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特，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從火，陰遣人挈水，踵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官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帝貸其死，后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英宗方四歲，后批鞠周盡，迨立為嗣，贊策居多。帝夜暴崩，后悉斂諸門鑰真於前，召太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未嘗出己意。中外章奏曰數十，一一能紀綱要檢忸。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錄曰：明肅之臨朝，有意於干政也。故內有周懷政、楊崇勳、楊懷告之亂，外有丁諲、錢惟演、曹利用之謀。苟無王曾之正色，未見其善始令終也。光憲之臨朝，無意於攬權也。故大臣曰奏事，有疑未次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以己意，雖無韓琦之危言，未見其責戀權勢也。以是相傳為法。

英宗高皇后仁明有智。神宗累欲為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悉出太后，不調大農一錢。帝不豫，宰執王珪等入問疾，后泣，撫哲宗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誦《論語》。乃令見珪等，是曰策為皇太子。及蔡確貶，后謂大臣曰：元豐末，吾以今皇帝所書，出示王珪。珪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扇事端，規為異時眩惑地，吾逐之。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從父遵裕坐失律抵罪，蔡確獻諛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業得報，驚悸徹旦，不能寐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忘大義。宋用臣既斥，朴乳媪入言，冀得復

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遊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曰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當斬汝。自是內降遂絕。及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試言九年間，會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淚下曰：曰前往事，先帝追悔，每每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錄曰：愚觀宋宣仁太后臨沒格言，可為三復流涕也。因考北魏馮太后，俱以祖母臨朝，而宣仁有十善，馮后有十罪。何謂十善，仁明一也，慈烈二也，□任賢三也，敬故四也，除苛政五也，罷新法六也，安內境七也，戢邊地八也，不受正衙朝賀九也，絕外家私恩十也。是孰非可思者乎。何謂十罪，擅權一也，稱制二也，失行三也，私寵四也，鷓君五也，專殺六也，忌主英敏七也，盛寒閉主不食八也，聽宦官語九也，杖主數十十也。是孰非可恨者乎。然而一下社飯未寒，力排旁午，一則金冊告鐸，哀毀不息者。良由魏用夏變夷，故抑切需需之懷，宋將變于夷，故不啻擾擾之惑。雖則人事之失，亦天運使之然也。不然祖孫一體，后以言之諄諄，而帝聽之藐藐，其智者之謂夫，調戲之謂失。

《宋名臣錄》：富鄭公韓國夫人晏氏，元獻公女也。弼初遊場屋，穆脩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才，當以大科名世。適有旨以大科取士，時弼父言官耀州，將西歸，范文正遣人追之，可亟還至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聞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元獻為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大愛重之，即議婚。弼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初言為呂文穆公門客，一曰白文穆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兄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何學，供給甚厚。後弼果至宰相。時稱三公知人，無忝於晏氏云。

錄曰：愚觀塵埃物色之設，雖曰難希。而蛟龍麒麟之需，自當有辨。特以三公一則不因門客之微而私其子，一則不以宰相之貴而吝其女，一則不避嫌疑之進而薄其徒。卒之鸞鳳並耀，冰玉交輝，棟梁媲美，家國天下均有所賴。若此等事，卓然罕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四十三竟

弘道錄卷之四十四

智

昆弟之智

《孟子》：萬章問曰：爾，治。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孟子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錄曰：權者，聖人之大用；而智，乃行權之大本。權非大聖人有所不用，智非大聖人有所不由，各要其至而已矣。象之時，舜非不能行權也，而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其心方且如窮人無所歸，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非真智不足也，為是以順乎親耳。管蔡之時，周公非不能用智也，而王室初定，頑民尚多，其心詛忍薄其親耶，故始以監殷，終以討畔，非真仁不足也，為是以安王室耳。後世若不行太原之賞，當予而不予，以致痴兒之慚忿，信虛讓之詞；當次而不決，以致喋血之大變者，其仁與智胥失之矣。

《易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錄曰：《書》云：我其發出住，吾家耄遜于荒。所謂外晦其明也。自靖人，自獻於先生，所謂內守其正也。此古之聖人既明且哲，以呆其身，轉人之眩其智識而中實不足者，不可同曰語矣。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叫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錄曰：愚觀隱桓之事，譬之嬰兒嬉戲，投之巢，而三與之，三取之，可為千古之一笑也。夫大義之不明，與幾事之不密，均之為不旨包。慧公元妃卒，則聲與仲皆妾也。而掌上之文，所當略。虬公薨，又無治命，則隱與桓皆庶也，而慕義之名，所當遠此義也。既不能然，則不免小人之窺伺，尤當倡明大義，追改前失，使名正言順，本拔源塞，則羽父之惡不敢肆，而桓亦或安於其分矣。此幾也，二者皆失，而猶怡然不見其禍，吾不知隱公之為心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胡傳亦曰：猶辯之，弗早辯也，其何能淑也夫。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季，字也，蔡侯之弟。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按何氏：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乃歸奔喪，無怨心，以賢而字之。

錄曰：可以止而不止，可以速而不速者，隱公也。予如無予，奪如無奪者，穆公也。可以去則去，可以止則止，可以取則取，可以舍則舍者，蔡季也。夫是，而莫不賢智之也。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灾。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於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亂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錄曰：臧文仲以宋罪己而興，其然乎。夫大水之徵，君弑之象也。與其罪己而獲虛名，孰若反躬而追實禍乎。夫通而無禮，亂之首也；虜而諱惡，忌之媒也。閔之自侮自伐，故天降之辜，如影之從響，非有心恤民之謂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錄曰：愚觀王孫滿之智，足以有為；然而不為者，不自強也。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調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楚為無道，僭替諸華，蛇豕之心，虎狼之威，夫豈不聞之。苟周之君臣誠能貴德尊士，而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楚方心服之不暇，奈何札子矯命，毛蘇亂邦，僭殺奸戮，辱孔甚矣。雖能獲自外之口，無以奮自強之謀，卒至子朝之奔楚，鼎之不鼎，亦可見矣。

伍尚弟員，奢之子也。楚平王執奢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必來。王使召之，尚謂員曰：爾適吾，我將歸死，吾智不逮。爾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爾其勉之。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錄曰：員之倒行而逆施，固未嘗無憾也。至於無極，吾不知其所責何也。夫新臺之玷，青蠅之汙，小弁之怨，珍瘁之憂，稔惡至此，亦云極矣。胡為乎。又以其子才，而督之報乎，欲絕禍本，而祇以長之費之，亡無曰矣。知其有吳而為之鼓其興，知其有禍而為之扇其瀾，員之不奔，安在其不奔乎。是故無免父之召，或可緩伐楚之謀；無棠君之奔，未又速子胥之去。天之好還，理之從響，莫可以知其然也。

《通鑑》：田單者，齊宗人子也，為臨淄市緣。燕人攻安平，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轆。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擒，獨單以鐵籠得免，遂犇即墨。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

兵。因共立為將以拒燕。

錄曰：毅之剋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技，其故何歟。曰：此孟子一言已決，何俟諸說之紛紛也。夫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泯王耳，亦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為齊有也；戮一泯王，求其所以代泯王者，亦不為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為重，而以至燕為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為念，而以又得為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即墨之云哉。璧之鄉鄰有訟者，舍其心之所冤，而持其陰之所重，則經歲累年而不次，爻待劫而反之，而後可理也。厥後田單復齊之所有，而不驚燕之所入，而後燕齊之禍息。是可以為智，初不在於鐵籠之計也。

智果者，宣子之弟也。初宣子之子瑤將立以為後，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仗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乃別其族於太史，自為輔氏。

錄曰：哲哉，智果乎。其論瑤也，若決著龜，奈何宣子之不察也。夫仁道不明久矣，以盧之令令，而謂之美且仁，則瑤之賢不可謂仁乎。然而不察乎其心也，則桀非不巧文辯慧，紂非不強毅果敢，狄非不美鬚長大，段非不射御足力，而南宮長萬非不技藝畢給也。是以仲尼之門無道五賢之事者，而惟仁以為之本。不仁，則百姓不足續為。是故歟以三家分晉之時，人心亡矣。又可居下流哉。果之別族為輔氏，惡天下之惡歸之也。

《漢書》：劉德者，休侯富之子也。少有智略，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名之曰：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遷大中大夫，復為宗正雜案上官。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謝不敢娶，畏盛滿也。常責蓋長公主起居無狀，恨之。公主孫譚遮德，自言侍御，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為庶人。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復為宗正。宣帝立，以定策功賜爵關內侯，又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為人性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

錄曰：《大學》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戊固悖矣，禮亦未為得也。不旋踵而延壽遂亡，此悖入之息也。富之自歸京師，不兢闢國，可謂慎德矣。故其子亦知止足，是知吉凶禍福之端，乃忠信驕泰之別，從古聖賢決之已熟，不但老氏而然也。

漢宣帝元康五年，元帝為太子，疏廣為太傅，受為少傅，從昆弟子也。太

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一曰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吾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而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土，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恥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錄曰：二疏之翻然辭位，蓋懲霍光之事。其不治產業，亦以顯禹雲山之覆轍也。是故前乎此者，有張安世；後乎此者，有王吉，皆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為預知太子之不足恃，則二子無是心也。

又曰：蕭望之豈可與疏比哉。望之以韓延壽代己為，馮爛有能名，以為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而二人者方且以子孫之益過生怨為慮，又肯與人相訐哉。其恭顯陷之，亦與延壽一聞耳，非帝得而為之也。

馮野王父奉世為有將軍光祿勳，野王復為左馮爛，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宜於其位，非因女寵故也。及遷大鴻臚，出為上郡太守，治行稱第一。弟立亦為平原太守，又代為上郡，在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為條教，吏人嘉美，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玫，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與弟邊參皆知名當世，更治五部，所居輒二最邇。

錄曰：愚觀君卿兄弟，人皆謂賢於泊郡，愚尚謂拙於謀身。何耶。其曰：人皆以寵貴，我獨以賤者，以兄弟皆王舅，不得備樞機也。嗚呼，斯言也，未免殉於時乎。拍於時，不為五侯，則為丁傅，何可以智稱耶。時王綱紊矣，逢萌梅福，猶懼晚已，蚓可以濡滯乎。此唐之武仗緒所以卓乎，其不可及也。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屍，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材，當晚成。良王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嘗謂賓客曰：文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即而嘆曰：凡殖則產，責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院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央籌策。

錄曰：愚觀馬況之論，而嘆大材欲遇良工之難也。蓋援生於新莽之時，天下無所往矣。是故出則為紀唐，處則為龔鮑。自分其老且窮也，豈惟援知之

，況亦知之，向非南陽龍興，不終於邊郡田牧乎。嗟呼，鄧林之產撲不徒生，藍田之實價充增重，卒之身為將相，名垂竹帛；女為元妃，德冠後官，其成就之晚，豈尋常乎哉。故士不可以遲速觀之，而甘心固守，乃丈夫之烈，不可以不自重也。

《後漢書》：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恩為人，美須額，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王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乃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侍，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乞上印綬，退就藩國。優詔不許，復辭懇切，五年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木，傳緣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加賜錢二十萬，布十萬匹。

錄曰：夫自周室既往，姬召亦衰。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顧乃率任外戚。然則母之親屬，俞於久之同氣乎。凡此皆之，其所親愛好樂而辟焉者。由是身不脩而家不齊，國不可得而治，天下不可得而平，而禍亂交作矣。聖人戒之於前，西漢蹈之於後。僅而改弦易轍，章和以後漸如昔矣。

李固之女文姬，同郡趙伯英妻也，賢而有智。固既策罷，文姬知不免禍，悲曰：李氏滅矣。直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固有少子燮，乃密謀藏之。頃之難作，二兄受害，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先公有古人之節。因君執義，今委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遂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專精經學十餘年。梁冀既誅，災青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並求固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得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今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祖宗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錄曰：愚觀李文姬之智，與蔡文姬之惹，可同曰語哉。哲以自固曰智，聰以悅人曰慧，二姬之頓異，人已之攸分也。雖然固之質禍不為不深，

姬之慮禍不為不切，卒奈何。父既不肯立帝，子復不肯立王，何物不懲，乃至於此。若燮者，豈惟世載弦直，可謂載錫之光者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四竟

弘道錄卷之四十五

信

君臣之信

路史：堯在位七十載，民不作武，鷓鴣逃於絕域，麒麟遊於藪澤，則能信

於人也。

錄曰：所以謂體信達順，蓋順者天之所助，信者人之所助也。堯之為君，以言天之所助，則二儀效順，韋生遂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以言人之所助，則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是故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緒以四時為柄，故勞可勸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而功有藝；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而行有考，人情以為田，是以民不作武，四靈以為畜；是以鴉鵲逃於野，而麒麟在郊也。《中庸》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上古聖神所以配天饗帝為三才之主，而萬世人君者所當取法也。

《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垂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所之則不厭。《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錄曰：以三重言者，舜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所以議禮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制度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所以考文也。以仲尼祖述堯舜，故有是懼，而有德無位。又以六事之言，垂之萬世，雖不能取信於一時，而實有譽於天下。至今動而萬世為道，言而萬世為法，行而萬世為則，又不但一世而已。厥後若綿蕞之禮，希闊之制，武臺之字，新經之文，其與六事不相干攝，一時雖能愚人耳目，瞽人心志，實未能譽於天下，故不旋踵併與俱亡。然則六事之言，果可信乎，不可信乎。苟有制作之權，則不得不任其責矣。

《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錄曰：此論超出今古。蓋兵與食，古今論者多矣，孰云敢去之乎，至夫子與子貢直窮到底。其為是言也，豈無微而不信口哉。觀於秦隋之世，蓋可驗矣。秦自商鞅以來，滅棄信義，專務富強，始皇更為不拔之基，安所不得已而去哉。然而匹夫一呼，有死而已，何能立也。隋承六朝之後，自誇強盛過於前代，又安所不得已哉。其貯洛口食，聽民自取，可謂足食，亦徒然也。直至三章約法，民始獲其更生；獄囚來歸，民始不知進死，信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雖然兵與食所共賴之，生與死所共知也。信一則不相賴，不相知，故他日喫緊。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親，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嗚

呼，知夫人之不可以行，則民之不可以立者，在是矣。

《外記》：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頃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而為心，是以泣之。

錄曰：此可見民無信不立也。夫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者，上下一于信也。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者，不信民弗從也。雖曰朝覲訟獄飯歌，不歸舜之于，而歸禹較之。黎民於變，四吉風動，則有問矣。此三代以後之主，不可不推人置之心腹之中也。

孟子曰：湯一征，自葛載，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錄曰：夫湯之於禹，又有問矣。其曰：天與人歸，要其終而言也。苟征伐之始，無以其信于民，將何自解於天下後世乎。《書》稱：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孟子之言，張本於此。其視戰國之君行所不義，殺所不辜，無以取信於天下，而徒棘一時之欲者，可同日語哉。

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錄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釋之者。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愚以為尹之始放太甲，而人信其無一毫之私者，自茲言始也。夫為相而竊主之權，以擁蔽其君者，豈特秦之斯高為然哉。羿與泥之事，可鑒矣。是時太甲以尹任天下之重，自謂縱欲，未鈴遽亡。伊尹乃以相，亦罔終之，言戒之，所以深拆其私，而破其所恃。設使莽操炎懿之徒，處之將何如哉。乃知聖賢之心，真能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洞然昭著而無疑也，豈不為可信哉。

又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於休。

錄曰：此伊尹反政太甲，而人信其無一毫之私者也。夫作聰明，亂舊章，以寵利居成功，豈特孝公商鞅之徒為然哉。矯誣上天，與簡賢附勢，桀之事可鑒也。蜎伊尹以阿衡之重，而擅反正之問，苟有一毫寵利之心，則將何所不至哉。而不如其囂囂自得之心，與向之耕於野者，何異也。功甫成而身即退，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甲，而下亦無負於百姓。是以青天白日昭其忠正，天地鬼神攝其光明，古今天下服其胸次。夫以蔡澤之徒，尚知四時之序，何獨他人為不然耶。若商鞅不免於車裂，五王不免於竄拯，若此者尚多也，豈非伊尹之罪人歟。

《說命》：王寶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旱臣咸諫於王。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責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似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錄曰：高宗何以有是夢乎。至誠之心，與天合一，而其精神之所感，念慮之所孚，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抑何以有是象乎。實理之籍，無乎不形，而其朕兆之所發，克肖之所由，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其道在於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苟有一毫之機枯，微示於外，片言之先入，纔動於中，則人得以窺其釁而投之矣。秦孝公志在變法更令，而商鞅得以售其術。宋神宗志在稽古有為，而王安石得以濟其奸。二君之任相，自以為賢，於夢卜而不知，投之者神矣。然後知恭默思道之心，真與天地參而鬼神通。不然，若鄧通之於文帝，王梁之於光武，而能取信於後世者幾希矣。

《周書口金滕》：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口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大熟。

錄曰：張子有言：志與氣，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流言起，氣一之動志也；天心感應，而雷風作，志一之動氣也。可以見三代盛時，君臣胥契，其孚心實意達於上下，譬則陰陽動靜，互為其根，未達者一問耳。後世陰盛陽微，天地不交，上下睽離，若漢之靈帝，因黃巾之亂而赦黨人；宋之徽宗，以慧星之變而釋碑禁，無亦後矣。所謂蹶趨而動其心者，又何惑乎視天而夢夢哉。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三月，公及鄰儀父盟于蔑。

錄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釋之者曰：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夫寧死而不失信於民，則人何待要質於我哉。民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我何待要質於人哉。古之為邦者如此。世衰道降，君不信其臣，奚啻鄰國乎；父不信其子，奚啻他人乎。於是要質、會盟之事，紛然見矣。夫子作《春秋》，以信為人君之大寶，故首書盟蔑，將謂後之君臣，執此之固，堅如金石；守此之確，貞如四時。於以嚴彼此之心，齊上下之志，全始終之道，杜反覆之端。其垂世立教之意，至深切矣。然則魯之隱公果能篤於信乎。夫利害動於中，則公私判於外；偽心存於始，則背意見於終。隱方假讓以為義，故飾許以為信。觀其首為于蔑之盟，而後有伐鄰之舉，則其情可見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此之謂歟。

《左傳》：鄭武、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

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卑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問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扯之毛，蘋蘩藇藻之菜，筐管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錄曰：夫《采繁》、《采蘋》、《行葦》、《洞酌》，皆周詩也。及其末也，子不信其父，而《小弁》作焉；婦不信其夫，而《白華》作焉。彼幽王宜白者，肌體骨肉之親也，而彼廢此弑，安在其王子狐鄭子忽哉。此所以紛紛交質，而又翻覆交惡。左氏之言，亦以嘆傾否之異也。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或書而不敵血，一明天子之禁，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耀，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一禹歸於好。

錄曰：以後命勞齊桓者，宰孔也；以先歸遇晉侯者，亦宰孔也。始也，畏天子之威；終也，明天子之禁，何乃以為可無會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亞心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孔以王朝之臣，雖不如仲之得政，亦嘗究桓之用心。是故實怒少姬北之南，貴楚實伐山戎，而乃北圖燕。蚘茲會也，大足以厭人之耳目，快人之心志，而不知孔之視之，如見其肺肝也。是以古之聖人，惟務脩德慎獨，雖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以服事殷。嗚呼，周之至德，尚何有於人之後言也失。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售，而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錄曰：此魯臣之微者，霸主屈身殉之，信歟。曰：非也。管仲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夫自長勺之戰，曹創鄙肉食之謀，齊幾不振。及失北杏之會，桓公及四國之微，魯未可平，管仲之見，朱之伸也。夫魯，宗國也，齊弑其君，泮其夫人。柯之會，莊公以為生不如死，其羞惡之盟歟。假魯以是討齊

，雖覲顏於諸侯之上，將何以服天下之心哉。甚矣，創謀之鄙也。手劍者，匹夫之勇也；汶陽者，蹴爾之食也。舉國由其衍中，君臣莫知大計，捐區區之小利，竊赫赫之顯名。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豈非管子之衍乎。

晉侯圍原，命三曰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一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錄曰：文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職分之所當為，晉安得取王之四邑哉。周之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多於鄰、莒，有人心者不若是想，何忍更分其所有哉。原無背叛之罪，其守者為王守也。上失其道而迫之，叛王以從覆，哀哉乎原伯歟。使為文公者正王畿之，則反諸侯之侵。如是伐而示之，信貫日月矣。不原人情，而恣霸衛，所謂巧於用誦，非明於約信也。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官，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趣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錄曰：葵丘之會，諸侯求牲載書而不敵血者，桓之威信服人，不待其詞之畢也。踐土之盟，鄭衛交訟而不已者，文之責得無厭，不顧其王之削也。然則口血未乾之時，人各以其心為心矣，安在其同獎王室乎。又安在其施及玄孫乎。合而觀之，可以見一霸不如一霸矣。

晉悼公四年，魏絳為司馬，無終子使其臣孟樂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夷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二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德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動，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

錄曰：愚觀春秋之世，魏絳以五利和諸戎狄，何獨斯時之不然耶。夫晉，今山西之地也。其國即承宣之司也。當時號曰莫強，於今一方之藩輔耳。絳雖號曰善謀，於今一介之陪臣耳。然而邊郡之息大矣。其責非無終之倫，禍非棄陳之比，得失非獲戎棄華之儔也。歲歲而擾之，將何時而可已；在在而驅之，將何地而獲終，其利與害，又何可指而數哉。故貴貨易土，夷狄同情，穡人成功，邊鄙共賴，豈特絳言為然乎。與其糜不貲之費，以養徒守之兵，曷若循先代之故，而效和戎之績哉。羊犬之韋，又有所主。為今之計，何不遣一介通事之臣，於三廬統會之地，約之以信，懷之以恩，啖之以利，我仍舊邊以為界

，使彼遠去，以隨俗。每年於某月日，某邊交會，至期嚴其守備，謹其斥唯，示之以威，不使有輕視中國之意。其他月日，不許輒近邊塞，港伏河套，令被首豪，伸其號令，使一帶沿邊之民俱得休息，候我兵威全盛，食足信孚，徐議遠征，若成祖之宣威沙漠，可也；大漢之勒功燕然，亦可也，豈非至要之策乎。失此不務，而乃因循卒歲，度日為功，至於或輟兵，或守備，漫無足憑，此乃不終日之計，豈帝王不戰而屈人之兵乎。腐朽餘年，無由獻納，枚因魏絳之請，錄此以著意云。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及號之會，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徒，猶諸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穗是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

錄曰：束萊呂氏稱趙文子談笑，而當衷甲之變，豈真知文子哉，而不知信以為之主，夫是而莫之懼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子木之好利求逞，死亡將至，不寧同列知之，武亦知之熟矣。故曰：單斃其死。又曰：食言者不病。武雖退然如不勝衣，訥然如不出，然而彌兵息民，與楚氛甚惡，何遠也。得志棄信，與犯而不較，何先也。武之內志定而建之志未定，晉之信可憑而楚之駕難憑，曾是而能動其心哉。惜乎，猶有未純。又欲因宋以守病，而政死以倍楚。此所以雖獲一時之令名，而乏千古之道義，同歸於餒而已，終不免於血氣之病也。

晉荀吳帥師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白；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夫以事君也，獲一城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息，不如完舊。率義不爽，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錄曰：《春秋》無義戰，圍鼓之役，其義戰歟。義人者，人怛義之；信人

者，人但信之。偽會齊師，信於何有；假道鮮虞，義亦何居，滅肥甚矣。其可再耶。逢君之惡，而乃責人之叛；喜人善言，而乃自甘夷狄，君子所不取也。

《史記》：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王，王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勒兵小試乎。對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三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侈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鐵，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使使報王曰：兵皆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錄曰：武之此舉，愈於商君、吳起。蓋令可行，民不可劫，姬可斬，妻不可殺也。武之十三篇，首曰：智信仁勇嚴，王已盡觀之矣，盍不曰：君令而臣共乎。徒好其言，而不能用其實，是不智也。以姬寵廢軍令，是無勇也。試以婦人等於兒戲，是不嚴也。信為君人之大寶，小試且然，況大事乎。此而徇人，不可以為信也。或曰：禮不齒君之路馬。寵姬，非路馬比也，而違令擅殺，豈仁者之心乎。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武非惡，夫笑而慢法特惡，夫醉而強酒者也，卒能破楚入郢，威齊服晉，顯名諸侯。然則雖非貴德，其能尊士也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五竟

1 『食』原作『長』，據《十三經注疏》改。

2 # 3 『洞』、『洄』原本皆錯，據《詩經口大雅》改為『洞』。

弘道錄卷之四十六

智

朋友之智

《論語》：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錄曰：聖人之門，大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方人未足為病，而以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自任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為仁。其與顏子，相去不啻天淵

。若其英銳之資，未又真以能近取譬，非爾所及之言為信。故以與回孰愈啟之。而賜也，誠能反躬自詣，從事於仰鑽瞻忽，欲罷不能之問。顏，何人哉。希之則是顧，以其資稟所造就而言，夫苟造就而已矣。孔門之回，奚待智者而後知哉。故天子再言弗如也，若終於賜而已矣。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錄曰：此聞一知十之本也。夫有所弗擇，擇則無過弗及矣。有所弗得，得則弗膺弗失矣。積而至於無所於擇，無乎弗得。此聞一知十，有不期然。學者未至於是，但能電免於擇善服膺之問，則顏子之地位，斯可及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錄曰：孔子嘗以回賜並言，蓋二子資相近也，習相遠也。回之近道，在於能擇，而無所不說，非但天資之故，乃其學之至也。賜不受命，而不能擇，然億則屢中，乃天資之合，非其明之至也。此命，非貧富貴賤之命，即天命謂性之命。而屢空貨殖，皆其餘事耳。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錄曰：此方信而忽疑，非其積學功至，乃擇焉不精之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淵同道，一以貫之也。是故禮樂文物，古今事變，可以多學而識之，而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可以多學識之也。於此而擇之於初，則無此疑矣。夫子告子貢一貫，與曾子同，而先之以多學，與曾子異。蓋曾子務守約，子貢務施博。約，故不言而解；博，故方信忽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錄曰：愚觀子貢之智，不但何敢望回，而又何敢望參乎。夫顏惟一善服膺，至於知十，則裕如矣。曾惟忠恕自勉，至於一貫，則洞然矣。曾子非借學者以明道也，乃本諸心而無慄也。錯諸躬而有據也，措諸詞而不路也。夫忠與恕無二道，猶一與貫無二物也。而一之貫萬，何從而政之，亦何由而得之。善學者又有肆力之地矣。惟盡己可勉，惟及人可能，而一則不可勉矣，貫則不可能矣。及其至也，人已混為一途，天人合為一道。不期於一而一者，吾心也；不期於貫而貫者，萬事也。此不惟善學夫子，而又善教門人；不惟善教門人，而又善教萬世。若苟徒事高遠，未知其方，雖與之千言而不足，豈一言而有餘哉。

《左傳》：吳公子札聘於魯，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國，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公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

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束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束淮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束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乏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除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其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訃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倡，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一反而不愁，樂而不荒，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暫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儔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錄曰：《洪範》曰：思曰睿。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季子棄室而耕，所養素定，而太伯在天之靈，陰有以通其微。故其未聞樂之先，如懈谷未改，葭草未動，希聲既鮮，知音實希。及其既聞樂之後，如九清既通，百川時至，條理豚絡，豁然貫通，知其若興若亡，若美若盛，若勤若憂，若大若細，若深而廣，若底而至，以極於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而後已焉。豈其句句而歌之，字字而辯之乎。蓋以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夫子不云乎，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其平日誦說，向往欣慕愛樂，何啻汲汲。一旦聞之，自有不覺其心融之妙，而嘆息之深也。嗚呼。今之誦《詩》三百，尚不若工歌一言，則以不思而不能通之故也。夫子嘆雖多，亦奚以為；然則雖觀，亦奚以為哉。

季札在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吐，如舊相識，與之縞蓆，子產獻紛衣焉，謂之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蓮緩、史狗、史鰭、公子刻、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

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越父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說叔向，將行，謂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錄曰：夫所謂博雅君子者，非但能知己往之故也，將來之事，亦莫不知。以其靜虛財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要皆自無慾中來也。自今觀之，若齊之晏嬰，鄭之子產，衛之伯玉，晉之叔向，皆當代殊絕人物。而豹也，武與起與舒也，鱗與荊與朝也，又皆從政之表表者。吳雖遠於中國，季實邇於仁賢，所謂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茲非其人耶。使其溢於一國之名，寵淫於當時之富貴，不得英賢而友之，何以令名傳於今乎。雖然尚有聖如夫子，嘗聆聲咳，而言游在魯，曾無為札一介，則所以卒於一國之士也。

《通鑑》：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於是懼。復見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朋讖簣，立則仗鍾，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

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抱鼓之，狄人乃下。

錄曰：燭哉，魯仲連乎，何其切中夫人之心也。以樂毅之賢，而怠於莒與即墨，蚓其他者乎。是故古之聖賢憂勤惕厲之意，所以常存天之理，而不敢死己之心，亦惟恐堅敵之志，而懈己之防也。其是故歟。

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口口口，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錄曰：魯連之肆志，不已泰乎。肆非賢者所願也。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至於夫婦、長幼、朋友無不得焉，則世烏可輕，志烏可肆哉。奈之何當連之世，以諸侯帝秦，亡心君臣之義；以燕會讓國，背父子之仁；以君王后自嫁，汙夫婦之禮；以惠文立少于，亂長幼之序；以孫龐蘇張之徒紛紜友，復失朋友之信。連之欲蹈東海，几以此耳。蓋不待天下士，而中人之資，已知其不可為矣。

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魏王聞其賢，遣使秦黃金束帛聘之。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

，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九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以病退，其友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錄曰：愚觀子順之猷為智識，其諸異乎人者歟。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此孔氏之家法也。秦之暴，不啻熱火，而燎之原也。不可撲遏，蚓可逝濯乎。六國之君，不啻燕雀，而處之堂也，不可瞬息，蚓可久安乎。其料天下不出廿年盡為秦者，非數也，理也，非子順則不可

與言也。

齊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東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乃君之水也，使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齊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

錄曰：客之諫嬰，賢於戊之練文遠矣。彼鷄鳴狗盜之流，何足齒錄。孰憶有如客者，史亦竟失其名哉。後世若眉塢金好之徒，非惟君子之

所恥。客苟有知，寧不挪榆於地下耶。

《漢書》：曹參微時，與蕭何友善，後為將相有隙。及聞何薨，參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今，民以寧一。

錄曰：愚觀漢功臣之際，其智與否，乃吉凶所由殊也。夫以蕭曹而視韓彭，猶韓彭而視絳灌也。史稱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以與淮陰侯俱。又曰：韓信已破趙，為相國，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高密。夫參與帝同起豐沛，若此其故也；又與信俱為相國，若彼其尊也。而曰屬則屬，曰從則從，曾無芥蒂#1。信一旦失王顏，鬱鬱不得志，至羞與絳灌等列。然則參之心，不但天下已平，始務寧靜畫一，雖干戈惶惚，亦能不恢不求，是以何用而不藏也。又曰：使參若在，呂氏可以無王，劉氏得以不危乎。曰：黃石之說曰：陰計外泄者敗。是時惠帝懦弱，而呂氏方捷，陰盛陽微，大《易》所謂澤滅木者也。使參不戒棟撓之凶，而蹈過涉之咎

，其能有濟乎。然則非不知醇酒之廢事，天下之有憂也。與其泄而敗，孰若逐而吉乎。厥後突因賈壽之語，遂成滅呂之功，參笞之之力也。史更班馬錄參而舍突，豈非缺乎。

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居深念。陸賈造之，不請直入，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上相，食萬戶，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罐太尉，深與相結。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

錄曰：陳平六出奇計，自負己智，而猶出陸賈之下，何也。是時慮禍及己，當局而迷，故不若傍觀者之親切也。雖然此說自生發之，而南宋書生一反之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其智識正相似，孰意二生先後一律耶。而其意，則如陰陽晝夜，薰猶冰炭之不相及。故其效，亦有安危利鈍，吉凶存亡之所攸分，為天下者可不念經。

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紀墨，胸臆約結，故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錄曰：《周禮口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即大農之職也。敞之於邑，可謂知當務之為急，而且不失人，亦不大言矣。錄之。

須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須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主簿，寶徙入舍祭，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曰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諉，身証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現主簿乎。忠聞之甚暫，上書為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遂為議郎，遷諫大夫。

錄曰：時寶尚為吏，而終身之智端筆於此矣。何也。夫豺狼尚矣，而城狐之戒不可忽也謂不兢杜稗季事。黎蕾探矣，而猛獸之冤不可沒也謂寸書救鄭崇下獄事。卒能自保其身，且及其孫，豈非明智之士乎。

弘道錄卷之四十六竟

1 『蒂』原作『帝』。

2 『畫』原作『書』，今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四十七

智

朋友之智

《後漢書》：鍾皓以篤行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同郡陳皇，年不及，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對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皇可也。皇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兄子瑾亦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遂以膺妹妻之。皓常語：瑾以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後終於家，諸儒為之頌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遺巡王命，卒歲容與。

錄曰：愚勸膺祖之言，似與膺大不相若。何也。漢自中世以下，闊豎擅恣，故俗遂以危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然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右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若林慮者，智能自全，道無絕物，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真可謂自拔於流欲者矣。錄之。

徐穉家貧躬耕，非其力不食，然為人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太守陳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延熹二年，上書桓帝薦穉，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不至。又常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徒步到於江夏赴之，設鸚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皆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使茅容輕騎驕之，及於塗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柄柄，不惶寧處乎。

錄曰：《逐》之上九曰：肥逐無不利。釋之者云：肥者，寬裕自得之、俗意。逐者，唯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乃為善也。上九以剛陽居卦外，下'無係應逐之遠，而處之裕者也，何往而不利哉。斯言為穉設也。彼諸人者，既知玩世簡傲，不就微辟，乃不能飄然遠引，入山之深，入林之密，自取黨禍，甘心戮辱，則所謂係逐有疾厲者也。曾是而得為智乎。

郭太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與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1。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2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

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真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為人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竅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得免焉。

錄曰：范曄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親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王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徇徇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孟敏客居太原，荷飯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飯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勸令遊學，十年知名。

錄曰：愚觀孟敏，蓋質美未學者也。由質美，故無牽滯之悔，而過事能次；由未學，故有不虞之失，而意見殊分。勸令就學，則彬彬矣。此君子成人之美，而誘掖獎勸之不可無也。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蔡邕自擬，以齒則長，以德財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郭林宗見而奇之。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警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透梁殤之問，因樹為屋，自同庸人，家貧，傭為漆工。居二年，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中平五年，與荀爽、橋玄、韓融、陳紀等十四人，共公車徵，蟠獨不赴，人咸勸之，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及大駕西遷，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唯蟠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錄曰：史稱申屠蟠見幾，豈惟幾哉。其見道也，審矣。夫以非訐朝政，而致公卿之折節；以污穢朝廷，而成一己之高尚，此何等事哉。《中庸》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正此謂也。以蟠之稟氣玄妙，性敏心通，故能始則確然，免於疑論，繼則悠然，成其遠圖，正《易》所謂嘉逐貞吉者也，終全高志，不亦宜乎。

許助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成稱許助。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皇。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助獨不往。或問其故。助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助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助，助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與從兄靖俱有高明，好共竅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

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錄曰：愚觀許助月旦之評，與季野春秋之鑒，何其不相及哉。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聖人之酬世御物，蓋如此。彼既以太丘為難周，仲舉為少通，裁量審矣，而何已之不暇顧也。以操之校猾多智，尚未逢時，及其末也，一鷄肋而不相容，其能免禍幸矣，非明哲保身之道也。

《晉書》：皇甫謐沈靜寡慾，勤力不息，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經樂聖真之論。或勸以脩名廣交，謐謂：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安貧躬稼，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夫一人死，而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武帝下詔敦逼，謐上疏自稱草莽，臣就弟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錄曰：哲哉，玄晏子乎。蓋不唯得以行乎。貧賤且能周於疾疾，免於亂世，其學起於清虛，志存於禮法，既非流俗可方，而視富貴如浮雲，亦非若人可比。玄守之論，達於死生，有足觀者。錄之。

韋忠慷慨好學，閉門脩己，不交當世。裴顧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頗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聞而閔沃焦哉。

張翰有清才，善屬文。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閨門，於紅中彈琴。翰初不相識，就循言譚，大相欽悅，且問知其入洛，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同辟為束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尊美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輜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人謂之見幾。

錄曰：韋子節之辭張茂先也，見幾於未動之先，所謂果行育德者也。是故山下之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若山之未雲，水之未波，不可及也。張季鷹之辭顧彥先也，懼禍於既見之後，所謂險德避難者也。是故天地不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水之沉溺，火之焚灼，不可緩也。孟子不云，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豈非明智之士歟。

顏含裁智為眾所推。與鄧攸探交，嘗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太常馮懷以王導時為帝師，名位隆重，百僚宜降禮，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雅德乎。其邪重行實，抑絕浮偽，類如此。嘗論少正卯、盜蹠，其惡孰甚。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蹠為甚。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眾咸服焉。郭璞遇含，欲為之筮。辭白：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曹龜。桓溫常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後年老遜位，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賜床帳被褥，大官致膳，悉固辭，一無所受。

錄曰：愚觀世之虛望隆而實德病，與夫餽談集而降禮尊者，豈獨一馬祖思哉。故如含者勤兄於既沒之餘，未足為的；而議導於方柄之日，確然可準。含乎，吾知免矣，非所稱豪傑乎哉。

《唐書》：婁師德嘗薦狄仁傑，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因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帥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罷識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此智之。

錄曰：仁傑能知五王，而不能知一師德，何也。《易》稱或默或語，而又曰：二人同心。夫婁狄，乃心王室，本無異也。然而一則好面折廷爭，知無不言；一則以哩面不拭，始終自負，其語默各有異也。以外之不同，若相矛盾，而中之所存，實同金石。此仁傑之於師德，始雖汎，而終乃服也。亦何害其為同哉。

裴行儉有知人之何。前進士王勃，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托。是時其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瑤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饗爵祿之器。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溺南海，照鄰赴潁水，賓王反誅，炯終盈川令，勃、味道皆典選，悉如行儉之言。

錄曰：孔子以瑚漣許子貢，若所謂器識是已。文王以械樸譽髦士，若所謂才藝是已。然又金玉其相，而後追琢其章。若彼瓦缶，雖有絢然之飾，豈廟堂之器哉。以賈誼之雋類，君子猶病其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況四傑乎。故君子益自貴重，無徒斐然成章而已也。

《宋史》：張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一旦來謁，閤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玄，後一月而詠卒。

錄曰：此與元伯巨卿相似，乃誠之相感，無乎不至。故心之相照，無乎或違。雖然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蚓如霖之靜處三十年乎。其不為物誘，而能脫展富貴，又可見矣。

畢仲游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最探。時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顧惜乎。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昆其有耶。官非諫官，職非御史，危身觸忌，以游其間，殆猶轉石而椽溺也。

錄曰：史傳巢谷與三蘇同鄉，素與之遊，甫昆弟同朝顯貴，未嘗一來會。及相繼謫嶺海，平生親舊無相聞者，谷有眉山獨步訪兩蘇，於是相驚喜曰：此非今之人，古之人也。愚竊謂古之人所以異於今者，責善為重。而責善之道，明哲為先。苟使二公早因仲游之言，資其直諒之益，未鈴天之涯，海之角。而巢谷之名，憎耳之跡，不見於史冊矣。不思忠告之可嘉，輒誇卓行之尤異，此錄舍元脩而叔公叔，亦保身慎言之意也。

邵伯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與司馬光、二程諸名公交，以是入聞父教，出事諸公，所聞曰博，而尤孰當口之務。神宗崩，哲宗立，蔡確方在相位，刑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時光已卒，子康當詣闕，恕召詣河陽。伯溫謂：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作書稱確。康與恕同年，又出光門下，逐作書，如恕言。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連日夜論，確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朝廷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太防謂康素以伯溫可托，請以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誨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常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曰：吾危子之

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遂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適元枯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穎昌，或為之恐不顧也。初雍嘗曰：世將亂，惟蜀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趙鼎少從伯溫游，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古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錄曰：愚觀康節，不但知興衰於既往，實能驗理亂於將來。其子伯溫，不但無忝於其父，實欲兼善於其友。自今觀之，元祐重臣，胣首就戮，全身者何人也；二程高第，闔門遇害，保家者何人也。動而有悔，而名亦車，出而殉人，而已先喪。陷仇怨，則人情可惜；甘洪認，則物理全乖。盍若奮身於治朝，免禍於亂世耶。進於聖門，可謂先覺，是貫智者不惑，不得以氣數之學者累之也。

《近思錄》：張橫渠問於程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非惟曰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太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邇；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擊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錄曰：愚觀定性一書，乃知先生深造獨得，而非諸子之所能及也。夫以人之累於外物，乃不能收其放心。至於定性，則無將迎，無內外，合動靜，而如一矣。其所至妙至妙者，莫如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反覆辯証，不越乎此。然可指而易老者，莫如其情，故又以喜怒言。若乃直指所由進之路，則自忘

怒，觀理始也。一篇之中，大要在於明覺自然，大戒在於自私自用智，與顏子之明睿所照，曾子之定靜安慮，子思之誠明謂性，孟子之以利為本，周子之明通公溥，無乎不盡。此其所以超出千古，又何待於著迷而後為成書也哉。

陸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志寢室。及總角，與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進士，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知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其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嘗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探瘋之病，至聽之有泣下者。

錄曰：愚觀朱陸之學，所以異者，良由資稟之不同也。九淵自三四歲時，已窮究天地之所際，則其長也，安得不主於性。朱子則銖銖而累之，寸寸而積之，及其至也，安得不主於學。然則二夫子之所長，各有所究，本不相悖，不相害也。譬之聖門，曾子之才魯，子貢之質敏，然同歸于一貫者，有夫子為之點化也。時聖人不作，諸子各立門牆，而無統會依歸之所，是以紛紛異同，蚍及門者從而咻之，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子思傳于仲尼，未嘗偏廢，初不可岐而二也。曷若大道為公，智慮其不切於己也，不鈴異己；學慮其無補於人也，不叉為人。使當時莫得而議，後世無得而非，茲非所謂大同者哉。愚恐後之議者，愈繁愈遠，斯錄，所以弘道，故不可不著。

《水東日記》：明吳思庵先生訥，常言世俗淺學，談及後進，輒曰：此韻府覃玉，秀才好趁航船耳。蓋言其破碎摘裂，祇如往來草坐偶語，無有一高智識關鍵也。先生嘗熟《世家》，自少警敏，絕人於書，無所不讀。嘗從其先君子遊宦四方，閱歷既廣，退而昆潛含養三四十年，所以其學博而核，其氣剛而大，其識卓而明，所著性理早書，補註小學集解，有功於儒先，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尤多所闡明。

錄曰：公蓋起於薦舉，不由科目，而其言乃切中當今學士大夫之病，視昔張程朱陸大不伴矣。然則，學者其可不猛省乎。此錄之所以終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七竟

1 『輻』原作『兩』。

2 『畫』原作『書』，今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四十八

信

君臣之信

《漢書》：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錄曰：楚懷王，豈比於漢更始乎。懷王優沛公而否項羽，觀其遣將之言，庶幾南面之庶，然而卒陷強暴之辱，所謂過涉滅頂，不可咎者也。更始忌劉稷而並執演，觀其愧作之態，真乃庸劣之流，然而自取賊劉之辜，所謂何校滅，耳聰不明者也。夫是而有異也。

沛公既定關中，乃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錄曰：西漢二百年之業，所以卒定於關中者，約法之肇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賈生之論，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今觀漢庭之論，紛紛不一，婁敬田肯之徒不足深究，至於張良之智，宜乎有見，顧亦蹈奉春之緒餘，而不切根本之實意，殊不知三章之約賢於百二之形，按堵之情便於建瓶之勢。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然則金城之固，寧比於父老之心，沃野之饒，孰愈於壺漿之薄。羽雖能違一時之約，獨能技百世之鼎乎。

文帝初封代王，諸呂既誅，大臣相與謀議，迎立代王。群臣張武等皆曰：漢大臣，故高帝時將帥，習兵多謀，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不然。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謂得之。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以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

氏，卒滅諸呂。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長安，太尉勃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錄曰：文帝二十三年之天下，次信於宋昌之片詞，張武等固不逮也。其卻太尉之請，詞意確然，益足以見其存心之篤矣。孰謂區區代邸，而有斯人哉，有斯人哉。帝之侯昌，良有以也。而張武等官，不過九卿，又足以表王者之無私矣。豈其獨惜朱虛之寸土，不以全大臣之信，而安興居之心乎。然則，公言終有負，而請問者不可以責矣。

文帝賜南越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誚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陸賈至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錄曰：孔子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南越，尉佗通誅之一物耳。雖微堂堂萬乘，亦孰不諱側室之言乎。借使不諱，孰不矜誇中國之盛，兵甲之強乎。而不知天以完德命于帝，帝以完名恣于己。其出言，本于吾心，非有所勉強，真可以貫金石而及豚魚，蚓夷狄蠻貊猶夫人者耶。其中心悅而誠服，亦不啻出於自然，而豈由于勉強哉。子張徒能書諸紳，而不能見諸行，帝之天資助合，雖無參前倚衡之功，而實有明效大驗之著。可見聖人立言於天地間，若化工之顯於物，無伺耳耳，而提面面而命之矣。

又遣匈奴單于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頃遣朕書，願復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其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義，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

錄曰：愚觀帝之與匈奴約，豈如《春秋》要質鬼神，刑牲敵血者哉。其誠

信出於本心，如書中所言，譬則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禱，真得帝王制御夷狄之道也。不徒有以信之，而又有以待之。胡越一家，華夷一休，百世之後，見此一日也，豈不盛哉。

上嘗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走，乘輿馬驚，使騎捕之。時張釋之為廷尉，奏以此人犯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座前玉環，得，亦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上乃許之。

錄曰：人知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也。夫天下不息法之不公，而惟人主不能用法之過。皋陶曰在辟，帝亦曰在辟，皋陶曰在宥，帝亦曰在宥者，能用法也。言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於己之下者，不能用法也。是故墨鼻不已，至於炮絡，炮絡不已，至於制剔者，豈皆無法哉。漢自三章之後，至文帝除肉刑，除收摯相坐，除誹謗妖言，其心於愛民之本者矣。犯蹕盜環，一時之怒，私也；罰金棄市，三尺之法，公也。惟不欲以私害公，故不終以情撓法，帝可謂天地日月矣。過此，若張杜郵寧之流，專以人主之意指為獄，則當時之為君者，從可知矣。嗚呼。長陵杯土，臣子所不忍聞也。人匪言之不能，如此畏忌，何哉。故曰：知釋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不知法者也。

倪寬，武帝時為中大夫，遷左內史。既治民事，乃觀農桑，緩刑罰，理獄訟，畢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至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竟，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惟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不絕，課更以最。後積官至御史大夫。

錄曰：寬本儒生，其治民，謂之儒則可。謂之法則未也。何也。當今直指之官，以假貸為防，一書殿最輒不可易，況以軍興從事乎。漢之罔疏禁闊，尚猶及見此等風俗。此等風俗，賢於季世遠矣。非其人之溫良，守之介特，安能若是耶。不然，狙檜之尤，狡滑之雄，何處無之，而能大家牛車，小家負擔，果孰使之哉。乃知信愛孚於刑辟，儒官仇於俗吏，不可以不錄也。

宣帝時，張安世、杜延年並列九卿，二人忠信自著，謹慎周密，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即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問以過

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邊，遠權勢如此。故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延年亦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信任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大將軍滅後，獨能保固終始，天下稱之。

錄曰：自夫子犁牛辭角之瑜，往往論人者不當，係於世類大賢且然，蚓安世、延年乎。而論者又曰：天道好還，蓋淺之也。天豈屑屑於其間哉。己為不善，則天下後世曰不善之人也；己為善，則天下後世皆曰善人也，豈不益可信哉。不睹已然，而逆其未然，吾未見其能觀人也。若二臣之忠信謹厚，正吾夫子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然則聖人之論大旨高，此又可見。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郡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許。延壽欲更之，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設酒食，親與相對，問以謠俗，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及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曰，以期會為大事。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有欺負之者，輒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百姓遵信其教，數年潁川大治。後入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溝位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入外傳舍，閉閣思過；令丞嗇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傳相責讓，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郡中翕然，莫不轉相飭厲不敢犯。於是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

錄曰：愚觀延壽似有意於移風易俗，使吏民回心而向善者。然而卒不能善其終。何耶。先儒有言，凡三代以下人物，皆血氣用事，不若三代以上，純任德性。嗚呼。斯言也，不但延壽為然，趙蓋與楊莫不然也。漢廷至此，元氣已索然矣。而卒蹈好信，不好學之戒，未免傷害於物。故有望之之許，不知正吾夫子之所惡也。嗚呼，惜哉。

趙克國時，先零諸羌叛。宣帝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自言：無瑜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對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大發兵詣金城。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虜雖數挑，不肯輕動，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伺虜謀解散，徹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開，克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送，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璽書報從克國計焉。罕開竟不煩兵而下。

錄曰：愚觀古人立功，悉由在上信任之專，在己自信之篤，往往以威信服

人，不肯輕試者，為是故也。夫有宣帝之明，丙魏之忠，而尚孚于他議，今觀將軍度羌虜何如，彼一時也，武賢奏七月出兵，此一時也。使無確然之見定於胸中，詔進則進，詔止則止，所謂弟子輿尸者也。為君相者不信為將之方略，而以人言參乎其中，有利不知，有益不恤，所謂師或輿尸者也。上下俱凶，彼此不信，其能成功鮮矣。後世所當深戒也。

《東漢書》：初宛人李通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及班彪避難天水，院囂問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一反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樞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眾，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

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到，欲以感之。及諸將勸帝即位，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六月己未即皇帝位。

錄曰：讖記之說，先儒疑之是矣。若敵之迎合好名，通之附會好事，非堂堂之議，敦篤之諭也。豈不觀彪之著論乎，闡道談命，察理識時，其言鑿鑿，可信確乎。不拔東漢受命於此焉。判當不祕彊華之言，建武為有光矣。惜乎，諸將之不能也。雖然今進有尤來大拾、赤眉五校等未服，退有魄囂、公孫迷、竇融之徒未附，苟非依附天命，何以效順人心。帝之崇信，將以濟一時之權也。及天下既定，則當如武王之敬受丹書，箕子之敷陳洪範，孰不曰萬世帝王之大計乎。延亦狗區區已往之說，至以次定武功，剖斷祀典，則惑矣。此所以來鄭興之讖也。

郭伋少有志行。一反平問，辟大司空府，三遷漁陽都尉，世祖即位，轉為漁陽太守。時既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克斥。伋到，示以信賞，斜戮渠帥，盜賊銷散，在職五歲，戶口增加。後穎川盜賊群起，徵拜穎川太守。到郡，招懷叛亡趙寵召昊等數百人，其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調伋為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

，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錄曰：郭細侯諸兒之約，何如魏文侯虞人之期乎。夫虞人之期，遊畋之樂耳，雨不雨，往不往，不足論也。天下初平，盜名竊據者不可勝計，仗吾之恩信，有以懷狹之耳，有如言出而隨食焉，事異而輒更焉。小事且然，況於大事，何以示信於人哉。《易》曰：無妄往，吉。其諸細侯所以得志也乎。

張綱以高第為御史。明帝朝，遣八使巡行天下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效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口，疑條其無君之心，十有五事。書奏，冀大怒，欲事以法。時廣陵賊張嬰眾數萬，殺刺史二千石，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錄曰：羽之刺顏良，其張良之擊始皇乎。惜乎，無以借箸之，說告之者。夫良之不欲立六國後，即操之禽羽而破玄德也。良之為韓報仇，即羽之從備以興復漢室也。而英雄無用武之地，雖誓與共死，其徒死乎。果能以己之信義，致操之感動，與之共力滅袁而降表，以迎劉備，不其有庸乎。以是報效曹劉，庶幾兩得之也，而區區刺一顏良抑末矣。

及曹操南擊劉表，表卒，子綜嗣，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城，或勸攻綜，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去過襄陽州，人多歸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至不得行，日纔十餘里。或謂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將精兵，日夜行三百餘里，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及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與別駕張松忖璋不足有為，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以問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可資大業。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失。今不取，終為人利耳。備始以為然。留亮及關羽守荊州，而自將步卒入益州。

錄曰：照烈之取荊益，先儒論之多矣。果何所折衷乎。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曰：嫂溺，授之以手者，權也。釋之者曰：真正而固也，諒小信也。嫂溺大故也，手援小嫌也。以正律小，可以知義，以小較大，可以知權。自兩漢之興，不階尺土，然未有若昭烈之困者也；群雄並爭，盜據攘竊，亦未有若昭烈之時者也。何也。蓋立國又有分土，若沛公已為漢王，劉秀已為蕭王

，此公土也。既而得隴，尚猶望蜀，備何如哉。今年奔徐州，明年敗下那，無尺寸之益，圖王者顧如是乎。至於表之據荊，焉之據益，非分土也，不過乘時攘竊之耳。虬又皆不祿，然豈終為么孽之資，奸雄之糜乎。若乃臨亡之托，乃區區小信，非識時務俊傑之言也。故孔明一則曰：天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又曰：益州險塞，天府之國，如是尚未喻耶，徒以授受之小嫌，而忘天下之大故。借使聲其違父棄命，亡國降虜，不孝之罪，莫此為大。當時何得而辭，後世何得而議，又不懷劉璋資給之恩，而養虎遺息，抗吭扮背之說，俱可免矣。一時失於見幾，後終不能不取。故朱子曰：經權俱失。此之謂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八竟

弘道錄卷之四十九

信

君臣之信

《晉書》：羊祜之鎮襄陽，緩懷遠近，甚得江漢心，與吳人開布大信，其降者後欲去，皆聽之。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專務以德信懷吳，每交兵，刻曰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或出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游獵，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晉兵得之者，皆送還之。於是邊人悅服。與吳鎮軍大將軍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枯酒。枯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枯，枯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咨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錄曰：召伯之布政甘棠，與羊祜之墮淚峴山，同乎，異乎。蓋微君子又不能幽以燭之也。夫晉自滅蜀之後，未嘗一曰而忘于吳，張悌所謂彼之得志，我之憂也。而可為其所愚耶。遠則陳氏之厚施，近則呂蒙之示信，可以為殷鑒矣。為吳人者，自宜外薪嘗膽，復甲枕戈，以保祖宗之基業，尚猶不暇，乃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則是由于其衛中而不自知也。嗚呼。暴不可也，德豈誠哉。醇酒之醉未醒，伐吳之計屢上。其曰：吳人更立賢主，則難圖也。吁，是果德耶，信耶。不過謀臣之略，以亂敵之所為而已。雖然視彼徒木立信，所過無不殘滅者，因為有問。向非祜，則預之功不立。枯，其人傑也哉。

《唐書口刑法志》：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還，至期來詣京師。至次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皆無人督帥，如期自詣朝堂，無有一人亡匿者，上乃皆赦之。

錄曰：《易口無妄》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聖人之意，蓋謂人君之治

天下，當以大公至正處之，至誠極信御之。若其虛心妄意，譎道詐衛，以繳倖於萬一，矯揉於一時者，不可暫試，其可遂用哉。唐之太宗滕父起兵，推刃同氣，所殺無辜甚眾，而盧祖尚張蘊古之冤，尤為可憫，乃縱囚而赦之，縱且不可，而況於赦乎。此以民命為兒戲，律令為狙玩，祇以資千古之一哄而已。夫死人之所至，難而甚畏也。苟可以求生，何所而不至；又安知其自詣者，非其贗代之者耶。帝勇於好名，而力於自是。朝堂之間，更報有如蘊古者哉，以贗而為真，以偽而為誠，以戲而為法，以死而為生，雖百縱之無益也。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未免有敗，況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而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干吳之後，志意驕息。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錄曰：帝以徵疏比韋弦，善矣。然不知韋之平，弦之直者，其休自正乎。抑矯揉之，而後能乎。則徵之疏有所未盡，何也。蓋表端而影自正，源潔而流自清。苟人主之心，一於誠信，則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又何息待下之情，未能盡實耶。苟為不然，今日雖以為君子，他日未又不為小人。此太宗之世未能純於三代，君子小人紛紜反覆，皆由君心未盡誠信故也。徵知顧影而不求直木，與自比韋弦而不切平直之義，夫何殊哉。

上謂王珪曰：卿^{#1}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2}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保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

錄曰：明主之世，人皆服義，故論定可試。庸暗之朝，是非混淆，故浮議沸騰。是時君臣相得，正猶手足腹心，又待之以持行，資之以舉動，以是施於耳目焉。有不得其真者乎。然則王珪之論，雖欲不確，烏得而不確。

天后信重狄梁公，群臣莫能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后每屈意從之。嘗問：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對曰：文學醜籍，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刻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

。太后擢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錄曰：狄門之桃李，萬物之光輝也。後世之桃李，春風之爛慢也。觀其所薦，則其篤菜之功，信可尚矣。

張九齡以姚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一日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終不應，元之懼，趨出。及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休。

錄曰：此林甫、國忠之漸也。夫君子之心美，歸于上，惟恐權出於己，小人之心欺，肆於眾，惟恐權攬於君。郎史雖卑，不云：上應列宿乎。以是為煩於元之則可，於他人則否矣。且元之三瀆不告，力士一言如響，至使朝廷之公言，反為省中之私語，欲人不弄權，其可得哉。一語默之間，可以知其必無終矣。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

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襁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錄曰：帝之言，所未解也。以為王衍果知石勒歟，則九齡之言，無足怪也；以王衍不知石勒歟，則祿山之枉，猶可疑也。夫既識，石勒矣，而又曰枉害忠良，何耶。是時乾坤已變，屯難將作，天故奪其聰明，瞽其心志。如所謂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不然，豈既不識祿山，又不知思明乎。縱使昏暗而然，不應如是之顛倒也。

肅宗至德二載，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錄曰：九齡前後之言，判若筮龜，帝不惟不信而反疑之。然則李腹之劍，非其自弄，帝弄之也，口蜜之甜，非其自嘗，帝嘗之也。雖然，為小人之所愚在於目前，而君子之取信多於身後。目前者如腥羶污穢，當時掩鼻已多；身後者如藥石針砭，萬世擊節不置。此不徒下蜀中之淚，而至今高曲江之風也歟。

代宗永泰元年，回紇吐蕃兵圍涇陽。時僕固懷恩死，二虜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回紇在城西。郭子儀使牙將李元瓚往說之，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何在，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不若挺身往說，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弟也，執弓貫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我，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損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探。今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復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共飲，遺之絹三千疋，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葛羅帥眾追之，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共戰於靈臺西源，大破之。

錄曰：愚觀子儀是舉，非特誠信使然，可以見其氣吞華夷，量包中外者歟，與區區免胄見虜者異矣。

韓愈為潮州刺史，詢民疾苦，皆曰：郡啾水有鱷魚，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居數日，愈往視之，炮一豚一羊投之，并為文以告，約其盡三日南徙于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刺史則選材仗壯夫操勁弩毒矢，與鱷魚從事。是夕有暴風雷起湫中，數日淵水盡涸，徒於舊揪之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延廣，詔愈宣撫。既行，眾皆危之。愈至，延廣嚴兵近之，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將帥，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誰曰：善。延廣因曰：今欲廷廣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之，但朝廷顧大休，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凌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兀翼亦潰圍出，廷凌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錄曰：《易口中孚》曰：信及豚魚。又曰：利涉大川，乃化邦也。夫魚

，宴然岡覺之物也，孚信能感於魚，則何事不可濟，何物不可化哉。雖以蹈水火可也，雖以臨不測亦可也。故曰：利涉大川也。當是時，廷奏雖矯悍不道，不過亦若人爾，以愈之忠信，能服其心，故罐然聽命，非有他道。故又曰：乃化邦也。人可不自勉乎。抑蘇子有言：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彌皇甫轉、李逢吉之謗；能一信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可能者，天也，其不可能者，人也。其言益備，故併錄之。

《宋史》：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五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鬥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上故人，有功，典禁衛兵，一日晚朝畢，因與飲酒，酣，太祖屏左右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居此位者，誰不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祖曰：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陛下，一反矜指示可生之途。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儿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

錄曰：陳橋之事變，起於倉卒，五代相襲之舊也。兵權之釋，息銷於未然，大宋不拔之基也。《易》曰：央，揚於王庭，孚號有厲。象曰：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夫小人之亂極矣，循環損益，天故篤生大有作為之君，又得出乎其類之臣，剛明果決，乾道盛備，陰柔消滅。故能顯行於朝廷，使人明知去就之義，進退之幾。其至誠孚信，既非挾詐任衛，而泱汗大號，亦非陰謀譎計。此所以異於躡足扮耳，誅釀夷滅。而宋之家法，光於漢唐，非此之謂乎。

趙普為相，以天下為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嘗薦人為官，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又以其人奏，太祖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上乃悟，卒用其人。又有小臣當遷官，以素惡其人，不與晉，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為不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由是怒甚，起入宮，亦復隨之，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篤信

，類如此。

錄曰：補綴舊牘，盛時之事也。普可謂無負於薦賢矣。何獨於榻前之署，而忍裂斷之乎。是時藝祖當乾，普方以社稷自任，其私心未動，利害未萌，故能盡忠所事。及再相之後，私心已動，利害已萌，由是不能不以得喪為愛惡也。雖然，若以他人觀之，惟脊好惡，罔敢異同，豈有再三之瀆，補綴之章乎。若普者善，非能悟帝，迺帝能悟普也。

吳越王淑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太祖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信任不疑。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群臣乞留淑章疏也。淑益感懼。既歸視事，命徒坐於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主上信我，而我敢不敬乎。每脩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錄曰：帝之歸恢，其懲于鉉之論煜歟。他人之鼾睡，既不能容，在己之獨覺，又不可信，徒徇君臣之情感，而無明炳之遠圖，一旦如有鉉者，則帝之辭屈矣。以此示信。至於異日，尚留而弗遣，則二帝量之淺深，德之厚薄，又可見矣。

王文正公為相，上益親信，言無不從，凡大臣奏請，必問王日一以為何如，然後施行。日一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更。每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見。遇有差除，必先疏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故惟旦奏，無不俞允焉。

錄曰：真宗之信王旦，豈誠心與直道歟。始也媚之，以固結其心；終也信之，以成就其志。向使旦不能任帝之詐，帝亦豈能信旦之言乎。以為近密則可，隊為慎守則未也。蓋慎者，當官之義，自始至終，不容一毫苟且，而可貽臨投之悔耶。觀者當默識之。

《名臣錄》：張忠定公前後治蜀，皆以恩信，民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也。既至，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慰愜，蜀郡大治。上曰：得詠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其見信任如此。嘗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安得不信。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只此一箇信字，五年方得成。又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王沂公嘗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夷險可以一致。其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人。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杜祁公平生直諒，忠信取重天下。嘗曰：衍歷年多，任事久，上為君上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凡事得以伸其志。又曰：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一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

，人始信之。復至公待物，樂與人善。既知其人，則無復毫釐疑問。始琦為樞副，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門曰：諫議曾看否。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其自信信人，不易得有如此。

錄曰：三公者，國之著蔡，時之柱石也。而自信信民，上而君長，次而同列，不易得如此。然則，君子可不益自勉哉。益自勉哉。

弘道錄卷之四十九 竟

1 # 2 『卿』 原作『鄉』，據文義改。

3 『共』 原作『供』，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五十

信

君臣之信

仁宗信任大臣，擇報聘契丹者，呂夷簡薦富弼。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而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容，進樞密直學士，弼固辭曰：國家有急，不可憚勞，何至以官爵賂焉。遂往。

錄曰：史稱帝剛斷不足，豈其然哉。以平治責輔相，以北事責富弼，以西事責仲淹，帝之斷有餘矣。有道之世，大抵如是。及其衰也，猜忌生焉，嫌疑作焉。推原其故，正以懷祿者多，狗國者寡，賢不肖混淆，以致君心之不固也。然則弼之辭官，豈無謂哉。

富弼至契丹，見其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主曰：南朝違約，塞禱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弼曰：塞鳴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遂進說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昔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上下離叛，故契丹師勝。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兵精馬壯，法令脩明，上下一心，果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

錄曰：始契丹之報聘也，擇，無敢遂行者。雖鄭公毅然請往，而歐陽公上章留之，豈非天下之至難乎。及鄭公之既至也，虜未見可畏者，雖反覆數百言，未嘗有以難之，又安見其至難哉。蓋不難於夷狄，而難於信義。中國之所倚仗，惟信與義，可以攝服夷狄之心。合此而論強弱，較勝負，非君子之所敢知也。然則今之韃靼，豈皆無一毫之人心乎。抑無信義哄結之乎。若苟開誠布公，啖以利害，曉以榮辱，雖未能盡如吾意，亦不至如斯之背戾也。然則為國者

何憚而不為乎。

富弼復如契丹，特和親、增幣二儀。及誓書往至，不復議婚，專欲增幣，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日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然則為納字，弼亦不可，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古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聲色俱厲，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錄曰：景德之誓書一，慶曆之誓書二；景德之和好近，慶曆之和好遠。畎亡宗之世，略不如漢，謀不如唐，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惟恃一弼之誠信曉爭。二字之獻納，華夷之際，亦可觀矣。雖然有帝之謙光，而爭納字不為過；有帝之節儉！而增歲幣不為侈；有帝之天性七愛，而彌息息兵不為虛文。不然，口受之詞，與臨發之言尚有異同，何況異日之史筆乎。此又不可不知。

時西邊用兵，守備不足，種世衡建議：延安東有故寬州廢壘，請城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及成，賜名青澗城。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問世衡名，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雪探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兄弟親信用事，欲謀問之。有僧王光信者越勇，習知蕃部道路，奏以為三班借職，乃為問書，使遺其貴人，喻以早歸之意。元昊信之，果疑野利兄弟，卒以誅死，使其臣李文貴報言，許以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仲淹，諭以朝廷，開納德意，縱使還報。自是元昊請降，遂稱臣如舊。

錄曰：愚觀矜氏，本出放後，初無聞於時也，而其後世遂為名將。要其立功，青澗奴訛為始，野利剛浪為終。其始也，臨不測之淵，冒不虞之險；其終也，以前日之信，立後日之謀。今之為邊師者，可不知所務乎。或曰：世衡之時，有仁宗在上，仲淹在下，故能成功。若君非寬亡大度，將非公正明信，則雖欲策於一時，且不能，況望馳聲於後代乎。此又不可不察。

司馬光為人忠信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大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必曰：君實得無知乎。及居政府，凡新法為民害者，劃革略盡。或曰：配一豐舊臣多儉巧，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咸信之，曰：此先帝本意也。

錄曰：人何以不可對人言乎。蓋人者，對己之稱，己非可以自欺，而可欺人乎哉。今之欲欺人者，雖百計言話，然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昧者，是又支離涵忍，歌言而超起也。《大學》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又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人豈有不自信，而能信于人者乎。其所以釐革宿弊，勇罷新法，皆其自信中來也。雖天下祚宋，亦未如之何也已。

唐介拜參知政事，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覆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度有所更變，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辯折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於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錄曰：愚觀唐子方何其幸哉。始也，直聲滿天下；終也，直道滿朝廷。士之生斯世為斯民，雖微賤，亦思自副，蚓貴重乎。雖一命，又思自效，蚓相業乎。其所以益感知遇，敬信不疑，上下之間，同是無負而已。常安民主信為治，至人不忍欺。與安惇同俺，惇深奸，常毀素所善者，安民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耶。惇曰：吾心實惡之，姑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當貴輸我。故安民常曰：處厚若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謝，寧復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耳。後惇子坐誅，果如其言。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尤竊憂之。貽書呂公若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見幾微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夫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竇五王，皆前世已然之禍，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外。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兩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其言歷歷皆驗。又言：昌惠卿賤性深險，今過闕必稱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後請對果然，帝正色不答，時論快之。又嘗極論章惇、蔡確、曾布。時蔡京之惡未著，人多未信，安民獨言：京姦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章前後至數十百上，皆確論也。

錄曰：夫筮龜藥石，世並珍異者。蓋藥石能治已然之疾，而筮龜能次將來之禍。無筮龜，則藥石無所措其手；無藥石，則筮龜不能信其用，要在夫人之央計何如耳。宋之天下，譬則人之一身，始焉，不信平和之劑，妄投藥餌，率意不顧，以致內而腹心，外而四肢，莫不旭然病也。中焉，力施故治之方，百計愛護，思欲挽回，是以上而眉宇，懼而顏色，莫不蛋然喜也。終焉，藥不暝眩，厥疾不廖，於是病加於小愈，息生於怠惰，而膏之上，肓之下，讀然不可解矣。此安民之言，信若筮電。然而不能用者，國之元氣。闡於運之盛一很

，人之死生係於命之脩短。有如宣七者，天若祚之，以眉壽終之，以至公永無社飯之虞，何至調戲之息。則雖有百狼千虎，將見天高日升，不能恣其咆哮也。惜乎。元祐淪亡，紹聖繼作，中朝列為荊棘，人類化為鷓鴣。《詩》不云乎：內壘于中國，覃及鬼方。其言不口 可信，而尤可痛也。

楊邦久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信愛，居無事時，與物無杵，及遇事勇決，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脩於家，稱於鄉，信於友，至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之大節，非一時適然也。初攝溧陽，號令明信。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1又立獄囚趙明於庭，以誠信結而遣之。翌日，明果悉里中豪健擒賊，討平之。時通判建康，金兵彼江，杜克下令城守，邦又信之。明日克遁，金陵空，無兵，知府陳邦光#2出城迎虜，克先降，惟邦又不屈，大呼：我虫見降盧者耶。邦光啟兀木言：邦又素有疾。遣親厚者說之曰：公故貧，有兄垂老，仰分祿，寡嫂狐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寧不念比。邦又曰：茲人之常情，五口獨無情乎。家國不兩立，吾信無疑矣。兀木置酒，召降者飲，邦久及階，以首觸柱礎，曰：我豈與犬豕同醉飽乎。明日，邦光復諭之曰：事無可奈何，願少回意，徒為死，無益也。邦又瞋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有劉團練取幅紙示之曰：無多言，為趙氏即書死字，為我即書活字。於是取筆書死字，劉猶未信，又刺血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又明日復咨問，邦久大罵，裂襟以示，虜始信，遂過害，相與剖腹，取其心而視之。

錄曰：愚觀宗澤之憤，杜克之暴，邦光之降，邦天之剖，皆汪黃用事，君德不剛之所到也。而金陵王氣所萃，非江浙一隅可比。帝已失之東隅，庶幾收之桑榆，而縮手無策，坐待陷亡，然猶延數世之豚者。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城可破，而幅紙不可破；將可虜，而血書不可虜。向使忠襄不作，晉於夷狄矣。而能立誠示信，凌天貫日，庶幾猶生，尚賴不沒。

岳飛受命討楊公，而張浚都督。會朝廷詔還防秋，浚召飛，欲候來年議之，一飛曰：已有定畫#3，都督能少留，不八一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耶。飛一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解散，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先是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爾。乃遣使招諭其黨，黃佐既至，村佐背曰：子知逆順立功封侯，豈足道哉。至是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遣歸湖中，欽又說全綜、劉說來降，公負固不服，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帝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預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澗，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

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能行，乃急擊之，賊奔港中，復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遂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果八日而捷書至，浚歡曰：岳侯神等也。初么侍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為讖而信之。

錄曰：人皆謂岳侯神算，愚竊以為飛之自信也。其言曰！。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今觀以水寇攻水寇，是其智；果八日而捷，是其信；招之能來，推之能去，俾其心服，是其仁；欲犯我者，除是飛來，是其勇；無俟來年別議，必欲都督少留，是其嚴。智故不困，信故不爽，仁故不殺，勇故不懼，嚴故不惑。回視富平之役，符離之師，真兄戲爾。以親服神算之人，他日督府之議，竟致面違心否！況其他乎。是可以為浚惜，而不足為飛病也。吁，可嘆哉。

楊存中為人忠謹，高宗為康王，開大元帥府，即親信之。時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幔，不令頃刻去側。及南渡江，駐蹕江浙，存中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從俊赴難，擢為御前統軍，進神武中軍統制。俊復欲留置軍中，上曰：宿衛乏帥，朕所選，為不可易也。在殿巖，凡二十五載。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為喜功生事，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帝如建康，詔為御營宿衛，復使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又曰：朕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撫綏之，過於子弟。曩於趙密之代，不安寢者三夕。於是出入四十餘年。至孝宗尤信重之，呼為郡王而不名。

錄曰：愚觀中興諸將，岳最危，楊最密。危者，如波濤涵湧，雷霆奮迅，始終不失其正，故天下後世重之。密者，如指之在臂，臂之在身，東西惟命所使，故當時人主悅之。觀秦檜殺岳飛，佯為不聞，而趙密代存中，迺為不寢。帝之存心厚薄，於此分矣，非與國人交止于信也。

《皇明名臣錄》：李文達公賢，為人忠信嚴密，處俺友恆，惇信義，言有不合，終不失和氣。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英廟獨承寵遇，憲廟繼統，信任日篤。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讚之，久不召對，人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且謂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歉不信。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又舉耿九疇為都御史，軒輓為尚書禾成。耿為石亨所排，軒亦以權貴侵官，托疾去，公屢言于上而還之。年富亦為石彪所誣反，亨敗，力一商富可大用，起為戶部尚書。會缺禮部侍郎，有近習求薦陞，上問：何如。封曰：不知其人。臣所知，惟學士李紹可。因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寅緣求進。如用經請，面召吏部諭之，庶

幾士類知警。時冢宰王翱以老成可馬，馬勗以儀表，皆為上所眷。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文則委王，武則委馬。至御前，疇咨既已，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人卒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錄曰：愚觀英廟之時，讒邪接踵。幸而天心厭亂，曹石之徒，上實不堪，乃返其所美之威福，而與吾柄執之。公亦深戒甘露之變，懲黨禁之禍，不為檄倖長亂之事。以是讒言不行，信任益篤，終能成輔相太平之功。後世既不能鑒于已然，又不能戒于將然，徒恃激切之行，冀成回天之功，非惟不信，而反害之。蓋以此也，讀者不可不察。

都御史韓雍為人洞達凱爽，有信義，敢於有為，篤於自任。成化乙酉，兩廣弗靖，與都督趙公輔受命往征，二人相推相信，深謀密議，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初議欲分江西兵由瘦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越臨戎，專制闔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舉，無不克，何須於逐乎。又欲誘脩仁、荔、浦、搖、拷，出而殺之，則餘黨可不勞自平。公謂：奉詞致討，貴乎名正。誘而殺之，信義虧矣。乃分遣左右為二十五哨，而公與太監、總兵及廣西總兵歐信等領中哨，剋日進討。彌月，而脩仁、荔浦平。乃移師得州，乘勝而進，諭以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眾遂灌呼，卒以剋滅。蓋公以應變次策為之主，信賞必罰為之輔，一惟至公無私，宜其成功甚速而至大也。

錄曰：《傳》有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達乎順，斯乃所以成功也。然則如韓公者，其一時之人傑也歟。錄之。

弘道錄卷之五十 竟

1 『邦』 原作『拜』，今據文義改。

2 『光』 原作『免』，今據文義改。

3 『畫』 原作『畫』 今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五十一

信

父子之信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錄曰：此舜之心，斷斷乎以親為必可信，而無一毫之疑者也。彼賊於父子之恩者，皆由其始之不信。是故玄宗疑睿宗之害己，而後王鋸之言易入；肅宗

疑明皇之得眾，而後輔國之諧始行。了翁復申之曰：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始之所見，即中之所疑也。

《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媯。生民如何，克裡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欣。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錄曰：此商周之鼻祖，史記於詩乎，據果可信乎。曰：非然也。詩者以意逆志而已矣。夫有匹配之賢，而后有嗣續之賢，此天地之常經，生民之至理也。古者高辛氏之王天下也，普施利物，不於其身，食而威，惠而信。帝乃四妃，元妃有郃氏女，曰姜姬，生稷；次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又次有娥氏女，曰簡狄，生契；又次娠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夫以聖德如高辛，而四妃為之配，其生聖子，乃理之必然。而玄鳥之祥，履武之異，適然有之，非謂全無人道。一旦卵其卵，跡其跡，而遂生子也。彼作詩者，在於措詞之善，乃加天命二字，及曲為形容名棄之意，而有隘巷寒冰，牛羊腓字之說。此作詩之常事，不可以文害義也。豈可從而附會之。合聖德之高辛以為之父，而孜孜以神怪不經之論加於萬世之聖人，其失在於不達詩之本旨故也。夫儒者以窮理為務，誦《詩》三百，且猶不達，何怪乎佛老荒唐之說乎。若佛氏洞脅而生，馨香滿室，伊尹生於空桑，老子生而頭白之類，茲錄以傳信，故不可無辯。

《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下卯，子同生。

錄曰：自《小弁》之怨作，而父子之道乖，夫子之作《春秋》，蓋傷之也。然則雖以魯事，而實非為魯也。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誠哉，末乎。《左傳》雖然，吾夫子別嫌明疑之意，斯吳至矣。夫夫婦別，而後父子親。桓之昏惑，與文姜之敗度，千古所未聞也。史書九月丁卯，昭其實也。《詩》稱展我甥兮，著其微也。以是為防他。公尚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然則非所以明與子之法，防奪正之事《胡傳》，將以正魯桓身後之惡，定千古不決之疑。其為世教慮，方始切矣。

魯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陳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錄曰：夫周室何以東遷，幽王何畎見弑，而《春秋》何以作歟，皆世子之莫定也。本一搖，而其禍至於丘墟其社，禾黍其宮，夷戮其身，尚猶未悟，一再傳而有子克之難，至於子頹之禍，又惠王之身鑒也。反國未幾，復有叔帶之萌，吾不知惠王獨何心歟。推原其故，皆以昧於《大學》之道，所謂好樂不是其正，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也。身之不脩，而家不可齊，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雖曉明信在人，至其卒也，尚不敢發喪告哀，失父子之親；戎伐王城，虧兄弟之義；天王出居于鄭，蔑君臣之禮，皆惠王有以啟之也。向微桓公管仲

，惠之不為幽幾希矣，周將何遷乎。吾夫子特書許之，蓋為天下萬世之大計，非區區一人之位是關也。

《左傳》：穎考叔，穎谷封人也。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而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二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日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錄曰：愚觀穎考叔之能昭於大信也。夫匹夫之誓，示之諒也，君子之要，約之義也。故一言而開莊公之惑。或曰：悔者，信與疑之間也。不悔，則不能因其所明而導之。

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魯桓公絕幸愛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問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曰：周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

錄曰：愚觀季友之生，天實厭亂，非以為桓也。夫桓莊之不君，文哀之不婦，般閔之屢弑，二叔之長亂，魯已無魯，不但岌岌也。使無賢者生於其間，周公之祀不其墜乎。其有文在手者，指其掌也。天意若曰友者昌，弗友者亡，繼般與閔，友之道也。不然，季亦淫人之裔，何德于天乎。其立僖以定魯，乃以彌禍而存桃也。卜筮之意，深哉。

成風聞成季之縣而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錄曰：僖公之立，果人乎，抑天乎。曰：天也。夫彭生之禍，文姜致之也，絕于天一矣。哀姜之入，宗廟厭之也，絕于天二矣。以至孟任之奔，而即有圍人犖之釁，天絕之三矣。子開之立，而又有卜齮田之奪，天炮之四矣。風氏之繼姜以有後，猶薄氏之繼呂而代立也，豈非天實為之歟。

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獻公將薨，謂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登言則可，謂信矣。及薨，奚齊立里克，謂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於是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息。又立卓子，克復弑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錄曰：尾生信矣，而與女子私，則非正也。然則君子何以與荀息哉。與荀息，所以甚里克也。夫克之傳申生，名正言順，非若息之傳奚齊也。優施一言

而中立，與死者復生而不愧，相去何懸絕哉。向使克能守正不惑，以免申生於難，此其上也。若守死無二，以與太子共斃，亦其次也。既甘心矣，復覩其面，而徒朝弑一君焉，暮弑一君焉。若克者，吾不知為何惠公不能明正其罪，尚以廢興為辭。然則晉之刑政，又何如也。故夫子復累惠公。累惠公，亦以其里克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錄曰：孟子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子華立為太子，則既受命於天，為質於諸侯，而鄭之君位確乎有定。子蘭之生，方且將信將疑，蚓又群公子之多乎。乃以奸鄭見殺，遂致紛紛竄逐。而子臧之出奔，子士之歡毒。子瑕子愈之早卒無愛，然後石癸之說行，而孔將三人之計定，大官之立盟，而靈襄數世之大興矣。豈非天之所啟乎。後世蒼龍據腹之祥，雖不同俾。嗚呼，蘭也，其馨龍也，其天矣乎。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將立，莫知所從，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詣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褊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鬥韋龜屬成然焉。

錄曰：愚觀共王之事，未嘗不嘆。父背子違，不信己而信神，不擇人而擇鬼，不為明顯暴白之事，而徇幽隱難知之謀也。文堯舜之天受之者以行，與事示之也。未聞當璧而壓之紐也，彼巴姬何為者哉。其愛惡之情，未爻不寓於埋璧之際。而或當或否，豈非教之以篡乎。上有篡者，下必有翼之者矣。此楚之所以為楚，而五子者始終以弑立，果孰為神之所擇乎。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璧人憫始生孟摯，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相協。晉韓康子聘于諸侯之歲，憫始生子，名之曰元，孟摯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筮之曰：元尚饗衛國，主其社稷。以示史朝，曰：元饗，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縣曰：利建侯。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錄曰：愚觀福善禍淫，天道未嘗爽也。畎宣姜之亂，孟摯之疾，天蓋奪其嗣矣。然而康叔之祀不可廢也，姬德之傳不可泯也。雖無柔鈕之夢，史朝之筮，能已於子元之立耶。雖然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衛之諸臣，可謂從善者矣。

。卒以公孟安於居，不以長而為嫌，靈公利於侯，不以庶而見奪。夫子於衛襄公，書卒書美，其以此歟。不然紛紛禍亂，將不但傳之所陳而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錄曰：稱騫之孝，而必本於父母昆弟者，蓋騫之母，猶夫舜之母也，騫之弟，猶夫舜之弟也。父慈而母否，則人問於其母；兄愛而弟否，則人問於其弟。此舜母不免於單，象弟不免於敖也。騫以至恩篤之，以戚言動之，於是父回其遣母之心，母返其單于之念，三子各依其親，而騫始無問于人人矣。此孔門之實行，不可以莫之辯也。

《漢書》：高祖姓劉氏，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頰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高祖常縣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

錄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可極，極則反也。三代之盛，至於定昇洛邑，宅中圖大，陽道極矣，所謂亢龍有悔者也。故東遷之變生焉。五霸之興，至於三家分晉，六國合縱，陰道極矣，所謂龍戰于野者也。故秦并之禍作焉。陰陽俱困，天地之道，駝魂殆甚，故雀而生駭，馬而生角，皆以賤易貴，隊小易大之徵也。天地之意，與其擇休於貴人，孰若擇休於匹夫。蓋匹夫之托休，太公劉媪猶可言也。貴人之托休，不韋春申不可言也。則其夢與神遇，而雷電晦冥者，不猶巨人之跡，玄鳥之祥乎。漢之受命，於斯信矣。

薄姬，文帝母也。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城皋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蒼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

錄曰：媪之所夢，應天啟運之兆也。姬之所夢，輔世長民之符也。秦與漢二代之興廢也，媪與姬，一朝之始末也。故各有天命之徵焉。《詩》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者，以此不然，已以為類而天下蔭之，我以為愛而人實憎之，幾何不為隱之血，競之肉乎。

雋不疑之為京兆尹也，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施，衣黃檐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乎。昔創賸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似衛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稱之。自不疑之後，趙廣漢亦為京兆，嘗言：禁姦止邪，於我庶幾，至於決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矣。

錄曰：唐德宗時，有詐稱帝母沈氏者，與此皆坐誣罔。惟宋高宗時，詐為永福公主，帝受而不疑，寵莫加焉。後雖為韋太后所發，亦縱其自竄，而不求治，則帝之悔也，甚矣。此成方遂之獄，不可無雋不疑之見也。

于定國之父于公自為縣史，決獄平羅文法者，未嘗有所恨焉。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憐其少寡無子，欲嫁之，終不肯，姑以為累，反自縊死。姑女告吏驗治，孝婦自誣服獄，具上府，于公爭之，不能得，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者，卜筮其故，于公曰：其勿卜筮，咎在此也。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婦冢，因表其墓，天乃立大雨，郡中以此敬信于公，為立生祠。定國少學法於父，亦為獄史，以林高遷。及為廷尉，甚見信用，央疑平法，務在哀矜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始于公閭門壞，里中父老欲共治之，公曰：必令高大，可容駟馬高蓋。我昔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復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至今人以其言為可信云。

錄曰：張釋之之無冤民，文帝之么也。于定國之民不冤，宣帝之明也。其曰：陰德有關，子孫當興者，亦君相造命使然也。觀者當信諸此。

《後漢書》：廬江毛義少苦節，以孝行稱。南陽張奉聞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竊鄙之，自恨其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公府徵聘俱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則，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汝南薛包好學篤行，母死，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婦，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信而還之。

錄曰：史稱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後能感於人，遂以成名於後世，受祿致禮於當時。斯可謂能顯親也。錄之。

陸績為緣，其母治家有法。適楚王英謀反事連續，詣洛陽詔獄嚴，其母自吳遠顧，無緣相見，但作食以績績，績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訐其故，微聞母遠來，不得見，故悲耳。因問何以知之，績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今所餉羹，非母莫能調和，是以知之。蔡順少孤，養母以孝聞。順嘗出求薪，有客率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痛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錄曰：愚觀陸母之餉美，與蔡母之噬指，可以驗天性之至信也。夫中鏡家之所尚，膚休子之所同。惟所尚，故無終食之問，敢違其親，惟所同，故一舉

足之際，不敢忘乎母。非若他人，必待孚而後信者比也。

弘道錄卷之五十一竟

弘道錄卷之五十二

信

父子之信

《唐書》，太宗文武大聖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年始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因採其言命之，名曰世民云。

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又有名世者。自漢高至唐，五百餘年矣。中更晉、宋、齊、梁、陳，篡弑者六七，作朝廷無百年之運，四海有瓜分之擾。至隋甫能一之，然亦以篡始，鈴以篡終。皇矣之鑒，欲致者屢矣。此濟世安民之言，確然可信，不鈴徵諸異人，而實本於理數也。

貞觀十七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褚遂良定策，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有飛雉十數集宮中，太宗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晉文公時，有振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振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授太子賓客。

錄曰：良豈不知晉王之小字哉。飛雉之集，太子之瑞也。晉王，名治，小字雉奴，顧謂告秦明德迂矣哉。此天與之信，不待諄諄然命之也。

天后時，睿宗為皇嗣，公卿希復得見，太常工人安金藏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醫內腸，褫桑楮扶之，閱夕而蘇，乃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之，以為弗及也。景雲時，玄宗屬其事於史官，詔鏡其名於太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庭。

錄曰：安金藏、雷海清，皆工人也。或能伸父子之大信於酷焰炎灼之時，或能抱君臣之至痛於凶虐滔天之日。視死如歸，乃其素耳。顧乃絕而復蘇，裂而復續，至名鑄秦華，勞配闕廷，古今以來罕所聞也。

《宋史》：太祖姓趙氏，名匡胤，父名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母杜氏生祖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太祖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

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實始應期而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

錄曰：按《五代史》云：世道衰，人倫壞，而親凍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嗚呼，至此極矣。天故篤生宋祖，以定萬世父子君臣之分，而其降生之異，受命之符，蓋不期然而然者，豈不較然為可信哉。

先是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檢點作天子。及陳橋之變，遣楚昭輔汴慰安家人，報曰：檢點已作天子。杜太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錄曰：人因太后此言，遂病太祖陰蓄不臣之志，豈其然哉。蓋點檢之言，中外聞之已久，后至是始信其然耳。非若唐太宗之時，太祖不得已而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是故觀杜后之言，有據而喜，詳唐祖之意，有挾而曜。

及太后疾，亟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嗚噎不能對。太后固問之，曰：臣所以得天下，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汝弟光義、光美，以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曰：敢不如教。就命於榻前為約誓，皇凹之，藏於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錄曰：后之一言，遂貽兩世太平之福。苟唐之初年，而有此誓，何至喋血禁庭乎。借乎，鄙夫以其患得息失之心，而害萬世大公至正之論，遂使光美德昭之言不注于信史，而叢於小說。故錄。亦削趙普，以謂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英宗初即位，皇太后同聽政，兩宮有違言，傳堯愈頗問，內侍任守忠等共為讒問，乃上疏曰：天下之可信者，莫大於以天下與人，亦莫大於受天下於人。朝廷今日無他，惟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遂逐守忠等，而太后還政，懼然母子如初。

錄曰：韓之言危，當時人皆知之；傳之言密，一時或不知之。蓋以違言出於讒問，讒問由於猜疑，猜疑遂生不信，始於較毫釐之小節，終於棄莫大之至恩。其或不然，亦往往能碎千金之璧，不能釋破釜之疑。苟非金玉之君子，其能言而必信乎。觀者詳之。

孫傳為人篤信守法，嘗對上言：祖宗法惠民，血一寧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為確論。後欽宗詣金營，以侍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復索太子，傳留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殺之，以其首併送虜營，曰：宦者欲竊太子投軍前，都人爭而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其亂者以獻。苟尚

不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批膺太慟曰：吾太子傅，義當同死。盧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時方寓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吾已分死國，以全吾信。汝來何益。揮使亟去。子亦泣曰：大人信以狗國，兒復何言。遂以留守付王時雍而去。

錄曰：下官之難死者眾矣，而卒能脊孤者，膺代之也。幸而康王猶在，苟天不感遺，宋其不祀乎。然而無肯承其事者，天厭奸邪已極。若使除舊布新，以啟藝祖之傳祚，而後紹迷之綜始滅。紹迷之綜滅，而惠姦之政亦熄矣。

高宗母韋氏，位賢妃，從上皇北遷。建炎初，逼尊為宣和皇后，後加尊為皇太后。帝嘗泣諭輔臣曰：太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宜立誓信，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適金遣蕭毅來議和，帝又語之曰：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為虛文。及命何鑄、曹勛報謝，復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所感動。鑄等至金國再三懇請，金主始允。

錄曰：帝之本心，於是畢露矣。乃責之以迎還二聖，恢復中原，千言萬語，不過一長說耳。何者。愛博一也，得失二也，利害三也。是三者根於其心，人莫得而移之也。人但見父兮生我，而莫知三十一人之眾，則與一子一母者孰親。且以貌類將種，失其煦煦之恩，則與膚體相連者孰切。苟父兄如在，不過一王爵而已，其與父天母地，握乾履坤，臣妾億兆，指揮萬乘者孰得。京師已復，不過一南面而已，其與笑傲湖山，亡心情險阻，南人自南，北人自北者孰利。雖至親如敵，體不以為念，何者毋一而已，人皆后也。此帝之本心，如鑑之明。故其信誓，如日之皎。夫安得而奪之哉。是以君子貴於擴充四端，莫使其一有所蔽。而繼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隊保妻子。斯言直似為帝而設，乃知聖賢預已定之於前，豈後人千言萬語所能彷彿哉。

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泣謂高宗曰：五口老矣。切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有其比。昔者姦臣肆為謗誣。建炎初，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先后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高宗悚然，乃詔重脩。

錄曰：宣仁之知隆祐，如歲寒松柏遇變而莫能改也。隆祐之便宣仁，如大冬嚴雪見現而莫能留也。有如是之婦，而不負如是之姑，此天所慰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也。嗚呼，生稱女中堯舜，沒為被謗，宣仁京與惇之罪，可勝課哉。朱墨之史，惜乎晚矣。

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元祐中，祖禹脩神宗實錄，大書王安石之過，安石婿蔡卞惡之，坐謫，死嶺表。至是高宗亟詔重脩神哲

兩朝實錄，乃召祖禹之子冲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書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皆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先是宣仁太后崩，中外個汕，人懷顧望，莫改發。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此輩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僅疾，而欲去之者也。后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辯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怡然無事矣。又曰：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陛下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了然於聖心矣。章累上不報，至是始信其言云。

錄曰：愚觀朱墨之史，不獨宣食之幸，抑亦范氏之幸也。其父以實錄詆誣連貶而死，其子乃辯正所訊，別白而書，使一時之事，如日之閉於重陰而復光也。一家之中，猶稿之噓於煨燼而復賽也。此可見天理人心，至足憑信，而是非邪正，真莫能移。未定者一時，昭著者萬世，人豈可甘心一時而忽棄萬世乎。

陳瓘為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曾布使客論以將即真。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央去就。但郊恩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省布，布大怒，遂除名竄袁州。正彙在杭，復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述，乃執送京師，下開封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一百問也。內侍黃經臣蒞鞠，聞其辭，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又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探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至是宰相命凶人石械執灌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械始告曰：朝廷令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

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教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

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耶。械始慚退。

錄曰：充之所脩，南與北異代也，瓘之所著，京與卞同時也。然則國史可改，而人心不可改；廟堂可略，而草野不可略；一時之凶威可畏，而萬世之公論難泯。君子之所可信者，惟此而已。若乃父信其子，令投書以央其去；子信其父，顯得書以正其奸，寧合郊恩而不忍違其父，寧坐誣罔而不忍誣其子。斯固人情之至，而實邦家之光也。如是而紀人無愧也已。

趙口自潮徙置吉陽軍，子汾力已侍行，公不許日。紹聖初，呂大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從。既至處，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死何足恤。汝幼，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令汝餽喪歸，則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及至，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會降旨本軍，月具存亡申省。至是乃復呼其子至，曰：檜必欲死我，不爾禍及一家。自書墓誌並除拜年月，仍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汾護喪歸。守臣章傑知干時中外士大夫與公簡牘往來，今適會葬，必攜酒

釀，可為奇貨。亟遣下縣兵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縣尉翁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盡焚筐中書，及方刀之屬。比官兵至，無所得。檜之憾猶未已，諷御史徐嘉論汾與宗室知泉州令矜飲別厚燼，必有姦謀，詔送大理獄，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鼻與子之言，無不信云。

錄曰：愚觀趙忠簡臨末之言，果可信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天地尚可塞，山河獨不可壯乎。惜乎，不能順受其正也。死人之大命也，縲紋桂桔，與夫巖牆溝瀆，顧吾審處之何如耳。苟得其正，則雖縲紋不為罪，極桔不為辱，不得其正，則與巖牆溝瀆相等。胡為乎而以不食死也。家，外物，易得也；身，在己，難得也。與其顧吾之一家，寧惜吾之一身。檜雖凶焰可畏，而吾身在有餘，安知不如章傑之捕，今料之獄乎。抑微仲與呆悻懂顧息其子，曾不若田畫之責鄒浩，豈其老而戒得乎。不然縱飲之與不汗，非嶺海之外能生死人也。

《御製文集》：洪武十一年，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時太祖皇帝以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以傳信，特自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庶無疑惑。其辭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槐悠悠而無有，志落魄而俠佯，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彊。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已而仍復業於皇任，方三載而雄者跳梁。初起汝穎，次及鳳陽之南廂，予脫旅隊，馭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

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眾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波清流，戍守灑陽，思親絢舊，終日慷慨，群雄並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儀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親征荊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銘，已而長驅乎井徑，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中即定，市巷笙黃，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暫星高而月輝滄海，鐘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溝。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平，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願時時而來饗。

錄曰：臣伏讀聖祖皇陵之詞，非但直迷艱難，明昌運，乃有深意存于其間，不可以不察也。夫皇堂之秀，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今且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雖極其改作，何所不可哉。而不知智者明於將然，不若驗於已然。地道雖悠，遠而難知，人事則易見也。親體雖幽微而難測，事業則可知也。皇堂未葬之先，江北一布衣而已，故睿筆所書，不啻其如彼也。皇堂已葬之後，淮泗一真龍也，故神功所就，不啻其若此也。可不求其故哉。夫課而後獲，必求而可得，此人也，非天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此天也，非人也。太王之遷岐，三世而有天下，君子尚以為王跡所由，蚓於身投之後耶。且地道以靜為本，親體以安為大，龍氣之潛藏，不在乎小與太也，福德之聚會，不在乎遠與近也。使於此而距人之謀，違天之道，固知人君雖有造命之本，地道終鮮安靜之福，子心雖極尊崇之意，親體不免震動之虞。以此而方彼，孰得而孰失哉。此聖祖言雖直筆，意實悠遠。萬世聖子神孫所當崇信而勿失也。

《名臣錄》：倪尚書岳歷官兩京四部，至太子少保。又文僖公謙亦官南京禮部尚書，母夫人姚氏。初文僖公奉命代祀北嶽，姚夫人夜夢徕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以為嶽柙所感也，因名曰：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炯，望之真若神人，父子並為學士，謚為文，所著《青谿草》與《文僖集》並行於世，世所難得。後有疾，猶手書薦真。既殆，強索筆書。平生公正無偏私，數語竟不及家事。此其人存歿信乎，非群生旅喪者比也。韓尚書文，上世出相州，宋朝魏公之裔。至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湯公與爾。因以文名，後歷官至太子太保。嘉靖初，賜勃褒問，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岳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於九喪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時人莫不以為可信云。

錄曰：二公之事，理之所有，乃天生一代偉人，不偶然者。錄之。

弘道錄卷之五十二竟

弘道錄卷之五十三

信

夫婦之信

《堯典》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錄曰：愚觀堯之試舜，不獨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勉焉者，朝著之上也，忽焉者，衽席之間也。是故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者，眾人之常也。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近於家邦者，聖人之獨也。然必如之何，而後謂之刑哉，又相敬如賓，而禮義生也；鈴尊卑有序，而上下和也；必剛柔不紊，而婦忌遠也；爻動靜不違，而內外洽也。此玄德升聞，即莫見莫顯之實，而溫恭允塞，迺戒謹恐懼之微，孰謂重華之治，不自慎獨中來耶。不然，何以日舜可禪乎。五口茲試矣。

《詩 南國》：彼文王之化，女子有能以貞信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汙者，自述己志，作詩以絕其人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塘。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錄曰：女子何乃是耀乎。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夫美如桃夭而不冶，貞如堅石而不移。貞女之自守，必待嫵婉之求也。奈之何知德者希，強暴省眾乎。惟士亦然，氣如白虹而不創，精神見於山川而不華。君子之抱道，必待明良之會也。奈之何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乎。夫是而有此懼，又有此訴也。觀之傳說之胥靡，管仲之請囚，叔向之縲絨，王魏之反偉，何期不照至於獄乎。此人村困頓之憂，女子強暴之懼，萬古所同然也。

莊姜美而無子，以陳女戴媽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璧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媽大歸于陳，而莊姜作詩送之，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錄曰：《易》之《歸妹》曰：眇能視。眇夫人之賢，而遇莊公之暴，自明者觀之，幾欲抉目而去其翳也，而乃有先君之思，暴與否安在哉。又曰：利幽人之貞。眇莊姜之無寵，而遭州吁之篡逆，人之去之，不啻覆几而織其豚也，而乃終小君之位，逆與否又安在哉。是知貞可以格天，順可以得人。《易》有信及豚魚，《詩》有我心匪石，昭貞順也。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詩以自誓曰：汎彼相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一諷人只。

錄曰：貞與天通，人而不由也，則可以知其人。信與鬼合，父而不達也，則可以知其父。蓋膚體血肉之可同者，人也，人則易見；聲響志氣之所感者，天也，天則難知。宜乎父母欲奪而嫁之也。

《列女傳》：貞姜者，楚昭王夫人。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及江水大至，王聞，使使者迎夫人，而忘持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必以符。今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敢犯約，守一而已。於是使者往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錄曰：婦人從一而終。一者，非必一人也，几一端一節，一約一信，皆是。王既約以符矣，符不至，姜之命索盡乎，何為其不諒我之心也。然則其死與不死，存乎忘與不忘之間。此君子所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設若可存可亡，可召可棄，則豈君子之謂哉。

《漢書》：呂后父呂公者，善相人，見高祖狀貌，敬信之，曰：相人多矣，無如季者。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托為箕箒。妾呂媪怒曰：二公始奇此女，云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妄許季乎。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季，是為呂后，生惠帝、魯元公主。嘗與兩子居田中，有老父過，請飲，后因誦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見惠帝，曰：夫人所以貢者，乃此男也。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后具言狀，乃追及老父。老父復曰：卿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後漢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父訓，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女弟也。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吉不可言。后叔父陝常一高：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脩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興。先太傅禹亦嘆：五口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蒙福。至是后選入宮為貴人。及陰后漸疏，見后容寵日盛，遂造巫蠱，欲以為害，屬帝復疾。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盡誠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我甘心誓死。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止之，弘叩言上疾已愈，后信之。明日帝果廖。後陰后以巫蠱事廢，帝屬意，語有司曰：鄧貴人德冠後宮，宜一兄之。是為皇后。

錄曰：帝王之興，必有天數。蚘二后敵體至尊，又皆君臨稱制，故於天意，亟有徵驗，非區區掖庭之寵可比也。卒叫內助之奇中，益堅沛公之素心，而外道之邪謀，適啟鄧氏之隆盛，天道益可信矣。錄之。

陳孝婦者，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囑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

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與其載于地而生，寧載於義而死。且以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自立於世。因欲自殺，其父母懼，遂使卒養其姑。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文帝高其義，貴其信，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

錄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孝婦一戍妻耳，自漢至今，傳之幾千百年。向無信義，豈不與草木同腐哉。一時之榮枯甚微，萬世之大寶實重。嗚呼。以是坊民猶有食君之言，負己之諾，背人之約，如《詩》所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者。

沛郡劉長卿妻，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文夫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誓信。宗婦相與愍之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至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歷代不替，男以忠顯，女以貞稱。《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沛相王吉上其奏，朝廷旌之，號曰：行義桓整。

南陽陰瑜妻，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爽詐稱病篤，采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刃，勸衛甚嚴，遂之。郭氏采，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同穴，而不免逼迫，以至于此素情不信，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見，相對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

錄曰：二女皆出名家，表儀斯世。爽延不信其女，自貽伊戚，吁可惜哉。采之不改初誓，真有謂余不信，有如皎日之風。雖然與其相共談笑，偽為歡悅之色，盍若豫刑其耳，以彰信於未然乎。觀者詳之。

《魏書》：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志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昏，彊迎令女歸。時文志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入復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一晨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錄曰：義理之在人心，達人鉅公與婦人女子宜乎有間而反相戾，何也。道上之汗，梁指者甘之，沸泉之羹，垂涎者饜之，若乃山下之泉，其清自若也。太羹之味，其質猶存也。匹夫匹婦之心，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而百官朝著之間，曾不若弁髦上梗然。此君子所以深嘆也。錄之不能已也。

《晉書》：虞忠妻，孫氏權族孫女也。忠亡，誓不改節，撫孤潭。童幼

，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強叛，率眾討之，孫勉以必死之義，傾其貲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蘇峻亂，潭守吳興，假節征峻，孫戒之曰：吾聞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慮。仍盡發其家童助戰，貿其所服環佩以為軍資，遂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卒年九十五，帝遣使吊祭，賜謚日定。

錄曰：婦之有鑑，古未之聞也。以孫之純行不爽，鑑之日定，誠無負矣。蓋惟其效夫也誠，故其教子也篤，守節之也堅，故其亨壽之也久。孔子不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其定夫人之謂歟。

《唐書》：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公主，入隋為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武帝愛之，養官中。異他甥嘗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問婚者請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錄曰：匹配之道，非惟夫擇婦，婦亦擇夫。及其至也，莫不有一定之分。《詩》所謂天作之合者也。晉隋之際，巧藝如堵，畫屏之雀，比之貫虱特易易耳，而卒中雙目，乃神堯之主，固知天所一定，非人力所強求也。其後長孫后之圖婚，因以知太穆之奇子，二帝二后媲美，同德追視，連交二捷，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官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且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但自今已往，尚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錄曰：二假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此權謀之言也。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此衍數之言也。若夫，君子之心當安求哉。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二代之所以本支百世，用此道也。帝所為不義之事，不辜之戮，何啻其多，天所以報之者一間耳。以帝之英明剛斷，料事於未然，特一官中親屬，不可推而得之耶。假令復生壯者，寧免於聚塵之耿乎。君子與其計利害之大小，不若論義理之得失。

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眾盛，實為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為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徒覆表。及北還，女已瑜笑，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配，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判門，則裴寶裝以迎矣。後生八子，皆擢明

經，任臺省刺史。及寬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說有女，擇所宜歸，會說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藏，訪諸，吏曰：裴參軍居也。說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直汙家。適有以應肉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說嗟異，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合得之矣。明日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說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卿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公。柳妣嘗曰：今勢利之徒，拾信誓如反掌，則斐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

錄曰：《恒》之為卦也，聖人久於其道，先之以誠腆，繼之隊直信，終則有始，是以其道大亨也。《成》之為卦也，君子以虛受人，得其正而相感，量其女而求配，有感必通，是以其道亦亨也。方魏民之罹變也，豈暇計女福之豐哉。然而長女長男之情，未嘗易也。一旦剛柔皆應，而子姓蕃衍，夫不待求而得之矣。及韋氏之擇婚也，亦豈論族人之哂哉。然而篤實誠慤之義，真有見也。一旦安說而應，而為賢公卿妻，又豈伺卜而知之哉。可隊見古人，動必以誠，事又以信，而天之施報，亦不可誣矣。豈區區勢利之所可及乎。

《宋史》：周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劉銀據五嶺，昭州乃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瑜嶺，將避地零陵。未至，中途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復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古向時務，召試，賜進士出身。太平興國二年，渭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北走時，不暇與荃別，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益親蚤織，躬確舂，以給朝夕。開寶其羊，南漢平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恤之。及是凡二十有六年，而渭始還故里，與荃相見。時人嗟異之。二子皆畢婚娶。朱昂著其事，傳以為信。

錄曰：愚觀莫荃之事，而嘆秦漢問之俗之悖也。夫蘇秦之婦，一炊尚難，買臣之妻，信宿不待，蚓於二十六年之久，二子孩幼之別乎。宋德方興嶺表，夷風丕變，亦不至如位高金，多前驅擁彗，而闢人以治道者。嗚呼，可謂賢矣。

理宗謝皇后，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薰，黑醫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嘗躬親汲飭。初探甫為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當厚奉資裝。會元夕有鵲來巢燈山，眾以為祥，乃應詔，后旋病疹，良己膚蛻，瑩白如玉，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欲立賈氏，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

錄曰：《詩》有云：艷妻煽方，處甚矣。女寵之為禍，本也。彼宋朝家法所以遠過漢唐者，豈非外戚不預政而然哉。自賈涉女有殊色，雖奪於眾議，未能正位中官，而椎席之愛，孰能奪之乎。於是似道由司倉，小吏赴對大廷，旋即軍中拜為右相，蓋由鳩毒之害生於其心，而虎狼之威害於其政，卒致趙社丘墟，謝后俘虜，而帝之顛骨，亦不能保。其名固賈其禍，實真左右竊語之言。與樺伯辭婚之意，鑿鑿乎為可信矣。

《言行錄》：黃龜年未第時，家貧，自處湛如。及應鄉舉，有考官李朝旌職本縣尉，見龜年大奇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既而果與薦，尉喜甚，願妻以女。後龜年登第歸，尉已捐館，妻孳輿襯，相遇於道，龜年哭之，使人道意，請遂初約。尉妻辭曰：往事尚忍言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私積。吾獲百指，扶護西歸，衣裝斥賣殆盡，懼不能達，那可議先輩婚。先輩第黃甲，當結好暴族，吾且行矣。善為我辭。龜年垂淚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若遂吾志，秋毫自資，不敢聞命。遂定婚。邂逅問分攜，慟哭而別。

錄曰：劉廷式、黃龜年皆不以登第負其初心者，彼富易交，貴易妻，已先喪矣。何以責人乎。檜之四疏，誠非亡心自責也。彼常同詹大方者希。檜之意以為趣操不正，附麗匪人，則時事可知矣。

陳讓《邵武府誌》：黃氏，名淑，字致柔，建寧縣三溪人。幼通經史，能詩文，詞翰俱美，適同邑進士王防。防為泗州戶曹，卒，黃絮其柩回，一辰毀骨立。服除，親戚問議改適，黃聞之曰：何面目見王司戶乎。不從。竟憂鬱以死。臨終，囑其妾曰：五口所為詩，不忍棄，其以殉。妾迺以藥，置柩中，其父拾其餘，尚百篇，內有詠竹者，云：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

錄曰：自愚觀《周南》詩南有喬木一篇，几云不可，蓋八木嘗不嘆貞女之自信，而人亦敬信之也。彼後世，蔡文姬、李易庵、失貞淑寧有此乎。此詩，黃氏所自作，苟殉，人請將安信乎。然則為士者，雖有作，或未能盡信也。嗚呼。可不慎哉。

《嘉禾誌》：含香、晚翠者，明芳洲張黃門寧之二妾也。少婉婉，相信愛，皆以良家子事公。公歿，主母以年皆妙，將遣之。結誓共守，各剪髮以見志，遂不敢言。自是寒幌孤樓，窮年兀兀。公復四海空囊，身後家益落，茹荼食蘖，不知老之將至。家人鮮得見其面。又公女恆清為指揮姚麟妻，早寡，亦以誓守。杓是君子曰：詩有云：言笑晏晏，信誓日一日一。此之謂與。嘉靖中，詔旌表雙節云。

錄曰：愚觀君臣夫婦之際，皆以義合。二妾所以信公，以公嘗信於君也。

公平生春誇自將，致英廟益信任，而為權奸側目。時宰擠排，自後愍愍，終身不復求售。然則二妾者安忍事主而不盡其年哉。錄之。

弘道錄卷之五十三 竟

弘道錄卷之五十四

信

昆弟之信

《史記》：成王卹其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五口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士一悶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號曰唐侯。

錄曰：柳子曰：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曉人，與弱小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愚意不然。夫古之聖賢所以善事其君，而引於當道者，必因其善端發見之微，而成其誘掖獎勸之美。孟子之論穀練有以也，而況幼冲之君乎。《蒙》之九二曰：包蒙吉。六四曰：困蒙吝。夫以幼坤之君，其心，譬則始萌之物，柔弱未固，以順正之，則直而達；以拂逆之，則遏而邪。故當治蒙之任者，必大其含容，廣其施溥，將順輔導之。不置，則能成治蒙之功，而無往不吉。苟其一言之所出，未至於惡也，而遽沸戾之；一事之所行，未至於背也，而遽遏抑之。則蒙者之心愈見其不通束縛拘執，殆有不勝其困者，而吾之所行，亦無往而不吝矣。聖人之所深戒也。古之善養蒙者，莫如孟母。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者可為，曰：將以啖汝。既而悔之，迺買豬肉以食之。剪桐之事，即此意也。夫成王雖有一言之戲，迺施於手足之親，使為周公者遽然正其顏色，嚴其詞命，以為不當封，又不當戲，則成王一言之問，未見其不可，而惟畏吾之拘迫，切吾之嚴憚，其心又轉而向之於他矣。故曰：成之，迺所以將順之。且使其戲言之失，泯然不見其邇，然後吾之言油然入人之深矣。豈不君臣俱美耶。後世迺有不能就其君一念之微而擴充之，專務困蒙，以自取悔吝者，其於周公又何有焉。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己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二十一年，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婚。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錄曰：夫筮龜無當，而子魚有智。鑿鑿乎，其言之可信也。夫伯雖以力，然亦有道焉，日愛眾睦親之仁，日排難息爭之義，日聲盛致志之勇，日度德

量力之智。襄公乍會而虐二國之君，不化甚矣；始盟而肆圍城之慘，不義甚矣；創伯而被執伐之辱，無勇甚矣；屢敗而無反己之心，不智甚矣。無是數者，吾不知襄公何以求長於諸侯耶。今有市井不逞之徒，其囂囂武斷四鄰，若無人也戶或今日訟一人，明日又訟一人，幸勝則欣然自滿，不勝不反諸己，乃隔別而求勝焉。然而縲拽矣，刑罰矣，身無完膚矣，猶未足以為懲也，鈴至於大戮而後已焉。朱襄之禍，何異是哉。以是為鑒，筮龜不足憑矣。

衛宣公需於夷姜，土急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是為宣姜。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命往諸齊，使盜待于莘，而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先往，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國人哀之，為之賦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一甲思子，不遐有害。

錄曰：古人於處死之際，必擇一善以為成名之地，後世則青亡而已耳。漢之衛太子、史皇孫，唐之建成、元吉，宋之光美、德昭，均之一死也，人人得而議之。衛之役壽，晉之申生，民到于今稱之，豈非能擇死乎。或曰：君子貞而不諒，二子之爭，諒而不貞。言必信，行鈴果，硃理然小人哉。雖然不諒不果，診兄而奪之食，其去數子能幾何哉。能幾何哉。

《檀兮》：石祁子之父齡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人謂之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錄曰：孝弟，順德也。故通於神明，信於卦兆。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是也。彼五人者，信卜而不信己，謀人而不謀神，何俟啟籥見書，而後知三龜之不從哉。

《漢書》：高后欲立諸呂昆弟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弟刑白馬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噓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錄曰：剪桐之信與噓血之盟，何以異乎。叔虞手足之親，分封者制也，故周公當有以成之。諸呂邪妮之私，欲王者悖也，故王陵當有以止之。此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平勃蓋不足言也。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岸崩，盡壓殺臥

者百餘人，少君獨脫不死，從其家之長安，自卜數日當為侯。時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央傳舍，中旬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加以厚賜，仍賜弟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魔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於昌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錄曰：愚觀漢世大學不明，合天子之元子、眾子而不教，乃獨教此二人，真可謂不知類也已。彼絳灌者，何所而不為己謀哉。始也，懼禍之及，終也，畏命之亡。況此所出，古今罕聞，一旦得志，惕摺若此，何況復復奕世之權寵耶。莽所由來之息，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宋史》：王安石執政，王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嬖於溝痔，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案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言，不足以應天變。神宗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謂不應阻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與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神宗又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日誠如上論，明日日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 □ □ □ 以對。

錄曰：自古乖戾之臣，或能期於其君，而不能欺於其家，能欺天下，而不能欺同氣。苟其兄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其弟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其君既曰：一指蔽目，雖太華不之見。其大臣又曰：左右近習多小人，壅閉其君。豈不曉然明白。然而卒不能移，此理殆不可信，豈天奪其本心，如所謂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者哉。不然以老待弼，非惟無以副之，而以弟叛兄，反謂益當自信，縱使迷惑，何至顛到之若是耶。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文顏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之所之，人欲律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辯異端，闕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錄曰：行實之所狀，陸降進退，作止語默，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明道之所序，聖賢傳統，師友淵源，所不係於其因心之論也。然則游公能題之，顧不能序之。何歟。二夫子之在當時，媲美同德，譬則圭璋瑚璉，肆無貳價，而玉人異其品題，世將反不信矣。回視安禮之訟安石，可以同日語哉。

王庠，弟序累世同居，號曰義門。父夢易嘗攝興州，改四川茶運，置茶鋪，役民，部刺史恨其不出己，以他事中之，鑄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肅皇后姑也，哀毀憤切。庠謂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方許歸葬，相與勉之。遂閉戶窮經史，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宰相書，持中立不倚之論，口口陶、蘇轍皆器重之。又以經說寄蘇軾曰：二帝三王之時，士志於道德。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而不行也。軾復曰：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薦之應制科，遂論時政得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下第竟歸。大觀中，行舍法，復以庠應詔，辭曰：昔以母中年求侍養，今母老乃奉詔，豈本心乎。迺以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至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大司成考定天下第一，詔旌其門。太后嘗欲官庠，輒以遜序。後庠卒，孝宗謚曰賢節。

錄曰：甚矣，晚節之難也。以庠之篤信好學，不輕仕進，悅親信友，不干榮祿，或議其暮年隱操少衰，士可不慎乎哉。或又曰：庠迺貴戚之巨擘，始之淬勵，遍交名賢，願隊顯親之名；卒之浮沉，無所建立，遂以成己之志。其居第之華褥，恩命之輝煌，蓋亦不得已，非可以偉元之行、仲車之節責之也。觀者不可不知。

理宗，幼名與莒，弟與苒，潛龍時，日者嘗言二子極貴，人未之信也。時史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站惡之，丞相念欲有所置，會沂靖王宮無後，欲借是，陰以為備。有相府館客余天錫，性謹愿，不頂外事，彌遠器重之。至是告歸鄉試，謂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江抵越之西門，天大雨，門左有全保長，因過避雨，保長具鸚，忝甚肅須，與引二子待立，天錫異而門之，全曰：此吾外孫也。天錫憶丞相所屬，且其班行良是，就以告，彌遠遂命二子來。保長大喜，賢田治衣冠，集淵黨送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暫。踰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家。未幾召嗣沂王，迄即帝位，即理宗也。

錄曰：愚觀余天錫、鄭清之皆以學究而致位台易，趙與莒、趙與苒本以齊民而升聞至尊。是時八柄之重，九五之貴在於呼吸掌握轉移進退之間，朝廷不預聞也，母后不預知也。宋之天下，至此徒寄空名於其上爾。如此好據安得不

深，信計安得不密，擁寵安得不尊，而師相又安敢復制，儲極又安敢復恃乎。

《易》有不密害成，《詩》有耳屬於垣，蓋言權也。

《通志》：明嘉魚李承芳，字茂卿，號東嬌，弟承箕，字世卿，號大崖。二人清脩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能與世倪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少時，其父指鄉人孔御史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堂，今信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兄愛此耳。及長為庠生，厭科舉之業，所司迫蹙，就試，遂同占鄉書。嘗閱先儒註腳，以為破裂聖經，曰：詩書者，吾道之邇而已。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于學官；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類而無忌憚者，莫甚於今之師帥。必將一切盡廢去之。求老師宿儒，如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然後為得也。拜大理評事，憮然曰：權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世之俯仰，負此官矣。遂謝病歸。世卿嘗一赴會試，歸而不遠千里從陳白沙遊，與之登臨吊古，賦詩染翰，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躍然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繫，而道存者乎。遂歸，絕意進取，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陡階級，徑造本真，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及銘白沙之墓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疑而涵之，天飛淵淪。君子以為其所自見也。

錄曰：王文恪公云：理有憤於習之所同，而發於一人之獨見。蓋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其所不是不非者，吾心之所安也。吾心之所安何也，謂理也，義也。若二公者，非所謂卓然自信而不為外物之所搖奪者耶。

弘道錄卷之五十四 竟

1 『期』 原作『欺』，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五十五

信

朋友之信

《皇王大紀》：舜年二十，孝友聞于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當此之時，口不設，言乎不指，靡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苟無信，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

錄曰：七人，皆不可考。若以三墳五典人所不見而言，所不知尚多矣。錄之。

《大學傳》曰：與國人交，止於信。

錄曰：文王之國，所與之交者，何人也。有伯夷太公為之表師，有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為之左右，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為之服從。苟根祇不立，則一言一行無非佞僂。苟且責戾罔極之事，而以服事殷，亦虛文矣。故不日朋，而

日國人，蓋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言也。

《論語》：孔子曰：朋友信之。

錄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所賴以踐履篤實，成始成終者。苟為不然，則性與天道不過口耳之傳。躬行君子未為允蹈之學，而以我為異，以我為隱，以我為有知，畎我為多學，紛紛然矣。惟信也，故無言如天，無輓如地，兩端不以為竭，四教不以為煩。語而難顯，默而難藏，果而確而已矣。厥後以萬世為士，其崇德報功，亦惟在是。然則，豈非聖志之所立乎。

又論弟子之職，曰：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論君子之學，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錄曰：弟子之職，未志於學者也。若夫君子之學，則皆大人之事。然一則曰謹而信，一則曰主忠信，無相別，何也。蓋學與時習，悅與朋來，皆夫人性分中事，由初學以至入聖，一也。人惟不察乎此，或於初學之士，問隊謹信為務，至大人之事，便以信為末節，友為戲弄，不知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外乎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然則君子豈可不務忠信，以為之本乎。

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

錄曰：從古有言信，萬事之根柢也。何獨倦倦於朋友歟。蓋父子天性，兄弟懿親，君臣義合，夫婦形交，皆有截然之定分，心志不容於不同，言行不容於不顧。至於朋友，東西南北之人，一旦聚首，無骨肉之親，無天定之分，其中之所底，意之所從，未可必然。苟非信以存乎其間，其勢未有如君臣之不可進，夫婦之不可反，父子兄弟之不可離者。衷之不恤，握手何知；言之不顧，拍肩徒若，又不啻如谷風之所怨，鬼域之所譏矣。然而至要至要者，莫如約信而合其宜。苟不合於宜，則固有所謂死黨者，有所謂市交者，有所謂尾生白公之行者。三子在於聖門，守約莫如參，篤信莫如商，務本莫如若，信道立矣。有朋之樂，直其如此，學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錄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欲得之於己，吾斯之未能信也。為人者欲見知於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嗚呼，知子羔之賊，則知夫子之說矣。

告樊須曰：上好信，則民莫不敢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嫁。

錄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聖人未常廢情也。無情者，不得其辭，亦未嘗任情也。然此豈須之所可及哉。雖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伊尹

躬耕，周公明農，跡也。推其心，則樂堯舜之道，與兼三王之事。是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何嘗不用情乎。天無烈風迅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何嘗不好信乎。吾儒所以配天享地，不與區區四民同者，正惟在此。以是為訓，猶有陳良之徒陳相，盡棄其學，而學許行者。

《左傳》：季札使過徐，徐君好札劍，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劍擊徐君家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禮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倍吾心哉。

錄曰：徐君欲劍之意，未露也，札以心而知之。即壽夢立札之意，亦未露也，札亦以心而知之。其繫非劍也，將哄明己之信也。是故心不可倍，則國之不可受，斷然明矣。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比地，斬之蓬蒿華翟，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自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昔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敢私布之。韓子辭玉，私覲於子產，且以拜賜。

錄曰：此與國人交，止于信也。可以見古人雖一物之微，一事之小，不肯背信負約。而後世或以為無害也，不旋踵，害亦隨之。然則得玉而失諸侯，春秋之時則已然矣。而能如韓子之不吝改過，果何人歟。錄之。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失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錄曰：韓愈氏嘗作頌曰：在周之興，憲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蓋以惜之乎既往也。又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蓋又惜之乎方來也。然以君子之自處觀之，邦有道，危言危行者，鄭人之遊于鄉校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者，周王之德於衛巫也。故以僑之時而論執政則可，以厲之時而議監謗則不可。不思其可不可而獨計其毀不毀。則亦徒然而已。此又不可不知。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

，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抒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締郊宗祖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皆有功烈於民。及天之三辰，民所瞻仰；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九州名山大川，所以出財用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不問，又無功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慄。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莢。

錄曰：柳下惠，和者也，何其言之鑿鑿，不為雷同耶。夫海鳥不知，其失者小，不知而不問，其失者大。虬堂堂執政，國之瞻望，民之從違係焉，將鈐至於遂非，文過終於不聞，有之矣。可畎見古之從政者，虛襟樂善，心平氣和，無一毫穿鑿自用之私。或以為非仁。且知而不知，能受盡言，知過又改，其為智也夫，其為信也夫。

程嬰、公孫杵臼者，趙朔客也。下宮之難，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吾徐死耳。無何，免而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朔妻置兒拷中，祝曰：趙宗滅乎，若琥。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丕得，後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餵以告，發師攻之。杵臼曰：小人哉，程嬰。既不能死，與我謀匿孤，今又賣之。抱而呼，請活之，不許，并殺杵臼，諸將以為喜。然真孤兒乃在，嬰與俱匿。後十五年，景公病，卜之日。二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絕，杞者其趙氏乎。且以實告。乃召見之。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厥曰：昔者之難，屠岸賈為之。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武，褊拜諸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於是嬰乃辭武曰：昔我不死，以立趙氏後。今子既立，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武號泣固請曰！願苦筋骨，以報于至死。而子忍棄我乎。嬰曰：不可。彼以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

錄曰：愚觀程嬰、杵臼之立信，不愈於里克苟息之事君乎。夫信匪徒不愧其言之難，而能始終允濟之尚。申生未斃之前，苟息尊為大臣，里克親為太傅，非若二子為之客也。使二臣者罷勉同心，圖惟其所難，分任其所易，躬奉太子以出，如嬰之存孤，可也。申生之不亡，里克不為之所，此克之大罪也。身親待命於朝，如臼之自誣，亦可也。既不能，然以奚齊卓子者，更出迭入為變易之計。此正嬰之所謂難者，其幾在於一索，有不俟於再弑，亦明矣。嗚呼

，呱呱者一孤也，堂堂者君子也。信其難，則斷者復續；信其易，則生者復死。觀於四子可見矣。若乃下報之說，大抵春秋之士，不足深論。

晉囚叔向，樂王駙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向日：必禘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紛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禘。大夫所不能也。而日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駙，從君者也，何能行。禘大夫外舉不棄徹，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於是禘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云：聖有謨勳，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延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而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錄曰：愚觀叔向之事，而嘆如登之難，如崩之易也。夫十世宥之者，勸賢之道也；子孫保之者，垂統之事也。以羊舌氏之族，一叔向文之而不足，一叔虎敗之而有餘，可畏不可恃明矣。雖以禘奚之言，暫這一身之辱，而伯石復損其宗，安在其十世宥乎。是以君子兢兢業業，己雖有善，亦不足恃，而況淫惱之裔，寵利之宗乎。今觀二子之釁，皆起於中青之言。史雖不明其波及，苟欲善其宗者，合淫慝無人以鑒于殷也。

叔向適鄭，翮蔑惡欲觀之，從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翮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錄曰：思觀古人之好善，真若不及，而嘆今人之自棄而不務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貌之不足恃也，尚矣，且然明之。欲見叔向，何為也哉。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而竟以善觀見稱，知人見取。想其下堂之頃，執手之間，其樂為何如哉。周詩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所獲何啻一雉耶。有妻如是，亦足樂矣。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年，子年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皆卿材也。如犯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今又有甚於使椒舉娶於申公。申公亡，謂舉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

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句。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錄曰：聲子之論楚才，與李斯之練逐客，詞意正相同也。夫我有村，我當憐之；我之不憐，他人攘之，其往事可懼也。懲往事，所以戒將來乎。盡能復，今日之伍舉；而平不能愛，他日之伍奢。一旦子晉出奔闔閭課楚，吳人所用之村，即歸生所諷之旨，晉復轉而移之於他矣。始知班荆道故，雖友義之不廢，而惜村愛物，尤為國之當先。庶幾非面交心否之徒，而實鑒聽讒近色之禍矣。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始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仗，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一及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錄曰：愚觀昔人之立志，一何銳也；今人之操心，一何憊也。夫一亡一興，若彼其不伴也。爾亡之，我心興之，曷如不亡乎。時之不可人意，事之不得如己，彼此籌之熟矣。自今觀之，無忌之諧，不可回矣；伍奢之死，不可藥矣。舉族喪亡，懿親為戮，孝子慈孫之心何其迫切哉。使包胥而處之，同此心也，則同此復也。及乎郢已入矣，仇已反矣，楚之宗社不可改也。王之草莽不可常也，忠臣義士之心，又何其篤至哉。使子胥而處之，同此心也，則同此興也。此其信誓之照昭，建立之表表，存諸中者已先定矣。乃若含胡雷同，因人成事，此碌碌庸人之所為，而謂子胥申包為之歟。

《史記》：蘇武、李陵俱為侍中朝相，又善。陵後降匈奴，武被拘留不屈，徙北海，凜食不繼，至握野鼠食之，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與之約曰：紙羊迺得歸。陵感此約誓，乃置酒謂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謝曰：武父子無功德，位列將帥封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自效，誠甘樂之，請勿復言。遂相與樂飲。數日又曰：自分已死，王必欲降，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其誠信，喟然嘆曰：嗟乎，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襟，與武失去，作詩曰：弩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武答曰：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

錄曰：愚觀李陵蘇武，其始不相遠也，其終一為名臣，一為降虜。為名臣，圖形麟臺；為降虜，甘心草莽。然則今之樂，孰愈後之樂乎。故節操者，天地之大閑，富貴者，人生之朝露爾。雖然陵自取也，馬遷之傳，豈不塊於心歟。

。遷之薄忠義，有由然矣。嗚呼。紙可乳也！腐不可生也。不遷之痛，而武之說陵，益不足與言者矣。

《後漢書》：山陽范式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邵元伯為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及期將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餽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仕郡為功曹，元伯忽遘疾而卒，式夢見元伯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哉。式恨然覺寤，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皂，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錄曰：元伯歿之所感，其巨卿存之所期乎。夫存歿有二道，誠神無異理。是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誠也；體物而不可遺，神也。惟誠故神，惟神故應。巫祝亦然。凡鬼之效靈，神之剋應，皆吾一氣之精英，一身之原衛振攝運動乎其間，彼感此應，不期然而然耳。向使巨卿千里之約，一旦有違，則元伯冥冥之中，必相睽異。范母鵝舐之設，戾乎其子，則臨窆撫棺之言，絕乎其望矣。傳曰：無徵不信。中孚曰：初九虞吉。其金鄉汝南之謂乎。

朱暉父岑，少與光武俱學長安，有舊。及為帝，求問，岑已卒，乃召暉拜為郎，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拔用厲行，士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絕暉擘曰：欲以妻子相託。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甚，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友，平生未曾相聞，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又同郡陳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因交善一晨之。甫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召之。其信義若此。

錄曰：自光武嚴光奮乎其下，而山陽汝南興于其上，岑與暉亦聞風而起者也。過此，則絕交之論作矣。君子可觀世變哉。

蔡邕作《正交論》，以廣朱穆之志。其略曰：正人無淫朋，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一很，谷風棄予之怨作，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疾淺薄而雋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者有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睹其所以終。後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惡則忠告而善道之。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違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其怨矣。昔子夏性寬，故夫子告以拒人，子張性褊，故訓之以容眾。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穀梁子曰：心志不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固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信其善而併其惡也。

錄曰：朱公叔絕交之論，以矯時之偷薄，不得已而有言也。蔡伯偕嘆卓之言，以感人之遇己得己，而亦言之乎。然則黜邪併照之義，將忘之耶。故又曰：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走將從夫孤。斯言益以信然。

《魏書》：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幔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鑿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乃崔浩以史事被收，允將與同罪，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其為之。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局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官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一及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誅。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錄曰：高伯恭之不負翟黑子，信也，而不知信以近義為尚，因以可依為宗。翟之黷貨辜恩，背義辱命，戮之首也，罪之魁也。是故首實死，不首亦死，何乃不能括囊，而問寸於崔鑿公孫質耶。浩之私欲，汶公愛憎蔽直，人之禍也，天之刑也。是故刊布死，不刊亦死，又胡不能見幾，而祇異於閔湛鄱捌耶。蓋允雅信佛道，而不得孔子為之依歸，未免所信，或非其正。設有不幸，景穆之請不行，太武之暴不息，吾見其珍瘁而已。故宗欽曰：允也，其聖。余曰：允也，其愚。

《唐書》：吳兢、張說同領史職，相蓋監脩《則天實錄》，兢直書魏元忠為相面奏。二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諸張探怒之，乃譖元忠云后老矣，不若狹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之獄，將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

。明日詔太子相王及宰臣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聞元忠言，召。說將入，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弩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遂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曰：陛下視之在廷，猶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他日更引對如前，元忠遂得免死。至是時史見之，說陰祈改竄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循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錄曰：愚觀古人立信，至以數字相晚，尚堅意不從，蚓非禮之請託乎。是故君子之處世，必期無愧於心。無愧於心，而後無求於人。說既生負宋璟之慚死，兼姚崇之累具，仰有所愧，俯有所作多矣。縱能析一兢之陰改，其能逃萬世之陽責乎。嗚呼。由前而言，則為勢；由後而言，則為利。勢與利，其能確然不惑者鮮矣，豈獨一說乎哉。

李華篤信元德秀、蕭穎士、劉迅之為人，作《三賢論》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乃見其節。德秀以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為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將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世謂篤論。

錄曰：愚觀古人尚友之道，至人各為品。後世則靡曼而已。夫以朋友之道，上彌參贊，中理經綸，下兼迷作，非區區藝能詞章之間而已。以紫芝之獨行，直欲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揖其氣象，三代以前之人物也。茂挺之勁節，夷狄猶欲師之，蚓中國乎。捷卿之家學，皇王之道盡矣，況後世乎。華之篤信，良有以也。

弘道錄卷之五十五

1 『根』 原作『恨』，據文義改。

弘道錄卷之五十六#1

信

朋友之信

《宋史》：劉安世與司馬光同年友善。登第後，辭歸洛，光問之，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光悅，因與從游，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後調治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然心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皆則象司馬光。既歎群賢凋喪，猶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服其賢，使小文吳默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

錄曰：元城之從溫公，可謂屢躓屢踏矣，而卒不能變，至死猶欲見之於地下。何也。《無妄》六二曰：不耕獲，不菑會，則利有攸往。苟非誠信相為始終，確然不易，未有不為利祿所動，權勢所移者也。厥後李光以師禮安世，舉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正此意也。故曰：不誠無物，人豈有不自信而能信於人者哉，不信於人而能信於地下者哉。嗚呼，可謂無負聖門之訓者矣。

陳襄自少與其鄉之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皆氣古行高，磨礪鏘切，相期以天下之重。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一切指為迂闊。四人者相與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竟不為變，而守之益堅，自躬行於其家，以達於州閭，人卒信之。於是父老皆餉其子弟，請從之游。閩中士人宗之者，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也。

錄曰：是時閩學未聞，四先生以其躬行實踐，倡率鄉人，始也至難，終也大化，迺天啟斯文之運，四海不約而同者也。

謝良佐切己篤信，見二程受學。一日明道謂之曰：諸君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若躬措諸行。後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已久，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得箇矜字。伊川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胡文定問：矜字罪過，何故怨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伊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近思者矣。又曰：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將來就上面做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卻工夫氣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錄曰：矜之罪過，何以見其大乎。禹，大聖人也，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顏，大賢人也，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人惟自淺也。故以片言自足，以寸長自許，惟自肆也。故不知自己不足

，祇見自己有餘，此學者大病，終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嗚呼，上蔡之學所以高明，剛正人所難及者，正惟在此。學者可不省哉，可不勉哉。

朱光庭初授學於胡安定，告以為學之本在於主忠信，遂終身行之。後師二程，眾方驚異，光庭獨信不疑，篤學矢志，不渝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賽賽王臣之節，稟凜循史之風。國一盒、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公找者，可謂倦倦服膺而弗失之者矣。劉絢自髻鬣時師事二程。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伊川亦曰：遊吾門者眾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蓋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與李籲志向如一。自二程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二子有力焉。呂太鈞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如悉次為圖籍，令可見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嘆，以為不可及。伊川又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認；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否，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亦復有疑否也。明道遂云：何不問他疑甚。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故篤信也。

錄曰：自孔門教人之後，至是學者方知聖人之道，而心嚮往之。苟非篤信力行，即所謂江耳之學，無益於身心，安保其不遽變，尚能終身行之乎。此在道學之門，至為切要，而孔曾商若倦倦於《論語》者，復得見矣。錄之。

楊萬里初見張忠獻，勉以正心誠意之學，服其教終身，至名讀書之室，日誠齋。淳熙十二年地震，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謂本原者。遷東宮侍讀，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中央庶務。萬里上疏力諫。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熙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至有無異指鹿為馬之言。孝宗不悅曰：萬里視朕為何如主。出知筠州，韓侂胄用事，欲罔羅四方名士，嘗築南園，屬為之記，許以掖垣，解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僭權益甚，至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故，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啟釁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姦臣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

妻子，筆落而逝。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

錄曰：張忠獻之於誠齋，猶范文正之於橫渠也。古人成就後學，每母如此。向使揭之於齋，而不能信之於己，將不徒然矣乎。今觀應詔所陳，懇懇乎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旨。監國之疏，切切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言。至於權好之晚已，邪仗之誤國，雖至於死，尚甘心焉，豈非斃而後已者乎。誠齋之名，端不負矣。

何基篤信。黃幹以父伯焚為臨川縣丞，時幹適知絲事，伯美見其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狗人而少變也。凡所讀，必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須掃蕩胸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讀《易》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序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其確守師訓，精義造約如比。及王相為弟子，高明勁識，弘論英辨，質問疑難，或一事至十往，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錄曰：孔子曰：篤信好學。釋之者曰：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此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傳，所以不失其本也。嗚呼，西河之旨，親得大聖之宗者也，而其徒騙服失之，矧經偽學之厲禁乎哉。此其所以謹之又謹，十往不變，以待其定也。

王相大父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骨，張拭、呂祖謙、游文瀚兄弟皆及其門。相少慕諸葛為人，號長嘯二螭。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特敬之道。更以魯齋。或語何基得熹之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中心信向，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相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文，後天是統體奇偶之文。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詩，容或有存，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夫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

錄曰：王會之之反身徇理，可謂學也確矣。而卒以章明卓識稱者，豈非愚又明，柔又強乎。其著書特多，問辨特富，非無所本也。是以學者貴於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畎該博矣。雖然長嘯亦主靜，徒也。不主靜，則不能致遠。而研精理性，與立志居敬，一而二也夫。

《元史》：金履祥自幼信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相，嘗問為學之方，相告以莫先立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時宋事已不可為，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追逐雲月，寄情嘯味，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所謂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戶其本者。信乎自在，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憚。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嘗謂：劉恕外紀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春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書，聖人筆削無得而加也。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輒加訓釋，以裁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得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相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

錄曰：仁山之論道，原其愚之論小司馬乎。太史公明言《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貞奈何復補之乎。由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女媧氏、燧人氏、盤古氏、紛紜不一，皆貞門之作俑也。至胡五峰雙峰號為儒者，復舛錯繆戾，何怪秦博士、梁武帝耶。至少微家塾並載盤古等六氏於前，伏羲等八氏於後，總一十四氏，不知孰為三皇，孰為五帝。今當一切削去，以前編為定，可也。

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語之曰：士之學，若五味之在和，醞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今來見而猶夫人，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予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或有未安，亦不苟同也。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其讀《詩》，有《名物鈔》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期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司馬光卒。蓋以為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來受。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嬋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達，則為之

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為約之，隨其材分，成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大德中，熒惑入南斗，謙以為災在昊楚，竊探憂之。是歲大侵，貌瘠加損。或問曰：豈食不足乎。謙曰：今公私匱竭，道謹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

錄曰：愚觀許白雲之所憂竊，與今同夫是而不膠於古，不流於俗。蓋膠於古，則熒惑之變，不但大侵而已；流於俗，則昊楚之災，未必切身而已。而不知儒者之心，視天地萬物，中國四夷，未之有間，而天道人事，皆吾學問中之所當究。初非應舉之文，科目之士所能知也。其傷中國，距夷狄，默與於治忽幾微之間；而所以扶世道，振元綱，又切于洞究釋老之旨。此所以足任正學之重，而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也。

皇明初，趙考古媽謙系出宋秦王六世孫，公煩入元，累世不仕。先生遠宗洙泗，近取關閩，信道敦篤。洪武初，聘至京師，歸而築考古臺，作《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大闡六經百氏，自謂有精義入神之妙，時人未之許也。惟宋景濂命子仲市受其學，與江西宋季子、天台林公輔、同郡唐愚士信以為然，吏部侍郎侯庸事以師禮。復起至京，廷臣咸謂海外聖學未聞，宜用真儒往教，遂授瓊州府學教授。既至，作瓊臺布學範，傳授造化經綸圖說，集補前聖成書，隨物書之，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雖蠻夷荷戈執戟之徒，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之士不以梯山航海為憚，若三山鄭尚賓，合肥王仲迪，莆田朱伯紹，鳳陽孫仲嶽，瓊臺吳文祥，皆宗之。丘文莊公濬信之尤篤，蓋瓊州自考古之後，始知聖學。文莊始以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獰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為二十篇，作《學的》。又《綱目》以正統為主，如秦隋之未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家禮》雖得崇本孰實之意，而儀節闕略，作《家禮儀節》。《大學衍義》尚缺治國平天下，乃采經傳子史，附以己意，作《衍義》。補四書之著，迺其大者。在太學，一遵李忠文公遺矩，而綜理微密。人謂忠文莫及。在大位，務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預脩英廟實錄，奮然以于謙被誣之事為言，眾始信之，方得從實書其功最。吏部考察以多黜為公，黜者況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及半載，徒信人言，未必皆實。上深然之。會吏部上當黜者幾二千人，劫凡未及三載，及雖經三考，非為貪暴實跡者，俱勿黜。蓋信公言也。

錄曰：愚觀趙考古叅先朝系屬自秘，入元不仕，其所著書，自以為精義入神之妙，人亦未之許也。苟非大明當空，崇重真儒，闡揚道學，安能盡信之乎

。自是溥海內外成與同文，不旋踵問，有文莊者出，深悟篤信，推而驕之身心，措之事業，以裨我皇明之治。正以見勝國不得與于斯文，而溥海內外藹然文明，氣象豈無自歟。

弘道錄卷之五十六 竟

1 本書原卷前卷後有的未標明卷數，現統一補全。

2 『仔』原作『子』，今據文義改。

3 『刪』原作『剛』今據文義改。